遙遠的目擊者

阿拉伯之春紀事

Andy Carvin 著
鄧伯宸、徐大成 譯

這是一個戰爭的故事。
所有這些故事，如果不是有人在現場
運用社群媒體做出了報導，
全都會消失在歷史的縫隙之中。

DISTANT WITNESS

「社群媒體・阿拉伯之春・新聞革命」

@ACARVIN

每次一到開會場所——我參加很多會議——只要看到有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資深企劃安迪．卡文(Andy Carvin)在場，我就大大鬆一口氣。我所在乎的會議，只要有他在，我就可以不需要筆記，也不需要將隨筆po上網，甚至不需要太專心。所有值得記的想法和每一句可以引述的話，安迪都會老老實實地推特(Twitter)上網，但絕不囉嗦，就只是事情的精華、現場實況，不多也不少。安迪．卡文堪稱媒體的藝術大師，推特的史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

有誰像想得到，這種技術竟然改變了新聞事業與目擊者及公共大眾之間的關係？又有誰想像得到，以八卦、無厘頭視訊及消遣名流出名的推特居然有助於世界的改變？

這種新型的新聞記者，安迪堪稱老祖宗。而結果也證明，他其實是個大師級的報導者。他把自己從遠方目擊阿拉伯之春所弄到的東西，精心調製成一齣精采、動人而又言之有物的大戲。他梳理超過十萬筆的推特檔案，過濾飛快而又斷續的聲音序列，找到故事，打造一篇天衣無縫的傳奇，令人愛不釋手。

——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倫敦《衛報》(Guardian)專欄作家，紐約市立大學新聞研究院副教授

ISBN 978-986-6513-86-2 定價 450元

世界公民叢書

未來的，全人類觀點

作者◎Andy Carvin

譯者◎鄧柏宸、徐大成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遙遠的目擊者：阿拉伯之春紀事／ Andy Carvin 作；
鄧伯宸、徐大成　譯 . – 初版 . – 新北市：
立緒文化，民 102.10
　面；　公分 . --（世界公民叢書）
譯自：Distant witness : social media, the Arab spring and a journalism revolution

ISBN 978-986-6513-86-2（平裝）
1. 革命　2. 網路傳播　3. 阿拉伯國家聯盟

571.71　　102020195

遙遠的目擊者：阿拉伯之春紀事

Distant Witness: Social Media, the Arab Spring and a Journalism Revolution

出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中華民國 84 年元月由郝碧蓮、鍾惠民創辦）
作者—— Andy Carvin
譯者——鄧伯宸、徐大成

發行人——郝碧蓮
顧問——鍾惠民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央六街 62 號 1 樓
電話—— (02)22192173
傳真—— (02)22194998
E-mail Address —— service@ncp.com.tw
網址—— http://www.ncp.com.tw
劃撥帳號—— 1839142-0 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426 號

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8990-2588　傳真—— (02)2290-1658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 2 號
排版——菩薩蠻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分類號碼—— 571.71
ISBN —— 978-986-6513-86-2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初版 一刷（1~2,500）

Distant Witness © 2013 by Andy Carvin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OR Books,
through Peony Literary Agency.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New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 450 元　立緒

遙遠的目擊者

【目錄】本書總頁數共 432 頁

序／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 *008*

前言 *012*

第 *1* 章 **突尼西亞 Tunisia**

星星之火 The Spark *020*

第 *2* 章 **埃及 Egypt**

大火延燒 The Fire Spreads *042*

塔利爾廣場之戰 The Battle for Tahrir Square *046*

人民的要求 The People Demand *078*

發展受挫 Arrested Development *093*

第 *3* 章 **巴林 Bahrain**

你打不倒我們的 U Cant Break Us *110*

第 *4* 章 **利比亞 Libya**

大賭注高風險 Long Shot *136*

燭火不會白燒 A Candle Loses Nothing *158*

謠言滿天飛 Tilting at Rumor Mills *194*

解放之路 The Road To Liberation *218*

L 團隊 The L-Team 240

多鏡頭拍攝 Multi-Camera Shoot 247

第 5 章 葉門 Yemen

衝突報告 Conflicting Reports 264

第 6 章 敘利亞 Syria

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 Outing A Gay Girl in Damascus 304

錄影毛片 Raw Footage 345

第 7 章 後記 Epilogue

催淚彈俱樂部 The Tear Gas Club 390

革命遺產 A Revolution's Legacy 402

致謝 423

＊本書內文中阿拉伯數字腳註，為該段內容相關之網路連結。
為方便讀者參閱，以數位形式整理於立緒文化部落格，歡迎上網查詢。
立緒文化部落格：http://ncp231.blogspot.tw/
＊內文出現之網址，皆以 QRcode 標註於旁，然部分網址內容已遭刪除或連結失效，故無標註 QRcode ，敬請讀者參考。

愛戀智慧 閱讀大師

廣告回信
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臺字8448號
免貼郵票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收

新北市 231

新店區中央六街62號一樓

請沿虛線摺下裝訂，謝謝！

立緒文化 閱讀卡

感謝您購買立緒文化的書籍

為提供讀者更好的服務，現在填妥各項資訊，寄回閱讀卡（免貼郵票），或者歡迎上網至http://www.ncp.com.tw，加入立緒文化會員，可享購書優惠折扣和每月新書訊息。

愛戀智慧 閱讀大師

大緒文化 閱讀卡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　　傳　真：(　　)

E-mail:

您購買的書名：________________

購書書店：________市（縣）________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逛書店 □劃撥郵購 □電話訂購 □傳真訂購 □銷售人員推薦

□團體訂購 □網路訂購 □讀書會 □演講活動 □其他________

■您從何處得知本書消息？

□書店 □報章雜誌 □廣播節目 □電視節目 □銷售人員推薦

□師友介紹 □廣告信函 □書訊 □網路 □其他________

■您的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婚姻：□已婚 □未婚　年齡：民國____年次

職業：□製造業 □銷售業 □金融業 □資訊業 □學生

□大眾傳播 □自由業 □服務業 □軍警 □公 □教 □家管

□其他________

教育程度：□高中以下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建議事項：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信用卡申購單

■信用卡資料

信用卡別（請勾選下列任何一種）

□VISA　□MASTER CARD　□JCB　□聯合信用卡

卡號：____________________

信用卡有效期限：______年______月

訂購總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與信用卡簽名同）

訂購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所持信用卡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請勿填寫）

■訂購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男□女

出生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學歷：□大學以上□大專□高中職□國中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

寄書地址：□□□

____

■開立三聯式發票：□需要　□不需要（以下免填）

發票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

發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書目：

書名：__________、______本。書名：__________、______本。

書名：__________、______本。書名：__________、______本。

書名：__________、______本。書名：__________、______本。

共______本，總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元。

⊙請詳細填寫後，影印放大傳真或郵寄至本公司，傳真電話：(02)2219-4998

世界公民叢書

未來的，全人類觀點

作者◎Andy Carvin

譯者◎鄧柏宸、徐大成

「安迪．卡文堪稱是一種新新聞記者的老祖宗……是個大師級的報導者。他把自己從遠方目擊阿拉伯之春所弄到的東西，精心調製成一齣精采、動人而又言之有物的大戲，令人愛不釋手。」

——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倫敦《衛報》（*Guardian*）專欄作家，紐約市立大學新聞研究院副教授

「每個注意中東的人都應該感激安迪。說到這個地區的推特信息，他可是數一數二。」

——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和評論家，普利茲新聞獎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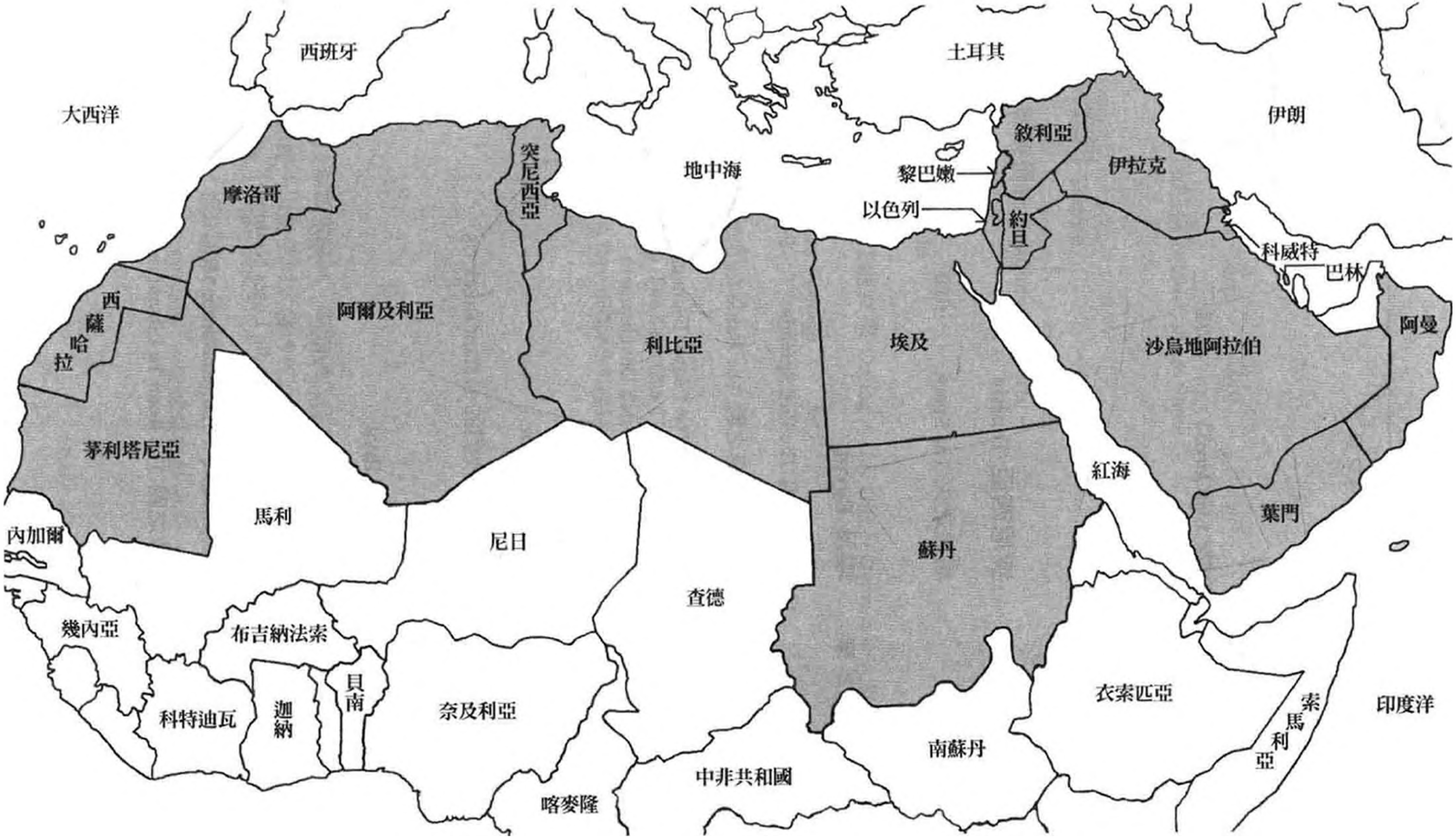
「想要知道中東突發新聞的發展、話題、研究，上推特找他就對了。」

——潔妮．賈丹（Xeni Jardin），BOINGBOING 網站編輯

「看到了新聞採訪的未來。」

——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

阿拉伯之春參與國示意圖



遙遠的目擊者

【目錄】本書總頁數共 432 頁

序／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 008

前言 012

第 *1* 章 **突尼西亞 Tunisia**

星星之火 The Spark 020

第 *2* 章 **埃及 Egypt**

大火延燒 The Fire Spreads 042

塔利爾廣場之戰 The Battle for Tahrir Square 046

人民的要求 The People Demand 078

發展受挫 Arrested Development 093

第 *3* 章 **巴林 Bahrain**

你打不倒我們的 U Cant Break Us 110

第 *4* 章 **利比亞 Libya**

大賭注高風險 Long Shot 136

燭火不會白燒 A Candle Loses Nothing 158

謠言滿天飛 Tilting at Rumor Mills 194

解放之路 The Road To Liberation 218

L 團隊 The L-Team *240*

多鏡頭拍攝 Multi-Camera Shoot *247*

第 5 章 **葉門 Yemen**

衝突報告 Conflicting Reports *264*

第 6 章 **敘利亞 Syria**

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 Outing A Gay Girl in Damascus *304*

錄影毛片 Raw Footage *345*

第 7 章 **後記 Epilogue**

催淚彈俱樂部 The Tear Gas Club *390*

革命遺產 A Revolution's Legacy *402*

致謝 *423*

＊本書內文中阿拉伯數字腳註，為該段內容相關之網路連結。
為方便讀者參閱，以數位形式整理於立緒文化部落格，歡迎上網查詢。
立緒文化部落格：http://ncp231.blogspot.tw/

＊內文出現之網址，皆以 QRcode 標註於旁，然部分網址內容已遭刪除或連結失效，故無標註 QRcode ，敬請讀者參考。

序／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

每次一到會場——我參加很多會議——只要看到有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資深社群媒體策略家安迪．卡文（Andy Carvin）在場，我就大大鬆一口氣。我在乎的會議，只要有他在，我就可以不需要筆記，也不需要將隨筆放到網路上，甚至不需要太專心。所有值得記下的想法和每一句可以引述的話，安迪都會老老實實地推特（tweet）上網，但絕不囉嗦，就只是事情的精華、現場實況，不多也不少。安迪．卡文堪稱媒體的藝術大師，推特的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

有誰像想得到，這種技術竟然改變了新聞事業與目擊者及公共大眾之間的關係？又有誰想像得到，以八卦、無厘頭視訊及消遣名流出名的推特，居然有助於世界的改變？

當所謂的阿拉伯之春開始時，安迪對推特的獨特了解及運用，加上他在該一地區的經歷、與當地人的關係，以及身為新聞從業者炙熱的好奇心與懷疑態度，特別是他開闊的心靈與胸襟，大大地豐富了整個故事，不但對故事有所增益，有時候甚至本身也成為故事，推特復推特，一天多達一千五百次。透過他，突尼西亞、埃及、巴林、利比亞、葉門及敘利亞街頭的目擊者、參與者與無數網路上的人接上頭。

我要先說清楚。這並不是推特革命。如同埃及一個部落客在緊要關頭時所說的，該國警察衝撞的對象並不是推特，而是勇敢的埃及人。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許多國家，這場革命的確得利於網路新工具，包括推特、臉書及 YouTube。人們運用這些工具彼此發現，串聯組織，分享資訊，並把自己所看到的向世界其他地方揭露。這種交換形成了新的訊息流通—— 未經過濾的原始消息——不靠媒體，未經干涉。

安迪・卡文為此一流通賦予了價值。他為我們打開了眼界，讓我們明白，新聞能夠是什麼，應該是什麼。對於他的成就，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動詞。他並非現場報導，不是現場採訪的外國通訊記者。他不寫稿，也不編輯。但他卻執行了多項功能，是今天——以及明日——的新聞工作者都必須要學習的。

首先，安迪運用自己在這些國家的推友確定接觸對象在哪裡，以及對方的報導是否可靠。用網路語言來說，就是辨識節點（nodes）與網絡（networks）：節點，是指他所認識的那個人；網絡，則是指那個人所認識的人。擁有這些接觸點，即使遠隔重洋，卻能夠立即與他們建立關係，乃是線上新聞發生時的關鍵採訪技巧。這裡特別要說明的是，記者本來就是發現目擊者與消息來源的專家，但在今天，要做到這些卻有了新的方法。安迪教了我一招竅門：當有重大事情發生時，譬如說加州發生地震，或一架飛機迫降紐約哈德遜河，在消息還沒傳到通訊社及電視台，亦即世界其他部分都還不知道這件事情之前，安迪就會上推特找那些喜歡爆粗口（如 WTF〔譯註：What The Fuck〕及其他更加明白的髒話）的人。正是這些人，極有可能就是主要的目擊者。

其次，安迪會確認事實，揭穿謠言——這或許是新聞技巧中最重要的一門功夫。在本書中，有關謠言的處理，所在多有。眾所周知，在網路上，錯誤訊息傳播得飛快。即使如此，卻可以加以矯正。安迪始終抱持懷疑態度。他會查問消息來源並要求確認。對於公共新聞，他一向不辭艱辛。他教我的另一招竅門是：如果推特一片「已經證實」之聲，那就要特別小心了。有可能是有人希望事情真的發生。

由此衍生出安迪的另一項推特技巧：動員他的社群，以及加入他的工作。在本書的篇章中隨處可見，他迅速請求他的推特追隨者翻譯目擊者的錄影；確認照片中的示威地點和時間；或深入

鑽研相關知識，譬如此方或彼方所使用的軍備。他建立了一個專家網絡。

安迪更為他創新的新聞採訪加入了一個從傳統立場來看頗具爭議的元素：人性。亦即在他觀看與敘述——更正確一點說，推特——的時候，他所追蹤之事件的悲與喜都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他，同時，也影響了我們——他的追隨者和讀者。這種情緒經驗的分享，是傳統媒體很難做到的（不妨想想安德森·庫柏〔Anderson Cooper〕在大水氾濫的紐奧良街頭）。

除了屈指可數的部落格，安迪並不曾寫作過一般所謂報導的新聞。然而，在我們新聞記者的心目中，首要之務就是要做個報導者。沒有報導又算什麼呢？但若以安迪為例，我認為答案就很清楚了。他加入了價值。他找出目擊者和專家，把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集合起來，證明事實，拆穿謠言，提供來龍去脈和說明，展現新聞判斷，突出重要地方，運用手邊的工具——無論其為無線電廣播天線、印刷機或推特的敘述——告知並啟蒙大眾。依我的看法，新聞事業可以幫助一個社群將其所知組織起來，如此一來，可以使其更健全地組織本身。而新聞從業人員則必須為那項所知賦予價值，不是當個守門人，而是一個推動者。

這種新型的新聞記者，安迪堪稱老祖宗。而結果也證明，他其實是個大師級的報導者。他把自己從遠方目擊阿拉伯之春所找到的東西，精心調製成一齣精采、動人而又言之有物的大戲。他梳理超過十萬筆的推特檔案，過濾飛快而又斷續的聲音序列，找到故事，打造一篇天衣無縫的傳奇，令人愛不釋手。

最後一點：有人一定會問，安迪的報導是否能夠算是一項業務。如果沒有美國國家廣播電台及公共電台許多捐助者的大力支持，安迪不可能用全副精神工作——甚至投入更多時間——記錄這些革命並改寫新聞採訪。就@acarvin, Inc.來說，或許說不上是一

項業務，但在與公眾合作的價值與效率上來說，確實是給業界其他人上了一課。

沒錯，我們還是需要有人在現場提問並回答問題，需要他們帶給我們觀點，交代事情的來龍去脈，安迪是無法取代他們的。但他和他的目擊者、參與者及專家構成的節點與網絡，卻為新聞開闢了前所未有的途徑。新聞事業並未萎縮。從安迪的例子，以及數據新聞的實驗來看，群眾消息來源、焦距以外的地點，以及創新的做法仍將源源不絕，新聞事業仍在成長。安迪就是證明。

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

知名網路評論家，倫敦《衛報》（*Guardian*）專欄作家，經營個人部落格buzzmachine.com，關注媒體、新聞、科技與商業議題。

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年連續兩年被世界經濟論壇選為「全球百大媒體領導人」之一。《娛樂週刊》（Entertainment Weekly）創辦人，曾任《紐約每日新聞報》（*New York Daily News*）週日版總編輯兼副社長、《舊金山觀察家報》（*San Francisco Examiner*）專欄作家。現為紐約市立大學副教授、陶氏奈特創業新聞中心（Tow-Knight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主任，並主持每週節目「本週Google」（This Week in Google）。著有《Google會怎麼做？》、《數位新分享時代》。

Website｜buzzmachine.com/publicparts

Twitter｜@jeffjarvis、#publicparts

前言

在催淚瓦斯及煙幕彈的煙霧中，他們搭起臨時路障，扯下附近屋頂的金屬浪板，保護自己避免被燃燒彈傷害。露宿開羅塔利爾廣場（Tahrir Square）的示威群眾受到親政府暴徒的攻擊已經整整十二個小時。天將破曉時分，他們開始沒命地奔跑，奮力擊退暴徒及他們的燃燒彈，這時候，另一場火在埃及博物館旁竄起，隨著這個國家第一次真正的民主機會，埃及五千年的歷史珍藏在煙霧中陷入危機。

一個年輕示威者被催淚瓦斯嗆得直咳，邁步向前，手裡拿著兩件有助於決定他們命運的武器，一塊稜稜角角的石頭，一支智慧型手機。緊抓住手機，他朝暴徒擲出石頭。石頭還沒到達目標，他又瘋狂地推特起來，希望某個人——在某個地方——會讀到它，為這一切作證。

> 我和我們的人在博物館戰鬥中開始投擲石頭。別無選擇。革命萬歲#一月廿五（# jan 25）[1]。

埃及革命期間，這種引起世界矚目的投擲大戰，不過是我們目擊二〇一一年整個革命過程的一次牛刀小試而已。北非與中東一系列的起義，統稱阿拉伯之春，是一次歷史的引爆點，而其所引爆的，可能是二十年前蘇聯集團崩潰以來最巨大的地緣政治變動。

這也是全世界突發新聞報導——以及誰在主控新聞——的一次驚天動地革命。無數的革命使用網路作為他們抗爭的一部分，任何上網的人都可以直接取得消息，分分秒秒——沒有過濾，未

經編輯，毫無耽誤。媒體不再能夠壟斷國際新聞的報導；在推特或 YouTube 上，人們就可以直接拼湊出自己選擇的革命。

對我們這些在主流媒體工作的人來說，挑戰在於，你既承受了傳統新聞的力量，又要將之併入現實，好一幅社群媒體（social media，譯註：為傳統大眾傳媒以外，由人們在網路上集結而成的某種閱聽社群）的風景，荒野西部的本質。你能夠相信那些積極參與革命，所謂平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t，譯註：又譯「公民記者」，為公眾傳媒以外，以獨立身分對事件做出報導和評論的人，也有人稱為「街頭記者」〔street journalist〕）的報導嗎？未經檢查的生動影片在線上流傳，排山倒海而來，聲勢之大為媒體全盛時期前所未見，你要如何處理？當謠言在線上散布，你要等到充分證實之後再說出來呢？還是向閱聽人承認這些謠言的存在，說你自己也還沒有確定的答案？甚至於，繼續稱他們為「閱聽人」，適當嗎？總而言之，新聞報導進入了嶄新的領域。

我們很容易就會將社群媒體看成是一種嶄新的現象，但實際上，它並非成於一夕之間，而是那些反映並打造了網際網路的工具，因人們的接受與使用，長期穩定演進而來。人們使用這些工具，發表旅遊日誌，分享貓咪錄影，合作從事瘋狂計畫，譬如集公眾之力撰寫的百科全書、免費的地方慈善服務目錄，或任何多國公司所無法控制的開放源碼軟體，並藉此認識那些分享了自己的熱情與興趣的人。

那些因為夢想擁有更美好、更人性網際網路而產生的工具，諸如臉書、推特、YouTube、維基百科、Reddit 等等，全都有了自己的生命，並成為文化推手、風尚創造者及交匯點。一路下來，

到了某個程度，人們開始了解，使用這些工具將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對某些人來說，尤其是生活在壓迫政權下的人，社群媒體便成了一個組織與異議的平台。從最早期的阿拉伯政治部落客，到二〇〇九年伊朗選舉抗爭的平民記者，星星之火已經點燃，預告了組織阿拉伯之春所使用的方法。

二〇〇六年九月，九一一攻擊事件五週年，我來到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實驗拿這些工具嘗試新聞報導的新形式。我並不是新聞單位的成員，在多數同仁眼裡，甚至不是一個新聞從業人。但在我的生涯中，我認識的部落客與線上活動者卻遍布全世界。所有這些非正式的關係，在往後幾年最大的地緣政治動盪中，都成了我的無價之寶，在報導他們的故事時，把我放到了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上。

我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頭銜是資深社群媒體策略家，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個級別都毫無意義，所以我常形容自己在國廣是一隻豚鼠，是一個新聞試飛員，採用新式的報導方法試飛，看看結果是飛得起來還是墜毀。

在我眼裡，網際網路絕不只是一個丟廢話或搞錢的地方，進出其中，我甚至沒把它看成一個有別於「真實」世界的地方，而是一個活生生、會呼吸的社群，身在其中的人，都把自己的上線生活與離線生活視為一體。如果你跟對的人搭上了線，往往就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好事。

我就是這樣一頭栽入阿拉伯之春的。之前，我在數位落差研究網（Digital Divide Network）擔任線上社群組織人，在這份工作上，認識了許多阿拉伯部落客，也到突尼西亞及阿拉伯世界其他地方去走過幾次，縱使這些人跟我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工作扯不上任何關係，但我還是跟他們保持聯繫，原因無他，只因為他們各個都是一扇窗，向一個深深吸引我的世界敞開。誰也沒

有料到，幾句有關突尼西亞一個水果攤販的線上閒聊，居然永遠地改變了阿拉伯世界、新聞事業與我自己的一生。

自從阿拉伯之春開始以來，運用社群媒體，我在遙遠的距離之外報導了半打以上國家的動盪。剛開始，只是出於愛好，但沒有多久，就成了我的正業，有人還說，根本就是著了魔。好幾個月下來，一週七天，一天多達十八個小時，我像個電台主播，用我的推特採訪革命，和全世界的線上志工攜手合作，挖掘新的故事。我長得什麼樣子，什麼時候我人會在什麼地方，乃至我姓什名誰，我的許多消息來源及推友都不知道。對他們來說，我就只是@a卡文（@acarvin），一個在推特上身不由己掉入了阿拉伯革命風暴的傢伙。

我把本書視為一個戰爭故事的集子。所有這些故事，如果不是有人在現場運用社群媒體做出報導，全都會消失在歷史的縫隙之中。這一群人，多到難以數計，把生活都擱了下來，為自己的信念而戰。學生捲入混戰之中，牽著走失的幼童在人群中奪路逃生。活動份子站在一列軍車前面，手無寸鐵，就憑著一雙無畏的臂膀阻擋軍隊的前進。平民記者一面記述著同胞的苦難，另一方面也在為自己的死亡立下紀錄。

有些人的成功超出了自己最狂妄的夢想，有些人卻來不及看到他們的夢想實現，而他們共同的決心則是——不論使用什麼工具，都要將他們的奮鬥告訴世界，確保他們的故事不會被遺忘。

本書結構

開始為《遙遠的目擊者》擬定大綱時，我碰到一個根本性的挑戰：那麼多的革命，幾乎同時在上演，故事要從何說起呢？在阿拉伯之春的高峰時期，一天之內，從利比亞到葉門，要把數十個人、有關六個衝突的故事編織就緒，這對我來說，可說是司空見慣。重大國際性事件的本質，透過社群媒體來經驗時，乃是不雨則矣，一雨傾盆的。讓人有身歷其境的即時感雖然很刺激，但截然不同的事情，報導時如果多管齊下，敘述起來，讀者一定會跟不上故事的發展。

我決定以國家為單元作為本書大部分——結尾除外——的架構，理由在此。另一方面，書中聚合了一百多個人物，我並不指望讀者記得他們個別的名字，所以，我也是以衝突事件為單位，把他們的報導打散。任何時候，只要可能，報導都會按時間順序排列。突尼西亞和埃及的起義以這樣的方式處理，相當一目了然，因為二者與其他地方的革命重疊不多。

至於本書所涵蓋的其他國家——利比亞、巴林、葉門及敘利亞——其革命在時間上則是彼此重疊，有時候是交錯發生，有時候則是同時的。一次處理一個革命，我是希望能讓讀者比較容易了解事情的全貌——如何、何時、何地及為何。但這樣做，有時候也會按下重新啟動鍵，在接下來的地方重提另一個革命的故事。

在戰爭的迷霧中——或許在這裡應該說革命的煙霧裡——為了跟上突發新聞，寫此書時，我借重了所謂「半報導性敘事者」（semi-informed narrator）的觀點。歷史正在開展時，往往無法像回顧時那樣分明；謠言被當成事實，事實被當成謠言，在所難免。因此，當一切還在進行中，與其假裝自己什麼都知道，還不如學

學我的推友及我，摸索著在煙霧中去找出事實。

Andy Carvin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12

1

突尼西亞

Tunisia

星星之火

北非，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嚴寒的冬日。一個奮不顧身的年輕人，已經準備好採取極端的抗議行動。對他來說，這一天的開始並無異於平日；剛滿二十六歲，獨力養活一家人，唯一的收入來源是一輛破板車，用來在城裡賣水果。一星期賺不到七十五美元，曾經夢想存錢買一輛卡車，甚至在市場中擁有一個永久的攤位。如今，連水果車也沒了，舉家陷入徹底的困境。[1]（※腳註數字說明請參見目錄）

那天清晨，和往常一樣，他冒險外出賣水果，巡街員以違章為由要罰他的款。和其他的年輕人一樣，他在世界的這個角落裡做點小生意，但沒有執照；想要弄張執照，不但手續繁雜耗時，又貴得一般人根本負擔不起。平時，完全得看官員及警察的臉色，他們動輒索賄，高興起來，不付錢就拿他的水果。這一次，他拒絕合作，結果引起一場扭打，警察趕來，路人圍觀，據說，一名女警甩了他一耳光，巡街員則沒收了他的手推車、電子秤，以及水果紙箱裡少得可憐的存貨。

年輕人跑到當地政府辦公處，試圖取回自己的財產，但徒勞無功，全部吃飯的家當就此喪失。

上午十一點三十分，衝突發生一個小時之後，他回到政府建築，站在大門外，帶著一罐液體。有人說是汽油，也有人說是松香水。據說，他狂喊著：「你們到底要我怎麼活下去？」然後把罐子裡的東西倒在頭上。[2]

接著，點燃一根火柴。

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包亞齊齊（Mohamed Bouazizi），住在突尼西亞的西迪布濟德鎮（Sidi Bou Zid）。那一天是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烈火吞噬了他的身體，旁觀者拚命救火，有人拿了滅火器，卻是空的。有人試圖用水，但徒然使火勢擴散。最後，火總算撲滅，人送到在地一家醫院，奄奄一息，全身百分之九十五嚴重灼傷。醫師處理不了傷勢，將他轉送到鄰近的最大城市，車程約一個多小時。[3]

消息迅速傳遍小鎮。對於政府官員逼得一個年輕人走上絕路，群情激憤，無言的行動展開，居民群集政府建築，要求給個交代。即使不是全部，許多人在某個時候也都受過類似的屈辱。儘管突尼西亞禁止自由集會，人們聚集在大門外，叫囂、斥罵、揮舞著拳頭，和那位嚴重受傷的年輕人站在同一陣線，直到警察將他們驅散。

事情可能就此結束，零星的抗議，出了城就沒人知道了。但人群裡面，有人帶了攝錄機。[4]

「所以……家裡的情形怎麼樣呀？」

同一天上午，離西迪布濟德鎮的半個地球之外，我和一個朋友坐在華盛頓特區一家咖啡館，他進城是來開會的。我們已經五年不見。上次我在突尼西亞出席聯合國網際網路政策高峰會議，時間是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從此就再也沒有去過那裡。我這位朋友是個部落客、軟體工程師，會說四種語言，典型的突尼西亞讀書人，受過良好教育，二十出頭，操多種語言，才華出眾，但在國內卻沒有機會出頭。出國到歐洲，在科技業找了份工作，但從此不再碰部落格。即使人在北非之外，對突尼西亞人來說，玩部落格仍是危險的消遣。

自一九五六年成功脫離法國獨立以來，突尼西亞就只有過兩

個總統。現任統治者，柴因．阿比丁．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推翻他的前任之後，實際上就等於一個犯罪家族在統治這個國家。他和妻子蕾拉．特萊貝爾西，把大部分賺錢的事業都分給了兄弟姊妹、子女及堂表親戚。老百姓就算只是做餬口的小生意也被逼得非行賄不可，第一家庭以次，政府官員無不中飽私囊，養得肥滋滋的。[5、6、7]

突尼西亞不只是個黑手黨國家，還是一個警察國家。[8、9] 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沒有集會權，網際網路受到嚴密檢查。政治反對團體充其量只是個樣板。總統班．阿里與他的同夥競選連任時，根本沒有合格的挑戰者。任何人企圖反抗體制，立即鋃鐺入獄。若還想要重見天日，那就得看造化了。[10]

上一回見到這位突尼西亞朋友，是我們一同在該國南部徒步背包旅行時。我們每到檢查哨，一定會遭到刁難。短暫拜訪他家的舊識，警察也跟著上門，把那位舊識扣留在他們的廂型車後座，一扣就是半個多鐘頭，目的只為要脅我們。[11] 我朋友說，第二天警察命令他的舊識去問話，我問：「問什麼？」他回答：「問你的事。」[12]

我們從來不談政治，不值得冒險，到處都是眼線，到處都有政府的祕密工作人員。有一次，我們一起在飯店，兩個衣著廉價的結實男子就近坐下，拿起報紙掩蓋他們的鉛筆和筆記本。但他們壓根不是要掩飾作筆記；這種要脅的動作，根本就是在製造強大的恐懼效果。在突尼西亞那種人權窒息的情況下，即使是在小咖啡館，和最親近的朋友在一起，躲在遠遠的角落裡，旁邊沒有其他客人或侍者，我要是能夠走過去跟他們多講個幾句，那就算我走運了。

如今，五年過去了，在華盛頓特區，在一家截然不同的咖啡館裡小談。我實在很想聽聽他對突尼西亞那邊的看法，但又不方

便直截了當問。這樣的話題到底令人難堪，我擔心他會受窘，便儘量說得委婉。

「所以……家裡的情形怎麼樣啊？」

朋友嘆一口氣，目光下垂，掃一眼咖啡，直挺挺看著我，臉上道盡了一切。

「有些事情是永遠都不會改變的。」他回答，馬上轉到了別的話題。

回到西迪布濟德鎮。警察驅散了抗議人群，但人心激憤，在暗夜中發酵。第二天，動亂爆發，多年來飽受統治者屈辱的老百姓翻臉了。[13] 突尼西亞政府壓住政府控制的地方報紙及電視，不使消息向外擴散。[14]

至於網際網路，視訊分享的網站，如 YouTube 及 Daily Motion，依例都遭到政府封鎖。[15, 16] 不管什麼時候，只要一上線，就有可能被盯上。二〇〇五年，我第一次訪問突尼西亞期間，到突尼斯一家網路咖啡去收一封電子信。電腦上，大剌剌地貼著一張班．阿里總統的彩色照片，附帶一則店家的簡短說明：本店網路活動受到監看並受突尼西亞法律之管束。

儘管統治當局封鎖 YouTube 及其他網站，但並不是說突尼西亞的百姓就完全陷入了黑暗之中。自我上次離開，五年以來，突尼西亞對數位科技的接受已經迅速擴張。該國百分之三十的地方已經有網際網路，高於該地區的其他國家。[17] 此外，儘管許多部落格及社群網站經常遭到當局封鎖，卻有一個特別的網站明顯不受政府防火牆的阻擋，那就是臉書。

在一個人口一千一百萬的國家，有將近兩百萬的突尼西亞人

已經上了臉書。[18]在這裡，人們能夠上線互動的地方不多，這裡是其中之一。二〇〇八年，當局曾經試圖封鎖臉書，弄到民怨沸騰，兩個星期之後，只好收回成命。[19]但政府監看臉書，封鎖個人頁面，對於異議，絕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儘管如此，卻阻止不了人們將東西上傳網路——包括支持穆罕默德．包亞齊齊的抗議影片。就在事發的同一天，第一則從西迪布濟德放上網的影片顯示，數以百計的男人外加不少婦女，聚集在包亞齊齊自焚的政府建築前面。[20、21]其中有一支影片，鏡頭向左抓取全景，可以看到一輛板車，水果四散一地。隨著愈來愈多的人群圍過來，一個人被抬上救護車，應該就是包亞齊齊。[22]在臉書上，影像以好幾種形式呈現。[23、24]還有一筆錄影，顯示大批人群在政府建築前面遊行示威。[25]

少數突尼西亞部落客開始在各種平台，包括臉書及推特，傳播此一視訊。[26]率先發起示威抗議的論壇是一個臉書社團，名叫「總統先生，突尼西亞人在自焚了」。[27]不過幾天的事，這個社團串聯了一萬多人，完全沒把政府封鎖個人臉書頁面的檢查放在眼裡。[28]

那個時候，推特在突尼西亞的普及度遠遠不如臉書，但在使用者當中，卻有幾個突尼西亞部落客，無論知名度與或影響力都是箇中的佼佼者。活動份子的社群非常團結，利用一切所能掌握的線上工具，極盡羞辱政府之能事。其中有幾個人，從維基解密弄到了美國國務院有關突尼西亞網路的快取記憶體，將之公諸於世，[29]並開始在推特上流傳包亞齊齊的影片，以市鎮為名，並為它製造了一個標籤：#西迪布濟德（#sidibouzid）。

二〇〇六年推特剛問世時，並沒有讓線上一大群人之間進行對話的內建機制，使用者唯一能做的，就是訂閱參與討論的個人，還要想盡一切辦法才能與之保持連結。而且推特欠缺一項功

能，無論彼此是否為推友，一篇推文並不是每個關切同一主題的推客都可以讀取到。後來，一個推特用戶，名叫克莉絲·麥西納（Chris Messina），受到網路聊天室文化的啟發，提出了一個簡單易行的慣例，亦即用一個關鍵字來形容所討論的事情，然後在前面加上一個「#」號——也就是所謂的識別號。[30] 如此一來，使用者就可以尋找這個關鍵字或標籤，加入對話。

據我所知，以「#西迪布濟德」為標籤的第一篇推文是由查迪·耐吉（Chady Neji [@Chady2009]）與邰博·摩拉（Taïeb Moalla [@moalla]）所發，時間是十二月十八日，包亞齊齊自焚的次日。[31、32]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標籤，已經是事情發生好幾天以後的事，西迪布濟德在什麼地方，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一無所知。

我試圖把事情拼湊出來，便開始在推特上留心為數不多的突尼西亞部落客，其中幾個，我認識本人，大部分則只是在網路上相識。我們多數都和哈佛大學的國際性部落客網站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 Online）維持著鬆散的關係。[33] 二〇〇五年，這個網站初次上線時，我住在波士頓附近，就投稿了不少的文章。[34] 全球之聲也刊載北非及中東部落客所寫的報導，這當中，有許多人都是我在自發性組織的部落客會議中結識，成為線上朋友。當我看到他們的發文時，我明白，他們不僅注意西迪布濟德事件的發展，同時也在盡一切努力，將之傳播得更廣更遠。

這群部落客的核心人物是一個流亡海外的突尼西亞人，名叫薩米·班·加爾比亞（Sami Ben Gharbia），住在荷蘭，我雖然不認識他本人，卻對他以全球之聲宣傳部主任的身分對人權所做的工作早有耳聞。薩米結合一小群愛國人士，成立了一個突尼西亞人權網站 Nawaat.org，蒐集各種資訊，對政府從事線上抗爭。只要能夠困擾突尼西亞統治當局，舉凡照片、錄影及文章，無不放上網站。薩米及其網友也是突尼西亞維基解密幕後的主要操盤手。[35]

二〇一〇年，整個耶誕假期期間，我開始監看「#西迪布濟德」，發現他們用推特連結照片及錄影，每天多達數十項。抗議之火蔓延全國。

愈來愈多的突尼西亞人開始結合起來，自發組織抗議活動。在許多情況中，參加集會的人都會用錄影機或智慧型手機做現場記錄，然後將影像上傳臉書。薩米及 Nawaat 的成員，盡其所能收集抗爭影像的每一片段，放上自己的部落格，再由部落客服務平台博客服務（Posterous）在美國彙整。[36]而且只要能夠，他們會把材料上傳到任何平台，包括其他社群網絡、視訊分享網站、社群公布欄。原本只是為年輕人爭取更多經濟機會的抗議，無論在線上或線外都有如病毒般擴散。一次抗議——及其記錄影片——催生了更多的抗議，激發了新生的活動份子投入行動。

暴亂蔓延全國之際，穆罕默德・包亞齊齊正在為生存搏鬥，轉送到另一家醫院，陷入昏迷狀態，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點燃了一場橫掃全國的風暴。

萬哩之外，在華盛頓特區，我吃驚地看著推特與 Nawaat 部落格。要是回到二〇〇五年，我面對的會是統治當局的殺手，而且感覺得到他們的能耐，但今天，卻有愈來愈多不滿的突尼西亞人走上街頭，全國皆然。[37]隨著抗議的擴散，政府的回應變得益趨暴力。又有數名年輕人自殺，以示追隨包亞齊齊。[38、39]

我開始思考世界各地曾經發生過的抗議運動，其中有成功，有失敗，而能夠使一次運動一鼓作氣推翻一個政權的，真正的關鍵又在哪裡？我的直覺告訴我，要持續注意這一次的抗爭。

耶誕節過後幾天，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晚，我發出

一則推文，推測可能的發展。

> 透過#西迪布濟德標籤追蹤突尼西亞的抗爭。心想這一切是否會引發一場「茉莉花革命」。不知道。40

在那之前，連著數日，「茉莉花革命」一詞一直在我心中盤旋不去。走訪突尼西亞期間，我看過逛街的年輕男人在耳後夾一小束茉莉花，而小孩子賣花給觀光客，價格則高得離譜。茉莉花是否是突尼西亞的國花，我不知道，但拿它來形容一場突尼西亞革命，似乎滿恰當。

除夕在即，我認出了經常在#西迪布濟德上出現的推特用戶。其中當然有薩米・班・加爾比亞，署名@艾菲克拉（@ifikra），以及他的群體部落格@那瓦特（@nawaat）。另外還有幾個我比較不熟的人，包括拉菲克・丹馬克（Rafik Dammak [@拉菲克（@rafik）]）、利雅德・古爾法里（Riadh Guerfali [@艾斯特魯巴（@astrubaal）]）及里納・班恩・莫罕尼（Lina Ben Mhenni [@班恩莫罕尼（@benmhennilina）]）。他們大多都是在法國推文，他們的論述，拜高中時代所學的一點語文，我還能夠抓得住大概。

接下來，有人從海外伸出了道義的援手。其中一人是莫娜・艾塔哈威（Mona Eltahawy [@莫娜艾塔哈威（@MonaEltahawy）]），埃及裔美國人，偶爾會在電視上看到。納瑟・維達迪（Nasser Weddady [@威達迪（@weddady）]），茅利塔尼亞人，住在波士頓，似乎對這次的抗爭介入頗深。我還發現一個人，蘇丹・阿爾・卡賽米（Sultan Al Qassemi [@蘇丹阿爾卡賽米（@SultanAlQassemi）]），人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是當地的專欄

作家，推文之頻繁絕不亞於我，唯一不同的是，他似乎從不需要睡眠。

隨著抗爭的擴散，新的影片穿破了防火牆。由於不懂阿拉伯語，我努力解讀整個來龍去脈，又不想直接打擾突尼西亞活動份子——他們也許忙得根本無從注意我——因此，便求助於一個彷彿無所不通的推特用戶，納瑟．威達迪。

我最初問的幾個問題，都和阿拉伯文在推特上如何直譯成拉丁文有關。阿拉伯文中間夾帶數字的情形並不罕見，舉例來說，一個字的開頭或中間帶「3」，乃至於「2」及「7」，這些字所代表的阿拉伯文字母在英文中是不存在的，我根本不知道這些字該如何發音。我問納瑟：

> 致@威達迪：小問題：Frei3a 裡面的 3 要怎麼唸，代表什麼？[41]
> 致@威達迪：是喉塞音嗎？（類似 uh-oh 中間的音）[42]

兩分鐘之後，我得到了回音。數字「3」代表阿拉伯字 ayn，只能說是一個喉音，一個母音要發不發，就會發出這個音。

有一次，我收到一張抗議標語的照片，標語上潑灑了紅漆，看上去像是代表血液，上面有一個阿拉伯字，我推測這應該是一句抗議口號。

①

QRcode 為內文網址連結，以下各頁皆同。

> 致@威達迪：抱歉又來打擾，但能幫我翻譯照片上的字嗎？ http://flic.kr/p/99uspx 感謝！[43]

不到二十秒，我收到了回應，來自突尼西亞活動份子拉菲

克．丹馬克，一個偶爾會在推特上跟我連結的人。

> RT@拉菲克：致@a卡文（@acarvin） mohamed amine mbarki 是一個人名。44

所以那是一句抗議口號。我把名字鍵入谷歌（Google），馬上找到兩張照片，一張是一個微笑的年輕人，另一張是同一個人，慘白、血淋淋、毫無生機，遭到突尼西亞安全部隊殺害。

新的一年來臨，時間是二〇一一年元月初。突尼西亞的抗議活動進入第四個星期。元月四日，穆罕默德．包亞齊齊終於傷重不治，離他自焚之日十八天。包亞齊齊過世之前，總統班．阿里前去醫院探視，一張擺個樣子的照片顯示，班．阿里致贈一張支票給包亞齊齊家人，但據報導稱，照相機一調頭，一名助理就把支票拿了回去。45 儘管如此，班．阿里居然會去醫院探視，還是令人驚訝；總統動搖了。

這時候，警察對活動份子開火已經成了常例。在突尼西亞中部城市卡塞林（Kasserine），二十多名抗議群眾喪生於警察槍下。46 透過 Nawaat 團隊所發的一支影片，我看到當地的醫院內死傷枕籍。這支長達七分多鐘的錄影，跟拍醫護人員拚命搶救傷者，病房人滿為患，全都是驚恐哀號的老百姓。死亡的抗議者觸目皆是，一個中年男子，胸口彈痕累累；一個年輕人，頸上裂開一道致命的傷口。47 我所接觸到的影片，接下來一整年，多到數以百計，這是第一筆。

政府部隊殺死的抗議群眾愈多，新的抗議便吸引更多群眾。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信教的不信教的，全都走上了突尼西亞具有象徵性的廣場及大道，愈來愈無所畏懼。

對於突尼西亞情況，雖然有些重要的新聞機構如半島電視台、路透社及法蘭西二十四頻道持續密切注意，但其他許多新聞機構卻都只是輕描淡寫。為了要確定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並非狀況外，我提醒我們的國外新聞編輯及突發新聞部落客。編輯說，他們會監看情況，我則告訴部落客，我會把社群媒體所記錄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大綱來。

若是早幾個月，就算我想要整理出一份大綱來，結果有可能只是一堆草率的數據。本質上，社群媒體朝生暮死——有些東西放上網一天，幾天以後就行蹤渺渺，無從追尋——根本還沒有人想出一套簡單可行的工具，可以收集不同形式的社群媒體材料，將之組織成一篇具有說服力的報導。

還好，前美聯社記者柏特．赫曼（Burt Herman）和人合作創立了一套叫做 Storify 的搜索引擎。48 Storify 實質上就是一具用來組織社群媒體的線上控制面板，可以讓人在各種社群媒體平台上搜尋材料，並深入自己收集得來的內容。無論是一支 YouTube 影片、一張 Flickr 照片、一個網頁或一篇推文，Storify 都可以把零星的篇章整合成一篇敘述。基本上，針對社群媒體的內容，這是率先發展出來的敘事工具之一。隨著突尼西亞事件的升高，Storify 成為記載最重要內容的最佳工具。

我在好幾個事件上都使用 Storify，包括同一週美國女眾議員嘉布麗兒．吉佛茲（Gabrielle Giffords）遭到槍擊。49 我收集與突尼西亞抗議活動相關的重點，並將我的 Storify 收集取名為《西迪布濟德：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Sidi Bou Zid: A Jasmine Revolution In Tunisia*）。50 隨著抗爭的升高，我不得不朝兩個方向去建立自己的報導，其一，盡量跟上最新的訊息，其二，往回追溯抗議的起

源。這種新聞處境就有如塞在交通繁忙的街道上，每走一步都要瞻前顧後，確定自己掌握了所有必要的訊息，才不至於被車潮淹沒。

一邊爬梳自己之前的推文及 Nawaat 的線上檔案，一邊緊緊盯著 #西迪布濟德。令人吃驚的是，幾乎所有相關題材都一網打盡。一般來說，只要用到了#字標籤，就會有一個非常基本的慣例：一個#字標籤一旦達到某個常用的水平，垃圾電子郵件及不相關的推文就會傾巢而至。也就是說，一個#字標籤愈是維持在低使用狀態，哪怕是稍微低一點都行，使用起來就愈有效。但若一旦成了主流，效果也就每下愈況。

到那時候為止，#西迪布濟德尚未碰到這種情形，真正關心事情發展的推特用戶仍然還能夠掌握得住。我開始把自己覺得重要的每一篇推文都貼上書籤，其中不乏潛在的歷史意義。隨著同類的推文有如流水般流過我的桌面，我啟動 Storify，拉出貼上了書籤的推文，將之加入故事，使自己不至於落後。

在我將新的抗議活動整合到我的 Storify 收集中時，我也會鼓勵我的推友協助我尋找更多的訊息。

> 請繼續發送相關 #突尼西亞#西迪布濟德#茉莉花革命（#jasminerevolt）資料；使 Storify 得以持續運作。[51]

同時，只要碰到了語文上的障礙，我就會請求翻譯協助。但我並非只鎖定一兩個特定對象，而是把我的要求丟給我所有的推友。這樣做不僅可以增加快速取得回應的機會，也可以讓我交叉比對不同的人所提供的翻譯，提升整體的準確度。

②

> 說阿拉伯語的人：這則視訊中的抗議口號，有人可以大略說明嗎？http://youtu.be/DTOZEJjhWHU 感謝！#西迪布濟德#突尼西亞[52]
> 翻譯 RT@McRamTajouri：群眾：我們願以鮮血和靈魂拯救我們的國家 http://youtu.be/DTOZEJjhWHU#西迪布濟德#突尼西亞[53]

我也要求志工在我有需要時幫忙請求協助翻譯。

③

> 順便，若有人會說阿拉伯語而且願意助我解開#西迪布濟德#突尼西亞方面的疑惑，請聯絡我。http://bit.ly/i2PMb4 #wjchat[54]

對於突尼西亞，我雖然了解得不多，有時候，還是可以利用極為有限的知識對推文或其他社群媒體作出更正。有一張在線上流傳的照片，宣稱是突尼西亞軍隊在突尼斯市中心法國大使館前面部署。[55] 仔細檢視相片，我知道有問題。背景是突尼斯大教堂而非法國大使館。當我針對這一點提醒我的推友時，[56] 一個以@湯推特（@Tuntweet）署名的人做出了回應。

> RT@湯推特：致@a卡文　法國大使館就在天主教大教堂的對面。[57]

換句話說，地點是正確的，但標題卻有點誤導。這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錯誤，但仍然是一個有用的更正，試想，有多少人在推特上重推他們所找到的東西，從來就不曾想過要去查證。

有些錯誤則比較嚴重。有一支影片，標題是用法文寫的：

「六分鐘內四人死亡」，畫面顯示，抗議群眾夾在槍聲中奔逃。畫面儘管驚悚，但說有四個人在六分鐘內死亡，錄影本身並拿不出證據，甚至沒有看到有人受傷。當然，這並不否定事情的真實性，而是說，影片本身不具備證據效力。[58]

線上流傳的錯誤，我不可能每一筆都檢查出來，就算是奇蹟發生，我能夠看到每一段影片，但對主題我不具備專業知識，也就無法了解在突尼西亞發生的每一件事。所幸我的推友都會跳出來——他們當中，有許多是我從未謀面甚至素不相識的——貢獻他們的知識與技術協助我。有些人，自願監看突尼斯空中交通的進出，無非是要盯住每一架飛機，以防總統及其家人潛逃出境。另有一些人追蹤謠言，以便加以證實或否定。還有人提醒我注意重要的推文，以免漏失掉，例如這一筆，以法文警告人們，在加伕沙（Gafsa）國防軍總部及一家飯店的清真寺附近有狙擊手埋伏。

> RT@MarieNeigeG: 狙擊手在加伕沙：西迪班恩雅庫（Sidi Ben Yaakoub）清真寺／突尼西亞國防軍總部／馬蒙大飯店（Hôtel el Maamoun）#西迪布濟德

這時候，抗議者都已經會利用推特傳遞信息，報導狙擊手攻擊活動份子的窩藏地點。這是我在線上所看到的最不一般的事情。他們的推文救人無數。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五。一整個星期來，我幾乎不停地工作，竭盡所能追蹤突尼西亞的動態。每一天，上網多達十

八個小時。在我每次休假回來後，這種情形本屬司空見慣，就技術上來說，甚至無關乎我的日常工作。我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管理社群媒體活動的例行責任大可以緩幾天，但這一次卻無比重要，一點都耽誤不得。

這時候，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突發新聞部落格已經採用我在 NPR（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網站上的 Storify 收集；[60] 前一天，一月十三日，我們派出的國外通訊記者已經抵達突尼斯。同一時間，其他許多網站卻仍按兵不動。但那也不屬於我的問題，我只要跟得上事件的發展，並希望突尼西亞我認識的那些人都平安就行了。

當天下午，華盛頓特區時間，推特上開始流傳一個謠言，說總統班．阿里與妻子準備逃亡國外。但不管怎麼說，我所聽到的都還不是定論，何況這個謠言也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回頭去把那些謠言都推出來，並請我的推友幫我推斷一下事情的發展。

> 有誰？MT@亞歷山大（alexsandels）：聽說了相關報導：班．阿里試圖搭機前往法國，機師拒絕起飛。有人可以證實嗎？[61]
> 證實？RT@Nesrayne：班吉拉尼（Ben Kilani）上校拒絕執行6號計畫，在機場的槍聲和人潮中，特萊貝爾西（Trabelsi）還是登機了。
> 你親眼目睹嗎？RT@tom z：不久前>我證實>@zizoo：一架飛機剛起飛，從#突尼斯機場。[63]

如果傳言屬實，那就意味著突尼西亞的抗議群眾已經推翻了國家元首。當然，這個「如果」可是非同小可。我看了幾個新聞機構丟到推特上的消息，以及他們的線上消息，但都沒有班．阿

里逃亡出國這回事。他們一定要有嗎？畢竟這還只是傳言。在不知道事情的真假之前，我可不能夠將之放上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推特版面@nprnews。因此，我使用了我的個人推特版面@a卡文。萬一出了差錯，責任在我而非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而且我在心裡琢磨，我個人的推友對我會比較寬容，也會比較願意幫助我。

在一個公開的論壇上討論這 些謠言，使我得以帶動我那些消息靈通的推友，匯集他們的知識。在他們當中，不少人對該地區瞭若指掌，有些人甚至本身就是抗議份子，投身抗爭活動。不管是誰，若有人想要深入了解這些傳言，他們就一定會去做。所以呢，與其對這個謠言保持沉默，還不如冒險將之分享出去。心意既定，一不作二不休，我乾脆連自己不懂的事情全都搬出來，請求我的推友幫忙。

隨著我們不斷放出消息，路透社的消息顯示，我們幾乎已經抓到了重大的突發新聞。新的新聞公報在線上飛來飛去，我把它們都分享給我的推友。

> 路透：「突尼西亞軍隊星期五包圍了國際機場」#西迪布濟德[64]
>
> **最新：路透：突尼西亞國家電視台即將做出重大宣布**#西迪布濟德[65]

接著我也加入，提醒大家：

> 謠言在推特上滿天飛，軍方已經接管該國。是否為真，可望在電視播放後明朗。[66]

突然間，我聽到屋外一陣騷動，嚇了我一大跳。

只不過聽到一架直升機飛過我的屋頂，居然嚇了我一跳，就連#西迪布濟德不停傳進來的報導都不至於如此。[67]

推特整個失控，每個監看情況的人，包括我自己，都緊張得不得了。不僅跟上#西迪布濟德的推文不可能，我的推特時間軸也晚了好幾分鐘。突尼西亞革命把推特的伺服器堵塞成了龜速。

拜託喔，推特，千萬別跟丟了#西迪布濟德，事情正在快速發展。推文居然給我慢了五分鐘。[68]

於是我開始收看半島電阿拉伯語頻道的推文，其中一篇是在蘇丹發的：

④

RT@simsimt：Aljazeera（半島電視）最新：班．阿里出國，軍隊已經接管。http://twitpic.com/3pz121 [69]

他的推文裡面包括一個連結，是從某個人的電視上截取來的。我認為那是一個新聞提示。

有人可以翻譯半島電視台的這段文字嗎？http://twitpic.com/3pz121 #西迪布濟德 [70]

回應一個接一個地湧入，基本上，每個說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一如伊拉克記者米納．阿爾歐萊畢（Mina Al-Orabi）所言：

RT@阿爾歐萊畢：半島電視台說，班．阿里已經離開突尼斯。71

幾分鐘後，我看到了路透社另一則緊急新聞公報：

突尼西亞國家電視台說，即將預告普天同慶的「歷史性決定」。72

唯一的解釋就是：總統班．阿里已經下台。

沙迪．哈密德（Shadi Hamid），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中東政策研究員，看著突尼西亞電視並推文說：

RT@沙迪哈密德：突尼西亞電視網站現正現場轉播：國會議長說，他暫時接手總統職權#西迪布濟德 73

面對這一切，我簡直措手不及。突尼西亞人民要求統治者下台，他們的要求實現了！在現代阿拉伯世界，人民反抗成功，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從頭到尾，我們透過抗議者本身，而不是透過主流媒體的鏡頭，在網路上目擊了這一切。

對於我們在網路上的作為，埃及裔美國評論家莫娜．艾爾塔哈威大表肯定。

RT@莫那艾爾塔哈威：推文（Twitterverse）：這一次是真的了：剛才你們都看到了，一次發生在推特上的革命！就在這裡！#茉莉花革命 74

另外，例如摩洛哥的一個律師，@ibnkafka（@伊班卡夫卡），那一刻欣喜若狂。

> RT@伊班卡夫卡：我們全都是突尼西亞人！我們全都是穆罕默德．包亞齊齊！西迪布濟德，阿拉伯世界之都！#西迪布濟德[75]

突尼西亞人每次上當局封鎖的網站，一定都會看到一則錯誤訊息，一個阿爾及利亞的推特用戶對此發出尖刻的諷刺。

> RT@_niss：班．阿里，我找不到 404（譯註：突尼西亞政府為了掩藏其封鎖網路的劣行，故意向網路使用者顯示標準 404「查無檔案」的錯誤訊息）#西迪布濟德#突尼西亞[76]

還有薩米．班．加爾比亞，部落客及人權活動份子，遭到班．阿里政權流放海外十多年，終於有機會推文說，他要返回突尼西亞及家鄉畢澤提（Bizerte）了。

> RT@艾菲拉克：十三年的流亡之後，下一步，飛往……突尼西亞，畢澤提。畢澤提，我是多麼懷念你呀！#西迪布濟德[77]

無論國內海外，突尼西亞人歡慶自己了不起的成就——根本沒有幾個人能夠想像得到。然而，在數以百計品嘗這一刻並思考國家下一步的突尼西亞推特及臉書網友當中，有一個人卻在思考這次革命的更廣泛意義。這人名叫穆罕默德．馬文．麥達

（Mohamed Marwen Meddah）——@MMM——早年我和朋友在突尼西亞咖啡館中想要討論政治——即使只是一會兒——遭到封鎖時認識的部落客之一。如今，封鎖不再，這在他的生命中可是第一次，在網路上，他發出了挑戰。

> RT@MMM：好了，阿拉伯人，你們都看到了，突尼西亞人是怎麼幹的：跟隨一起來吧！[78]

跟隨一起來吧。我在腦子裡勾畫了一幅這個地區的地圖。埃及嗎？軍方是絕不可能讓這種事情發生的。利比亞嗎？是的，沒錯。穆阿邁爾．格達費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幹掉每一個人。還有，敘利亞嗎？這念頭太恐怖，甚至連想都不該想。

當天夜裡，@MMM 的話在我心中盤旋了好幾個鐘頭。

跟隨一起來吧。

萬一……？這些國家中真有哪一個冒出來，可能嗎？想想罷了。

我打開我的 Microsoft Office 日曆，查了一下我一月份所剩日子及二月份的行程。

點，拖，點。我開始到處跟大型部落格預約時間，好讓我的同事打消邀我會面的念頭。我要的，就只是推特一場革命出來，無論發生什麼事，絕不想錯失下一個回合。

我到底讓自己著了什麼魔了？

人物表

統治當局

柴因・阿比丁・班・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突尼西亞總統

蕾拉・特萊貝爾西（Leila Trabelsi）：突尼西亞第一夫人；班・阿里之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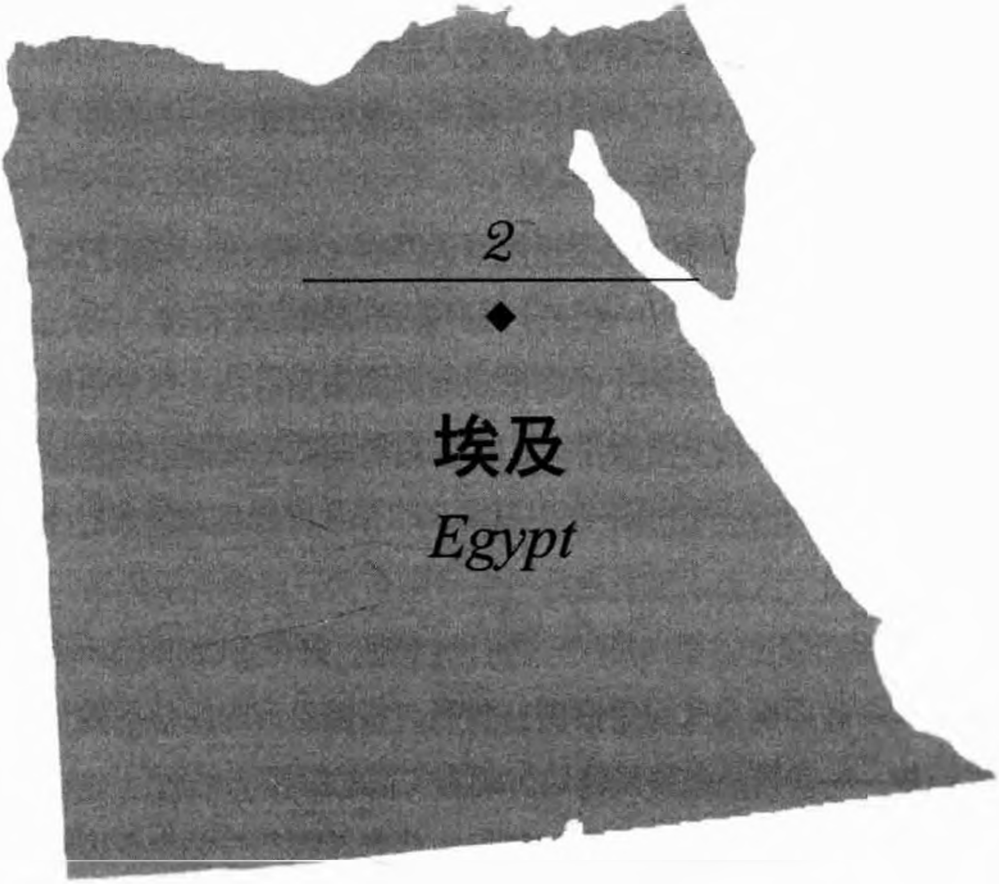
活動份子

穆罕默德・包亞齊齊（Mohamed Bouazizi）：抗議自焚的年輕人

薩米・班・加爾比亞（Sami Ben Gharbia [@ifikra]）：突尼西亞人權份子，流亡歐洲

拉菲克・丹馬克（Rafik Dammak [@rafik]）：突尼西亞活動份子，工程師，派駐東京

穆罕默德・馬文・麥達（Mohamed Marwen Meddah[@MMM]）：突尼西亞部落客



2

埃及

Egypt

大火延燒

突尼西亞的獨裁者剛被推翻不久，接下來又會發生什麼大事，網際網路上已經充斥一片揣測。許多阿拉伯人對自己的統治當局備感挫折，對突尼西亞人拿回了自己的國家則羨慕不已。但話又說回來，當場邊啦啦隊容易，要他們冒險發動自己的革命，他們願意嗎？

事實上，沒花多久時間，就有人跳出來追隨突尼西亞的腳步了。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成千上萬的抗議者佔領街頭，撼動了阿拉伯世界的心臟——埃及。

對許多外人來說，這還真是晴天霹靂。侯斯尼．穆巴拉克統治這個國家，予取予求，屹立不搖有如石雕的法老。

但實際上，埃及因不滿而形成的動盪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七〇年代。近幾年來，工會為爭取勞工權益，就曾試圖發動總罷工，[1,2] 政治部落客也以獨立的聲音自居，批評政府不遺餘力。[3]

時至二〇一〇年六月，一個名叫卡列．賽德（Khaled Said）的年輕人，在亞歷山大遭警察毆打致死。根據各方的說法，他什麼也沒做——就只是把警察與地方藥頭勾搭的錄影上傳而已。[4,5] 警察採取報復，在一家網咖抓到賽德，痛毆其頭部，並把死因歸咎於吞食大麻導致窒息。[6] 隨著賽德腫脹變形的屍體照片在網路上流傳，一小群不知名的活動份子在臉書上建立了一個頁面，名叫《我們都是卡列．賽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7,8] 短短數週，超過二十萬人加入，就只等遊行的命令下達了。[9]

突尼西亞革命之後不久，命令下來了。許多反對團體宣布，他們準備在一月二十五日集會，這顯然有一點故意找政府的碴，因為當天正好也是國定警察節。[10] 發起人之一，活動份子雅絲

瑪・馬伏茲（Asmaa Mahfouz）上傳了一則視訊至 YouTube，鼓勵埃及同胞加入她的行列：

> 我，一個女孩，將會走進塔利爾廣場，獨自站立，高舉一面旗幟。或許人們會來致敬。但千萬不要以為你們還是安全的。我們全都不再安全。來吧，加入我們，要求你的權益、我的權益、你的家人的權益。我在一月二十五日現身，向貪腐說不，向這個政權說不。[11、12]

沿襲突尼西亞的動能，馬伏茲與其他活動份子利用 YouTube、臉書及推特#字標籤 #一月廿五（#jan25）、簡訊及口語散播一月二十五日抗議的信息。事件前十天，預告通知的推文透過#西迪布濟德標籤開始大量湧現，向許多對突尼西亞革命心嚮往之的人散播抗議聲明。[13、14] 利用臉書做出回應的超過八萬人。[15、16]

當天是否會有任何事情發生，我雖然無法確定，但值得預作準備。可惜的是，我認識的埃及人不多。我在突尼西亞旅行期間，倒是結識了幾個突尼西亞部落客，但埃及我只去過一次，十五年前，當背包客。所以，我再次求助於全球之聲社群。第一個跟我接上頭的是一個頭髮濃密的軟體設計師，開羅人，名叫亞拉（Alaa）。

亞拉・亞伯・艾爾法塔（Alaa Abd El-Fattah），在推特上僅以@亞拉（@alaa）知名，出身政治異議家庭。一九八〇年代，父親曾受埃及政府酷刑，成立了該國第一個人權法律中心。[17] 叔父，阿達夫・索伊（Ahdaf Soueif），為暢銷小說家。[18]

我和亞拉的初識是在二〇〇六年初。他和全球之聲之間維持著多種連結，我是從讀他和他妻子曼娜（Manal）共同發行的部落

格開始的。[19] 那年春天，亞拉參加一項抗議，要求埃及成立獨立審判制度，[20] 警察驅散抗議，逮捕亞拉。[21]

全球之聲的社群成員迅速採取行動，[22] 將他被捕的消息散播出去，無遠弗屆，呼籲全世界的部落客大張旗鼓撻伐。一個以爭取亞拉自由為訴求的部落格成立，使我們得以了解最新情況，並對埃及政府施壓，迫使其釋放亞拉。[23] 當時，我尚未開始在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工作，經常活躍於線上，跟部落客討論言論自由權，因此，製作了一個要求釋放亞拉的短片，並透過我自己的多重網絡在線上與人分享。[24]

被捕六個星期之後，亞拉出獄。[25] 線上的運動是否造成影響，我不知道；卻慶幸他毫髮未損。最後，亞拉偕妻子出走南非，過著流亡生活，繼續在遠方奮鬥。數年之後，他來美國，出席紐約一場網際網路會議並發表演講，我這才見到他本人。提起我在線上為爭取他的自由所做的努力，亞拉告訴我，我們的運動有可能使他在獄中關得更久。但他苦笑地加上一句，那的確也可能使他少受了一些刑求的皮肉之苦。

當我開始思考在埃及建立一個消息網絡時，對我來說，以亞拉作為線頭，顯然再理想不過。他熟識部落客及異議份子，他們很多人都會在一月二十五日的第一次抗議活動中露面。我決定追蹤可以讓我接觸到他最密切夥伴的電子足跡：他的推特帳號。

亞拉上推特已經多年，而且建立了一個穩固網群。但我要如何才能知道，他的哪一個網友才值得我監看呢？我採取了一個不同的途徑，找出「他」在跟網的人。[26]

我的運氣不錯，只要是你跟隨過的人，推特呈示出來的清單都是逆時間排列。換句話說，清單最上面的，是你最近才跟過的，最底部的則代表你最早跟過的人。

於是，我點出了亞拉跟隨過的人的清單，並一路往下找去。

使用推特幾年下來，他累積了數以百計的名字。最後，終於到了底部，找到了他在推特上第一個連結上的人。果然不出所料，是他的妻子@曼娜（@Manal）。其他的，我則全都不認識，但合理的推測，這裡面至少有幾個人會和他有密切的聯繫。於是，我檢視了他最早跟過的那十幾個人。從他們的推文及推特經歷來看，多數都和埃及的政治有關，其中有些人還談到預定在一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抗議。我開始查看他們的帳號，然後檢視「他們」在推特跟過的第一批人，因此又找到了更多的活動份子。

很快地，名字堆了起來，包括部落客、活動份子，甚至有過異議經歷的新聞記者。爬梳他們的推文之後，我大略拼出了他們的人格特質，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哪些人是兄弟姊妹，哪些人已婚，哪些人喜歡惡作劇，哪些人滿口粗話，哪些人可以毫不費力地把同一篇推文從阿拉伯文轉換成英文。

有的時候，從他們彼此在線上的對談，可以分辨出他們的關係。有些討論不是過於簡略草率就是過度正經八百；這或許是因為他們並不喜歡彼此。還有一些情況，對話卻是十分隨性，有時候甚至相當親近。有些人照例都會在推文中使用情緒符號，例如 :-) 或 :p，表示彼此之間的某種契合。有些人會玩笑地用英文互譙。每當有人丟出一兩句阿拉伯文，往往都會收到表情符號或簡訊，諸如 LOL（laughing out loud，爆笑）或 LMFAO（laughing my fucking ass off，笑翻了）。埃及人出了名的幽默感，在推特上俯拾皆是。

當然，還有重推。重推是推特上一種很普遍的活動，也就是把別人的推文分享給自己的推友，相當於把一封電子信寄給一群人。如果你留心誰正在重推給誰，就可以感覺得到，那些人就是他們所看重並信任的，換句話說，他們都是潛在的消息來源。

埃及活動份子的網絡在我的腦海裡成形，頗有點像是航空雜

誌封底的飛航地圖。我想像著從這一點到那一點的路徑，然後又回來，然後再和另一點連結。於是，點、線、面於焉形成。在埃及的推特社群中，誰的網絡完備、誰的消息靈通，或者只是人緣好而已，我已經有了眉目。

每一天，我都發現更多的人，於是，我專為埃及擬了一份推特名單。推特容許收集推特帳號——包括朋友、喜歡的運動員、政治人物，諸如此類的——而且可以將之呈現在他們自己的推特時間軸上。這樣一來，我就可以鎖定名單上特定的人，而不需要在整個推特時間軸上整理隨之而來的一大堆雜音。

到了抗議已經爆發時，我的名單上，誰可靠誰不可靠，我還沒能夠讓自己百分之百地放心。但很快就追蹤到了一大票關鍵的活動份子，引導我了解抗議活動的整個過程。在整整十八個不平凡的日子中，我盯著自己的電腦，陪伴著大半個世界，注視著一連串歷史性的事件在一個名叫塔利爾廣場的地方上演。

塔利爾廣場之戰

> 穆巴拉克的暴徒部隊難不成都是騎著駱駝和馬?!他們到底是在搞什麼鬼名堂!?天方夜譚 v 2.0!?
>
> —@litfreak

二月一日，夜晚，開羅的情勢一觸即發。繼一月二十八日第一次集會，警察殺害多名抗議者之後，更大的示威在全國爆發，三天下來，埃及政府使出殺手鐧，關閉網際網路，以免突尼西亞的舊事重演。

反彈出現了。不僅抗議者另尋出路避開封鎖，連無數的老百姓也走出家門，加入鄰居的行列，想要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平常絕不會走上街頭的人，現在也都站了出來。

當數以萬計的抗議群眾為開羅塔利爾廣場的另一個夜晚蓄勢待發時，穆巴拉克發表電視現場演說。儘管他承認抗議群眾是平和的，卻又說他們是被利用。他承諾下台，做到年底任期屆滿。

二月二日凌晨，穆巴拉克的支持者開始在塔利爾廣場外面成群聚集，一群摩托車騎士抵達，高喊：「用鮮血和靈魂，捍衛侯斯尼·穆巴拉克」。

開羅時間，凌晨三點左右，《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可拉斯·克利斯朵夫（Nicholas Kristof）推文描寫現場的緊張情勢。

> RT@尼可克利斯朵夫（@nickkristof）：剛從廣場回來。情勢有點緊張：支持穆巴拉克的群眾橫衝直撞，非常霸道，幾乎要打起來了。[3]
> RT@尼可克利斯朵夫：開槍了，也許是警告。希望不要看到挑釁，親穆巴拉克與反穆巴拉克兩派之間的暴力。[4]

前往尼羅河東岸埃及國營電視台的路上，CNN 的班恩·衛德曼（Ben Wedeman）看到另一群穆巴拉克的支持者企圖挑起對立。

> RT@班恩 CNN（@BenCNN）：滋事者在外頭向電視記者叫囂"khawana! 3umala!"——「叛徒、特工」，當局一月二十五日的策略未變。[5]

第二天早晨，我上線時，開羅時間剛做完下午祈禱，在首批推文中，我看到@尼可克利斯朵夫的來文。

> RT@尼可克利斯朵夫：就我在塔利爾廣場所見，親#穆巴拉克（#Mubarak）群眾搭乘巴士抵達，攜帶大砍刀、帶柄剃刀及棍棒，來勢洶洶。[6]

群眾搭乘巴士來？**大砍刀及棍棒**？顯然有人要放狗咬人。

隨著我在推特上的搜尋，廣場上的情況也成了焦點。馬穆德．沙蘭姆（Mahmoud Salem），國際上頗具聲望的埃及部落客，評估了群眾的數量。

> RT@沙猴（@sandmonkey）：為數上千的親穆巴拉克遊行隊伍正朝塔利爾前進。軍隊撤出。情況不太妙。[7]

穆罕默德．艾爾．達山（Mohamed El Dahshan），作家兼經濟學者，人正處於雙方人馬的對峙之中。

> RT@旅行者W（@TravellerW）：親改革派與親穆巴拉克派在塔利爾形成**恐怖**僵持。[8]
> RT@旅行者W：塔利爾瀰漫恐慌氣氛，穆巴拉克的實力展示威懾廣場。[9]

阿里．賽夫（Ali Seif），正在開羅旅遊的黎巴嫩裔加拿大大學生，碰到一名穆巴拉克的支持者。

RT@部落客賽夫（@BloggerSeif）：親穆巴拉克男子向我借電話，威脅我及這裡的黎巴嫩人，告訴他們，他會攻擊我。[10]

我上半島電視的網站，希望找到現場直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大隊騎馬的男子，有些配戴著警棍與長劍，疾馳於一條通往塔利爾廣場的街道上。

「此間正進行一場激烈的戰鬥。」半島電視一名記者說：「老天作證，我還真的從未看過駱駝大軍呢。」[11]

他是說駱駝？

穆巴拉克的打手部隊正展開騎兵攻勢——儼然中世紀的場景。《天方夜譚》的幻想場景活生生在開羅街頭上演；一般來說，最近的駱駝幾乎在一小時的路程之外，要到吉薩（Giza）才有，在金字塔前等著觀光客騎上牠們拍照，大發觀光財。

珠寶設計師法提瑪．加雷（Fatma Ghaly）覺得這實在太超現實了。

RT@法提瑪加雷（@fatmaghaly）：星期五，我以為我們回到了沒有手機、沒有網際網路的80年代，而今天我們卻回到了有駱駝的1200年代#一月廿五哇！[12]

黎巴嫩裔加拿大人阿里．賽夫描述抗議群眾抵抗攻擊的情形。

RT@部落客賽夫：馬匹遭到四面八方狠踹。打手就是從那鬼地方拿出催淚瓦斯[13]

一個署名@阿拉伯革命（@ArabRevolution）的人呼叫增援。

> @阿拉伯革命：大家都去，到塔利爾去！到塔利爾去！到塔利爾去！到塔利爾去！快！快！這是你們最後的陣地！[14]

我有一整天的會要開，但我根本無法分身去管他們。塔利爾廣場的現場錄影顯示，周邊的街道全籠罩在催淚瓦斯的煙霧中；抗議群眾用沾了醋的破布掩口以減輕化學作用。這會兒，駱駝上換成了劍客。歷史在我們的眼前上演。

開羅時間下午五點。我仍然貼在半島電視的現場直播上。隨著我向推友所做的描述，現場狀況已經從嚴重變成惡化。

> 群眾背後有人向湧入廣場的群眾丟擲石頭#一月廿五[15]
> 半島電視一名記者說，「至少有一百人受傷」。「到目前為止，軍隊都在旁觀，沒有任何作為」。#一月廿五[16]

塔利爾廣場對面的一處屋頂上，一群人連砸帶拆，搗毀部分屋頂，將大量足以致命的建材投向下方的抗議人群。

> 有人從屋頂把大塊的石塊及磚塊丟進抗議人群，人們奪路而走。#一月廿五[17]

大約有二十幾個人在一處屋頂上，抓到什麼東西就往下丟，每秒大約一兩件#一月廿五[18]

然後，一筆推文跳進我的動態時間軸：

滾水從塔利爾周遭的陽台上傾到而下，磚頭落下#一月廿五[19]

黎巴嫩裔加拿大人阿里·賽夫又出現，他的動態時間軸馬上引爆極度恐慌。

RT@部落客賽夫：親穆巴拉克的抗議群眾衝進廣場!!!入口淪陷！OMFG（譯註：罵人的髒話）流血了，老天 啊我的老天[20]

RT@部落客賽夫：尖叫、哭喊、受傷、燒傷，他們會把我們殺死，我發誓，我死定了。啊我的老天! #一月廿五[21]

RT@部落客賽夫：怎麼才跑得出去，誰來告訴我呀！[22]

RT@部落客賽夫：有一個入口淪陷……我的上帝，有人掛了。有人死了……[23]

我繼續盯著錄影現場直播的混亂。抗議群眾組成了一個約四、五人厚的防衛方陣，親穆巴拉克的人馬則用自己的身體當成肉盾，企圖將之沖散。

阿里的推文明白顯示，他的生命正陷入危境。每當他的推文停頓，即使只是幾分鐘，我都擔心最壞的事情發生了；每一則推

文都有可能是他的最後一次。而塔利爾周圍的人數以萬計，他不過其中一個而已。

那一刻彷彿永恆，我屏息以待，阿里的動態時間軸又活了過來。他暫時無事，並且找到了一條朝東北方逃出塔利爾的路線。他的推文聲嘶力竭，十萬火急：

> RT@部落客賽夫：**有人從奧瑪．馬克拉姆**（OMAR MAKRAM，譯註：清真寺名）、塞米拉米（SEMIRAMIS，譯註：大飯店），**然後從尼羅河脫離塔利爾**！#一月廿五[24]

感謝上帝。我怦怦的心跳終於緩慢下來。這是一條相當曲折的路線，順時鐘方向穿越塔利爾周邊外圍好幾個街區才能到達塞米拉米洲際飯店（Intercontinental Semiramis Hotel）。過了飯店就是尼羅河東岸。只要他不沿著河岸向北走，可能就會安全沒事。

接著，他又傳了進來。

> RT@部落客賽夫：我的上帝，不知是誰家的小孩，我有個小孩要照顧，頂多兩歲大，綠色眼睛，說他名叫馬穆德。幫我把這事推一下#一月廿五[25]

一個小孩!?塔利爾廣場附近一帶有好幾萬人，許多人都是攜家帶眷來參加抗議，這會兒只怕都陷在無數武裝打手的圍困之中。

真不知道阿里如何才能連絡上這小孩的父母！至少他推了孩子的特徵，但願塔利爾那邊有人會注意到他的推文，幫助孩子和家人團圓。

但其他困在那裡的人又怎麼樣了呢？

開羅，下午將近五點三十分。再一個小時左右，天就要黑了，戰鬥仍然熾烈。在塔利爾廣場上，抗議群眾挖鑿馬路、人行道、牆壁，尋找任何可以當作武器用來投擲的東西。通往埃及博物館的路上，支持政府的群眾們也在做同樣的事。

半島電視一直設法維持現場錄影直播的運作，我也盡一切努力繼續向我的推友做出報導。

> 廣場中心附近，男男女女都在刨挖路面，當成碎磚防衛自己。#一月廿五[26]

注意力轉移到塔利爾北邊僅數百米的埃及博物館。一整天下來，這兒都是穆巴拉克支持者的主要根據地，這會兒，一大隊從塔利爾來的抗議群眾正試圖把他們逐退。

突然，我聽到一陣爆裂聲。

> 你們聽到了槍聲。搞不清楚是否是在警告。或許是軍隊所為。#一月廿五[27]

但可能不是。埃及軍隊仍然按兵不動，袖手旁觀，也不去保護老百姓。半島電視引述一個軍官的話說：「沒有命令，我們什麼都不會做。」[28] 他們的無所作為等於一張署了名的空白委任狀，好讓穆巴拉克的打手放手鎮壓動亂。

班恩・衛德曼的推文讓人不寒而慄。他對開羅的了解，西方記者中幾乎無人能出其右——他已在那兒居住多年——所以他的話格外有分量。

RT@班恩 CNN：剛從塔利爾逃出來。極度醜陋。這裡面大有文章。天安門第二？難道是穩定了？#埃及 #一月廿五[29]

RT@班恩 CNN：我沒有受傷。困擾？是的。親政府的「示威者」似乎奉命拿媒體當靶子。[30]

半島電視記者所面對的危險或許最嚴重。穆巴拉克政權譴責網路煽風點火；誰知道政府的打手會對他們的記者使出什麼手段？半島電視的兩名記者，薛琳·泰德羅斯（Sherine Tadros）與艾門·摩耶定（Ayman Mohyeldin），用電話口述把他們的推文上傳，這確實比站在大街上打字安全得多。

RT@薛琳 T（@Sherine T）：我人正陷在衝突當中，臉部挨了一記。驚恐非常。石頭在飛。氣氛瘋狂。#埃及 #一月廿五[31]

RT@薛琳 T：我正陷在衝突之中，我的攝影師流血了，此刻極度混亂！#埃及#一月廿五（透過朋友推文）[32]

RT@艾門 M（@Ayman M）：我很好，但基於安全，姿態放得很低。#埃及#一月廿五（透過電話）[33]

不遠處，CNN 的安德森·庫柏（Anderson Cooper）與他的製作團隊遭到了攻擊。

RT@安德森庫柏：在親穆巴拉克的群眾中遭到打手動粗……拳腳相加。不得不走人，現在安全

了。[34]

RT@安德森庫柏：感謝推文關心……我感到疫痛，頭痛，但還好。奈爾（Neil）與瑪麗・安妮擦傷，但也還 OK。謝謝。#一月廿五[35]

西方記者紛紛走避時，阿里・賽夫還繼續在為那學步的孩子提醒人們。之前的推文發出後不到二十分鐘，他發現了另一條脫身路線，往東北方向的艾勃狄恩廣場（Abdeen Square）走。

RT@部落客賽夫：他不知道父母的名字，頂多兩歲……魯西迪（rushdi）叫人們往奧瑪・馬克拉姆跑。[36]

RT@部落客賽夫：這孩子的父母如果死了，願神拯救你們的靈魂，去死吧穆巴拉克。穆巴拉克你是兇手……[37]

RT@部落客賽夫：我們要活下去，必須逃出去，帶著孩子……邊跑邊流血，艾勃狄恩（廣場）在望！[38]

回到塔利爾，英國裔埃及製片人奧瑪・羅伯・漢彌頓（Omar Robert Hamilton）動員其他抗議群眾阻止政府的打手衝進廣場。親穆巴拉克群眾其實並非單純的反制抗議者，而是由政府雇來的打手。最早在線上指出這種情形的，漢彌頓—— @河乾電影（RiverDryFilm）——就是其中之一。

RT@河乾電影：穆巴拉克的支持者被人逮住，搜出身分證件——他們都是安全部隊的成員。#一月

廿五[39]

抗議群眾是在和潛在的滋事份子對抗。

下午六點，開羅時間，太陽剛落。阿里・賽夫帶著學步的孩子隨著一小群朋友繼續逃，希望從他們進來的路線前往塞米拉米大飯店。

RT@部落客賽夫：回頭往穆加瑪（mogama，譯註：塔利爾廣場上的一棟政府建築）走，說我們是迷路的觀光客，孩子是我弟弟，魯西迪會幫助我們。[40]
RT@部落客賽夫：現在剛到了塔利爾外面……廣場現在成了屠宰場，起火了，不知道是哪棟建築。#一月廿五[41]

到處都在打鬥。奧瑪・羅伯・漢彌頓強調。

RT@河乾電影：僵持不再，塔利爾再度成為戰場。#一月廿五[42]

埃及博物館附近，穆巴拉克的打手開始投擲汽油彈。埃及部落客柴諾薇雅（Zeinobia）擔心他們會把博物館燒掉。

RT@柴諾薇雅（@Zeinobia）：穆巴拉克的打手對埃及博物館投擲汽油彈，求求有人救救它。[43]

塔利爾與博物館之間，緊鄰哈迪飯店（Hardee's restaurant），有志工對傷者提供醫療協助。部落客瓦伊爾・阿巴斯（Wael Abbas）向他的許多埃及推友傳話：

> RT@瓦伊爾阿巴斯（@WaelAbbas）：臨時醫療站在塔利爾轉角近哈迪飯店，急需緊急供應#一月廿五[44]
>
> RT@瓦伊爾阿巴斯：急需志工，地點：El Kasr El Eieny 2，組織捐贈品及接收傷患，聯絡 Omneya & Jihan[45]

莫娜・賽夫（Mona Seif），在地癌症實驗室的年輕研究員，在現場醫療站呼求支援。抗議群眾人數處於劣勢，塔利爾快要守不住了。

> RT@莫娜索希（monasosh）：其他地區的每一個人都應該上街抗議！塔利爾的人快要抵擋不住那些暴徒了。[46]

不遠處，開羅記者伊塔爾・艾爾凱特尼（Ethar El Katatny）接獲消息，塔利爾東北方一家在地醫院已經在治療傷患。

> RT@伊塔爾凱末（etharkamel）：德莫達西（Demerdash）的醫師剛告訴我，醫院現正收容塔利爾那邊送過去的嚴重燒傷患者。#一月廿五[47]

當然，這就表示受傷的抗議者已經能夠到達那裡。就目前來

說，如 CNN 特約記者艾恩・李（Ian Lee）所報導，他們的情勢十分嚴重。

RT@艾恩在埃及（@IanInEgypt）：塔利爾廣場現在已經成為反穆巴拉克抗議群眾的堡壘。#一月廿五#埃及[48]

半島電視現場直播，有目擊者打電話進來，描述現場醫療站的情況。她聽起來相當驚恐。傷者數以百計，許多人失去意識。暴徒朝他們丟擲石塊，他們缺乏醫藥。「有人骨折，許多人受傷，我們沒有醫療物資。」[49]

電話結束時，半島電視主持人確認這位目擊者的身分：莫娜・賽夫——@莫娜索希——協助建立臨時醫療站的實驗室研究員。

下午七時，開羅時間。塔利爾漸漸暗了下來。晚禱時間近了，抗議群眾下定決心堅守漫漫長夜，儘管暴力攻擊仍然時有時無。塔利爾與博物館之間的衝突線時近時退。經濟學者穆罕默德・艾爾・達山（Mohamed El Dahshan）目睹了衝突。

RT@旅行者W：我看見——不是報導，是看見——穆巴拉克的人投擲汽油彈，對示威者及商店#埃及#一月廿五[50]

汽油彈顯然是出自對立陣營，這也就是說，是穆巴拉克的支

持者投擲的。奧瑪・羅伯・漢彌頓推文說：

RT@河乾電影：真的愈來愈恐怖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第一線的那些漢子真勇敢。#一月廿五 [51]

數百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奉命不得介入對抗衝突，但有些人已經按耐不住。

部落客瓦伊爾・阿巴斯提供了一個驚悚的故事：

RT@瓦伊爾阿巴斯：目擊者：坦克車長把手槍放進嘴裡自殺，士兵阻止他，痛哭失聲#一月廿五[52]

同一時間，困在塔利爾的人決定堅守。

薩伊德・卡金（Saeed Kazim），一名工程師，署名@水手黎普列（@SailorRipley），懇求大家固守周邊，並撤出所有沒有能力自衛的人，廣場上，困著數以百計——縱使數不及千——攜家帶眷的家庭。

RT@水手黎普列：守住廣場，但把孩子帶出去。保護弱者，強壯的抵抗。守住廣場。[53]

又一次，阿里・賽夫推出最新訊息。他仍然帶著那個與父母走散的男孩。

RT@部落客賽夫：除了擦傷、無法站立、肚子餓、害怕，一切都好。感覺麻痹了，全都一樣。[54]

RT@部落客賽夫：我不會走掉，我是說，一定要

看到他們重新會合，如果孩子的家人不在，我們會帶著他。55

RT@部落客賽夫：他坐在那裡，身邊沒有人。我們不能丟下他。56

大約同一時間，我看到從塔利爾北邊半哩外第一線發出來的推文，其中一人署名莫薩亞伯・艾爾夏米（Mosa'ab Elshamy），埃及人，藥學系學生。他和一群抗議者展開行動，試圖把穆巴拉克支持者驅離塔利爾。穆巴拉克支持者只有自衛的份，但至少有一個人麻煩大了。

RT@莫薩亞伯來勁（@mosaaberizing）：看到一個丟石頭的傢伙，哀求真主原諒他。「因為是他們先打我的。」他說。#一月廿五 57

RT@莫薩亞伯來勁：我們佔領幾處屋頂，從高處往下猛攻，慢慢將他們逐退。#一月廿五58

距離莫薩亞伯幾碼遠的地方，他的朋友塔瑞克・夏勒比（Tarek Shalaby）加入戰鬥。

RT@塔瑞克夏勒比（@TarekShalaby）：在博物館的戰鬥中，我開始跟大夥一起投擲石塊。別無選擇。革命萬歲。#一月廿五59

晚上八點，開羅時間。隨著抗議群眾鞏固了塔利爾周邊的陣

地，愈來愈多敵對陣營的人被他們抓到，一個接著一個，他們報導說，這些被抓的人都帶著政府雇員識別證，吉吉・伊布拉希姆（Gigi Ibrahim）為其中一個被逮捕的傢伙拍了一張照片。

> RT@G廣場 86（@Gsquare86）：我們把那些打手一個一個抓將起來，沒收他們的識別證，上面印著「警察」http://yfrog.com/gyh5vxaaj [60] ⑤

模糊的照片上，一群人圍著一個穿黃 T 恤的傢伙，大概就是那個他們抓到的打手。其中有一個人一邊跟他講話，一邊快步走著。

活動份子把他們抓來的人都集中到廣場邊緣的沙達特地鐵站。在那裡，一個名叫穆斯塔法・阿麥德（Mustafa Ahmed）的人，用阿拉伯文推文說：

> RT@tafatefo：我坐在一個打手身上。[61]

晚上十點三十分。抗議者把埃及博物館旁邊的親穆巴拉克群眾逐退，奮力守住陣線。藥學系學生莫薩亞伯・艾爾夏米正處於高度忙碌狀態。

> RT@莫薩亞伯來勁：博物館附近非常緊張。我們仍然阻擋住他們，但疲倦與傷痛正消耗我們。需要更多的人。[62]

RT@莫薩亞伯來勁：陸軍士兵丟下了塔利爾的坦克車，值得注意。要是我們能夠發動它們多好：）#一月廿五 63

RT@莫薩亞伯來勁：我們倒是發動了一輛卡車，還沒拋錨。真有趣。#一月廿五 64

半島電視的伊凡．希爾（Evan Hill）推文詳細報導混戰情況。

RT@伊凡希爾（@evanchill）：支持穆巴拉克群眾對步步進逼的塔利爾廣場群眾發動數次攻擊，但沒有進展。65

RT@伊凡希爾：博物館的抗議群眾人數似乎超過穆巴拉克的支持者，並用有稜角的金屬盾牌築成一道難以超越的障礙。66

RT@伊凡希爾：塔利爾的抗議群眾打開路障，讓攜帶金屬盾牌的人向親穆巴拉克群眾推進。#一月廿五 67

RT@伊凡希爾：埃及博物館親穆巴拉克群眾逐漸散去。#一月廿五 68

情勢開始逆轉；抗議群眾部署了增援。奧瑪．羅伯特．漢彌頓發出歡呼：

RT@河乾電影：他們推進到了十月六日橋（6th October bridge）！#一月廿五 69

伊凡·希爾補上一句：

> RT@伊凡希爾：塔利爾的抗議群眾齊聲敲擊金屬障礙，慶祝（電影祖魯的盾牌〔Shades of the movie Zulu〕）。#一月廿五 [70]

電影祖魯的盾牌。我還能說什麼呢，只好這樣照著推文了。

> 哇，哇。[71]

隨著每則推文進來，我愈能看清楚現場的情況。縱使收看半島電視，也只看得到戰區的兩個熱點，沿著尼羅河約一哩長。但從塔利爾廣場推文進來的人都有自己不一樣的角度——不過也侷限於每個人眼前的視野，不可能報導整個情況。

我想像自己搭乘著直升機，飛越塔利爾廣場上空鳥瞰戰區，突然間，整個情況在我心裡一目了然——警覺到一種自己在地上可能無法看清的狀況。

晚上十一點，開羅時間。抗議群眾成功地將穆巴拉克支持者逐退至埃及博物館以外地區，戰鬥轉移到塔利爾東北方約一哩處的十月六日橋。這座跨越尼羅河的大橋經由一整套複雜的天橋連接東岸。這時候，每座天橋都變成了一個新的防禦陣地，成為一處攻擊敵人的平台。

藥學系學生莫薩亞伯仍然信心滿滿。

RT@莫薩亞伯來勁：儘管流血加上疼痛，但這裡心比天高，丟擲石頭時還一邊高唱國歌，揮舞旗幟。#一月廿五[72]

回到塔利爾廣場。當武裝的穆巴拉克支持者佔領從廣場輻射出去的街道時，情況又熱了起來。半島電視現場播出的畫面很暗，只有幾盞街燈撒在隱隱約約形色緊張的人影上。

突然，火球照亮天空，有如漫無邊際的煙火墜落到金屬板上。

汽油彈戰鬥開始了。這可是我生平從所未見。

汽油彈在飛；一個剛掉落到一棟建築的圍牆裡。另一枚落在馬路中央。又來了一顆。#一月廿五[73]
人牆，四五個人厚，前排的把汽油彈丟入黑暗中。另一邊有大塊板子做掩蔽。#一月廿五[74]
汽油彈落在一個傢伙面前，他的外套著火了，看來他很快就脫掉了，火還在燒。#一月廿五[75]

多數汽油彈顯然來自支持穆巴拉克那邊，但偶爾也有抗議群眾投擲。一個人衝向前，肩膀拉弓，瓶子飛出去，拉出一溜火苗，然後在抗議者用來當盾牌的屋頂金屬浪板上綻放成火花。有時候，汽油彈還沒丟出去就在手中爆開。想要向抗議者丟瓶子，結果自己被火吞沒，我就看到過兩次。有人活生生地燒自己，電視活生生地現場播出。

一大群人向前推進，有如潮湧，彷彿有人下令一般。伊凡．

希爾描述現場情況。

> RT@伊凡希爾：大驚奇：塔利爾的抗議群眾完全爆發，衝向穆巴拉克的群眾。#一月廿五[76]
> RT@伊凡希爾：穆巴拉克的群眾全面退卻。令人難以置信。圍觀人群開始跑動，障礙移除。[77]

打手的前排立刻潰散，到處都一樣。

回到十月六日橋。莫薩亞伯在慶祝他的隊伍獲勝。

> RT@莫薩亞伯來勁：帥呀！我們把他們從博物館趕走了！像過街老鼠一樣逃之夭夭。#一月廿五[78]
> RT@莫薩亞伯來勁：博物館之戰是今天最艱苦的一戰。花了八個小時，大勝。#一月廿五[79]

但就此結束了嗎？看起來不像。在半島電視，我看到更多的汽油彈在空中飛掠。某些穆巴拉克最囂張的支持者絲毫沒有離開現場的跡象。

> 看起來仍然有一條戰線；看到另一枚汽油彈飛過，又一枚。#一月廿五[80]
> 塔利爾廣場的戰鬥繼續。反對陣營逐漸逼近；每幾秒就有一枚劃過。#一月廿五[81]

半島電視的伊凡・希爾仍然是主要的畫面提供者。

> RT@伊凡希爾：抗議群眾已經在一條新的障礙線

之後集結，仍然在和親穆巴拉克群眾互丟汽油彈。[82]

接下來，我看到亞拉·亞伯·艾爾法塔（Alaa Abd El-Fattah）的一連串推文。埃及異議份子當中，我第一個認識的就是他，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一月二十五日來臨前的那些天裡面，我就是靠他的推文才搞清楚哪些抗議者之間互有聯繫。

亞拉早已經搬到南非居住，但就在戰鬥發生之前回到埃及。今天一整天，都沒有看到他推文。一個經常上推特的人，何況又是線上反抗的主要大將之一，這種情形還真令人擔心。

就在午夜之前，他打破了沉默。

RT@亞拉（@alaa）：我很好。討厭丟石頭，但還是盡自己的力，到目前為止，有一塊好像砸中了目標，但沒有傷到人。#一月廿五[83]
RT@亞拉：塔利爾廣場韌性堅強，守得住，但外圍抗議點的士氣很低。#一月廿五[84]
RT@亞拉：像今天這樣的硬仗，之前沒碰到過。四天的平靜，換來一場震撼。#一月廿五[85]

儘管我應該謹慎小心，要和抗議者保持專業距離，但還是為他鬆了一口氣。

開羅，午夜。有些抗議者已經戰鬥了一整天——穆巴拉克的人也一樣。塔利爾廣場的人數仍然龐大，但親政府的力量卻明顯

削減。是不是因為天黑都去休息了？他們會不會捲土重來？

莫薩亞伯從十月六日橋陣地推來了他的最新狀況。

> 十月橋下面仍有衝突，但他們回家看來只是時間早晚的事了。#一月廿五 86
>
> RT@莫薩亞伯來勁：士兵返回坦克車了（M60，回答想知道的人）現在，博物館後面很安全。#一月廿五 87

相較於開羅的抗議者與新聞記者，我雖然根本算不了什麼，但也需要休息了。令我驚訝的是，有人推文給我，居然只是為我的平安禱告。他們不知道，我遠在現場四千哩之外。

「感謝，但請勿擔心。」我推給其中一人。「現在，我人並不在那裡，但你的禱告會保祐其他新聞記者與埃及人。」88

即使日子忙亂如此，例行的家事還是得維持個基本。離開工作間，我做了晚餐，給孩子洗澡，為女兒讀睡前故事，心裡惦記著，希望塔利爾仍然平安。

> RT@莫薩亞伯來勁：我們在博物館這邊現在有將近一萬人。大家都在防備打手新一波的攻勢。#一月廿五 89

凌晨兩點三十左右，開羅時間。莫薩亞伯突然推文進來，把我以為一切已經沒事的天真想法打了個粉碎。之前九十分鐘累積下來的推文，我想趕進度讀完，但實在太多，才回到半小時之

前，CNN 班恩·衛德曼（Ben Wedeman）的推文跳了出來：

> RT@班恩 CNN：開羅，將近凌晨兩點，衝突在塔利爾已經進行十二個小時。政府的攻擊仍在繼續。穩定？#一月廿五 90

戰鬥仍在繼續，但沒那麼激烈了，可以讓抗議者有點時間反映現場的清況，當中有幾個莫薩亞伯的朋友，阿姆爾·艾爾·貝來帝（Amr El Beleidy）、塔瑞克·夏勒比（Tarek Shalaby）及哈詹·佐尼（Hazem Zohny），全都回到了塔利爾廣場中央。阿姆爾寫道：

> RT@貝來帝（@beleidy）：我這群朋友，三個受傷，一個被石頭打中嘴唇，兩個刮傷，一個被打中頭，汽油彈燒傷手/前臂 91
>
> RT@貝來帝：如果抗議者成功推翻總統，就可以為後繼者樹立一個很好的先例：如果你亂來，我們可以推翻你 92

至於塔瑞克·夏勒比：

> RT@塔瑞克夏勒比（tarekshalaby）：在班西昂·艾爾霍里亞（Bansyon el horreyya）休息時，@哈詹佐尼與@貝來帝去找安全出口（不可能），很快就會回戰場 93

Bansyon el horreyya（班西昂·艾爾霍里亞）意思是「自由汽

車旅觀」，是塔瑞克對塔利爾廣場中央那頂橘灰色小帳篷的暱稱。

哈詹則比較悲觀。

> RT@哈詹佐尼：人民過去幾個星期培養出來的團結正被反對與支持穆巴拉克的兩派衝突撕裂。#一月廿五 [94]
>
> RT@哈詹佐尼：擔心的人都知道，為了多掌幾個月的權，穆巴拉克已經冷血地殺了至少三百人。#一月廿五 [95]

塔利爾東北方，莫薩亞伯一群人正在處理被他們抓到的人。

> RT@莫薩亞伯來勁：在艾德·艾爾梅內姆·雷耶廣場（Abd El Meneim Reyad sq）抓到幾個打手，一陣好打之後，正把他們護送到他們的同伴那兒[96]

困在中間某個地方，半島電視的伊凡·希爾找到片刻的時間，消遣自己的困境。

> RT@伊凡希爾：即使在革命最前線，一個埃及人還拿我開心，說我的埃及話講得很好。[97]

莫娜·賽夫一邊在醫療站工作，一邊繼續推文。

> RT@莫娜索希：有人利用汽車殘骸及廢棄物將自己圍住，建立阻擋推進的障礙。我覺得自己好像

在戰場上做報導。[98]

「妳的確是。」我告訴她。[99]

RT@莫娜索希：我聽見槍聲，靠近博物館。#一月廿五 [100]

凌晨四點，開羅時間。莫娜的推文提醒我，戰鬥往往說來就來。你以為過去了，其實並沒有。莫薩亞伯．艾爾夏米還在第一線，一手智慧型手機，另一手石塊。

RT@莫薩亞伯來勁：成千的打手從橋那邊用汽油彈及石頭攻擊我們，我們防護自己的上半部，保護得很好。#一月廿五 [101]

RT@莫薩亞伯來勁：疲累的／受傷的抗議者離開。不斷有新的人來到十月橋。#一月廿五 [102]

RT@莫薩亞伯來勁：嘆氣的、疲累的打手離開，新的人補充上來。#一月廿五 [103]

戰鬥也在卡斯阿尼爾橋（Qasr al Nil Bridge）繼續，莫娜．賽夫指出。

RT@莫娜索希：橋上打手中有人有槍，從容不迫瞄準，三傷一死，軍隊在干預#一月廿五 [104]

抗議群眾大有進展的情形再度出現，特別是在橋的周圍。莫薩亞伯推文說：

> RT@莫薩亞伯來勁：許多人都在退卻，現在只有少數人還留在橋上，繼續丟汽油彈。#塔利爾 105

伊凡・希爾目睹了衝撞。

> RT@伊凡希爾：反政府的支持群眾從這裡向前推進，把橋佔領了。106

駐開羅記者貝兒・特魯（Bel Trew）在塔利爾東邊一帶，記述了那邊的情況。

> RT@貝兒特魯（@BelTrew）：可證實的報導指出，親穆巴拉克群眾中有人搬出軍火了，這一定是國家批准的。107
> RT@貝兒特魯：聽到許多槍聲——機關槍射擊，市區及廣場都有。非常擔心。#塔利爾#一月廿五#埃及 108
> RT@貝兒特魯：特別擔心的是，聽到機槍多次開火。**真他媽的多**。**真主保祐他們**，拜託真主，拜託。109

失聯六個小時之後，阿里・賽夫再度出現在我的推特上，我以為他會低調一整個晚上，但他的推文呼應了貝兒擔心的事，穆巴拉克真槍實彈上場了。

RT@部落客賽夫：今天晚上我們這邊沒有鄰居守望，人們都躲在家裡。#一月廿五 110

RT@部落客賽夫：到處都是直升機、救護車，你或許想不到，我們去塔利爾的路已經封鎖，他們真槍實彈大開殺戒了#一月廿五 111

CNN 的班恩·衛德曼指出，槍擊整夜都有。

RT@班恩 CNN：塔利爾那邊槍擊愈來愈多，比我們之前聽到的要多。#一月廿五#埃及 112

RT@班恩 CNN：塔利爾的目擊者說，支持民主的人遭到屋頂上的人槍擊，數人死亡。#埃及#一月廿五 113

貝兒·特魯現在格外不安。

RT@貝兒特魯：我覺得人不舒服，需要冷靜下來，又有一個人被穆巴拉克的打手射殺。真槍實彈。#一月廿五 114

莫娜·賽夫仍然在急救站，協助傷患。

RT@莫娜索希：又一輛救護車飛馳而至，載運受傷抗議者#一月廿五 115

RT@莫娜索希：我朋友從第一線打電話給我，又有一個抗議者被射殺，就在她面前#一月廿五 116

RT@莫娜索希：我的兩個朋友證實，又有一個人

被擊中，穿頭而過，死了。朋友哭著叫我#一月廿五 117

突然，我的推特紀事停擺。

停了幾分鐘，我再試。沒用。正當最嚴重的槍擊之夜在塔利爾四周上演之際，我卻沒有東西可以工作。彷彿正在主持一個現場的廣播節目，突然之間卻沒了聲音。我這簡直就是在坐推特的牢。

後來才知道，推特只分給用戶少量配額，其立意則是要打擊垃圾郵件發送者，但這會兒好了，在埃及革命最激烈的一天，卻使我無法進行採訪。毫無疑問，這一晚上我可能已經推了近一千次之多。

我發電子信給凱蒂・史丹頓（Katie Stanton）。她在推特擔任高級主管，我認識她。她立刻提示推特的工程師，並很快給我回了電子信。她說，我的推特仍然會偷懶一小陣子，但我已經是「白名單」，意思是說，我可以暢行無阻地推了。

感謝@凱蒂 S（@KatieS）。

清晨六點，開羅時間。黎明的訊息從東方升起。從塔利爾發出推文的頻率變得較低，也比較不那樣瘋狂。經過武裝打手將近十八個小時的攻擊，抗議者仍然控制著廣場。包圍已經解除，無論就意圖或目的來說，抗議者都大獲全勝。幾個熱點繼續有小衝突，但塔利爾仍然掌握在他們手上。亞拉・亞伯・艾爾法塔回到了那個在線上比較健談的他，試著總結整個歷程，包括他自己整

個晚上存在心裡的疑問。

> RT@亞拉：我不相信革命份子的勇氣與決心。我放棄推文，總認為勝利根本不可能。#一月廿五 118
> RT@亞拉：那可是要在槍林彈雨中衝鋒，要面對真槍實彈的#一月廿五 119
> RT@亞拉：某個階段，發現在我身邊丟石頭的居然是個大學教授，不得不用強力把他拖走#一月廿五 120

半島電視的伊凡·希爾總算撤離第一線，可以好好休息一番。

> RT@伊凡希爾：安全撤退。士兵想要沒收我的相機。我說服他，只要拿掉電池，記憶就會消失。121
> RT@伊凡希爾：很可以這樣說，今天晚上是塔利爾之戰，抗議者獲勝，開羅變天。#一月廿五 122

除了與家人短暫小聚，我幾乎連推了十四個小時，把我主持的採訪提供給我的推特社群。我總共發了多少推文？可靠地說，超過一千四百則。我向凱蒂·史丹頓及她的團隊幫我排除推特通路的障礙致謝：

> 感謝@凱蒂 S 與推特的工程師團隊犧牲睡眠，使我的紀事工作得以恢復進行。#一月廿五 123

我的手麻木，覺得眼睛緊繃，擴及鼻竇，轉動時，角膜刺痛——我可能一整天都沒眨眼。

但我有什麼好抱怨的？坐在家中電腦前面，我做了晚餐，又把孩子在床上安頓好。相較於塔利爾廣場上的任何一個人，我的經歷根本不算什麼。

半島電視重播了他們對莫娜·賽夫的訪問。好幾個小時前我第一次聽到她講話，聲音聽起來有些驚嚇，現在聽到的卻不一樣。是決心、不屑。而這正是目擊現場並向世界做出報導所不可或缺的。

後來我看到一則推文，發自埃及裔的美國評論家@莫娜艾塔哈威（@MonaEltahawy），恭賀莫娜·賽夫在戰鬥中的表現，同時介紹了莫娜的兄弟@亞拉，把我嚇了一跳。

> 我壓根不知道@亞拉與@莫娜索希是兄妹。所以說，今天我們真正看到了一個家庭推特了一場戰鬥。真是不同凡響。124

回到卡斯阿尼爾橋。身處最後一場小衝突中的藥學系學生莫薩亞伯·艾爾夏米，還是把時間一切為二，一邊丟石頭，一邊推文。這小夥子難道不需要睡覺？啊，對了。他還是個大學生。

不一會兒，由於力氣放盡，他的推文開始有點胡鬧了。

> RT@莫薩亞伯來勁：他們一群人看來真的是打煩了，光只會從橋上朝著我們謾罵。說笑的啦……#塔利爾 125
> RT@莫薩亞伯來勁：現在他們只剩下汽油彈和石頭了，而且被這兩樣東西給吸乾了。#一月廿五 126
> RT@莫薩亞伯來勁：我沒騙。我們一群人用他們丟過來的石頭練棒球。棒棒開花。歡樂革命:) 127

儘管腎上腺素混合著一身的疲倦猛竄，莫薩・亞伯暫停反映現場的情況，晨禱的召喚也剛好響起。

RT@莫薩亞伯來勁：開羅日出。灑在塔利爾的鮮血現在看得更清楚了。那裡全都結束了。#一月廿五 128

RT@班恩 CNN：國營的尼羅電視台報導，塔利爾廣場之戰，四死，八二九人傷。傷亡人數預計還會增加。#埃及#一月廿五 129

在開羅新的一天破曉時分，班恩・衛德曼推文報導了最新的傷亡情形。塔利爾廣場除外，博物館與各座橋梁都彷彿沒發生過事情一般。交通流量如常——或說得更精確一點，流量並非如常——商店整理店面準備營業。

但在這片沿著尼羅河東岸長約一哩的地方，戰鬥的殘跡與碎石觸目可見。推翻的車輛，雜亂堆置的金屬板塊，街道滿是一大袋一大袋鑿下來的水泥塊，燒焦的棕櫚樹，成千上萬茫然失神的人，摸不情楚這有如地獄的十八個小時自己是如何活過來的。

過了淩晨一點三十分，華盛頓特區郊區我家，我推文向大家道晚安。

好了，各位，我要打烊了，至少幾個小時。大家都平安，我會在華盛頓特區時間的清晨回來。#一月廿五 130

後來我才發現，我一直都不知道阿里·賽夫與他救助的那個小男孩的狀況。搜遍他的推特動態時間軸，看自己是否漏掉了什麼。對每個跟我在戰鬥過程中共度時光的人，我也不放過，甚至去找整個晚上曾經跟我做過回覆的人，看他們是否說過些什麼。偏偏我自己沒有辦法跟阿里·賽夫通訊，因為他在推特上沒有跟過我。

就在要放棄希望時，我看到了他的推文。就在那裡，一直都在我的前面。

RT@部落客賽夫：想要睡覺，但男孩的父母找他來了。多棒的媽媽和爸爸呀。開羅帥呆了！131

我樂翻了。開羅確實帥呆了。

我知道我的許多推友也擔心那孩子，便又補發了一則推文。

收工之前，最後一件事——@部落客賽夫救助的那個兩歲男孩深夜時候和他家人團聚了。#一月廿五 132

塔利爾的圍攻結束，抗議者守住了陣地。

當太陽升至塔利爾廣場上空，一群活動份子，抗拒著身體的睡眠需要，開始呼口號。

莫薩亞伯．艾爾夏米，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之旅，翻譯了他們的口號：

打倒體制。

推翻總統。

審判總統。

吊死罪犯。

隨著他們的高呼，活動份子的人群愈聚愈多，不斷擴大。

開羅新的一天，也是點燃另一次抗議集會的時候。

人民的要求

抗議活動進入兩個星期，埃及的抗暴碰到了瓶頸。活動份子雖然成功守住了塔利爾廣場，而且能夠吸引群眾，為數上萬甚至數十萬——但政府的立場並未軟化。許多抗議者擔心，穆巴拉克還沒垮台，他們自己倒先瓦解了。

但這一切都只是威爾．戈寧（Wael Ghonim）還沒出現之前的情況。

威爾．戈寧，谷歌的杜拜高階主管，曾祕密協助發起「我們都是卡列．塞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的臉書專頁，革命發生的最初幾天就遭到警察逮捕。被捕前發了最後一則推文：

RT@戈寧（@ghonim）：請為#埃及禱告。非常擔

心，因為政府似乎正在策畫一項對人民不利的戰爭犯罪。我們全都準備赴死就義。#一月廿五[1]

將近兩個星期來，他下落不明，活動份子開始有了最壞的想法。

RT@MMM：請求援助。我的朋友，谷歌的威爾·戈寧@ghonim，#一月廿五失蹤至今。請傳布消息並協助搜尋。[2]
RT@沙猴：暴政！威爾·戈寧仍然失蹤。我們的心與你同在。#一月廿五[3]
RT@柴諾薇亞：混蛋，威爾·戈寧在哪裡？[4]

到了二月七日，有謠言說，戈寧已經獲釋，和抗議份子同志在一起。

RT@拿道夫（@nadaauf）：威爾·戈寧在這裡！威爾·戈寧在這裡！#塔利爾#一月廿五[5]

然而，他最親近的朋友和家人都沒有接到他已經獲釋的確切消息。在他們獲得消息之前，我保持謹慎。

幾個阿拉伯語新聞頻道，包括半島電視及阿爾拉比亞（Alarabiya），都報導他已獲釋。[6]官方證實的說法也一片混亂。

RT@哈比（@habibh）：國務院證實，WSJ 威爾·戈寧已經獲釋。家人仍在等他。[7]
RT@紐時_詹普萊斯頓（@NYT_JenPreston）：我接洽國務院，戈寧的釋放未獲證實。矛盾的報導太

多。[8]

大家都在等待更多的細節之際，我的一個推友憤怒地推文給我，說他不再追隨我了；因為，我談埃及談得太多。沒錯，在突尼西亞革命之前，這根本就不是我談的題目，但現在卻非常重要，不能視而不見。就我看來，問題出在他，而不是我。

> 由於我對埃及做了太多的採訪，剛出現了第一個公開說不再追隨我的推友。抱歉，但我這樣做自有長遠的考量。#一月廿五[9]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則推文也讓我有所思考。在突尼西亞與埃及，事情的變化實在太快，我根本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好好想過，自己究竟還能夠跟多久。說老實話，好幾個星期以來，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那份正職，我反而沒把它當回事；慶幸的是，好像也沒有人注意。如果情形許可的話，我倒是樂得繼續推下去。搞不好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繼續搞下去，事情說不定還不止於突尼西亞或埃及而已。但是不是呢？

就在這時候，我看到一則威爾．戈寧的推文，是由他朋友哈比．哈代德（Habib Haddad）所引述。

> RT@哈比：@戈寧剛推文說「自由這項福祉，值得我們為之而戰，#一月廿五」用力傳播出去!!!![10]

我直接傳訊給哈比，想要知道更多細節。他告訴我，他剛和戈寧的妻子談過。「她和他說過話。」哈比報導：「人很平安，很好，和他父母在一塊兒。」

沒多久，戈寧的新照片開始在推特流傳；他看起來憔悴但還健康。[11] 最重要的或許是，講話看上去很有精神。獲釋的那一晚，他同意接受夢電視（Dream TV）——埃及一家獨立新聞頻道——的訪問。

戈寧在電視露面，吸引了全國的目光。談到抗議者的死難，他情緒激動，忍不住哭了出來，說他們才是革命的真英雄。

突尼西亞革命期間幫過我大忙的納瑟·威達迪（Nasser Weddady），抓出了戈寧受訪的幾個重點。

> RT@威達迪：這次訪談無異是對穆巴拉克投下了一顆感情的氫彈。#一月廿五 [12]
> RT@威達迪：節目主持人打出慘遭當局屠殺的年輕抗議者的照片時，威爾·戈寧淚水奪眶而出。#一月廿五 [13]
> RT@威達迪：威爾·戈寧向死難者的母親致歉，說那是政府的錯。大家走出去#一月廿五 [14]

就我來說，訪談的影響非常清楚。

> 埃及政府不願意見到戈寧扮演#一月廿五的領袖，現在，他們大概知道了，成就他成為領袖的，正是他們自己。[15]

CNN 的班恩·衛德曼事後才在開羅看到這項訪談。

> RT@班恩 CNN：威爾·戈寧在夢電視的訪問：天搖地動。#一月廿五#埃及#塔利爾 [16]

戈寧強而有力的電視訪問為抗議者注入了新的能量。推特與臉書要求埃及人民回到街頭的呼籲鋪天蓋地。儘管沒有一個人敢宣稱自己是抗暴領袖，但在媒體的眼裡，戈寧已經是不二人選。

第二天，威爾．戈寧將前往塔利爾廣場的消息不逕而走。為了要聽他的演講，數十萬群走出了家門。

> RT@戈寧：塔利爾廣場遭到了封鎖。我們正想辦法前往。埃及人正在創造歷史。#一月廿五 17

CNN 的伊凡．華森（Ivan Watson）與班恩．衛德曼估計了群眾的人數。

> RT@伊凡 CNN：今天，塔利爾廣場的群眾龐大無比，前所未見，擠得滿滿的，從北邊這一頭一直延伸到埃及博物館。#埃及 18
> MT@班恩 CNN：許多人今天是第一次到塔利爾來，為什麼？理由：好奇，戈寧的訪談。不想待在家裡。#一月廿五 19

各色各樣人等全都走了出來。抗議者重新取得了主動。奧瑪．羅伯特．漢彌頓、藥學系學生莫薩亞伯．艾爾夏米及經濟學者穆罕默德．艾爾．達山異口同聲說。

> RT@河乾電影：從雷朋（Ray Bans）到保妥適

（Botox）到凡賽斯（Versace）面紗到尼卡（niqab）（譯註：以上皆商品品牌），塔利爾一視同仁。#一月廿五#埃及[20]

RT@莫薩亞伯來勁：聽到有人講電話：「國家電視台說我們是五千人？可能排隊上廁所的人都不止，親愛的」[21]

RT@旅行者W：昨天覺得#塔利爾才在備戰，今天真正感覺到我們已經獲勝。#埃及#一月廿五[22]

革命重新獲得了活力。總統穆巴拉克別無選擇，只有向全國發表演說一途。

第二天，二月十日，埃及軍方領袖發表一項聲明，名為《第一號公報》（*Communiqué Number One*）——通常以政變發生地區作為代號。許多人都猜，聲明將要宣布穆巴拉克下台，但事與願違。聲明指出，一個核心的軍官團體，亦即所謂的最高軍事委員會（the Supreme Council of the Armed Forces, SCAF）已在開會，並將繼續開會，研究保全埃及與人民之道。[23]

數小時之後，消息傳來，說穆巴拉克將向全國發表演說。對塔利爾廣場數十萬的群眾——當然也包括遠遠觀望的數以百萬計人民——來說，這準會是下台演說沒錯。

政治活動份子拉米・雅庫柏（Ramy Yaacoub）與馬穆德・沙蘭姆（Mahmoud Salem，@SandMonkey）幾乎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動。

RT@拉米雅庫柏：致線上W（OnPhoneW）／難以置信　@沙猴：「……嗨，哥兒們……一切都要成真了」#埃及#一月廿五[24]

在美國，《福斯新聞》報導，侯斯尼·穆巴拉克辭職辭定了。

RT@福斯新聞（foxnews）：《福斯新聞》證實，穆巴拉克即將下台，權力轉移聯合軍事委員會#一月廿五[25]

納瑟·威達迪從他所接觸的消息人士聽到同樣的報導。

RT@威達迪：同樣地，我的消息來源告訴我，侯斯尼將在二十四小時內去職#一月廿五。六小時之前做成的決定。[26]

「我們等著瞧吧。」我回覆他。[27]我不做任何評論，等聽到了穆巴拉克講話再說。

當穆巴拉克的談話終於在開羅深夜時分播出時，我剛好在《紐約時報》總社與另外幾名新聞記者參加一項小組座談。由於時間的延遲，沒有人知道他發表演講的確切時間，所以，在座談當中，我們盡量監看推特及其他新聞網站。當穆巴拉克突然出現在電視上時，一切都暫停下來；我把原來自己坐的那張社長椅子當成了臨時桌子，跪在地上，以便能夠現場推文得知穆巴拉克的談話。

穆巴拉克講演的第一部分，聽起來像是辭職的引言。

穆巴拉克：你們的要求是合法的、正當的。[28]

穆巴拉克：任何政權都可能犯錯，但重要的是承認錯誤，並處罰該負責任的人。[29]

但當他一講開，口氣就開始變了。那絕不是辭職演說。

穆巴拉克：我無法也不會接受體制外的命令，無論其來源為何[30]

穆巴拉克：我一字一句地明白宣布，我將不再競選連任。[31]

穆巴拉克：……到九月份，經過公平、自由的選舉，交出權力[32]

穆巴拉克：將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以及兩個由獨立、透明的法學家與法律專業人士組成的委員會[33]

穆巴拉克：我將交出託付與旗幟，埃及永在，無論我生我死，它是我家鄉。[34]

穆巴拉克：我不會與這塊土地分開並將葬身於此。[35]

透過電視，我看到塔利爾廣場上千千萬萬的人把鞋子高高舉起，以示對總統的輕蔑，有的人甚至脫下腳上穿的東西，投向巨大的放映螢幕。

RT@蘇丹艾爾卡塞米（SultanAlQassemi）：哇，半島電視正在播出塔利爾廣場上的憤怒抗議者，大家都怒不可遏，快要抓狂了。[36]

RT@河乾電影：真他媽的痛心疾首。#埃及#一月廿五 [37]

RT@沙猴：街上的人全都瘋了，我們要去加入他們。#一月廿五 [38]

對已經精疲力竭的開羅抗議者來說，這可能是最痛苦的一刻。推特復推特，任誰都可以嗅到他們的恐懼與厭惡。看來穆巴拉克是不會走了，真要把他推翻，那還非得要拚了命才行。誠如埃及科學記者娜蒂亞·艾爾－厄瓦第（Nadia El-Awady）的推文所說：「大家心裡都明白，明天將會有一場浴血大戰。」[39]

二月十一日，星期五。我在紐約一家旅館，中午之前要辦好出境。我看到的第一筆推文是媒體評論員傑夫·賈維斯（Jeff Jarvis）發的。

RT@傑夫賈維斯：致@a卡文：這是你的鬧鐘 [40]

「我起來了，起來了……」我寫回去。[41]

在開羅，群眾已經累積多達數十萬人，塔利爾廣場擠得水洩不通，抗議者不得不向其他地方擴散，包括塔利爾北邊約一哩處馬斯伯洛（Maspero）大樓，知名的國營電視大樓。

RT@河乾電影：國營電視大樓外面很快就塞滿了，鐵絲網看起來像紙糊的#埃及#一月廿五 [42]

RT@莫薩亞伯來勁：架設在國營電視台的路障完

全封閉，但在推擠下已經開始鬆動。好幾千人加了進來。#一月廿五#馬斯伯洛（Maspero）43
RT@班恩cnn：國家電視台外面大量群眾聚集……約千餘人，繼續增加中。#塔利爾#埃及#一月廿五44
RT@莫娜索希：國營電視前面，人山人海，轉發@即時影像（justimage）：陸軍將領在外面與抗議群眾一同呼叫揮拳。#一月廿五 45

娜蒂亞·艾爾－厄瓦第及馬穆德·沙蘭姆都在塔利爾東北方六哩處的海里歐波利斯（Heliopolis）大飯店附近，距穆巴拉克的官邸不遠。

RT@娜蒂亞E：軍隊按兵不動，為數上千，聚集總統府。這情況如果維持不變，我向他們致敬#一月廿五#埃及 46
RT@沙猴：人們平和卻憤怒。這情形還蠻有趣的。#一月廿五 47

社會主義活動份子吉吉·伊布拉希姆上傳一張照片，但見塔利爾人潮洶湧。

RT@G廣場 86：聽到成千上萬的人齊聲怒吼「下台下台，侯斯尼·穆巴拉克」，我不禁熱淚盈眶#塔利爾 http://yfrog.com/h3q53baj 48

勞工活動份子霍沙姆·哈馬拉威（Hossam Hamalawy）說，抗議群眾試圖擾亂盤旋廣場上空的直升機。

RT@3阿拉巴威（@3arabawy）：抗議者在塔利爾高高放起風箏，企圖擾亂直升機:D #一月廿五 49

莫娜・賽夫強調，抗議的隊伍在全市形成。

RT@莫娜索希：驚人！市區裡面到處都可以看到三三兩兩高舉反穆巴拉克標語的人群。一個月前，這根本就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50

同時，威爾・戈寧以他新形成的影響力，用推文發了一封公開信給穆巴拉克。

RT@戈寧：親愛的穆巴拉克總統，你的尊嚴已經不再重要，埃及人的鮮血才重要。現在，請離開這個國家。#一月廿五 51

美國這邊，納瑟・威達迪在 CNN 上談到穆巴拉克與抗議者之間的僵局。

納瑟@威達迪在 CNN：推特與臉書已經成為埃及現場群眾的新聞通訊社。#一月廿五 52

@威達迪在 CNN：我的名字納瑟就是從哈默爾・阿卜杜勒・納瑟（Gamel abdel Nasser）來的，這個政權他正是始作俑者，結果證明徹底失敗。#一月廿五 53

埃及部落客@柴諾薇亞收看國家電視，推文說，政府即將發表另一項聲明。54 在旅館房間裡，我忙得不可開交，一邊盯著時鐘看。

> 但願聲明可以在六十五分鐘之內發表，到時候就得退房，要不然又得到車上去弄了#一月廿五。55
> 同時收聽 CNN 和半島，好在我有兩隻耳朵，要是有三隻就更棒了。#一月廿五#呼叫莫洛博士（#callingDrMoreau）（譯註：英國作家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作品《莫洛博士的島》之角色）56

旅館的電視轉播埃及國營電視的現場。侯斯尼·穆巴拉克最近任命的副總統奧瑪·蘇雷曼（Omar Suleiman）發表一篇簡短聲明，短到我可以整個翻譯出來。

> 重大消息！蘇雷曼：穆巴拉克決定辭去總統職務，國家政務由最高委員會接手。57

我一讀再讀，不太敢相信剛才所發生的事，但千真萬確：穆巴拉克辭職了。

電視轉到塔利爾現場。現場完全失控。

> 塔利爾廣場的群眾欣喜若狂# 一月廿五 58

我的推友，許多在開羅，全都目瞪口呆。

> RT@莫薩亞伯來勁：**真的發生了?!**59

RT@莫娜艾塔哈威：他走了嗎??當真?滾蛋了，穆巴拉克！政權也可以跟著一起滾蛋了！#埃及!#一月廿五[60]

RT@莫娜索希：媽的！老百姓全瘋了，奔走呼喊，穆巴拉克下台了#一月廿五[61]

RT@埃及人做主（Egyptocracy）：煙火、彩紙與國歌，此起彼落，總統府。#埃及 #一月廿五[62]

RT@娜蒂亞E：總統府在哭泣！他下台了！[63]

RT@旅行者W：埃及、中東，世界將不再一樣，從塔利爾廣場——恭喜，自由埃及！#一月廿五[64]

RT@蘇丹艾爾卡薩米：令人難以置信。埃及真的做到了。[65]

部落客@柴諾薇亞充滿了感情。

RT@柴諾薇亞：侯斯尼．穆巴拉克已經下台!!你們聽到我了嗎，世界、人民!!? #埃及#一月廿五[66]

RT@柴諾薇亞：我們有一個前總統了。[67]

莫薩亞伯．艾爾夏米，塔利爾廣場之戰中奮勇抵抗汽油彈的藥學系學生，說得言之有物。

RT@莫薩亞伯來勁：淚滿塔利爾！[68]

RT@莫薩亞伯來勁：不可忘記三百多名為實現此一時刻而犧牲的烈士。#一月廿五的真英雄。[69]

同一時間，莫娜．賽夫沉浸於當下。

RT@莫娜索希：人們高喊「革命萬歲」，我們終於把他趕走了。#一月廿五 70

RT@莫娜索希：碰到一個男子，指著我說，埃及的微笑。我愛死了這個國家#一月廿五 71

RT@莫娜索希：今天我們實踐了對死者的承諾#一月廿五#卡列賽德 72

在杜拜，不屈不撓的推客蘇丹・阿爾・卡賽米（Sultan Al Qassemi）恭賀革命者。

RT@蘇丹阿爾卡賽米：八千五百萬阿拉伯人擺脫了為期三十年的專制統治，其為人類偉大的歷史時刻，當之無愧。73

RT@蘇丹阿爾卡賽米：謹此向埃及人民致上最大的祝福，你們都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一月廿五 74

RT@：蘇丹阿爾卡賽米：謹以此獻給卡列・賽德及無數喪命於此一專制屠夫手中的犧牲者。75

莎拉・納奎（Sarah Naguib）則為這個日子提出了最好的建議。

RT@莎拉納奎（Sarahngb）：全世界的埃及人，丟開你們的電腦，走出去慶祝去！#埃及#一月廿五 76

在旅館裡，我不斷擊鍵回推給好幾十個人，都是過去十八天來我所認識的；他們為自己驚人的成就表達自豪，不敢相信自己居然能夠推翻穆巴拉克，更不敢相信不到三個星期就做到了。

我不禁想到那個代表埃及的阿拉伯文字眼——Masr——於是

推文道：

> 不同凡響。絕對的不同凡響。The students become the Masr.#一月廿五 [77]

我放鬆地向後一靠，遙望遠方的歡慶，開始沉思抗議者所締造的成就。十八天來，無數人堅守著塔利爾廣場，好幾百人喪生，達成了他們的初步目標：推翻穆巴拉克。沒錯，所有這一切，我只是一個遙遠的目擊者，區區一個目擊者而已，但卻為之感動不已：

> 突尼西亞革命花了四個星期。埃及：十七天。誰會是下一個？要花多少時間？#一月廿五 [78]
>
> 在某個地方，卡列．賽德正在微笑。還有穆罕默德．包亞齊齊。還有馬丁．路德．金恩，也都為此而微笑吧。#一月廿五 [79]
>
> 沒錯，在#一月廿五，社群媒體有其貢獻，但千萬別說這是一場推特或臉書革命，它是屬於抗議者與死難者的。[80]
>
> 「兄弟姊妹們，你們不要哭泣／美好時光漸漸來臨／法老的軍隊已潰散／啊，瑪莉，不要哭泣」#一月廿五 [81]

還有，在某個地方，一個不知名人士在推特上冒名穆巴拉克的帳號推文道：

> RT@侯斯尼穆巴拉克：歡迎各位。#埃及#一月廿

五[82]

第二天早晨，睡到很晚。起來一看推特，事情有些不一樣了。名字雖然都沒變，但許多大頭照卻都不熟悉。但我很快就明白，在十八天的革命當中，許多抗議者都採用精神象徵——埃及國旗、高舉的拳頭等等——作為自己的大頭照。如今，這些象徵都拿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異其趣的東西：個人的肖像。

我這還第一次看到他們的長相，個個年輕，個個帥氣。如今他們都安全了，安全到可以用真面目示人了。看到他們，真有隔世之感。

發展受挫

埃及好景不常。穆巴拉克辭職之後，最高軍事委員會接管國家，慢條斯理地籌備選舉。絕大部分抗議者回家——回到學校，回到工作。但塔利爾廣場並沒有淨空，一群核心的活動份子打算留下來，直到所有的革命目標達成為止，其中包括政權轉移民主選舉政府。

這些活動份子不信任最高軍事委員會。軍方大量逮捕抗議者，並以軍法起訴，徒然升高了緊張。到了四月的第二個星期五，活動份子在塔利爾廣場舉行一場群眾大會，抗議最高軍事委員會政權轉移計畫的遲緩。有些人聲稱，他們將抗議到底，直至穆巴拉克交付審判為止。抗議者與一般民眾之間開始出現摩擦。許多埃及人心裡想的，無非是大家都回家去，給最高軍事委員會

足夠的時間去完成政權轉移。

五月十五日，穆巴拉克垮台後三個月，抗議者大規模紀念納克巴日（Nakba Day）。阿拉伯文 Nakba，意思是「災難」，指的是以色列宣布獨立後導致無數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當天，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活動份子都準備出來向以色列抗議。

一點都不值得驚訝，我知道，開羅也會有人參加納克巴紀念日活動，一場在以色列大使館——位於市中心南邊郊區吉薩（Giza）——前的集會。有些人負責抗議文宣，有些人則直接參與。[2] 莫薩亞伯・艾爾夏米與吉吉・伊布拉希姆都是當天最多產的推客。

> RT@莫薩亞伯來勁：前往以色列大使館抗議途中，覺得不怎麼來勁，但也還好……[3]
>
> RT@G廣場 86：參加開羅的納克巴日，正遊行前往以色列大使館，從尼羅河渡船頭出發。[4]

起初，抗議者獲准在大使館前辦活動，但隨著時間過去，鎮暴警察中央安全部隊來到現場。這一來可就火上添油了。

> RT@莫薩亞伯來勁：大批中央安全部隊的人馬剛抵達大使館，遭到群眾憤怒嗆聲。[5]

鎮暴警察開始向群眾發射催淚瓦斯。

> RT@莫薩亞伯來勁：抗議人群散布在橋上，人數無法估計，但數量之大足以吸引街上的攤販及他們的攤車。[6]

RT@G廣場 86：開羅以色列大使館前面的群眾很平和，對大使館什麼也沒做，他們幹嘛發射催淚瓦斯並對空鳴槍？[7]

RT@3 阿拉巴威：狗屎真是狗屎催淚瓦斯有如雨下。[8]

有些憤怒的抗議者開始反擊，有些人則在街上點火。鎮暴警察開槍回擊，導致多人受傷。埃及學者諾拉・夏勒比忙得不可開交。

RT@諾拉夏勒比（@norashalaby）：催淚瓦斯不斷，主要朝著穆拉德街發射。[9]

RT@諾拉夏勒比：他媽的，聞這狗屎味聞得有夠久！[10]

RT@諾拉夏勒比：空中有巨大的槍響，不確定發射的是什麼[11]

吉吉・伊布拉希姆試圖跟一個警察說道理。

RT@G廣場 86：我跟一個朝抗議者開槍的警官說，為什麼!!!難道他們不是我們的兄弟姊妹[12]

RT@G廣場 86：整個空氣中瀰漫著催淚瓦斯……我們根本無法呼吸。[13]

儘管置身喧鬧，莫薩亞伯・艾爾夏米卻維持冷靜。依我想，相較於他在塔利爾廣場所經歷的場面，這根本算不了什麼吧。

RT@莫薩亞伯來勁：典型的驅退把戲在這裡上演，不知道搞到什麼程度，但抗議者有足夠的韌性對抗警察暴力。[14]

RT@莫薩亞伯來勁：抗議者宣稱，他們現在唯一的要求就是把大使館外面的以色列旗幟降下來。高喊「和平」。[15]

就在她家的附近，科學記者娜蒂亞・艾爾－厄瓦第（Nadia El-Awady）感覺到了革命的矛盾，令她十分苦惱。

RT@娜蒂亞E：我兒子的學校就在以色列大使館三條街之外，他明天要期末考了，我該怎麼辦才好？？[16]

RT@娜蒂亞E：我心裡很不安——說真的——對於埃及的未來。[17]

RT@娜蒂亞E：埃及軍警殺抗議者真是錯上加錯[18]

RT@娜蒂亞E：世上最可怕的事情，莫過於你的國家陷入混亂時，你就坐在第一排[19]

活動份子莫斯塔法・霍森（Mostafa Hossein，@moftasa）注意到了一些和一月二十八日——革命期間暴力鎮壓最劇烈的一天——頗為相同的地方，但心裡卻不免懷疑，他們抗議的動機是否變了。

RT@莫斯塔法sa：沒錯，和二十八日一樣，每個人又推文起來……但我們所熱望的卻不是血腥的催淚瓦斯，而是腎上腺素。[20]

塔瑞克·夏勒比，諾拉的哥哥，已經出城，但一獲悉以色列大使館周遭的動亂，立刻就跳了進來。

> RT@塔瑞克夏勒比：剛抵達開羅，直奔吉薩……[21]
> RT@塔瑞克夏勒比：終於抵達四季飯店，停好車。催淚瓦斯的氣味——把我帶了回來[22]
> RT@塔瑞克夏勒比：碰到一群年輕人（醫科學生志工），給我們棉花塞鼻子防催淚瓦斯。[23]

離塔瑞克不遠，莫薩亞伯拍攝著抗議者調頭向大使館推進的照片。

⑥

> RT@莫薩亞伯來勁：抗議群眾集合向大使館推進 http://twitpic.com/4y7v3f [24]
> RT@莫薩亞伯來勁：大使館附近一些街道的燈已經切斷。催淚瓦斯更多。[25]

塔瑞克終於和莫薩亞伯會合，開始把現場錄影傳上手機，敘述示威遊行的場面。情況依然極端緊張。

⑦

> RT@塔瑞克夏勒比：以色列大使館，吉薩——**現場直播**，請上 http://bambuser. com/v/1658990 [26]
> RT@塔瑞克夏勒比：我前面有幾個年輕人倒了下去，可能是呼吸問題……[27]

抗議人群奮力聚成一塊，每次向前，都被警方驅退。完全遭到驅散可能只是時間問題了。

突然間，塔瑞克推文進來：

> RT@塔瑞克夏勒比：狗屎，我們遭到了埋伏！軍隊從另一邊過來，往巷子裡去……[28]

然後，沒了下文。

塔瑞克的下場如何，吉吉·伊布拉希姆是第一個開始擔心的人。

> RT@G廣場 86：塔瑞克還好嗎……他正在推文，現在手機斷訊了。[29]

我也擔心。就跟莫薩亞伯一樣，在塔利爾之戰中，塔瑞克總是衝在第一線。現在他們倆顯然遭到了鎮暴警察的伏擊。

幾分鐘之後，我鬆了一口氣，塔瑞克的大頭照出現在我的推特動態時間軸上，包括一則自動訊息：

⑧

> RT@塔瑞克夏勒比：以色列大使館，吉薩——催淚瓦斯——現場，請上 http://bambuser.com/v/1659053 [30]

這是塔瑞克每次用手機發出新視訊時所用的簡訊，我立刻點擊連線，馬上聽到吼叫與槍聲。我的推特粉絲應該會要看這一幕。

打開，**現在**。回推@塔瑞克夏勒比：以色列大使館，吉薩——催淚瓦斯——現場直播 http://bit.ly/mI1sb6 [31]

視訊品質非常差。乍看似乎是有幾個人被壓制在地上。我看到路面的閃光，然後是汽車的底部。我無法確定塔瑞克是躲了起來，還是被人摺倒在車旁的地上。

另一個也在看視訊直播的是葉門裔美國人拉杰·艾爾泰巴尼（Raja Althaibani），人在葉門首都沙那。

RT@拉杰艾爾泰巴尼（@RajaAlthaibani）：**塔瑞克，我聽到槍聲！留在汽車底下！不要動！**致@塔瑞克夏勒比#**埃及**#開羅#**以色列** [32]

RT@拉杰艾爾泰巴尼：塔瑞克，你好嗎？我正在看你的現場直播！繼續趴低躲好，等他們走！[33]

我請求我的推友幫忙解讀塔瑞克的情況到底如何。

幫幫忙，上視訊直播看看，做同步翻譯，**拜託**！http://bit.ly/mI1sb6 [34]

※網址參見 P.115⑧

視訊直播繼續，塔瑞克仍然傍著汽車臥在地上。突然，就在他的左邊，我看到地上另一個人，彷彿要匍匐前進。我幾乎可以確定，那人不是莫薩亞伯。一個朦朧的身形站在他上面，吼著下達命令。

看來那個趴著的人已經被捕，塔瑞克似乎也不太可能藏到車子底下。兩個人靠得太近，不可能不被警察發現。塔瑞克，還有

那個有可能是莫薩亞伯的人，看來都被撂倒了，但警察並不知道他的手機還在現場直播視訊。

過了一會兒，我聽到喃喃低語，我相信那是塔瑞克想要跟我們聯繫。他正在視訊直播自己的被捕。我不禁恨自己不會講埃及阿拉伯語。

一名警察把塔瑞克前面的男子從地上拉起來帶走。突然，塔瑞克的手機滾動失焦，然後黑掉，但音響還開著。我十分確定，我聽到有人說「相機」一詞。

除了黑暗，什麼也沒有。音響有點聽不清楚，但還是可以聽到爭辯、吼叫——然後，一聲震耳欲聾的槍響。[35]

沒事，這是在警告。#埃及 [36]

有人大吼下達更多的命令，別的警察則對其他被捕的人又吼又叫。更多的槍聲，然後是扭打的聲音。我聽到摩擦聲，彷彿是手機的擴音器在布料上摩擦。又有人開槍。

突然之間槍擊停止，現在我聽到的是音樂鈴。手機響？老天爺，塔瑞克，你好嗎？#埃及 [37]

直播仍然繼續了幾分鐘，然後停掉。

現場直播掛了，啊，上帝。#埃及 [38]
我認為我們剛才聽到的是莫薩亞伯與塔瑞克被捕。不能確定是不是，但他們沒聲音了。[39]

塔瑞克的妹妹諾拉．夏勒比問，有誰知道情況到底如何。

RT@諾拉夏勒比：我認為塔瑞克被軍方困住了，而手機則是在他口袋裡視訊直播。有人在附近嗎？[40]

我寫回去：

致@諾拉夏勒比 他的視訊已經掛了。至於情況，我可以試著摸索看看。#埃及[41]

莫娜・賽夫同樣擔心：

RT@莫娜索希：從莫薩亞伯的推文看來，軍方已經鎮壓並逮捕抗議者!!!!有人在嗎？[42]

我回覆莫娜，還有諾拉與吉吉・伊布拉希姆。

致@莫娜索希 @諾拉夏勒比 @G廣場86 這裡有現場直播。有槍擊、很多叫喊，不懂阿拉伯文。http://bit.ly/ kJVE3c[43]

※網址參見P.115⑧

這時候，我的許多推友都回頭檢視了視訊，並將言詞翻譯出來。

RT@阿姆爾阿爾柴因（AmrAlzain）：致@a卡文 聲音是說「站起來，雙手放到頭後面」[44]
RT@最後的阿拉伯人（Lastarabianman）：致@a卡文 似乎是一個警官或軍官說，把那些兔崽子集

合起來……跪下……聽話……[45]

RT@帕辛特（Pacinthe）：致@a卡文　在那之前，命令說，跪下，排成行，聽命令……[46]

RT@拉杰艾爾泰巴尼（RajaAlthaibani）：致@a卡文　士兵：「站起來！聽我命令！」[47]

一個我不認識，署名@ysalah的人，推文進來最為詳盡的對話細節。

RT@y賽拉（@ysalah）：致@a卡文　他剛說「為什麼還有人向上看？」意思是叫他們把頭低下[48]

RT@y賽拉：致@a卡文　你所聽到的話，都是他們在辱罵抗議者……[49]

RT@y賽拉：致@a卡文　更多的辱罵，遠處的吼叫——「我剛好要回家路過」——吼叫——他們開始走了——「向前看！」——走，安靜[50]

RT@y賽拉：致@a卡文　「這狗崽子以為他能解放巴勒斯坦」[51]

RT@y賽拉：致@a卡文　喧鬧「給我乖一點」——「長官，我在一家飯店上班」——「那你跑來這裡幹麼？」——「我在飯店上班，剛好要回家路過[52]

RT@y賽拉：致@a卡文　塔瑞克：我們被軍隊圍住。「雙手放到頭後面，單腿跪下！」開槍「照我說的做！」「起來！」開槍「站起來」「滾回去」[53]

注意現場視訊時，另一個化名@mxbw 的人說了些我完全摸不著頭腦的話。

> RT@mxbw：致@a卡文　哈，音樂鈴是超級瑪莉主題曲 54

「唉呀」，我回覆他，忍不住笑自己。「我太緊張了，完全沒有聽出來。」55

一再審視這則視訊，希望能夠看出些端倪。@mxbw 既然提到了它，我認為，我們會聽到那麼大的音樂鈴聲，這中間一定有些什麼東西。我懷疑是塔瑞克的手機——他的手機不可能在直播的同時發出鈴聲——因此，它一定非常靠近另外一支手機。但是誰的手機呢？

啊哈！

> 再聽一次，我覺得塔瑞克的手機是在一名安全軍官的口袋裡！這可能就是我們聽得到手機鈴聲、手機震動的原因。56

抓人的軍官遜到不知道塔瑞克在視訊直播，因此連查都沒查一下就把手機放進了自己的口袋。還真多虧了他，全世界的人都目睹了塔瑞克的被捕。

當天晚上，莫薩亞伯與塔瑞克的兄弟推文報導了他們的現況。

@亞伯黛樂艾爾夏米（@abdallahelshamy）：我哥哥莫薩亞伯剛用手機打給我，說他被扣留在一輛中央安全部隊的卡車上，在 Modyryet Amn ElGiza 前面 57

RT@諾拉夏勒比：證實了。現場的朋友來電說，塔瑞克已被軍方逮捕 58

我回頭去看莫薩亞伯最近的推文。他仍然維持著幽默感，即使被捕之前亦然。

甚至被追趕也很好玩，RT@莫薩亞伯來勁：我在一棵樹底下推文，一坨鳥屎正好落在手機螢幕上，不知是什麼兆頭？59

莎拉・納奎（Sarah Naguib）回答：

RT@莎拉納奎：致@a卡文　@莫薩亞伯來勁：（我告訴他，那表示他該回家了。準備要離開了。60

抗議者遭到驅散之後，混戰情況緩和下來。半島電視英語製作人亞當・梅克里（Adam Makary）報導，至少一百二十人受傷。61《星期時報》（Sunday Times）通訊記者海勒・傑柏（Hala Jaber）發表了一段嚴峻的評估：

RT@海勒傑柏：#埃及　事情的最新一個回合極端不利，有可能導致更大的麻煩。今天的情形看不

到革命期間的團結[62]

馬穆德・沙蘭姆總結了活動份子的心情。

RT@沙猴：真他媽一團糟……真他媽一團糟……
真他媽一團糟……[63]

塔瑞克與莫薩亞伯算是幸運的。塔瑞克的妹妹第二天獲准探視，說他們都平安無恙。朋友與支持者在塔利爾廣場集會，要求釋放他們。[64] 數天之後，他們分別到軍事法庭出庭。塔瑞克被指控的罪名全都不成立；莫薩亞伯除了一條小罪，其餘都不起訴。[65] 兩人很快獲釋出獄。[66、67]

穆巴拉克辭職後的幾個月，一萬二千多埃及百姓受到軍法審判，許多人飽受毒打與凌虐。

最高軍事委員會掌權後，莫納・賽夫與一小群活動份子組織了一個運動，名叫拒絕軍法審判平民（No To Military Trials For Civilians），或推特#拒絕軍法（NoMilTrials）。誠如他們在網站上所做的說明：「未成年人被送進成人監獄。死刑定讞。凡此皆非我們奮鬥犧牲所追求的自由。」[68]

一年多過去了，埃及終於舉行總統選舉。三名溫和派候選人初選都未過關。進入決選的前兩名候選人都是自由派抗議者的夢魘，分別是穆巴拉克的前總理，以及一名穆斯林兄弟會領袖。最後投票的結果，穆斯林兄弟會領袖獲勝。

這是他們奮鬥犧牲所追求的自由嗎？

人物表

統治當局

侯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埃及總統

奧瑪・蘇雷曼（Omar Suleiman）：穆巴拉克新任命的副總統

活動份子

亞拉・亞伯・艾爾法塔（Alaa Abd el-Fattah [@alaa]：軟體設計師，部落客

曼娜・哈珊（Manal Hasan [@manal]）：亞拉之妻

穆罕默德・艾爾・達山（Mohamed El Dahshan [@TravellerW]）：作家，經濟學者

阿里・賽夫（Ali Seif [@BloggerSeif]）：黎巴嫩裔加拿大人，在開羅旅遊的大學生

瓦伊爾・阿巴斯（Wael Abbas [@waelabbas]）：部落客

@Zeinobia：部落客

奧瑪・羅伯・漢彌頓（Omar Robert Hamilton [@RiverDryFilm]）：英裔埃及人，製片人

莫娜・賽夫（Mona Seif [@monasosh]）：在地癌症實驗室研究人員

莫薩亞伯・艾爾夏米（Mosa' ab Elshamy [@mosaaberizing]）：藥學學生，攝影者

塔瑞克・夏勒比（Tarek Shalaby [@tarekshalaby]）：創意總監，行星360廣告商

諾拉・夏勒比（Nora Shalaby [@norashalaby]）：埃及學學者，塔瑞克之妹

阿姆爾・艾爾・貝來帝（Amr El Beleidy [@beleidy]）：Touringa.com

之創立者

塔瑞克・阿姆爾（Tarek Amr [@gr33ndata]）：線上地球之聲（Global Voices）投稿人

吉吉・伊布拉希姆（Gigi Ibrahim [@Gsquare86]）：社會主義黨活動份子

霍沙姆・哈馬拉威（Hossam Hamalawy [@3arabawy]）：勞工活動份子

莫娜・艾塔哈威（Mona Eltahawy [@monaeltahawy]）：埃裔美籍人作家，評論家

莎拉・卡爾（Sarah Carr [@SarahCarr]）：英裔埃及人，部落客，作家

瓦伊爾・葛尼姆（Wael Ghonim [@ghonim]）：革命初期被捕之Google 執行長

哈代德（Habilb Haddad [@HabibH]）：黎巴嫩企業家，瓦伊爾・葛尼姆的朋友

馬穆德・沙蘭姆（Mahmoud Salem [@sandmonkey]）：資深部落客，政治活動份子

娜蒂亞・艾爾─厄瓦第（Nadia El-Awady [@NadiaE]）：科學記者

@Egyptocracy：假名，埃及女活動份子

拉米・亞庫伯（Ramy Yaacoub [@RamyYaacoub]）：政治分析家

3

巴林

Bahrain

你打不倒我們的

一個婦人獨自站立，雙臂高舉，兩手做出代表勝利的 V 字手勢，一身傳統黑色長袍，頭罩巴林什葉派（Shia）多數婦女所戴的頭巾。空氣中瀰漫著催淚瓦斯的辛辣煙霧。她阻擋著一列奉命前來逮捕抗議份子的警車。鎮暴警察不知所措。他們受的訓練是街頭戰鬥，處理的是群眾暴亂，但絕不是這種陣仗，一個女人單槍匹馬，毫無懼色。他們得找個女性官員來才能把她帶走。就是趁著這一段空檔時間，這位在線上以@憤怒阿拉伯人（@angryarabiya）知名的女人便掩護了他的抗議夥伴從容退去。

正當全世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塔利爾廣場與穆巴拉克的下台時，橫跨此一地區的其他活動份子也動了起來。突尼西亞與埃及激發了阿拉伯世界的想像力，許多人都覺得，機會來了，可以跳出來打破自己那個榨取式政府的枷鎖了。

以突尼西亞與埃及的經驗為師，這些活動份子都採取了相同的策略：成立臉書頁面，碰到政府封鎖時，便設法找出通路上網等等，至於最常用的策略之一則是用起義的日期作為識別標籤，譬如埃及用的是#一月廿五（#jan25），巴林高舉的是#二月十四（#Feb14），利比亞選的是#二月十七（#feb17），阿爾及利亞再晚個兩天——#二月十九（#feb19），摩洛哥則是用#二月二十（#feb20），葉門、敘利亞、約旦及阿曼的活動份子也都躍躍欲試，想要突破障礙。

一國接著一國，異議份子走出牢籠，在網路上聲明：記住日子—請回覆。彷彿一點都不在乎發起日一旦公告周知會引起當局的

警覺。時至今日，大量滿懷理想的群眾根本就無所畏懼了。**既然突尼西亞和埃及可以，我們也做得到**。

起義事件此起彼落，該怎麼採訪才能周全，說老實話，我實在不知道，只能盡力做好準備而已。何況這還不是我的正職，我已經怠忽職守一個多月了。

有一天，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一個高級主管碰巧路過我的小辦公室，隔著牆探進身子來，觀望了一下。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搞什麼花樣。」他說。「但請繼續下去。」

二月剩下來的時間，我全都花在挑選一個自己要處理的國家，其中之一就是巴林。

巴林，沙烏地阿拉伯海岸外的一個小島國，在西方國家心目中，是一個具有改革潛力的地方。但撇開表面，政府由遜尼派王室領導，人民卻以什葉派為主，兩者之間的關係充滿緊張。長久以來，什葉派活動份子指責政府偏袒遜尼派：較好的工作、較高的政府職位，以及地方上較多的基礎建設。反對派成員與放言高論的活動份子動輒鋃鐺下獄，甚至遭到拷打。[1,2] 一九九〇年代，一連串的抗議迫使政府讓步，結果產生了一部「國家行動憲章」，導致數項政治改革。[3,4,5,6]

這一次，反對團體宣布，他們將在二月十四日——國家行動憲章投票十週年——展開一連串抗議活動。一個臉書頁面宣布，抗議人數迅速累積到了一萬四千人，同時推特上也開始流通#二月十四（#Feb14）的標籤。[7]

一如埃及的活動份子，巴林的抗議群眾佔領一處核心地點：一個的巨大的交通樞紐——珍珠圓環（Pearl Roundabout）——亦即當地人口中的露露（Lulu）圓環。Lulu 者，阿拉伯語的「珍珠」。許多巴林人便開始用#露露（#lulu）作為第二個標籤。

剛開始，抗議活動是文明的、歡樂的，甚至以家庭為單位。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珍珠廣場，揮舞旗幟，唱愛國歌曲，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而且不只什葉派群眾，許多遜尼派也參加了集會，支持更多的政治改革。

只不過，巴林政府卻沉不住氣。珍珠廣場及什葉派社區周邊都部署了鎮暴警察，其中不乏從南亞引進的雇傭兵。這些人的收入低於一般巴林人民，對付起在地人時也比較不手軟。

到二月十六日時，抗議群眾已經形成固定模式：每天都有好幾萬人遊行到露露圓環集會，還有一部分人乾脆攜家帶眷就在那兒過夜。政府部隊嚴密監視情況，但仍然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

當天晚上，我已經訂好了要到喬治城大學跟研究生談社群媒體與新聞。上課地點在華盛頓特區市中心，因此，我決定就在附近一家土耳其餐廳 Zaytinya 隨便吃個晚餐。氣氛很好，櫃台擠得滿滿的，我也就躲到角落找張桌子，隨意看起推特來。整體看來，巴林的情況沒有改變。

付帳之後，加入男洗手間長長的排隊行列，我打開手機的推特，準備打發時間。

在洗手間裡推特，我這還是第一次。當時是巴林時間凌晨三點，露露遭到了攻擊。

我用#二月十四這個標籤追蹤到巴林部落客章亞（Chan'ad）的報導：

> RT@章亞bh（@chandbh）：即時：鎮暴警察向珍珠圓環的抗議群眾開槍#巴林 消息來自@maryamalkhawaja[8]

我很快回應，請求證實，然後查看瑪麗安阿爾－哈瓦加

（Maryam Al-Khawaja，[@maryamalkhawaja]）如湧而來的推文。瑪麗安為一年輕女性，出身什葉派著名的人權活動份子家庭。她的推文令人毛骨悚然。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maryamalkhawaja）：我看到他們出現在橋上，好幾百人。[9]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他們朝我們開槍[10]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人們高喊「打倒政府」[11]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有人受傷，整個地區被包圍[12]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婦女抱著孩子奔逃[13]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他們不斷開槍，絲毫不停[14]

我發出一則緊急推文，想要知道警察所用的是什麼彈藥。

致@瑪麗安阿爾哈瓦加，致命彈藥？催淚瓦斯？妳安好嗎？#巴林[15]

過沒多久，@章亞 bh 回覆。

RT@章亞 bh：致@a卡文　釐清。「射擊」的是什麼，無法證實。應該是催淚瓦斯，應該不會是別的。[16]

不到幾分鐘，其他巴林人向他們的推友發出警訊。有一個用假名@FroozyO，發出一段驚悚的敘述：

RT@FroozyO：我們無路可逃……無路可逃。我們遭到攻擊。什麼都看不見，到處都是催淚瓦斯[17]

RT@FroozyO：好幾千名的婦孺在睡覺，我們遭到了攻擊。現在時間是馬納馬（Manama）凌晨三點二十三分[18]

RT@FroozyO：他們發射塑膠子彈……催淚瓦斯瀰漫，我們看不見，救救大家[19]

阿米拉・阿爾・胡薩尼（Amira Al Hussaini [@justamira]），家住巴林的全球之聲（Global Voice）編輯，這時正在家中，距離交通圓環不遠。

RT@justamira：致@a卡文、@章亞bh、@瑪麗安阿爾哈瓦加　是的，跟那裡的人聯絡，已經證實[20]

RT@justamira：我這裡可以聽到噼啪聲——遠遠從珍珠圓環傳來。同業要我親眼去看並證實#二月十四[21]

一個接著一個，巴林的抗議民眾把現場情況傳進來。

⑨

RT@Moaweya：催淚瓦斯射進 #露露#巴林 http://yfrog.com/h371itrj #現在（#now）[22]

RT@hhusaini：我仍聽到槍聲 #露露#巴林[23]

RT@lailaalbeiti：一輛救護車在珍珠圓環，真主保祐，啊，真主#露露#巴林[24]

RT@Moaweya：小孩和女人四處奔跑，非常驚嚇#露露#巴林[25]

RT@tariqal：天啊，我往外走的時候，兩百多鎮暴警察衝向珍珠!!!!!!!#露露#巴林#二月十四 26
RT@Ali_Fareed：凌晨三點，人們都熟睡了，國際新聞機構都在重播及其他節目……#巴林 27
RT@nehayoo：抗議群眾高呼：這叫改革嗎？凌晨三點攻擊？28
RT@MohmdAshoor：我真他媽的不知該說什麼做什麼，你他媽不應該在他媽的凌晨三點攻擊手無寸鐵的平民和女人、小孩!!!!!!29
RT@bahrain14feb：救命！救命#巴林#二月十四 30

署名@emoodz的部落客無比震驚。

RT@emoodz：他們動手了……動手了……#巴林#二月十四#露露 31

瑪麗安阿爾哈瓦加的姊妹潔娜（Zainab），推特署名@憤怒阿拉伯人（@angryarabiya），發瘋似地在找她。

RT@憤怒阿拉伯人：看到三十多輛鎮暴警察吉普，拚命在找姊姊，她在那裡過夜！32
RT@憤怒阿拉伯人：他們高喊和平、和平的時候遭到攻擊，我正趕去那裡#巴林#露露#二月十四 33

我是最近才跟上@憤怒阿拉伯人的，當時穆巴拉克還沒辭職下台。她熱中地方政治，從不避諱表達自己的意見。阿拉伯之春在她眼前展現，過去兩年來，她已經成為巴林的反抗象徵。

我不知道自己在餐廳的男洗手間外站了多久，在我看手機的時候，至少還有一打人在我前面。露露圓環的攻擊儘管有幾分類似埃及塔利爾廣場的戰鬥，我對它的反應卻頗有不同。攻擊來得沒頭沒腦，事先毫無警訊。男男女女和小孩子都以為又是一個平安好眠的夜晚，如今卻遭到了攻擊，或許還有人就此喪生。他們的驚嚇、害怕與恐慌，我感同身受，並深覺震驚。

喬治城的課我上得不知所云，心裡激動不已；我幾乎講個不停，為學生拉出推特，回答問題，但講了些什麼卻全不記得了。整個心飛到七千哩之外去了。

下課後，我的手機電池幾乎耗盡。找了張靠近插座的椅子坐下，把自己重新置入巴林。自從阿拉伯革命爆發以來，我第一次真正為自己所連結到的感到害怕。從露露出來的照片或錄影視訊少得可憐，因此，我只能讀推文，一筆接著一筆。它們都是簡訊，但異常生動，有如讀一篇小說。但這些都不是虛構的人呀——他們都是我感覺得到、我認識的人，而他們可能連今晚都活不過。

在巴林，天將要亮了。鎮暴警察仍在對付抗議群眾，@憤怒阿拉伯人活出了她的推特名字，比以前更叛逆。

> RT@憤怒阿拉伯人：我寧願放棄自己的生命和一歲大的女兒，也不讓這個政府繼續壓迫我們。這樣的壓迫，她是長不大的！#二月十四[34]
> RT@憤怒阿拉伯人：阿爾哈里發（國王），你已經簽署了我們的死亡證書。這是你的末日。我們全都寧為烈士，也要讓你垮台！#巴林#二月十四

[35]

RT@憤怒阿拉伯人：難道我們不是人，不夠資格擁有自由與權利活著？他們憑什麼殺我們有如牲畜？#巴林#二月十四[36]

RT@憤怒阿拉伯人：群眾現在更為壯大，五百人或者更多。一個小男孩在嘔吐，看起來嚇壞了。#巴林#露露#二月十四[37]

一個小男孩在嘔吐。我覺得心痛。我自己的兒子已經睡了，就在數哩之外，平平安安。但我卻無法掃除心中的那一幅畫面：我自己的小男孩，站在我面前，連番嘔吐，嚇得發抖。即使到今天，那畫面依舊纏繞著我。

我必須清理一下自己的頭腦。不論我有多少的煩惱，相較於巴林那些抗議者所受的，我的恐懼根本相形失色。正當數千人成為別人的槍靶之際，我算老幾，竟然為自己的煩惱大發牢騷？為此我開始覺得罪惡。他們所受到的攻擊我如同身受，那種感受我始終擺脫不掉，其深其重猶勝過突尼西亞與埃及的抗爭期間。對此，我鎖在心裡不說，不認為別人會了解。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巴林政府升高對抗議份子的鎮壓。警察對群眾開槍，擊斃數十人。死亡反而使抗議者勇往直前，要求處死國王。協調失敗。政府宣布緊急狀態，向沙烏地阿拉伯借兵，前來協助粉碎革命。很快地，抗議群眾四散，露露圓環淨空，活動份子的動能煙消雲散。

九月九日，第一次抗議後將近兩個月，時已夜半，潔娜・阿

爾哈瓦加卻來到線上，一個母親，有個一歲大的女兒要照顧，這時候不睡覺卻來推文，頗不尋常。但這次不一樣。

> RT@憤怒阿拉伯人：**他們剛來過**！抓走我父親，父親的血還在樓梯上！他們狠打我父親！打得他無法呼吸[38]
>
> RT@憤怒阿拉伯人：他們破門而入，全都戴面罩，抓走我父親、丈夫和姊夫。[39]
>
> RT@憤怒阿拉伯人：他們毆打我另一個姊夫穆罕默德．阿爾瑪斯凱第，然後把他丟到一間房裡，叫他不得外出。[40]
>
> RT@憤怒阿拉伯人：我們知道他們會來，他們先到我父親的住處，抓走了住在同一棟大樓的表哥[41]
>
> RT@憤怒阿拉伯人：我們全都不一樣了，父親告訴我們，他們來時，要保持冷靜，如果他們抓他，他要我們不要干涉，以免他們傷害我們[42]
>
> RT@憤怒阿拉伯人：我們聽到大樓的門被打破，然後是公寓的門。父親當著門走過去，他們開始咆哮[43]
>
> RT@憤怒阿拉伯人：他們扭住父親的脖子，把他拖下樓梯，把他丟在樓梯間並開始毆打他[44]
>
> RT@憤怒阿拉伯人：他摀住自己的臉，五六個人同時出手打他，我聽到他說他無法呼吸[45]
>
> RT@憤怒阿拉伯人：我說「他會跟你們走的，你們不用打他」，那時候我看到丈夫及姊夫也被拖下來[46]
>
> RT@憤怒阿拉伯人：其中一個人抓住我的衣衫，

> 要把我拽到樓梯，母親哀求他放過我[47]
> RT@憤怒阿拉伯人：然後他們鎖上門，把男人帶到下面的公寓，開始毆打[48]
> RT@憤怒阿拉伯人：當他們打開門時，我跑下去，看到樓梯上的血滴。我父親的鮮血，我勇敢的父親的鮮血[49]
> RT@憤怒阿拉伯人：我過去陪母親坐，她一直說，要有準備，還有更糟的。只要是為了我父親、丈夫及姊夫，要我做任何事我都願意[50]
> RT@憤怒阿拉伯人：我父親是人權活動份子阿布杜哈第·阿爾哈瓦加（Abdulhadi Alkhawaja），丈夫是瓦菲·阿爾瑪吉（Wafi Almajed），姊夫是胡森·阿默德·胡森（Hussain Ahmed Hussain）[51]
> RT@憤怒阿拉伯人：阿爾哈里發（國王），我們不會被你打敗，我們不會被你打敗，我們和你誓不兩立。[52]

逮捕的消息散布開來，我推文給巴林外交部長哈里德·阿爾·哈里發（Khalid al-Khalifa）。

> 致@哈里德阿爾哈里發（@KhalidalKhalifa）：有關阿布杜哈第·阿爾哈瓦加被捕的事情，請表示一點意見，可以嗎？報導說，他遭到嚴重毆打。謝謝。[53]

十六個小時後，他做了答覆。

RT@哈里德阿爾哈里發：致@a卡文　回覆有關阿布杜哈第·阿爾哈瓦加之被捕。是的，他因被控有罪依法逮捕，因激烈反抗逮捕而遭壓制[54]

我提醒我的推友。

⑩ #巴林外交部長@哈里德阿爾哈里發回覆了有關阿布杜哈第·阿爾哈瓦加昨夜的被捕：http://bit.ly/h2txWB[55]

不出幾分鐘，潔娜憤怒地回應。每一筆推文都副本抄送外交部長。

RT@憤怒阿拉伯人：致@哈里德阿爾哈里發 你說謊，哈里德·阿爾哈里發。我父親**根本沒有**抵抗逮捕。[56]

RT@憤怒阿拉伯人：致@哈里德阿爾哈里發　事實上，在他們逮捕前，我父親還要我們在他被帶走時一定要保持冷靜並沉住氣。[57]

RT@憤怒阿拉伯人：致@哈里德阿爾哈里發　他們毆打他，他連手都沒有舉起，我親眼目睹一切。[58]

RT@憤怒阿拉伯人：致@哈里德阿爾哈里發　如果你們是依法起訴我父親，你們必須有逮捕令[59]

父親、丈夫及姊夫一夕之間被捕，有些人或許會一蹶不振，潔娜的決心卻更強，線上與線外皆然。

RT@憤怒阿拉伯人：我將於下午六時開始飢餓示威#巴林時間，要求釋放我的家人，但願我的下一餐能與他們同進[60]

逮捕發生兩天之後，潔娜．阿爾哈瓦加宣布飢餓絕食，在她的部落格上發表一封致歐巴馬總統的公開信。[61]

RT@憤怒阿拉伯人：我宣布飢餓絕食並致函#歐巴馬：http://angryarabiya.blogspot.com/2011/04/letter-to-president-obama.html#巴林[62] ⑪

RT@憤怒阿拉伯人：我的飢餓絕食已經正式開始，感謝每一個加入的人、每一個散播消息的人、每一個為我的同胞及家人禱告的人[63]

她的絕食雖然普遍獲得巴林反對派人士支持，但繼續與王室站在同一陣線的人卻嚴厲抨擊。有的時候，這些評論根本不是政治辯論，簡直就像是青少年的網上霸凌。

RT@聖 Thaj（@TheDivineThaj）：真是笑死人，@憤怒阿拉伯人要絕食了，我們在乎什麼？即將成為一具腐屍的那個人又不是我[64]

RT@聖 Thaj：或者……她可以進液體飲食，不需要食物，剛好可以減掉幾磅。趕比基尼季節？你要女孩就找@憤怒阿拉伯人。[65]

RT@哈杉穆夏瑪（@hassanmushaima）：—@憤怒阿

拉伯人　我還以為她是因為政治而憤怒，結果居然是因為肥胖！66
RT@聖Thaj：嬰兒的重量更需要多減一點吧67
RT@聖Thaj：致@憤怒阿拉伯人　我做得一手好甜點，我會送去給妳，不計較妳的陰險和浪蕩，打扮好呀*耶*68
RT@莎拉 YJA（@SarahYJA）：飢餓示威#空腹威脅……呸，他們沒說#送死？幹嘛小題大作？嘿，@憤怒阿拉伯人　猜猜會怎樣？誰甩妳呀！69

還有人甚至偽造一個推特帳號——@飢餓阿拉伯人（hangryarabiya，譯註：故意在angry〔憤怒〕前面加一個h，變成hangry，與hungry〔飢餓〕的發音相近），嘲笑她的飢餓示威。

RT@飢餓阿拉伯人：妳引起了注意，要食物的又是誰呢？70

並非所有的回應都幼稚，有些只是單純的批評。

RT@瑪麗亞馬爾克（@mariamalk）：憤怒阿拉伯人年歲夠大了，可以為她自己所說的事情負責了，絕食，由她去71
RT@拉希德阿爾哈塔姆（@RashidAlghatam）：致@憤怒阿拉伯人　對巴林所造成的經濟損害，你父親叫好，身為一個民間生意人，我卻不苟同這種心態72
RT@迪爾曼斯達（@dilmunstar）：憤怒阿拉伯人應

該停止絕食的理由：幹麼懲罰新生嬰兒？難道嬰兒的生命比較不重要？#巴林[73]

對潔娜的攻擊成為巴林主流的一部分，這是我在突尼西亞及埃及都沒看過的。巴林政府及其支持者對於社群媒體的運用，其手法不輸反對派。在別的阿拉伯起義中，主導社群網絡的往往是反對派，而非政府及其支持者。在巴林這個國家，在線上開戰的包括政治光譜上所有的人。

我也開始成為攻擊的對象——來自巴林的反對派。他們指責我寫的東西對@憤怒阿拉伯人造成了威脅。由於我們還沒有看到新的發展，回推親政府的觀點，對我來說看似很自然，但對別人來說，卻像是在背叛他們的訴求，因為他們都認為，我回推就等於支持對方的觀點。譬如，@米亞莎拉（@miasarah）這一則推文就反映了當時許多推特用戶的心思。

RT@米亞莎拉：真是太令人失望了，推特上的屁話，連@a卡文都接受了。[74]

很明顯地，我回推有問題的甚至攻擊反對派的東西，在這裡需要解釋一下。

夥伴們：我的工作不容許我只從一個角度去看巴林的情況。不要指望我會做個傳聲筒。[75]
到目前為止，對於抗議活動，在線上支持與反對並陳，巴林是少數幾個我不會故意忽略某一方的國家。[76]
此外，把人們對@憤怒阿拉伯人的攻擊攤開來，

也只是要顯示其醜陋與分裂情況的嚴重。77
我認為，讓人們了解有些人是如何看待她的絕食抗議是很重要的。我應該假裝沒看見嗎？
發生在中東的政治紛爭，並非只發生在廣場或圓環，也發生在網路上。所以我就推了。79

有趣的是，我回推攻擊潔娜的推文，有人跳出來維護我了，不是別人，正是潔娜本人。

RT@憤怒阿拉伯人：沒事啦，我了解你只是要把各種說法攤開而已。80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潔娜的推文愈來愈少，絕食抗議的第三天，她寫道：

RT@憤怒阿拉伯人：致所有支持我的人，你們的發言給了我力量，很抱歉我無法一一回覆你們的推文。81

她的姊妹瑪麗安不時會替她發表最新情況。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憤怒阿拉伯人的健康在持續衰退，無法一直維持長時間的清醒，移動也很吃力#巴林#二月十四 82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憤怒阿拉伯人的妹妹是護士，一直陪著她。她只喝水，每兩小時一次#巴林#二月十四 83

每兩天潔娜都會發一或兩則推文。

RT@憤怒阿拉伯人：哈囉，我的推特家人及朋友，想跟大家說，我仍然 OK，不覺得餓，但頭暈、虛弱，不時痠痛 84

RT@憤怒阿拉伯人：我連禱告的力氣都沒有，所以也無法再跟媒體談話，家人給我施壓，我會一天喝一杯糖水 85

RT@憤怒阿拉伯人：感謝大家給我的支持，抱歉，我太虛弱沒辦法上線。在此謹致上我的愛，自巴林 86

RT@憤怒阿拉伯人：昨夜無法入睡，因為疼痛，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太暈，也不能站。所以試著坐坐、站站、躺躺，各五分鐘 87

十天之後，潔娜結束示威。88 等她終於回到線上，談的都是她父親從獄中打給她的電話。

RT@憤怒阿拉伯人：我父親剛從獄中打來電話……我的心在淌血。他幾乎無法說話。我問他好不好。他用阿拉伯語回答「真是受罪呀」89

RT@憤怒阿拉伯人：我父親說，他的案子明天上午八點在軍事法庭開庭。「爸爸你好嗎」，他給我同樣的回答「真是受罪呀」90

RT@憤怒阿拉伯人：我一輩子從沒聽父親喊過痛，他一向堅強。聽他這樣講，聽到他的聲音，我心如刀割 91

潔娜絕食示威之後不久，她父親被判終身監禁，罪名是介入抗爭活動太深。他的判刑沒有引起太大的關注，令世界的注意力轉移到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的起義活動。政府成功地壓制了抗議，甚至鏟平了露露圓環中央的紀念碑。他們的奮鬥若要重新引起注意，還需要更強硬的公民不服從行動才足以成事。

接下來六個月，從巴林流出來的消息時有時無。活動份子如潔娜·阿爾哈瓦加繼續從事他們的抗爭，儘管規模愈來愈小，事件也愈來愈孤立，有時候甚至只有極少數的人參與。然後，有一天，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底，有傳言說潔娜被捕。我早先曾聽說，最近有兩名抗議者遭到警車撞死，她將會去參加在阿亞里（A'ali）舉行的追思抗議。

剛開始，消息並不充分。

> RT@巴林線上（@BahrainOnline）：#巴林　現在，潔娜，阿爾哈瓦加，@憤怒阿拉伯人，在警察攻擊抗議者之後，站在一輛警用吉普旁邊抗議。發自@saidyousif [92]

潔娜的姊妹瑪麗安後來證實，她已經遭到逮捕。

>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緊急：@憤怒阿拉伯人被捕，現在#巴林#二月十四#阿拉伯之春 [93]

許多巴林人回推@Mo7ammedMirza 的一張照片。[94] 說明為阿拉

伯文，大略翻譯，意思是「潔娜被捕前另一張照片，昂然而立」。

照片中明顯是潔娜與安全部隊的車隊——至少六輛。她站在馬路中央，擋住他們行進的路線。背對攝影機，衣著傳統，黑色長衫裹身，雙臂高舉，兩手都做出 V 字勝利手勢。一名攜帶自動步槍的警察走向她右邊。這番景象當真不同凡響：潔娜用自己的身體阻擋警察部隊，讓抗議者從容逃散。

不久，人們便開始流傳這段錄影影片。[95]空氣因催淚瓦斯而模糊，喇叭聲響個不停。攝影機拉回來，可以看出警察車隊不止最初所看到的六輛。潔娜調轉身朝向抗議人群，仍然高舉同樣的勝利手勢。好幾名抗議者湧身趨近她，其中一人身披巴林國旗。你可以聽到他們高喊「真主至大」，用阿拉伯語。潔娜又轉身，面對警察。

她的逮捕沒有持續多久；不過幾個小時，她又回到線上，推文暢談這次經歷。

> 嗨，各位，首先，希望今天在阿亞里追思會上遭到警方攻擊之後沒有人嚴重受傷#巴林[96]
>
> 關於我們的抗爭，我思考了好一陣子，並推文說，我們應該和平地坐下來，面對警察，而不是逃跑#巴林[97]
>
> 今天，我沒有逃，當警察朝我跑來並朝抗議者開槍時，我仍然舉著一面巴林國旗屹立#巴林[98]
>
> 槍林彈雨的，我原來指望自己會受傷的，但我沒有，一瞬間，鎮暴警察就圍上來了#巴林[99]
>
> 我已經面對他們，但我挺身而立，高舉勝利手勢，並高呼打倒國王#巴林[100]

所以他們全都下了吉普車，朝我走過來，想要毆打我，但畢竟沒打#巴林 [101]

鎮暴警察想要逮捕我，但因為他們奉命不得碰我，要等待女性警察來#巴林 [102]

一輛警車過來要堵我，但我不動，他說「你知道我們不會輾你」我說「這不是頭一次」#巴林 [103]

然後一名女警來了，要把我拖上一輛民用車。我坐在地上，拒絕移動#巴林 [104]

我坐在地上，雙手比出勝利手勢。女警拖我往車子移動#巴林 [105]

然後一名官員叫警察把車子圍上來，他說「暴亂份子現在可能正從四面八方拍攝」#巴林 [106]

那官員說「妳如願以償了，現在，上車！」我說「我如願以償什麼了？……怎麼啦？這政權倒台了嗎？」#巴林 [107]

我希望世界關心每一個無辜的巴林人，我希望政府攻擊任何抗議者時害怕曝光#巴林 [108]

為了避免曝光，他們或許會改變心意將我逮捕。但我誓言每一天都揭發他們的罪行#巴林 [109]

真正勇敢的抗議者是那些默默無名、沒有保護，但選擇面對鎮暴警察的人#巴林 [110]

潔娜發了將近五十則推文，詳述自己的抗議及被捕。[111] 她的支持者更推而廣之。一個小事件，一小群反對派活動份子，鋪天蓋地的羞辱政府，並使潔娜大出風頭，她的英勇——或莽撞，端看個人的角度——深深吸引了網際網路上每一個人的想像。

還不到三個星期，潔娜再度被捕。

莉亞・麥克艾爾拉特（Leah McElrath），紐約一名在線上積極支持巴林反對運動的婦女，報導稱：

> RT@阿爾發莉亞（@alphaleah）：#巴林：緊急——許多消息來源報導，潔娜・阿爾哈瓦加，亦即@憤怒阿拉伯人，已遭逮捕。[112]

不到幾分鐘，潔娜的姊妹瑪麗安阿爾哈瓦加證實了她的被捕。

> RT@瑪麗安阿爾哈瓦加：潔娜・阿爾哈瓦加@憤怒阿拉伯人被捕的照片，她現在人在布代亞警察局 http://t.co/gti1XFqt#巴林#二月十四#阿拉伯之春 [113]

⑫

瑪麗安的推文附帶一張模糊的照片。照片顯示，一個交通圓環外圍附近，地上有一個人，平躺著。兩個警官，至少有一個是女的，蹲在她前面。

瑪麗安分享了一段錄影，說是可以看到她的姊妹被政府的雇傭兵拖走。[114] 錄影畫面似乎是從交通圓環遠處一棟建築攝錄的，只能辨識是一個頭戴頭巾的婦女，顯然已經遭到逮捕。

數分鐘之後，人在波斯頓的活動份子納瑟・威達迪推文附帶一張驚悚的照片。

> RT@威達迪：你們大家都必須知道#巴林的民權鬥爭：畫面震撼　潔娜・阿爾哈瓦加拷上手銬被人

在地上拖著走。#釋放潔娜（#FreeZainab）pic.
twitter.com/TqTAV7kK 116

愈來愈多的照片從巴林新聞攝影記者梅箴．馬第（Mazen Mahdi [@mazenmahdi]）那邊流進來。潔娜和另外幾名婦女發動靜坐示威，警察命令她們離開，潔娜拒絕。

在梅箴所拍的一張照片中，潔娜與兩名婦女同坐，用布掩住嘴巴，顯然之前曾發射過催淚瓦斯。117、118 在另外一張裡面，潔娜上了手銬，盤腿坐在草地上。只見她面有難色地舉起手銬，憤怒的女警彎下身子，作勢欲打。119、120 第三張照片顯示她被女警拖著走，兩腿掙扎。121、122

梅箴分享照片之際，我看到推特上巴林政府支持者聲稱，潔娜因掌摑一名警察被捕。我聯絡梅箴，想要找出他是否有看到這類事情發生。

致@梅箴馬第：我看到有人推文說，@憤怒阿拉伯人被捕前曾甩一名警察耳光。你能夠證實嗎？123
RT@梅箴馬第：@憤怒阿拉伯人從沒打過任何人……她出言頂撞，拒絕移動，我就在那裡。致@a卡文 124
RT@梅箴馬第：攻擊的指控可能是@憤怒阿拉伯人尖叫並拒絕讓出圓環。致@a卡文 125

更多的影片在推特上散布。有一筆錄影顯然是從對街同一棟建築拍攝，顯示警察朝那幾名婦女發射了好幾回合的催淚瓦斯。126、127 另外一筆錄影拍攝了潔娜被捕的大部分過程。三分鐘的片子當中，女警彎下身子給她上銬，她抱怨地舉起雙手。女警明顯不

悅，前後來回走著，然後又衝過去，指指點點地指著她。

第二個女警出現，抓住潔娜的手銬，然後扯她的毛衣，毆打她。官員開始抓住手銬拖她，但潔娜調轉身子，想要使她慢下來。然後兩個女警拖著她越過交通圓環，每次拖著走個幾呎，一路上甩她耳光。

到了人行道上，只見她們拉手抬腳有如搖吊床似地把她丟到柏油地上，活像扔一具屍體到集體墳坑中一般。然後，一個女警當面賞了潔娜一拳。

不到一個小時，她被捕的報導上了英國廣播公司及其他新聞機構的首頁。[128] 幾天之後才從獄中釋放。

二〇一二年二月，幾乎是巴林抗議活動開始滿一年之後，潔娜的父親阿布杜哈迪自己展開了絕食示威，在一封致丹麥外交部長的公開信中，他寫道：

> 我不後悔自己為推進人權所付出的代價。統治家族為促進本身的利益，大搞貪腐、特權與歧視，放任國家安全組織非法拘禁刑求，要處理這種問題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
> ……我遭到毒打、非法拘留、單獨囚禁及刑求兩個多月，在國家安全組織捏造的罪名之下，諸如「煽動仇恨政府」及「陰謀推翻政府」，接受軍事法庭審判，最後被判處終身監禁，直至今日。[129]

剛開始，絕食抗議沒引起什麼注意。他繼續只喝少量的液

體，延長飢餓示威長達兩個多月。到二〇一二年三月底，國際特赦組織宣布他為良心犯；[130] 新聞機構才開始比較嚴肅對待他的飢餓示威。

國際特赦組織宣布數日之後，潔娜申請探視父親。當時他已絕食抗議五十七天。過去她及家人都曾獲准探監，但這一次，由於他的情況惡劣，政府拒絕了任何申請。

潔娜絲毫不耽擱。當天夜晚，她站在監獄牆外，單獨一人，要求見他。在一段數小時後上傳的錄影畫面中，你可以聽到她高喊「父親！父親！」用阿拉伯語：

Abaaaaaaa!!! Aaaabaaaaaaa!!! [131]

她的喊叫在夜空中迴盪，絕望、無助、心碎。

這筆錄影播出之後，潔娜再度被捕。政府聲稱她掌摑了一名警官。[132]

我寫這篇東西，約在二〇一二年年底，距離巴林起義的肇始已經超過兩年，儘管如此，其奮鬥過程迄今仍在繼續。潔娜．阿爾哈瓦加因力行各種公民不服從行動，已成監獄常客。至於她父親，儘管國際上因他二〇一二年的絕食抗議——後經政府當局強迫灌食而結束——已經注意到他的案子，但另經更審之後仍然以無期徒刑定讞。潔娜的丈夫與姊夫則刑期較輕。

巴林及阿爾哈瓦加家族的故事，以多種方式完美地展示了新聞大戲在推特上的演出。故事還沒有完結，還不能收尾、發表、打包：**推特使故事源源不絕**。一切仍然是進行中的詩篇，一場奮

鬥，抗議者在其間起起伏伏，每一次成功與挫折都在線上現場播出。

時至今日，巴林政府已佔上風。然而，成千上萬抗議者重返首都麥納瑪街頭，要求更多改革、釋放政治犯的場景並非罕見。每一次，你都可以看到抗議者戴著紙面具——以坐牢之家阿爾哈瓦加家族的臉譜做出來的面具。

人物表

統治當局

哈麥德・賓・伊沙・阿爾・哈里發（Hamad bin Isa Al Khalifa）：巴林國王

哈立德・阿爾・哈里發（Khalid Al Khalifa [@khalidalkhalifa]）：外交部長

活動份子

章亞・巴林（Chan' ad Bahraini [@chanadbh]）：部落客

潔娜阿爾—哈瓦加（Zainab Al-Khawaja [@angryarabiya]）：人權活動份子

瑪麗安・阿爾—哈瓦加（Maryam Al-Khawaja [@maryamalkhawaja]）：人權活動份子，潔娜之妹

阿布杜哈迪・阿爾—哈瓦加（Abdulhadi Al-Khawaja）：人權活動份子，潔娜及瑪麗安之父

@FroozyO：假名，巴林活動份子

觀察人士

阿米拉・阿爾・胡塞尼（Amira Al Hussaini [@justamira]）：線上地球之聲中東編輯

馬真・麥迪（Mazen Mahdi [@MazenMahdi]）：自由投稿攝影人

4

利比亞

Libya

大賭注高風險

二〇一一年二月所孕育的新興革命中，成功機會最小的似乎就屬利比亞。這個國家的專制統治者穆阿麥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惡名昭彰，[1] 掌權長達四十二年。若要明白這段時間的意義，不妨想想看，如果二〇〇一年的美國總統還是理查・尼克森的話，那也就不難理解了。

四十餘年來，格達費掠奪國家大量石油財富，富了自己家族，卻荒廢了國家的基礎建設。他的統治大搞個人崇拜，或許只有北韓可以相提並論。

格達費也是隻九命怪貓，極度善變，不論時潮如何，他總是隨之調整自我。一九八〇年代，他是美國的頭號公敵，被雷根總統貼上恐怖份子的標籤，但在大部分的阿拉伯世界，卻被視為打不倒的輸家，備受敬重。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格達費則自封為非洲皇子，決心結合非洲大陸並自詡為領袖。等到了二〇〇〇年代，他又成了一個實用主義者，與西方政府合作，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取獲利豐厚的石油合約。

但不論格達費擺出什麼姿態，數百萬利比亞人民都視之有如寇讎。在利比亞，幾乎每個人都有親戚或朋友遭受過統治當局的拷打、囚禁或殺害。他們活在恐懼中，害怕格達費，也害怕彼此，因為他們不知道誰是線民，誰不是。

到了二〇一一年年初，網路上開始散布傳言，說利比亞革命將在二月十七日展開。[2, 3, 4, 5, 6] 決定將此傳言公布，堪稱大膽，甚至魯莽；格達費的祕密警察輕易就能揪出幕後組織者，讓抗議胎死腹中。但事情卻未如此發展；對格達費來說，動腦筋搞革命不過是癡心妄想，他根本沒當回事。他是元首，是家長，沒有人敢挑戰他的統治。事實上，有報導指出，格達費還打算入伙起

義，親臨抗議現場，宣布他自己就是一個終身的革命者。[7]

利比亞若有任何變動，我都希望自己能夠做好準備，但卻面對了一個重大的障礙：我不認識，也從沒碰到過任何利比亞人。何況網際網路似乎也不是一個可以追蹤到許多利比亞人的好地方。不像巴林，五個人中就有四個上網，而五個利比亞人中，使用網際網路的甚至連一個都不到。[8]

我只好再度找我的推友們幫忙，他們有些人便在推特上為我介紹利比亞人。莫娜．艾塔哈威（Mona Eltahawy）推薦我上推特去找卡齊．杰布拉維（Ghazi Gheblawi，@Gheblawi），一個流亡倫敦的利比亞人。[9] 日子逼近二月十七日的那些天，@杰布拉維推文報導了法齊．塔貝爾（Fathi Tarbel）——傑出的利比亞律師——遭到短暫拘捕。[10] 塔貝爾與另外一些利比亞人迫不及待要把自己的改革推上路，因此提前起事，至少比原定的發起日早了兩天。

卡齊．杰布拉維的推文也讓我跟一個推客取得了聯繫，成為往後九個月當中不可或缺的窗口。他的帳號名稱叫做@ShababLibya，阿拉伯文的意思是「年輕利比亞」。我不知道主其事的是一個人還是許多人。到了二月十六日，@年輕利比亞已經不斷地發文宣稱，劇烈的抗議已經在該國整個東海岸地區爆發，包括班加西（Benghazi）、德爾納（Derna）及阿爾貝達（Al-Bayda）等城市。

> MT@年輕利比亞：班加西與阿爾貝達已經有人死亡，但沒有人知道確實數字，因為沒有新聞單位在場#利比亞 [11]

@年輕利比亞同時也開始分享視訊連結，宣稱是來自第一起抗議的現場。我要求我的推友檢視這些視訊，幫忙確認。

⑬ 這些影片宣稱利比亞抗議者遭到槍擊，有沒有人能夠證實，有人中彈嗎？ http://bit.ly/gIQqiK#libya [12]

⑭ 另有一筆據稱來自利比亞的視訊，阿拉伯語發音，有人能夠翻譯或懂利比亞口音的嗎？http://bit.ly/gkR2X1 [13]

我很快就得到了回音，一個對我來說全新的推特帳號：@挑戰利比亞（@ChangeInLibya）。

RT@挑戰利比亞：確實來自利比亞，可能是班加西。他們呼叫反格達費口號，講話的人說的是「看到烈士的鮮血了嗎？」[14]

另一個推客，使用的名字是@利比亞最棒（@LibyaSupreme），寄影片給我，宣稱是抗議者遭到攻擊的證據。

@利比亞最棒：致@a卡文　有利比亞抗議與暴力的連續鏡頭，請回應。#l 利比亞 #二月十七 [15]

我回寫給他，很快得到回應。

@利比亞最棒，你已經放上網了嗎？極有興趣觀看。[16]
RT@利比亞最棒：致@a卡文　是的，今天晚上，阿爾貝達的熟人拍的 [17]

我並不確實知道阿爾貝達的位置，[18] 遠在該國東部。但這是

我所看到的第一筆視訊，顯然是在利比亞所拍攝到的直接證據。

⑮

> 錄影畫面出現的是營火、汙損的格達費宣傳看板。日期不明。http://ow.ly/3XU40 #利比亞#阿爾貝達#二月十七[19]

二月十七日清晨時分，據說利比亞部隊已經對多個城市的抗議活動發動攻擊。但相較於其他國家的抗議活動，報導這裡的難度高出許多。利比亞與外面世界極為隔閡，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很難做出判斷。這個國家內，一個西方記者都沒有，格達費也已經著手關閉網際通路。我們所能依靠的只有少數自稱是從利比亞傳布訊息出來的人。

到目前為止，我所知道的，@年輕利比亞可能是訊息最多的帳號，但我卻不知道他們是誰，以及他們是否值得信賴。有的時候，他們還會自相矛盾。

> RT@年輕利比亞：經過證實的報導，來自班加西，該城有六人被殺#利比亞[20]

「能夠證實多少？」我問。

> RT@年輕利比亞：死亡人數無法證實，班加西今日六死，他們無法與任何媒體聯繫，我們需要援助#利比亞#二月十七[21]

運作@挑戰利比亞帳號的人也在傳送新的影片。

⑯

RT@挑戰利比亞：在班加西，戴頭巾的男子冒死保護弟兄，媒體在哪裡？http://tinyurl.com/6gauyj6 [22]

我問我的推友，是否有人能翻譯。[23]@挑戰利比亞 回覆：

RT@挑戰利比亞：致@a卡文　他們過來了，格達費的革命衛隊與支持者（重複三四次），他們向人民開火 [24]

但@年輕利比亞仍然是最大的問題，聲明一個接著一個發。使用者的消息來源與門路我都不清楚；他，或許她，推得太過於忙碌，根本沒留意我的請求。然而，在那個時間點，我所追蹤的那些推文似乎又是最為詳細的，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消息來源。

可以證實多少？請更詳細些，RT@挑戰利比亞：殺害祈禱中的人，死亡人數，光是今天，證實十九人，上帝保祐我們#利比亞 [25]

儘管起初我還有所疑慮，@年輕利比亞的影片視訊似乎是最穩定的消息來源。總的看來，暴力愈趨嚴重。

抗議者在班加西慘遭射殺的錄影，歷歷在目，場面悲慘，有誰能夠確認／翻譯嗎？http://youtu.be/ptcgEPszQW8#利比亞 [26]
抗議者聽到有人高呼「利比亞，利比亞！」。至少一人中彈，可能死了。攝影者發現他的手上有血。http://youtu.be/ptcgEPszQW8 [27]

另外有人開始回覆我幫忙翻譯的請求。娜塔莎・泰涅斯（Natasha Tynes），我在華盛頓特區認識的一名約旦記者，給我送來一個提示。

> RT@娜塔莎泰涅斯（@NatashaTynes）：那是在說「有個男的被警察殺了。」http://youtu.be/ptcgEP-szQW8 [28]

我的推特動態時間軸現在塞滿了新的錄影視訊，快到我根本來不及看。我盡力瀏覽，並請求推友協助。

⑰

> 有誰說阿拉伯語，請聽聽這段錄影，把對話大略翻譯一下？http://on.fb.me/es7iQ1#利比亞 [29]

另一位婦女，娜迪亞・艾爾希克（Nadia Al Sheikh）回推了一大串的翻譯。

> RT@娜迪亞艾爾希克（@Nadiaalsheikh）：致@a卡文　那是一場示威，今晚在鄰近阿爾瑪糾里（al Majouri）的班加西舉行，呼籲利比亞青年支援他們 [30]

> RT@娜迪亞艾爾希克：致@a卡文　我們少數幾個人在法西洛姆（Fashloum）附近被警方包圍時，有的黎波里青年出來幫助我們 [31]

每看到一筆新的視訊，我都會檢查影片出處。如果是從臉

書，我都會訂閱上傳的使用者或團體；如果是來自 YouTube，我則訂閱頻道。這樣一來，我就不必完全依賴經由推特上傳的視訊，而可以定期回到臉書與 YouTube，搜尋新的影片，例如這一筆有關抗議者遊行的延伸片段。

> 另一筆據稱是來自利比亞的錄影視訊，九分鐘長。抗議者高喊口號（請譯出）輪胎燃燒。http://bit.ly/enjm5q#二月十七 32

這一次，我從兩個不同的人得到翻譯，他們互相印證。

> RT@娜迪亞艾爾希克：兩句主要的口號都是頌讚神「La Ilaha Illa Allah」，「人民希望改朝換代」33
> RT@阿拉伯之聲發言（ArabVoicesSpeak）：口號呼喊神的偉大，人民希望政權垮台 34

我開始吃不消了。不斷推自己所能找到訊息，但卻必須提醒我的讀者，情況極不穩定。

> 從利比亞出來的訊息非常多變且都未經證實。閱讀相關的推文時，請考慮到這一點。35

西方媒體有關利比亞的報導仍然很少。一點都不令人驚訝，最先報導的是半島電視英語頻道。新聞主播敘述當地情況時，我發覺我認得那影片的畫面。

> 半島播出的錄影視訊片段，我先前分享過，據信

來自利比亞班加西。據報導有人遭到射殺，派出所被焚。#二月十七[36]

之後不久，我發現一張引人注目的照片，一名頭戴傳統穆斯林面紗的婦女，[37] 低著頭，拿著一塊綠色的抗議牌子，上面寫著這些文字：

我們不會屈服
不獲勝勿寧死
我們沒完沒了！
我們會與你戰鬥到底
戰鬥至子子孫孫
直到利比亞解放為止！

我一定要把它分享給我的推友。

婦女帶著利比亞文的抗議牌子。爆炸性的照片 http://bit.ly/fCOQJL #利比亞#二月十七[38]

接著，我接到我一個推友的回覆。

RT@零（@Zero）：不止是一塊牌子而已——利比亞的國旗是全綠，她其實是寫在一面國旗上。[39]

我壓根沒想到這一點。她拿的不是一塊抗議牌子。她是在侮辱格達費成為獨裁者之後才採用的國旗。這樣的反抗行為有可能帶來殺身之禍。

這些利比亞人所冒的危險，無論線上的或線外的，我都不禁替他們擔心。在突尼西亞、埃及與巴林，暴力頂多是迎面而至，在利比亞，卻可能是排山倒海地壓下來。格達費如果下台，他也會下台來跟你肉搏；他會把整個國家拖下水，那是完全可能的。

那個星期的一個夜晚，推了一整天，要離線之前，我發了一筆推文給所有陷在戰火中的平民記者、抗議者與老百姓：

「大家保重了。」

整個二〇一一年，我都唸咒似地用這句推語結束無數個夜晚。

到了二月的第三個星期，來自利比亞的新影片充斥推特，但絕大部分來自班加西及動盪的東部地區。的黎波里（Tripoli）則比較難以突破。格達費仍然牢牢控制利比亞西部的通信建設，包括的黎波里在內，隨時都可以將之關閉，或用其追蹤任何把政府鎮壓的影片 PO 上網的來源。

少數幾個敢從的黎波里推文的是三個顯然互相認識的人：@阿里推爾（@alitweel）、@阿布希特（@abukhit）與@飛鳥（@flyingbirdies）。其中似乎只有@阿里推爾用的是真名：阿里·推爾（Ali Tweel）。他們所用的大頭照也都不露痕跡。只有@阿布希特用大頭照，看起來有點像右眼微瞇的史巴克先生（Mr. Spock，譯註：電影《星艦迷航記》男主角之一），[40] 另外兩個則都是用符號代替。@阿里推爾用的是一個令人眼花撩亂的圖像：一個圓在另一個圓裡滾動；[41]@飛鳥用的則是一隻手縫的藍色推特鳥飛過

三朵花。[42] 縱使所透漏的訊息這樣有限，他們的推文卻自有格調，至於他們所提供的東西之詳盡，一看就知道是真的，沒得話說。

剛開始時，他們花大部分時間重述自己的經驗，偶爾也會有朋友或家人的二手消息。但當格達費決心鎮壓反抗，抗議者在的黎波里遭到的暴力攻擊升高時，他們也跟著鼓足了勁道。

> RT@飛鳥：聽到槍聲了，現在。#的黎波里#利比亞[43]
> RT@飛鳥：在我這一區，由於亂槍打鳥，我們有六個無武裝抗議者被殺！你能夠想像那種混亂嗎？#利比亞[44]

另有一些別的消息來源，也算得上是最早的報導。其中的@二月十七之聲（@feb17voices）是個住在美國的平民記者，與利比亞的朋友及家人聯絡，對他們進行訪問加以記錄並上傳網路。還有一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節目《媒體線上》（On The Media）的製作人，可以說是行家，因此，我對他們的報導相當有信心。

> RT@二月十七之聲：**目擊**：軍方直升機飛進的黎波里，到處都是雇傭兵。人民處於極端恐懼之中。#利比亞#二月十七[45]

同樣的報導很快便出現在半島電視英語頻道。我回推他們的所宣稱的新聞，但提醒自己，什麼都還未獲得證實。

> AJE（半島）：的黎波里大遊行遭到真槍實彈與飛

行武器對付的報導，未獲證實，但若屬實，那就令人震驚了。#利比亞[46]

阿里·推爾繼續推文上傳目擊的報導，但提醒其他推客，回推未經證實的消息時，務必要更為審慎。

RT@阿里推爾：西邊有人開槍。[47]

RT@阿里推爾：班·阿蘇爾（ben ashur）未見戰車，請再檢查你的消息來源。

RT@阿里推爾：請勿散布收到的訊息！！的黎波里沒有飛機轟炸，我們都沒看見，只聽到防空砲火[49]

第二天，在的黎波里周圍包括東郊塔楚拉（Tajoura）及索克·艾爾祖馬（Souq Al Juma）的混亂中，三個人開始卯足了勁重新出發。整個來看，格達費運用優勢武力，以高質量武器對付平民，重新控制了首都。

RT@阿里推爾：在塔楚拉，婦女被14.5"子彈擊斃，當時她正從自家窗戶向外觀看，她的頭爆開，無照片僅係想像。[50]

RT@阿里推爾：我不認為我強過自己那個被機關槍打死的兄弟，因此我會珍惜自己，等到有記者來接手。[51]

RT@阿里推爾：親愛的推友們，我不否認我很害怕當局的特工會找上我，到時候可就暗無天日了，但是。[52]

RT@阿里推爾：就這麼辦!!我要走出去！平安帶著照片回來。[53]

四個小時後，阿里完成了他的新攻勢回來。從他與朋友的推文可以看出，支持格達費的武力佔了上風。

RT@阿里推爾：現在槍聲有如雨聲。[54]
RT@飛鳥：槍聲愈來愈密集，的黎波里#利比亞[55]
RT@阿里推爾：聽不到任何聲音，只聽到支持統治當局的抗議者的聲音，他們大隊人馬上街遊行，有警察保護。[56]
RT@阿里推爾：我認為的黎波里之戰已經拱手讓給統治當局，原因在此。我不知到明天會怎樣。[57]
RT@阿里推爾：三天來我在的黎波里有兩個朋友下落不明，請為他們禱告。[58]

抗議甚至還不到一個星期，據估計已有四百多人遭到殺害。[59] 格達費為鎮壓動亂，把他所有的武器都搬了出來。令人毛骨悚然的影片顯示，屍體全都是重型武器重創所致，那本來可是用來打戰車與飛機，而非用來打人的。一系列現場照片顯示兩名男子的遺體，根本就已經轟成碎片。[60]

在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影片中，我發現一筆錄影視訊，顯示一個大約剛學步的孩子準備接受外科手術。躺在血跡斑斑的擔架床上，受傷的男孩未發一聲，兩名男子則在一旁打點，準備進入手術室。他非常平靜，看起來傷得並不嚴重。他們為他清洗傷口時，他的左手臂抽動了一下。有人用戴了手套的手輕拍男孩的胸口，彷彿是要讓這失去知覺的孩子知道，一切都會沒事。[61]

有人把醫院放入鏡頭，看了以後覺得安慰，我把它推了出去。

⑱

> 受傷小孩接受治療的錄影。不清晰。但仍然心有戚戚焉。http://bit.ly/gPmbex #利比亞[62]

二十分鐘後，我收到回應。

> RT@自由利比亞今日（freelibyatoday）：我認為你看到的孩子已死——他們是在為他淨身。[63]

我彷彿肚子挨了一腳，差一點吐出來。

發了狂似的，我回去看錄影。他們正在清洗那孩子，從頭到腳，一如穆斯林在葬禮前所做。我又重放他手臂抽動的那一部分。他們洗他時，有一個人確實動了他一下。那孩子不是失去知覺，**而是失去了生命**。在看不到的地方，確實聽到有個男人在啜泣。

我怎麼會這麼愚蠢？

立刻在推特上向每個人道歉。

> 親愛的神，我為自己以為他在抽動道歉。願他的靈安息[64]
>
> 我錯得離譜——那孩子已死，他們正在為他淨身。非常抱歉我想到旁的地方去了 http://bit.ly/gPmbex #利比亞[65]

※連結內容同⑱

對於自己所犯的錯誤，我深感羞愧。匆匆忙忙將錄影視訊 PO

上網，本應該很明顯的地方我卻忽略了，如果我有考慮到文化的背景，如果我有耐心點，多花一分鐘找人把標題翻譯出來，我就會知道那孩子已經不在人世。但我沒有。匆忙趕著上推特，我竟然連生死都不分了。

但我真正以為自己看到他動了一下。

格達費繼續以武力貫徹他對的黎波里的控制之際，@阿布希特從他位於郊區索克·艾爾祖馬的家中推了一系列令人煩惱的訊息。戰鬥顯然正在他的窗外爆發。

> RT@阿布希特：啊……天啊開槍了[66]
>
> RT@阿布希特：炸彈，哥兒們，我聽到炸彈，很多槍聲，拜託[67]救我
>
> RT@阿布希特：一槍打中了我家[68]
>
> RT@阿布希特：我必須上傳，我必須上傳，我沒辦法上傳照片，連一張都不能……[69] ⑲
>
> RT@阿布希特：http://twitpic.com/43lf80 [70]

他上傳了一張照片，畫面是一道牆，底部是一扇拱型的窗。窗的右上方，有一處漆不規則地剝離，正中央則是一個小小的彈孔。

> RT@阿布希特：有一個人有一把 AK47 回擊傭兵，我相信他們有一個倒了……（就在我眼前）[71]
>
> RT@阿布希特：哥兒們，我躲在安全的地方[72]

RT@阿布希特：要是我死了，我不在乎，我禱告過了[73]

我禱告過了。他還真以為自己要完蛋了。不過，他的下一則推文才更令人不寒而慄。

RT@阿布希特：哥兒們，我是在把我的家人往火坑裡推，萬一有人看到我的錄影你們認為呢？[74]

子彈在他家飛來飛去，@阿布希特卻要我們討論他該不該把剛拍攝下來的錄影上傳。我的第一個想法是，當然，拜託上傳。我們都想看到真實情況。但這影片可是從他家裡拍的，萬一格達費的支持者或特勤人員認出了索克．艾爾祖馬的這一區，輕易就能定出@阿布希特的位置。

我想像若是我自己處在那樣的情況。如果美國政府正在搜尋我家外面的抗議份子，我會上傳相關的影像嗎？當然，身為記者，我將毫不猶豫。然而，作為父親，我卻會因為可怕的後果不寒而慄。

說老實話，我真不知道該對他說些什麼。但我還來不及作答，他自己卻做了決定。

⑳

RT@阿布希特：我會送出錄影，真主與我同在[75]

RT@阿布希特：真主助我 http://twitpic.com/43lxpd [76]

點擊連結，找到了他的錄影視訊。只有十三秒，一開始是他家裡的相機，靠近窗戶。由於攝影機光圈調整到外面的光線，我

看到的是的黎波里一處住宅區。他至少是從二樓或三樓拍攝，因此可以看到鄰居較小房子的屋頂，以及對街較高的白色建築。附近幾株棕櫚點綴，葉子在微風中搖曳生姿。

下面街道上有兩個人，一個站在一輛汽車旁邊，另一個沿著馬路在走。其中一人顯然有一支步槍。

然後，槍聲響了。**砰，砰，砰，砰，砰！**

攝影機突然拉了回來，反射性地避開子彈。由於屋內曝光不足，一切都黑了下來，但不一會兒，光圈調了回來，畫面上出現幾只咖啡杯，沿牆掛在鉤子上。然後攝影機又推回窗戶，拍到遠處同樣的那兩個人。

砰，砰！

錄影視訊中止。從整個跡象來看，@阿布希特說的沒錯，他家屋子外面正在禁行一場槍戰。

正當@阿布希特忙得不可開交時，阿里．推爾與@飛鳥插了進來，對他們無法用手機上傳影片大感抱歉。

> RT：@阿里推爾：我無法形容自己現在的心情，真希望我這支爛手機可以衛星定位，讓我傳出去！[77]
>
> RT@飛鳥：我也一樣。真希望我的手機有地理位置標籤（geotag）。[78]

地理位置標籤!?我感到一陣不安。地理位置標籤可以讓智慧型手機的使用者把自己的經緯度、他們的正確位置標示在推特、照片或其他介面上。只要使用地理位置標籤，就可以幫助像我這樣的人確認某人是否確實在的黎波里。要是@阿布希特在他的推特上設定了地理位置標籤，我真不敢想像他會遭到什麼後果。

RT@阿布希特：我看到帶槍的人到處都有槍擊 [79]

RT@阿布希特：我的攝影機滿了，我得把它清掉 [80]

RT@阿布希特：啊，狗屎 [81]

RT@阿布希特：砰—— [82]

RT@阿布希特：我得走人了，老命要緊 [83]

他的推特沒了聲音。我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為他的平安禱告，並把他的處境告訴世人。

@阿布希特與他的家人在家裡避難之際，@飛鳥報導，利比亞國營電視台正在播放穆阿邁爾．格達費在的黎波里綠色廣場（Green square）發表演說。

RT@飛鳥：格達費此刻出現在綠色廣場。自紅堡（alsaraya Elhamra）。#利比亞國家電視（#LibyanStateTV）#利比亞 [84]

我在這一帶的推友都動了起來，開始翻譯，包括卡達的阿布杜拉．艾爾阿什巴（Abdullah AlAthba）及開羅的拉米．雅庫柏（Ramy Yaacoub）。

RT@阿布杜拉．艾爾阿什巴（@Abdulla-AlAthba）：格達費：同胞們，歡欣鼓舞，我們比惡劣的電視頻道強大，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阿拉伯都在看著我們，看著圍繞著我的人們！ [85]

RT@拉米．雅庫柏（@RamyYaacoub）：格達費#利比亞：革命使利比亞成為第三世界、其實是全世界的領袖[86]

RT@拉米．雅庫柏：格達費#利比亞：「這是格達費與群眾同在」[87]

RT@阿布杜拉．艾爾阿什巴：格達費：我們的革命迫使義大利向我們道歉並賠償我們！[88]

RT@阿布杜拉．艾爾阿什巴：格達費：我們將開戰，我們將獲勝，我們將擊敗所有這些外國代理人，一如義大利的下場。[89]

RT@阿布杜拉．艾爾阿什巴：格達費：年輕人，歡欣迎接光榮的生活，我是你們的一份子，跳舞吧，唱歌吧，遊戲吧！[90]

他的演講明顯是要鼓舞支持者的士氣，打擊抗議者的氣焰。但那真的是現場轉播嗎？格達費本人當然傾向於現場直播，這樣才能提醒利比亞人，他仍然在的黎波里屹立不搖。但這如果是前一天的錄影，那就表示他對首都的掌控岌岌可危，只不過我們無法知道他是否還在城裡罷了。

我請求推友幫我一把。

格達費顯然還活著，有人能夠證實嗎？[91]

@回音2Zs（@Echo2Zs）仰望的黎波里當天的落日時分。

RT@回音2Zs：致@a卡文　看來像是，落日是短暫的，天空看起來還是老樣子[92]

幾分鐘後，半島電視英語主播提示，廣場上的時鐘符合的黎波里當地時間。93 儘管如此，我的一些推友還是表示懷疑。

RT@狐狸豌豆 19（@FoxTare19）：致@a卡文　這可能是昨天或前天拍的，現在播出騙大家說是現場直播，有可能嗎？94

這當然可能，我告訴他。但人正在的黎波里的@飛鳥卻保證這的確是現場直播，因為符合現在的天氣。

RT@飛鳥：格達費的演講是現場的，絕無疑問。現在是落日時分，天氣多雲、風大 #利比亞 #的黎波里 95

敘利亞推客謝基伯・阿爾・傑布里（Shakeeb Al-Jabri）的提示道：

RT@LesShaque：格達費的演講是現場直播，沒有問題。現在是落日時分，多雲，風大。96

「觀星確認新聞」，我回覆他，驚訝於這種想法。97 推特使用者使出渾身解數要弄清楚的黎波里的真相。

儘管的黎波里的情勢持續惡化，我繼續密切注意該國東部的戰鬥，抗議者在該地區取得了班加西及其他城市的控制。@年輕利比亞顯然擁有該一地區最大的消息來源，我愈來愈有信心，他

們的影片如假包換。

這時候，他們分享了這條連結：

㉑

> RT@年輕利比亞：請看實況直播：http://www.livestream.com/libya17feb #二月十七#利比亞[98]

又是他，還不到三十秒：

※連結內容同㉑

> RT@年輕利比亞：http://bit.ly/ikvas5 注意這則班加西來的現場直播#利比亞[99]

那是一筆實況錄影直播。在班加西居然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大出我的意料——格達費早已經把這個國家東部地區絕大部分的網際通路加以封殺。但事實擺在眼前，號稱是在該城的法院直播。我上 Google 搜尋該棟建築，樣子看起來符合。

螢幕上，一個年輕人正在講述班加西的情況。影片的品質極差，有的時候還很難分辨。我試圖摘要地把它直接推特出去，但效果不佳，只聽到說：「完全不知道在搞什麼名堂。」[100] 他說英文，帶點英國腔，短髮，表示他是早禿。我猜他大約三十左右。

我拚命跟上錄影視訊，整個人則陷在這場現場直播的聊天室裡。每一分鐘 PO 進來的訊息就有好幾十筆，包括阿拉伯文、英文，以及好幾種其他語文。有些人說，這個或那個城鎮已經解放，或遭到格達費部隊的攻擊。有些人則請求幫忙聯繫家人。多到爆的人 PO 進來利比亞的電話號碼，希望有人可以找到他們的親人。有的人則只是呼喊 Allahu Akbar——真主至大。

一面注意現場直播，同時也接到一則推特訊息，對方是一個歐洲的熟人，他正在注意班加西的情況。

> 這現場直播簡直瘋了！你有看那裡面的談話嗎？
> 真是令人刮目相看。[101]

真是令人刮目相看，沒錯。但現場直播的那個年輕男人是誰——他究竟在搞些什麼？

隨著現場直播的消息擴散出去，新聞機構開始追蹤主持的利比亞人，CNN 國際頻道拔得頭籌，從班加西訪問了這個神祕的年輕男子。正是那傢伙沒錯——同樣的頭髮，同樣的腔調——說得字字鏗鏘，句句有力，彷彿怕有人聽不到似的。

> 我們是和平的人！他們殺害沒有武裝的平民。我們是和平的人……給格達費施壓。叫格達費下台。我們要格達費離開利比亞叫他停止屠殺我們。我的意思是，我不明白你們這些人如何能夠眼睜睜看著我們遭到殺害，而不給他施加一點壓力。這是我們最卑微的要求。
> 我們只要自由的生活……我們要自己的人權，我們要自由……利比亞萬歲。**自由利比亞萬歲！**[102]

CNN 主播賴麗莎．維西里佛（Ralitsa Vassileva）接著問年輕人：「下一步是什麼？」

「我無法明確告訴你，下五分鐘我是否還活著。賴麗莎。」他回答。

「你最害怕什麼？下一步是什麼？」她追問。

我不怕死；我怕輸掉戰鬥。

我一定要找到這傢伙。

儘管格達費全力施壓，勒緊了這個國家的脖子，這個利比亞人卻還能夠從班加西拼貼出這場現場直播，簡直就像是有線衛星公眾事務網（C-SPAN）的戰時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打開來看，在一個分割畫面上，我看到四台多鏡頭攝影機的角度出現，彷彿保全攝影的連續鏡頭。而且無論在什麼時候播出，在它的聊天室裡都有幾十個人分享彼此的最新消息，這股串流成了一個視聽中心，把班加西跟整個世界連結了起來。

在第一個星期裡面，我就設法找到了幾個在利比亞使用 Skype 的人。我的作法是，追蹤住在亞特蘭大、芝加哥及其他地方的利比亞裔美國人，由他們提出住在班加西講英語的人，包括他們的名字、Skype 連結及電話號碼。結果居然連這些利比亞裔美國人都不知道這個班加西的年輕人是誰，但他們還是讓我跟利比亞可能認識他的人接上了頭。

CNN 訪問後的第二天早晨，幾乎就在我剛打開筆記型電腦時，我收到一通 Skype 訊息，班加西一個新的消息來源發過來的。

「你在嗎？」他的訊息說。

「是的，我在。」我回答，晚了幾分鐘。

「那個上傳的現場直播，從班加西發出的，你知道嗎？我有他的號碼，他告訴我只能給新聞記者。」

「酷啊，太棒了，我要。」我回覆。

他把號碼送過來。

「務必只有你自己知道。」他說。

「一定。」我回答。「知道他的名字嗎？」

「穆罕默德・納包斯（Mohammed Nabbous）。」

「一切多謝——你幫了一個大忙。為了追蹤利比亞可以連絡上的人，對我們來說，這個星期還有得忙的。」

「啊，沒問題，這是我當盡的微薄之力。我覺得十分無助。」

然後，Skype 斷線。但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和我在 CNN 看過的那張臉，以及那場了不起的現場直播連在一起的名字：穆罕默德．納包斯。但那時候，我卻不曉得，在接下來的兩年，他將對我的人生造成巨大的影響。

燭火不會白燒

喂喂？聲音檢查，聲音檢查，聲音檢查。

喂喂？檢查。

聲音檢查，都準備好了？

好了。

但我想要說的是，我認為我們正遭到轟炸。[1]

三月十九日，清晨五點，利比亞時間。反抗軍到了一個危險的十字路口，整個革命行動岌岌可危。雖然勝利了幾個星期，民兵部隊卻一再敗退，逐漸退到他們的大本營班加西。這可不是有條理的戰術退卻，而是落荒而逃。

在利比亞西部，格達費則鞏固了他對的黎波里的控制，殘餘的反抗軍徹底潰敗。至於我那三個最密切的消息來源：@阿里推爾、@阿布希特與@飛鳥，三月初政府封鎖區域性的網際通路時，就全都消失無蹤。[2] 他們是平安還是被捕，是生還是死，我全然無知。

聯合國通過決議，格達費如果不同意停火，便將採取軍事介入。[3] 利比亞外交部聲明，該國接受這項決議。

華盛頓特區，將近晚上八點，我已經上線十五個小時，監看反抗軍惡化的情勢。我必須暫停一下。岳母來訪，我不得不強迫自己離線兩個小時，和妻子一同去赴約。

放鬆了一個晚上，準備就寢前查看一下推特。我的動態時間軸滿是有關利比亞的報導，格達費的部隊對北約對的黎波里的攻擊發動反攻，戰鬥正朝班加西外圍推進。利比亞流亡人士@伊本奧瑪 2005（@IbnOmar2005）與國內各地人士聯絡，推文道：

> RT@伊本奧瑪 2005：聯絡 m3etiga（的黎波里空軍基地）與主要機場的附近，告訴我說，他們在等待 3eris（禁飛區轟炸）開始。聽起來真的很可怕[5]
> RT@伊本奧瑪 2005：**老穆**（MO）在班加西：班加西聽到密集砲轟，窗戶震動。#利比亞[6]

老穆在班加西。穆罕默德．納包斯搞出來的現場直播剛好滿一個月。這幾個星期以來，我已經成了這個現場直播聊天室的常客，和老穆及他的志工混在一起，緊緊盯住利比亞最新的新聞發展。他和我並非經常直接聯繫，但我覺自己已經是他現場直播社群的一份子。

我下載他的現場直播的頁面。螢幕上的老穆非常具象，聲音強而有力。

> 我們這裡整個區域都聽得到隆隆巨響……我認為我們是愈炸愈重要。[7]

格達費部隊把反抗軍逐出了阿吉達比亞（Ajdabiya），班加西南邊，距離約兩個小時車程，很快就會抵達反抗軍的大本營。

在視訊直播上，老穆坐在他班加西公寓房子裡的桌前，超大的耳機一如往常罩住耳朵，看起來精疲力竭；我心想，他多久沒有洗澡、吃飯、睡覺，甚至上廁所了。

> 我試圖叫人檢查一下，看看情況到底如何了，但班加西現在正遭砲擊，看來也沒有什麼人知道，因為我認為多數人都就寢了；我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8]

老穆說班加西遭到攻擊。對於這類的攻擊，利比亞的革命支持者都憂心忡忡；格達費曾揚言摧毀整個城市，包括平民百姓。某些新聞機構從該城撤出了工作人員，十萬火急朝東前往埃及。老穆據守的部分，最有可能遭到第一波攻擊，但他拒絕離開。

老穆的實況轉播，各種聲音雜陳，包括老穆的聲音，別人跟他講電話的沙沙聲，以及攝影機後面偶爾傳來的談話聲。我無法聽到爆炸聲，但老穆卻為了他公寓外面的情況感到焦慮。

> 我的意思是說，不可能沒事。我確定我聽到了什麼。我不知道怎麼那麼多人沒聽到；我不知道。現在又安靜下來了，但我不知道。[9]

他停頓了一下，低下頭，揉揉眼睛。

> 隨便給我一個號碼，隨便哪一個號碼，我要打過去，只有這樣你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不知道

別人怎麼都聽不到。我的意思是說，我聽得很清楚，在我的臥室。[10]

更長的一次停頓，又揉眼睛。老穆看起來很可怕。

我的眼睛痛。

等大家都醒來就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都睡著了；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11]

老穆繼續用電話和 Skype 跟人家聯絡。設備嗶嗶響個不停，有時候一次處理三個聯繫。他的聊天室成員打字總是盡可能地快，提供給他更多的電話號碼，另外有人則把老穆的對話從阿拉伯語翻譯出來。

無疑地，班加西附近有什麼事發生了，但老穆還在拚命，想要描繪一幅清楚的圖像。他長長地嘆一口氣。

真希望我有一套無線連結，這樣我就能夠拿著——你們知道的——我的攝影機到處去拍，同一時間!?你們也就能夠看到了。但這——**他怎麼能炸班加西呢，拜託喔老天!?** [12]

一個女性的聲音，帶英國口音，突然冒了出來；他一定是用 Skype 和老穆連線，她的聲音裡可以聽得出惱怒。「我不知道，穆罕默德。」她說。[13]

經過無數小時的實況轉播，失去了耐心，他把自己的挫折怪到她身上。

妳不知道？妳是什麼意思？聯合國怎麼辦？這些老百姓怎麼辦？他們怎麼說如果他真要轟炸班加西，那將會是一場大災難。他將會殺害無數人。[14]

幾分鐘之後，有什麼東西抓住了老穆的注意力。

窗戶在震動，這裡。啊，我的老天。很大聲。真希望我有一個超級麥克風讓你們聽聽。我要再打電話給他們。稍等一會兒。[15]

現在，大約十顆炸彈，輪番來，你們知道嗎？就是現在，我跟你們說話的時候……又來了。

啊，窗戶現在真的在震動。又來了。我說「又來了」，是說炸彈。

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16]

壓力從老穆額頭的毛細孔中冒出。向偉大的神禱告祈求力量，無疑是在擔心某些正在看實況轉播或參與聊天室的人。我確實很憂慮。

老穆打了更多電話，尋找任何可供收集的訊息。然後，他的耳朵再度豎了起來，發出另一個禱告——清真言——的前半句：「萬物非主，唯有真主」，他遙指著遠處的每一次爆炸，頻率不斷增加。

La illaha illahallah（譯註：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至大**：來了——又一發。又一發。又一發，又一發，又一發。

我不是開玩笑的，不是——**又一發**。我不拿這唬老

百姓——現在好多炸彈來了。[17]

聊天室的人力勸他和妻子到安全地方去。老穆用英文回答，挫折更深了。

我要到哪裡去呢？哪裡呢？他無處不炸。我留在這裡不礙事——又一發——如果我到別處去。又一發。愈來愈近了，哥兒們，真的愈來愈靠近這房子了。
好啦，窗戶震動得厲害——厲害。又是四發，現在。又兩發。[18]

不知道什麼事情那麼接近他的城市、他的家人、他的家，令他忍無可忍。

我不認為我還應該在這裡坐以待斃。我應該去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對嗎？從我的窗戶你們看不到任何東西，哥兒們，我來自鄉下。那是沒用的。

用 Skype 連線的英國婦人又進來了。語調改變了；這會兒是在求他。

「老穆，走吧。」

老穆火了。

走!?走去哪裡!?不要叫我走……我無處可去，這裡是我的城市。這已經不重要了！已經不重要了。[19]

我不喜歡他的表現。回想一個月前，第一次接受電視訪問時他所說的：**我不怕死，我怕輸掉戰鬥**。我了解，兩種怕都事關名聲。看起來，他幾乎要癱瘓了，沒有希望，甚至無助。然而，就那麼一瞬間，他的肢體語言變得完全不一樣：下定決心了。

> 好吧，一切真的逼近了。我去穿衣服。[20]

老穆拿掉耳機，丟下筆電走開。現場實況繼續播出，我聽到他在鏡頭拍攝不到的地方爭論，應該是和他的妻子，她已經懷胎六個月，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 我要去把這事情做個了結！我要到那裡去，我必須自己去看看……我不知道情況到底怎樣……我會嘗試做點事情。真要做什麼我不知道，但是，但是，我會試試看。[21]

老穆重新出現在他的筆電前。

> 好啦……各位，我回來了。我會與我老婆的手機聯絡——也會聯絡這裡的。我會在現場為你們做報導，好吧？[22]
> 喂？喂？各位，喂？喂？喂？喂？聽得到我嗎？檢查，檢查，檢查，檢查，聲音檢查。[23]

聲音檢查時，他的聲音聽起來很微弱，很遙遠。他是用手機在講話，跟他的妻子貝兒迪塔（Perditta）的連線，藉此應急，維持實況直播。

老穆冒險外出進入黑暗，用手機做現場報導。

聊天室裡許多人都肯定他的聲音有進來，但他們都不喜歡他離開相對比較安全的公寓家裡。

菜鳥駕駛（Pilotdebby）：老穆你要小心一點

老媽84（Moam84）：務必小心，老穆拜託拜託託

菜鳥駕駛：不要出去

老媽84：我們和你同在

000DM：老穆把你的攝影機放在窗子外面回到屋裡來

hayleytaipari：不要動你才能活

菜鳥駕駛：不要走到街上去

橡木冰（oakice）：找個地下室沒有窗戶的。有人在跟他講話。

hababbi：叫他老婆阻止他

Marwouantounsi：別給他建議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Fatcowxlive：哥兒們安靜

Fatcowxlive：他不會死的，死不了啦[24]

在車裡，老穆無法進入聊天室，看不到他們的請求。他只能處於廣播狀態：唯一能做的就是開車，報導。

老穆的手機沒有錄影直播的視訊功能，因此，他的實況直播並沒有什麼東西可看，只有之前幾分鐘他所設定的背景。然後，沒隔多久，一個美麗年輕的女人，戴著頭巾，水汪汪的藍眼睛，出現在螢幕上，撥弄著什麼設備。

他的妻子貝兒迪塔？

老穆的聲音又出現了。

> 可以了，可以了。此刻我在車裡，我會試著從這裡到哈瓦里（Hawari）那一區（班加西南緣一帶），不很遠，五至十分鐘路程。[25]

我提醒我的推友，老穆出發了。

※連結內容同㉑

> 老穆開車環繞班加西用手機實況直播附近的爆炸：http://www.livestream.com/libya17feb [26]

他的手機連線很糟，我幾乎聽不清他在講什麼。我不知道他開車時有沒有戴耳機，或者只是把手機丟在腿上。但不管他是怎麼弄的，他一直都在講話。

> 噢，狗屎——路被封了。我要回頭。等一下……路被封了。[27]

根據老穆的說法，哈瓦里的街上實際上已經空了，只有零星幾群民兵設置的檢查哨。

> 我馬上著手錄影。沒問題，我會跟你們聯絡並拍攝錄影，好吧？讓我拿攝影機，怎麼會這樣呢？[28]

什麼東西怎麼樣了？老穆顯然下定決心用他的攝影機錄影了。我想像他飛快地開在班加西市郊的僻道上，一手握方向盤，一手平衡攝影機，手機在大腿上跳動，忍不住佩服起他的堅毅來。

儘管老穆在家裡聽到爆炸聲，外面卻四下無事，放眼只見反

抗軍民兵設置的路障，沒完沒了。縱使沒什麼可以報，就像廣播節目的主播，碰到重大新聞暫停時，為了避免冷場，老穆覺得還是要講些東西。

> 山姆，萬一有事情發生我也不會掛掉，因為手機夾在我腿中間。攝影機我拿在手裡，開著……手機我也開著，但無法接聽手機上的東西……[29]

他繼續行駛。山姆（Sam）又是誰？他的志工？聊天室裡的人太多，很難一一把他們找出來，但我沒看過山姆這個名字。

同一時間，聊天室的人開始擔心起他妻子的安全。透過與老穆的對話操控 FulanWeladFulan（譯註：此為老穆實況直播的名稱），她的神情保持鎮定，卻難掩憂慮。

> FulanWeladFulan：啊有問題了他聽不到我 :-(
> 老媽 84：老妹堅持下去，有我們支持妳（抱抱）
> FulanWeladFulan：我們需要世界知道格達費在這裡的作為，但很明顯地，砲擊並不接近老穆，仍然很大聲，但現在比之前緩和了
> FulanWeladFulan：世界知道*[31]

老穆終於抵達了報導中砲擊的鄰近地區。當地檢查哨的民兵認得他，讓他通過。

時間將近十二點三十分，我的時間，班加西天剛破曉。想到自己之前幾乎睡了兩個小時。

> 好玩的是，我去睡了一覺，並對推特做了最後一

次檢查。現在我們到齊了。[32]

雖有老穆蒐集新的訊息——但仍乏善可陳——他繼續談話。

他們告訴我，炸彈就是這裡來的。位在蘇魯格（Suluq）這邊，朝阿吉達比亞的方向，從北邊……從後面那邊來，打中那邊，這些建築的後面。他們不確定是哪一種炸彈。[33]

這就是大家聞之色變的班加西受攻擊點，但老穆卻找不到任何具體的證據。民兵說，他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有人否認先前有過攻擊，或許是要避免恐慌在城內散布。

老穆還提到一個叫蘇魯格的城鎮，我用 Google 地圖尋找，但找不到，便到聊天室去求助。

安迪卡文：蘇魯格在哪裡，與班加西的相對位置？[34]

聊天室裡每個人都在各說各話。協調人拚命要把討論拉回主題。

利比亞女孩 2011（bintlibya2011）：他告訴他，他又是誰呀。

abdulghani：別說了別說了別說了

Libiya7urra：拜託喔，我是利比亞人，住在美國，班加西很好，沒事

Bensrieti：我剛從福威哈特（fuwayhat）來，你們聽

到什麼消息嗎？

自由班加西（FreeBenghazi）：我們最好讓聊天保持開放，除非是在翻譯的時候

老媽84：請便[35]

很快地，他們開始聚焦我的問題了。

Tellmemo：安迪，蘇魯格遠在班加西的南邊

Plemochoe：蘇魯格，南邊稍微偏東

班加西女孩（bint_benghazi）：蘇魯格距離班加西50哩

老媽84：我們會幫你找到答案

Tellmemo：安迪，31°40′07″N 20°15′01″E Suluq[36]

我拷貝了經緯度，然後貼到谷歌地圖上。賓果。[37]輕易就找到了蘇魯格，但班加西女孩的地圖稍微有誤。檢查一下地圖，我十分確定她是把距離班加西五十公里弄成了五十哩。或許不到一小時車程。有人插進來，證實了我的懷疑。

Loenkelley：卡文，34哩，55公里[38]

地理變成了焦點。老穆講到蘇魯格那邊來的攻擊時，他指的是從蘇魯格來的路上，而不是蘇魯格鎮本身。這也就說明了爆炸聲之所以發生在班加西附近的原因——格達費的部隊就在這兩個城市中間的某個地方，比我想像的更近些。

老穆繼續在班加西南邊一帶巡邏。儘管沒什麼可報的，他還是不停地講。要是他停下來了，哪怕只是幾分鐘，我的心都會揪

得打個結。

繼續講繼續講，老穆。

老穆在家裡聽到的攻擊顯然沒有具體證據，他開始吐槽聯合國。

> 我不知道聯合國到底在搞什麼鬼，他們難道是在等待更多的傷亡？……**看在老天的份上**……難道要看我們付出了多少他們才會施捨？多少——我要一台無所不能的無線攝錄機，現在！萬一有什麼不測，我會用它錄下來。萬一有什麼不測，人們將會看到。
>
> **真主至大**
>
> **真主至大**
>
> **真主至大**
>
> **真主至大**
>
> **真主至大**
>
> **真主至大**[39]

我愈來愈擔心他的安全。**老穆，回家去吧，今晚到此為止。**

他還在繼續：

> 沒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知道，我們應該被告知發生了什麼。我們不能就這樣被丟在這樣的黑暗之中。
>
> 好吧，我要回家去了……我知道，今晚我們活下來了。[40]

感謝神。回到你妻子和未出生孩子的身邊去，看在基督的份上。

一部機器關上，老穆打開車門進去，還在講他的手機。

我的家人很不安，因為我一個人在外面。41

你也會這樣想？如果我也像他那樣冒險，我試著想像我老婆會給我的臉色。

老穆回到筆電。一個年輕女人，應該是貝兒迪塔，一閃而逝。在他們的後面，我注意到一幅加了框的照片。結婚照？看起來確實像是老穆，一身講究，她看起來也一樣打扮。他問她關於爆炸的事情；我把他們的對話推出去，丟了一句我自己的想法。

老穆的妻子：在我們這一區有很多槍擊。
老穆：「那一定是我們的人在還擊。」
問題：錯誤的警訊？42

老穆戴上耳機。

嗨，各位，很抱歉我就這樣走開了去，但我剛才發現了事情的原委……好了，我們不妨再聽聽轟炸。43

老穆把頭往下傾，正是他盯著筆電螢幕緊跟著聊天室裡飛快的對話時常見的神情。那裡正有一大堆人為他的安全擔心得不得了。

不要擔心，不要擔心，不要擔心，各位，Skype

我——他們都很擔心我。

聽著——我常跟我老婆說，我是個魔鬼，所以什麼都不會找上我，好吧？

我不會那麼容易掛掉，所以……別擔心這一點。

我保證我會好好活著，活得更大……[44]

他的聲音減弱，然後，改變了話題。

好吧，現在讓我為你們放這一段錄影……[45]

把攝錄機連線到實況播放，老穆需要花點時間，何況他大概也弄不到什麼有用的影片，我估量著，正好可以利用機會睡幾個小時。瞄了一眼時鐘，剛過凌晨一點，便發了晚上的最後一筆推文：

好啦，夥伴們，我要簽退去睡一會兒了。有重大事情發生的話，我老婆答應叫我。大家保重。[46]

特別是你，老穆，我想到我自己。留在家裡——請不要做任何傻事。

三月十九日，早上七點，華盛頓特區時間。

雖然睡了四個小時，上午看老穆的報導，幾個小時下來，看東西的時候還是覺得不舒服。等泡好一杯咖啡，打開筆電，老穆

的視訊頻道仍然在我的瀏覽器中，因此，我重新整理頁面，下載最新的視訊。在班加西，此刻正接近正午，光天化日之下所拍的影片把一處住宅區前一晚所受的損害顯露無遺。

我登入我的推特帳號，連上線場直播。

> 剛起來。老穆正在實況轉播的是什麼？那是班加西的轟炸損害嗎？http://bit.ly/ ikvas5 47

※連結內容同㉑

等待回應的時候，我收看錄影視訊。片子收錄的是一處班加西高級住宅區，名叫海．阿爾．大樂（Hai al Dollar）——Dollar，取得好，若要住這裡，還真得要有 Dollar（美金）才行。

現場直播顯示，老穆經過嚴重損壞的幾輛汽車，進入一戶人家。

> 我要把這位先生家裡的情況給大家看，他要我來看，並讓各位也看看。玻璃掉落一地，這裡也是。還有一些東西——啊，天啊，啊天啊。你們應該都看到了。什麼東西都摔落下來了，甚至鋁製品，屋子裡什麼都落得一地，什麼都破碎了。48

隨著憤怒升起，他的音調開始拉高。

> 這是對著平民老百姓在幹！聯合國應該動起來了！我是說，如果這一家人正好睡在這間屋裡怎麼辦!?
> ……今天凌晨事情發生時，就有一個人睡在這張床上，就像你們看到的，我說呀，這裡的玻璃和

什麼東西都破碎了，還好這個人沒受傷。[49]

一片殘破，老穆裡裡外外走過，不時傳來扭曲金屬的哐啷聲，以及今天早晨以前還是這個家庭的家當所發出的嘎吱聲。老穆舉起一大片火箭彈片。

這些都是彈片，我還能說什麼呢，這人所遭受的
一切你們都看到了。[50]

受損的財物他一一看過。屋子外面好幾輛汽車燒成了廢鐵，房子的窗戶全飛了。傷亡的情形他沒有談。

「這些都是平民百姓。」老穆言下極為憤怒。「但還是發生了。」[51]

攝錄機拍不到的地方有人叫他，要他去看屋子的另一邊。損壞無所不在。

另一邊損壞得更嚴重？唉呀，我的天，你們都看
到了，這些小小的金屬圓片，要是有人在這裡，
只怕他們都會粉身碎骨吧。粉身碎骨。[52]

老穆轉過一個轉角，走過一個過道，跟屋主及他的鄰居打招呼。

感謝大家；這一切真是太謝謝大家了。[53]

直播突然間凍結在錄影的最後一個畫面：一個華麗的磁盒，逃過了火箭的攻擊，毫髮無傷。

一個女性的聲音，帶一點美國腔——我認為是貝兒迪塔——在轉播過程中說：「檢查，檢查，好了，現在我要把老穆放上去了，掰。」54

我進入直播的存檔，著手處理上午稍早上傳的錄影視訊。這時候，接到一則令人費解的訊息，發訊人是一個經常與老穆的團隊接觸的美國志工。

「你有聽說老穆今天早上受傷的事嗎？」她說。「我聽說他中槍了。」55

她所說的，我一無所知。

> 啊，老天，**啊，我的老天**，看看那裡。這真的是血呀；這裡有傷亡了，你們都看到了。這是血，現在你們看到了。56

接下去的錄影拍的是同一個社區。老穆看起來完全沒問題。**感謝神**。不幸的是，這一帶倒是有幾個傷亡。老穆操作攝影機拍攝一間屋頂上的大洞，湛藍的天空從那兒一瀉而下。他轉動攝錄機拍一張床，我看到兩個小枕頭，染了血的枕頭。小孩子的枕頭。

> 格達費攻擊了班加西的這一帶，發生了什麼事，你們都看到了。這是班加西城內的兩枚火箭……這是小孩子的血，一個五歲，另一個四歲。這的的確確是今天的攻擊。你們也可以看見，我們可以從這個洞看見天空，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在這

間屋子的屋頂。
我是說，**這些都是平民百姓**！我不知……我是說，這算什麼？你們都看到了……**怎麼有人做得出這樣的事情？**
……他們帶我們到屋頂讓我們看受損的情形。啊，我的老天……看這裡，看這裡，**看這裡**——這是在班加西城裡呀。看，看，看這裡。我是說，這你要怎麼說？這難道不是攻擊平民？我們此刻所看到的是臥室的一個洞，還有枕頭和鮮血……**我無法相信這是事實**。

老穆停下來，讓自己冷靜下來，深深嘆了口氣。

唉，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我要回家去了。[57]

老穆有關房子損壞的錄影告一段落，但後面還有聲音的部分。我認為是貝兒迪塔在攝影機鏡頭之外開始透過麥克風發聲。

好了，我確信大家都聽到了所發生的一切，聽到了穆罕默德在大樂社區所做的報導。誠如他所說，很重要的是，你們務必去聯繫你們所認識的人，讓他們去看他回家後將放上網的錄影視訊。因此，拜託各位了——我知道，你們已經推特，已經將它貼上臉書。因此，還要盡力設法讓更多人看到，因為這非常重要。
這已經證明，格達費確實攻擊了班加西的平民百姓。他並不是攻擊任何軍事陣地，他不是在攻擊

> 機場——他是在攻擊平民。拜託拜託，務必盡你們的所能讓人們看到。我們需要世界看到，這非常重要。
>
> 等穆罕默德回到家，他會把錄影PO上網……他回來用不著幾個小時，頂多十五分鐘……我們需要世界看到。
>
> 好啦，我們現在先掛斷，等老穆回家來。願他早早到家。各位再會。inshallah Khair（神保祐一切順利）。再見。58

我睡覺的時候，老穆找到了他要找的東西——格達費違反停火，攻擊一處平民社區的具體證據。老穆的影片很快就會出現在全世界的電視螢幕上。

我從另一個熟人那兒收到一筆Skype訊息。

> 關於老穆，你有聽說什麼嗎？他的直播今天早晨停播了。大家都擔心他受傷了。59

它沒有停播呀，我心裡想，從一醒來，我就一直在看它。沒錯，他的錄影視訊經常會突然斷訊，但我不認為那是「停播」。

我打開電視；半島電視正播放我剛看過的影片。

幹得好，老穆。

正當半島電視主持人討論老穆的影片時，我接到一筆推特訊息，是一個也在採訪利比亞的同事發的。內容讓我涼了半截。

> 有謠言說，老穆遭到狙擊手射中頭部。我正聯繫一個在班加西媒體工作者的妹妹；未經證實。60

我還來不及回覆，老穆的一名志工傳來電子信。

> 不知道這是否真實，因此，請勿回推。罕姆茲墨推文說，老穆遭到狙擊手狙擊，人在班加西醫院的 OR。希望不是真的。不知道罕姆茲墨的消息可不可靠。[61]

罕姆茲墨（Hamzamu）指的是罕姆茲．茂沙（Hamza Mousa），一個埃及醫師，班加西主要醫院的志工。我曾經在推特上追隨過他一陣子，碰到醫療方面的事務，他十分信得過。

我鍵入@罕姆茲墨（@Hamzamu）的推特信箱，接著回覆老穆的志工。

> 看到了。十分令人擔心，因為他過去十分可靠。在聊天室裡，他們怎麼說的。[62]

她回覆我：

> 聊天室裡很不樂觀。罕姆茲墨剛推文說，他已經在去醫院的路上。最新的說法，他在那裡看見老穆的弟弟在 OR 外面哭泣。為此，我的朋友過去六個小時都在 skype 上陪老穆的妻子。罕姆茲墨到了醫院時會讓我們和別人知道。當然，我們全都希望那是一個誤傳。[63]

在後續的電子信中，她繼續同樣的想法。

我們全都朝最好的一面想。沒有人知道確實消息。切勿在聊天室談這件事，因為老穆的老婆在那裡——貝兒迪塔在聊天……[64]

我正在注意，事情確定時會讓你知道，但願他自己走出來。[65]

謠言如果只是來自一個消息來源，說說也就算了。但這畢竟是在利比亞——謠言是會傳染的。而我現在卻接到一大堆東西，都是極端不利於老穆的，其中還包括他的一名志工。

一邊等待進一步的消息，我一邊調出他檔案中尚未過目的錄影視訊。其中一筆顯然是老穆坐在他筆電前的最新系列。[66] 他看起來十分惱怒。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好說的。但願這一切不是真的。因為，如果他真轟炸了班加西市的機場和房舍……

我甚至不知道怎樣告訴別人，說情況發展得不好，也不知道事情會怎麼演變。如果這房子遭到了轟炸，他就是在轟炸房子裡的老百姓。聯合國到底什麼時候才會表明立場？什麼時候才會針對這種情形採取行動？

因此，我要和他們站在一起，我要拿起攝影機，我要取得證據，拍攝錄影，將真相公諸於世。我希望一切往好的方向發展——你們知道嗎？[67]

錄影視訊結束。

我要和他們站在一起。到底是和誰呢？民兵？還是幫他一同搞

現場直播的那些朋友？他究竟走到了哪裡，到了那裡時，事情又如何呢？

早先跟我聯絡的同事又發訊息來給我。

> 還不是上傳網路的時候，但老穆已經去世。[68]

不，老穆不可能死了。我是說，幾個小時前我還在線上看到他。事情怎麼會變得那麼糟，糟到他居然就這樣走了？

早先寄電子信給我的志工又發電子信來了。

> 悲慘的是，那是事實，他的妻子已經（在聊天室）發表了聲明。[69]

一個聊天室的協調人，流亡北美洲的利比亞人，發送了另一則訊息給我。我彷彿見到她淚流滿面的神情。

> 安迪請至穆罕默德．納包斯聊天室 2，他已離開我們，今天早晨就義殉難，請幫我們散播這個消息。[70]

懷著極大的敬畏，我進入聊天室。那兒，許多人過去一個月來每天都與老穆一同工作——全都哀痛逾恆。

> WeekiWacheeWoman：他是被**謀殺**的。
>
> CalyxxNC：貝兒迪塔還好吧？
>
> Anonymoosh：我們都知道，他遭到槍殺，死於非命。

freedom0001：我們會繼承他的偉大志業。

CalyxxNC：我心與她同在。[71]

親愛的神，他怎麼會落得如此下場？

我回到現場直播檔案，看兩段尚未觀看的錄影。

第一段以靜態開始，[72] 沒有任何新的影片——只有一個凍結的畫面：之前錄影中的那個磁盒。聲音的品質極差，大量噪音蓋住了老穆手機的麥克風。我聽到一個聲音先用阿拉伯語，然後用英語大聲叫喊。是老穆的聲音，在班加西某個地方做現場報導，聲嘶力竭地喊著。

> 各位，大家好，喂，喂，喂，聽得到吧。現在我們在班加西四處遭到攻擊。現在有一架飛機墜毀，靠近卡爾尤尼斯（Garyounis）的大學附近，卡爾尤尼斯附近地區，現在我正在，在，在，在一輛敞篷車後座，跟一個人在講我所知道的情況。他有一支十二半（毫米防空砲）在他的汽車後座。我們從班加西來這裡，想要做一件事情。[73]

然後，機槍開始掃射。

> Imshee, imshee, yalla ya shabab! [74]

> **快走，快走，大家快走！**然後改用英語。

> 現在炸彈就在我們面前，就在我們面前。[75]

一時之間，不管說什麼，幾乎全都聽不清楚，更多的機槍聲，喊叫聲——徹底的混亂——有人用阿拉伯語在說，聽起來像是「嘿，阿布杜拉，走吧！」

現在，我在卡車後座……現在，我要——[76]

更多的機槍射擊，大聲到再次掩蓋了他手機小小的麥克風。

Yalla, yalla! Ya Abdallah! [77]

快走，快走，阿布杜拉！

老穆繼續描述他周遭的恐怖場景。

各位，從這裡我什麼都看不到，我們在這座橋的末端，從這一頭什麼都看不見。你們可以聽到槍聲吧。[78]

聽著聽著，我感到驚嚇莫名，想像著老穆那一刻的感受。槍林彈雨之中，他居然能保持鎮定，他是怎麼辦到的？當然，他歷經過艱苦的陣仗——在革命剛開始的那些天，他已經見識過班加西法院的猛烈攻擊。

我們實際上進了——他們現在正在射擊……我們在……的後面，我們在……的後面……[79]

更多的機槍射擊聲，呼嘯，破壞——然後，一聲銳利的電子尖嘯聲——類似手機出其不意摔落到地上時發出的聲音。

音訊陷入沉寂。

什麼都沒有。沉寂彷彿永恆，但實際上大約只有半分鐘。然後，突然間，嗶——像是電話中斷了。

接下來又是寂靜，至少持續了兩分鐘，卻漫長得令人難以忍受。然後直播轉變成音樂視訊——Khaled M and Low Key 唱的利比亞獨立歌《自由不可奪》（Can't Take Our Freedom）。大概是老穆家裡管控直播的人打開了音樂以結束那惱人的寂靜吧。[80]

這麼說來，老穆現場直播了他自己死亡的那一刻，天知道有多少朋友、家族成員及支持者也都聽到了現場的實況。

La illaha illahallah. Allahu Akbar。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至大。

我回到聊天室現場，盡量往回轉，想要看看別人都寫了些什麼。終於，有人傳送了一份聊天記錄——從老穆直播那一幕可怕的視訊起。讀起來，其動人心魄一如我剛聽才到的。

剛開始，是聊天室的成員努力要把老穆說的話翻譯出來。

自由班加西：老穆說繼續下去
自由班加西：老天保祐你
自由班加西：（聽不見）
自由班加西：（啊，阿布杜拉）
自由班加西：他在那裡
自由班加西：哪裡打的？
自由班加西：抱歉錯了
永遠的長號（4evrlonghorn）：我們遭到攻擊

自由班加西：你的槍呢（亦即，你為什麼不開槍）

技術掛帥（Skillethead）：**請推特給世界，班加西正遭到格達費部隊的攻擊**[81]

接著，老穆的連線中斷。他的妻子第一個注意到，本能地以檢查麥克風做出回應。

貝兒迪塔：檢查，檢查

老媽 84：我們失去他了

自由班加西：貝兒迪塔？[82]

我們失去他了。老媽 84 寫下這幾個字時，手機通話斷掉也不過幾秒鐘而已；她的意思可能是說失去了聯絡。然而，恐懼很快在其他參與者之間蔓延。有人祈禱那只是技術性的問題而已，有的人則像是有朋友或家人犧牲成仁般禱告起來。

哈密德利比亞（Hamidlibya）：真主至大

J 本特萊（Jbntly）：不!!!!!!!!!!

丹尼泰妮絲（Denythenice）：沒聲音了!!!!

煩擾的心 2011（Persecuted_Mind2011）：大家為老穆禱告

哈密德利比亞：真主至大

銀河 NC（CalyxxNC）：貝兒迪塔——老穆好嗎？

永遠的長號：**我們只是丟了聲音罷了**

Glibyan：真主真主真主　至大至大至大

哈密德利比亞：真主至大

自由利比亞 1（free_libyan1）：禱告來自加拿大

哈密德利比亞：真主至大
leeby：真主至大，保祐他們獲勝
Habbabi：真主至大
Atayy7：願神與你們同在
Pennyvane：祈禱老穆平安
哈密德利比亞：真主至大
煩擾的心 2011：願神垂憐我們，解救弟兄老穆脫離敵手
BobGreeley：老穆沒事吧？
Habbabi：真主至大
Fairuz：貝兒迪塔沒有聲音
malik_libya：真主啊
哈密德利比亞：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自由班加西：哥兒們，把消息推出去 83

把消息推出去。那是我的工作呀，但老穆的最後一刻，我居然缺席了，睡得昏天暗地。真是大不應該，我覺得，在他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卻缺席了。

還有一則錄影視訊我還沒看。我調出來，裡面只有聲音和同樣那一幅定格的該死的磁盒，我立刻認出那聲音，是那個我認為是老穆妻子的女人。

那是我有生以來聽過最令人心碎、動人心弦的錄音。84

喂喂？檢查，檢查，檢查。大家都聽得到嗎？
（她深吸一口氣，憋回眼淚）
我是老穆的妻子。——（飲泣）——我要告訴大家知道，穆罕默德……走了——為革命犧牲了。

Lā ilāha illā l-Lāh, Muh ammadun rasūlu l-Lāh.

（清真言——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為其使者）

（寂靜，攝影機外有小聲交談，深深一聲嘆息）

他為革命犧牲了——（深深一嘆）——讓我們祝禱利比亞獲得自由。

（啜泣的聲音）

謝謝大家，請為他禱告。

（啜泣，稍停）

一切尚未結束，我們仍須努力。他的創舉，無論如何必須持續下去。

我不能上線太久，因為葬禮及其他一切，但我需要各位……需要各位接手他們為革命所做的一切，請維持這個頻道的運作，持續錄影、上傳並劍及履及……盡你們的所能為此一理想對抗任何威權。轟炸不會停止，槍擊不會停止，犧牲也不會停止。

憋下更多的淚水之後，她終於放任自己肺腑間那股悲慟，隨著一聲長嘆傾洩而出，天地聞之，恐也動容。她仰首向天索討力量，那神情恍如在我眼前。

千萬不要讓老穆的創舉化為泡影，各位，不要讓一切白費。他已經……（深吸一口氣，停頓一下）我羨慕所有的 shuhada（烈士），因為，我認為是神成全了他們，inshallah, ya rab（請神保祐，啊，神）。

我該走了，請讓頻道繼續動下去，繼續上傳影片，而我——我會盡力，如果有任何消息，我會盡力把我們有的給你們，縱使老穆……
我的能力有限，但我定將傾我全力去做。
（又一聲悠長悲慟的嘆息）
再見了，各位。[85]

將近中午時分，華盛頓特區。心懷一切報導都屬錯誤的希望，幾個小時過去，證實老穆確實已死，我暫時離線，處理自己內心的震驚與憤怒，與家人共度平靜的時光。

最後，我還是推文把事情告訴了我的推友。

嗨，夥伴們……很抱歉我離線了兩個小時，但老穆今天遭到殺害的消息實在太令我悲痛，全然難以接受。[86]

我實在想多寫一些——拚命想談這件事——但那時候，我卻注意到路透社所發的一則提示，便立刻回推回去。

路透社：（總統）薩科奇宣布，法國飛機正起飛前往保護班加西的平民。[87]

令人難以置信——老穆在他生命最後幾天一再呼籲的北約戰機，在他殉難時總算起飛了。可惜，他已經來不及看到自己的努力拯救了班加西。

我暫停下來，整理自己的思緒。

穆罕默德．納包斯是我在利比亞最初的接觸，也是利比亞平民記者的代表，如今他已死去，死於槍戰之中。[88]
「我不會那麼容易就死的，別擔心這個，我會活得愈來愈強大……」老穆今天在他的現場直播裡說，說著就改換了話題。[89]
㉒ 幾個小時前他出去錄製更多的錄音，陷入一場槍戰之中。錄音停止於六時三十分，上網 http://bit.ly/h4tphZ [90]
幾個小時下來，謠言頻傳，說他遭到射殺，但沒
㉓ 有得到切確證據之前，我們都避而不談。[91]
大約一個小時之前，他的妻子發表了這段錄音。http://bit.ly/ed4lx0。傷心欲絕，但表現得非常勇敢。[92]
最令人痛心的是，法國戰機現在已經飛臨班加西上空，但老穆卻來不及看到他的求援得到了回應。RIP 老穆（安息吧老穆）。[93]
我忍不住想，如果法國戰機早十二個小時到達，老穆現在還會活著嗎？我真的不知道。[94]
昨天晚上，我現場直推老穆的現場直播，直至凌晨一時三十分。然後就寢。幹，我真的很自私，我應該留下來的，如果我知道……[95]

如果我真的知道什麼？知道他馬上會死？由於某種奇蹟我可能保得住他？他死的時候，我沒有在線上，彷彿只要我留在華盛

頓特區的鍵盤前面，就能夠保住他的命，這讓我覺得全是我的錯。我沒有做該做的事。

我接到的第一個回應使我好過一些。那是潔妮·賈丹（Xeni Jardin），部落格 Boing Boing 的共同創辦人之一，也是長期以來我的線上典範，堪稱線上最優秀——聰明、有趣、富同情心。

> RT@潔妮（@Xeni）：安迪，真的很難過，但也不至於如此。你做的是很重要的工作。就算你晚幾個小時不睡也救不了老穆的生命。96

我回覆她：

> 我知道，我知道，那只是一時的忿忿不平。只是因為他做的正是我會去做的，如果今天我是他的話。97
> ……我無法進入那個黑沉沉的黑洞。我無能為力，我只能做一個目擊者而已。安息吧老穆。98

潔妮回寫：

> RT@潔妮：你與老穆一體的本質我們還無法以言語說明，但那很重要。我為你的損失感到難過。99

我回覆：

> 謝謝妳，潔妮，真的很感激。這就更證明了上線與離線之間本無區別。100

這正是我所需要的抱抱，儘管她遠在三千哩之外的加州。

整個推特上，新聞記者、活動份子與每個普通人，全都表達了悼念之意。儘管沒有幾個人真正認識老穆本人，但全都覺得自己失去了一個重要的人，一個同事、一個可信的消息來源、一個同志、朋友。在推特上，CNN 記者班恩．衛德曼是少數幾個見過他的記者之一，也是革命開始之後第一個報導利比亞的記者。

> RT@班恩 CNN：一個真正的英雄，自由利比亞之聲（Sawt Libiaal-Hurra）的穆罕默德．納包斯，今天在班西亞的戰鬥中遭到殺害。#利比亞 101
> RT@班恩 CNN：穆罕默德．納包斯是從一開始就從班加西向世界廣播的無畏聲音之一。智慧、無私、勇敢。102

@利比亞在我（@LibyanInMe），一個打從革命一開始就在推特上活躍的利比亞流亡人士，表達了許多活動份子的共同憂懼：在吸引世界注意上，老穆的影響力無人可以替代。

> RT@利比亞在我：@Tripolitanian（的黎波里人）我感到極端沮喪。沒有了他，這次革命無以成事：'(:'(..希望我自己很快能夠挺過去。103

在杜拜，巴勒斯坦企業家，也是線上活動份子的伊亞．艾爾巴格達第（Iyad El-Baghdadi）指出，北約終於介入衝突，本來可以帶來歡喜，但老穆的死輕易就使之黯然失色。

> RT@伊亞．艾爾巴格達第（@iyad_elbaghdadi）：老

> 穆的死將為今天的一切抹上悲戚的陰影。無力回天，哥兒們，抱歉。[104]

對老穆的崇敬在網際網路擴散，愈來愈多我的推友開始跟我聯繫。透過推特表達哀悼，頗有一點像經由簡訊獲知某人死訊的味道，看起來未免不成敬意，但我的推特社群那種惺惺相惜的感情卻使每個人的真誠都散發出光輝。

其中一人，署名@UU詹姆斯（@UUJames），唯一神教（Unitarian）牧師，就充分做到了這一點。

> @UU詹姆斯：你和我們都覺得，我們失去了一個自己人，這乃是此一新的新聞事業所賜給我們的禮物之一。[105]
>
> @UU詹姆斯：我是一個傳教士，不是一個記者。接納你的悲傷，活下去。這種我們共同分享的一體感乃是你的工作可貴的附加價值。[106]

有的時候，訊息來自完全意想不到的人，譬如慈善家、前超級名模碧安卡·賈格（Bianca Jagger）。

> RT@碧安卡賈格（@BiancaJagger）：老穆是個英雄，請接受我的慰問　RT@a卡文[107]

有個掛名@松箱（@thepinebox）的人，我完全不認識，寫道：

> RT@松箱：這是一次名符其實的推特革命，我要對卡文說，對他之失去好友老穆，我感同身受。[108]

「盛情收到。」我回覆。「感謝。」[109]

一整個下午，對老穆的崇敬出現在全世界的新聞與網站上。[110] 許多人都形容他是一個「平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t），這個用語我經常使用，只不過還不覺得十分滿意罷了。新聞界用這個詞的時候，往往是要把他們與專業新聞記者做出區隔，有的人甚至貶抑這種作為。我覺得有必要消除這種心態。

> 讓我們從平民記者中把平民兩字拿掉。穆罕默德·納包斯是一個殉職於工作崗位上的記者。他是利比亞的克朗凱（Cronkite，譯註：華特·克朗凱，美國著名的新聞人，有最可信任的美國人之美譽，19196-2009）[111]
> 從老穆今晨的死亡得知了一件事：他的最後報導向世界昭告，格達費的停火根本就是胡說。[112]
> 說穆罕默德是利比亞第一個獨立記者，是第一個獨立廣播記者，難道不對嗎？[113]

一個國家的第一個獨立記者。那些透過國家媒體大作親政府宣傳的雇傭文人就不是。一個真正的記者——在他國家整整一個世代裡面的第一個，你想像得到嗎？五個星期前，他只不過是一個懂得架設衛星天線的年輕企業家而已。不論這場革命的最後命運如何，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今已經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我忍不住想到貝兒迪塔，她勇敢地上線宣布他的死訊，要求他的支持者繼續他們為利比亞所做的工作。貝兒迪塔與老穆正等著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來年春天出世，一個永遠也看不到父親的孩子。

> 老穆的妻子已經懷孕。希望大家都能告訴那孩子，他的父親是一個勇者，一個為國捐軀的勇者。[114]
>
> 我一直盼望有一天能夠到利比亞去訪問老穆，問他，他的所作所為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如今，只盼望能與他的家人見面。[115]

想到老穆尚未出世的孩子，我的心思也為之飄移。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正在電視上討論北約的介入，但我根本聽不進去。那時候，剛好四歲的女兒凱蕾走進房間，朝著電視走過去，突然就把國務卿給關掉了。

「別看她。」她說。「讓我們來吃巧克力吧。」

凱蕾伸手遞給我。啊，好時吻（Hershey's Kiss），從來沒有那麼好吃過。

我得要跳脫這場革命才行，哪怕是短短的時間都好。跟孩子玩玩，和老婆聊聊這一天的種種。我在線上所得到的支持，其動人和慷慨令人難以想像，但有的時候，即使面對悲傷，你還是得關心別的某些人。

要是在平常，凱蕾會搞些古怪事逗我開心。但當時她卻問我，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時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明。妻子和我只好盡力而為，一個遙遠的國家有一個人，對老百姓很壞，因此，有一個好人決定每天上網，把壞人的作為都告訴我們。但今天，那個好人死了。

「他是一個英雄嗎？」

我停頓一下。「是的。」

「那還有英雄留下來嗎？」

「希望這樣，凱蕾，真的，希望這樣。」

晚上九點剛過，我又已經上網一整天了。繼續和關心老穆的人討論老穆之死，照例是一發不可收拾，但我真的需要脫離了。

> 今天早點打烊了。睡飽了才有精神趕上進度。大家保重。我們可不能再失去另一個記者。老穆安息。[117]

穆罕默德．納包斯是阿拉伯之春當中第一個喪生的記者。不幸的是，他並不是最後一個。

謠言滿天飛

隨著線上消息來源有如雨後春筍般在利比亞孳生，謠言滿天飛的情況只是時間問題了。有的時候，是反抗軍又佔領或又失守了一個城鎮，要不就是針對 YouTube 錄影報導某人濫殺平民大肆譴責。

接下來，免不了還有就是格達費死亡的謠言。

當然，這一點都不值得驚奇。格達費——不用說，還有他的家人了——壓制利比亞四十餘年，只要是反對他們的，恐怕沒有人不希望這一家死人的。

二〇一一年三月，就在北約首次發動攻勢的前幾天，利比亞人之間就風傳格達費的的黎波里大本營，亦即阿齊齊亞兵營（Bab al Aziziya），發生了爆炸。阿齊齊亞兵營是一個範圍遼闊的組合，包括軍營、練兵場及格達費的官邸。推特上，不是說有人醞

醸兵變，就是說有汽車炸彈。更有人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一架自殺飛機的攻擊。

至於另一些推特用戶，放任把謠言當成事實——或更精確地說，但願這一切都成真——還有一些人，則是聰明地讓推特保持警醒。我有兩個推特消息來源就屬於後者。@的黎波里人（@Tripolitanian），一個利比亞人，小心謹慎掩護自己的身分，就是第一個指出這些謠言的人，另一個則是住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伊亞·艾爾巴格達第（Iyad El-Baghdadi），一個志願花時間在地圖上為這整個國家的衝突定位的人。

> RT@的黎波里人：槍戰的謠言，在格達費的大本營阿齊齊亞營區發生處決及兵變——所有都未證實。[1]
>
> RT@伊亞艾爾巴格達第：據報導，的黎波里有抗議活動，阿齊齊亞（Azizia）格達費官邸營區起火。#利比亞[2]

我轉發他們的推文，問有沒有人知道這些事，同時直結連接上其他消息來源。其中一人，@二月十七利比亞（@feb17libya），顯然就是自殺飛機攻擊之說的起頭者，外加一個名叫阿爾瑪納拉（Al Manara），有問題的利比亞新聞網站。

> 致@二月十七利比亞　你信誓旦旦說有自殺飛機攻擊，你能給我更詳盡一點的說明嗎？到目前為止，只有你及阿爾瑪納拉報導了這件事。[3]

對於確切消息的獲得，我更寄以厚望的是我的朋友布萊安·

康雷（Brian Conley），又名@巴格達布萊安（@BaghdadBrian），他之前曾經在巴格達成立平民記者部落格〈活著〉（Alive）。[4]目前正在班加西志願訓練地方人士用錄影視訊講出自己的故事。

> 致@巴格達布萊安　你們的人有聽說什麼有關格達費營區自殺飛機攻擊的事件嗎？聽來的謠言，未經可靠證實。[5]

布萊安很快就有回應；沒錯，班加西的人民正在慶祝這項謠傳，現在連地方電視台都受到了傳染。

> RT@巴格達布萊安　致@a卡文　剛聽說了，真主至大紛紛自看電視的人大聲傳來[6]

在卡達，《外交政策》主編布雷克．洪歇爾（Blake Hounshell）點出了我心裡的想法。

> RT@布雷克洪歇爾（@blakehounshell）：要是我，只有在看到照片時才會相信自殺飛機衝入格達費營區的報導[7]

正當我們紛紛表示懷疑時，利比亞國營電視又一次播出格達費的演講。看起來應該是現場的，但沒有戶外背景，因此，無法確認是在何地或何時攝錄。懂得阿拉伯語的人同步做出翻譯。他們的推文重疊著進來，剛好可以交叉比對。

> RT@LeShaque：格達費的演講是在燭檯裝飾華麗

的帳篷中播出。#利比亞[8]

RT@阿布杜拉艾爾阿什巴：格達費：我們將獲勝，不管是內亂還是外患，他們打不垮我們的和平與愛。[9]

RT@LeShaque：格達費：無論其為外國或本地的陰謀，我們決心予以粉碎。#利比亞[10]

RT@Egyptocracy：格達費：內部的、外部的或軍方的陰謀，我們都將予以粉碎，粉碎，粉碎（他重重捶擊桌子）#利比亞#二月十七[11]

RT@阿布杜拉艾爾阿什巴：格達費嘶吼：我們贏過的戰爭不止一次，我們將打敗美國！[12]

RT@Hisham_G：格達費：「惡魔、有病的人、帝國主義子孫，我們定將二次摧毀他們」——送幾顆智慧型飛彈給那個白癡神經病。[13]

有關格達費死亡的謠傳不斷在推特、臉書及其他社群網絡擴散。有的甚至說，他的兩個兒子，賽夫・阿爾伊斯蘭・格達費（Saif al-Islam Gaddafi）及哈米斯・格達費（Khamis Gaddafi）也都在傷亡之列。我提醒大家，這些都沒有證據。

許多有關自殺飛機攻擊格達費總部的謠言都說，兩個兒子受傷或死亡。沒有看到有獨立消息來源「證實」。有人有嗎？[14]

我的關切很快得到利比亞人@的黎波里人與@伊本奧瑪 2005 的呼應，他們認為，虛構的謠言其效果都將適得其反。

RT@的黎波里人：哥兒們，請等證據……記得有關格達費逃到委內瑞拉的謠言嗎？[15]

RT@伊本奧瑪 2005：各位……沒有人知道賽夫或哈米斯在醫院!!!這些都未經證實!#利比亞#格達費[16]

在的黎波里現場，至少有一名記者，美聯社的哈迪爾．阿爾謝奇（Hadeel al-Shalchi），聽說了這項謠言，但看不到足夠的支持證據。

RT@ 哈迪爾阿爾許（Hadeelalsh）：在的黎波里有關阿齊齊亞營區爆炸的謠言；到城中查證沒有結果。格達費後來從營區發表了談話。#利比亞[17]

此刻，利比亞是清晨，華盛頓特區則接近午夜。感覺起來我們像是在原地打轉。

繼續聽到利比亞人說格達費總部遭到攻擊，有的說是炸彈，有的說是自殺飛機。西方媒體則不見報導。謠言不脛而走？[18]

一個散布此一傳言的利比亞推特帳號@利比亞今日新聞（@libyanewstoday）堅持不退。

RT@利比亞今日新聞：哈米斯．格達費在醫院的燙傷部，情況危急。[19]

「仍然不信。」我回覆。「持疑。」[20]

不止利比亞人照單收買謠言，有一個署名@DougPologe 的推特用戶也問我：「這事情的疑點何在？」[21] 我回覆說：

致@DougPologe　只有反格達費的媒介在報導。沒有人也沒有其他消息來源說——任何東西——查無實據。[22]

接下來幾天，謠言無疾而終。到了三月二十日，又冒了出來，這一次是以格達費的兒子哈米斯為焦點，他所領導的部隊最是凶殘。我第一次聽說，是從一個署名@Lawilc01 的推特用戶。

RT@Lawilc01 致@a卡文　在 al hurra 聊天室，有年輕人剛說，依可靠消息來源，哈米斯臨床診斷腦死。

換句話說，她在點出，在這個由穆罕默德·納包斯所創立的聊天室，有一個協調人根據他們自己的消息來源所提供的說法。老穆雖已過世，但聊天室仍然繼續運作，蒐集並討論利比亞出來的訊息。

我回寫給@Lawilc01。

致@Lawilc01　上個星期與上上個星期都有聽說。如果哈米斯受傷或死亡，我要見到證據。流行的謠言熱過頭了。[23]

致@Lawilc01　哈米斯受傷完全可能，但對於他，人們喊狼來了也未免太多次，想要不懷疑都難。[24]

埃及裔美國作家莫娜·艾塔哈威（Mona Eltahawy）也要嘗一口發酵的謠言。

RT@莫娜艾塔哈威：未經證實　RT@運作的利比亞（operationlibyia）：哈米斯·格達費經證實已經死亡：]25

真是愈來愈令人洩氣。利比亞人不斷傳播哈米斯死亡的謠言，連非利比亞人也來湊熱鬧。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儘管使用他們眼中的新聞行話，諸如寫「證實」或「突發新聞」時，往往全都用大寫來強調，其實一點用都沒有。

黎巴嫩部落客伊梅·巴奇（Imad Bazzi，@特萊拉 LB〔@TrellaLB〕）報導說，他和美聯社一名攝影記者談話。

RT@特萊拉 LB：接到美聯社在利比亞攝影記者的電話，說哈米斯·格達費已死！26

遠在美國，政治部落客麗莎·薩貝特（Liza Sabater），非常積極推文談論阿拉伯之春，卻無法確定該如何解讀下面這句話。

RT@blogdiva：所以，這是半證實的或經過證實的證實？27

我回覆她：

每隔一天都會聽到那則謠言，在網路上卻不見一個字，艾爾瑪納拉（Almanara，譯註：流亡海外的利

比亞通訊社）不值得信任。非常可疑。[28]
想想看，像我就是唯一在推特上不相信哈米斯已死的人，寧缺勿濫。[29]

一如哈米斯．格達費本人，這謠言也不死。隨著一天過去，一個星期過去，主流新聞機構也會推波助瀾，譬如阿拉伯電視台（Al Arabiya TV），一如《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艾比爾．亞蘭（Abeer Allam）所提到的，就開始報導了同樣的東西。

RT@艾比爾亞蘭FT（@abeerallamFT）：阿拉伯電視台引述不知名人士的話說，哈米斯可能已在一次攻擊中喪生[30]

哈米斯．格達費或許會因此找到一個長期保命的完美策略——不斷散布自己死亡的謠言，搞到別人再也不會相信其他說法。我想像到一幅畫面，這位先生坐在遙遠的海灘上，啜飲著黛克莉酒（Daiquiri），而新聞卻在報導他的死亡。死要見屍，要不然就要有其他的具體證據，否則我絕不相信他已經死亡。

或許我固執，喜歡標新立異，但別人愈是跟我堅持哈米斯．格達費已死，我愈是認為他還活著。#利比亞[31]
我認為他就和凱瑟．索澤（Keyser Soze，譯註：電影《刺激驚爆點》〔The Usual suspects〕中的人物）一樣，是不需要看到都會令人恐懼的那種人。[32]

儘管沒有能力徹底破除哈米斯·格達費之死的謠言，我的推友及我在報導武器非法銷售上卻大有斬獲。在利比亞，武器氾濫，許多都是從海外走私進口。你或許聽說過，說某某國家從事武器走私。但那個國家如果碰巧是以色列的話，利比亞的革命將會變成什麼情形呢？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二日，我接到一筆署名@一月十五（@jan15egy）的推文。這位先生或小姐，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或她推過很多關於埃及的事。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話題卻換成了利比亞。

> RT@一月十五　致@a卡文　迫擊砲照片在利比亞 http://goo.gl/iaF9C 你可以找出有關製造者的任何資料嗎？[33]

連結之後，是一張附有 URL（統一資料定位器）照片，表示它是儲存在一個臉書伺服器中。但只有照片，沒有其他文字。照片是一個人身穿迷彩服，頸間圍一條黑白花格子呢。和他一起的有另外三個人，便服與軍服混雜。照片是在利比亞拍的，可能是一群反抗軍，或者他們喜歡自稱的 thuwwar（革命份子）。

照片前面的人捧著一顆已經頗有年歲的砲彈，看起來還沒射擊過，但表面鏽跡斑斑，左邊更有一大條鏽痕。底部的穩定尾似乎沒有旋緊，歪歪地突向一邊，有點像匆忙封口的醃菜罐子。

砲彈正前方的資料是照片內容的重點：

81 mm M

ILLUM

PARA L 20A

L 2 Y

第三與第四行字的中間有兩個圖案，一個看起來像是一彎朝下的新月，另一個是一個六角星星。

「你知道這是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發現的嗎？」我問@一月十五。[34] 結果收到一個前往臉書艾爾瑪納拉（Al Manara）頁面的連結。艾爾瑪納拉是一個流亡海外的利比亞通訊社，消息不可靠的前科已經有好幾次，包括報導哈米斯．格達費之死。[35] 頁面刊出的照片有一行大標題：「以色列工業打擊利比亞人民」，他們暗示，六角星是以色列供應武器支持格達費的證據。

這可是一個極為嚴重的指控——而且幾乎講不通。格達費視以色列為世仇；以色列為什麼要支持他？沒錯，阿拉伯之春在此一地區所造成的不穩定頗令以色列憂心，但這樣的指控未免也太過於荒謬。我推文給我的推友：

> 讓我們把話敞開來講，就算以色列賣迫擊砲給利比亞，他們會蠢到把大衛之星放上去嗎？http://on.fb.me/dTpmVs [36]

沒錯，砲彈上有六角星，但一看到那個圖案就跳到結論說，那是以色列製造，由以色列提供給格達費的——實在講不通。但有的時候，最毒的謠言病毒是最容易孳生的。

我開始去挖掘更多的訊息，在推特上問，是否有人能夠幫忙確認這顆砲彈。

> 他們認定它是以色列的，也許是，也許不是。需要人幫忙確認。有沒有？RT@一月十五說，放在臉書艾爾瑪納拉新聞上 http://goo.gl/LMfeU [37] ㉔

率先回應的是一個推特用戶，署名@HarisAlisic。

RT@HarisAlisic 致@a卡文　81mm 口徑——不是東方的。有可能是英國的。[38]

我回覆：

致@HarisAlisic　不覺得大衛之星和新月特有所指嗎？看起來很怪異的組合。[39]

㉕

RT@HarisAlisic：其實不是新月，不妨再看看，還比較像是波浪或雨傘 http://bit.ly/gNw7Dp [40]

鍵入連結，進入谷歌搜尋「81mm illumination（照明）」。頁面滿是迫擊砲彈的照片與圖樣，有許多上面都有圖案，類似利比亞照片上的圖案變體。illumination 這個字的意思是照明彈，是一種填滿發光物質的砲彈，燃燒的溫度極高，可以照亮夜空，以利軍隊看清楚地面情形。其他人也都同意。

RT@sonomadiver 看起來像是迫擊砲 81mm 照明彈。「新月」可能是降落傘的象徵，星星則是「火光」的象徵。[41]

RT@jasonhansman 致@a卡文　那是降落傘……照明彈用的降落傘，使能在空中停留久一點……不像公司的商標，只不過是說明其用途的圖案。[42]

RT@shorepatrol 致@a卡文　照明彈，我猜星星是象徵火光。若還覺得奇怪。但砲彈可能來自任何地方。[43]

我們達成了一個初步結論：我們討論的是一種照明彈而非炸彈，並對六角星星的意義持慎重的懷疑。姑且不論線上陰謀的本質，特別是有關利比亞的，重要的是，應該盡可能地繼續調查砲彈，並確認其生產的國家。縱使艾爾瑪納拉通訊社的報導有誤，對以色列的憎恨也有可能使報導擴散，並誤導我們，以致忽略了利比亞境內的真正情況。

我向我的推友提出另一個要求。

> 有沒有人要追蹤谷歌 81mm 照明彈的照片——http://bit.ly/gNw7Dp——找出與這個圖案符合的？http://goo.gl/LMfeU [44]

※同P204 ㉔㉕

其中最有趣的發現來自溫哥華的@brhone：

> RT@brhone 致@a卡文　照明彈包括降落傘及其懸掛的閃光，樣子看起來很像那個圖形 http://bit.ly/dZ6q0w [45]

㉖

@brhone 找到的是一個曳光彈——照明彈別稱——的樣圖。這張手繪透視圖名為「馬克二型」（Mark II）曳光彈，是為英國十磅重的山砲設計的。米黃色筒罐上標示著一個用白色圓圈圈起來的紅色六角星。[46]

在樣圖的下面有一行說明：

> 圖31，頁 194、197，《論照明彈》（Treatise on Ammunition）第十版，1915

1915？那張樣圖可以遠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比以色列立國還早上三十餘年。換句話說，六角星使用在砲彈上顯然已有很長一段時間。

正當我驚訝於@brhone 所找到的這張將近百年的樣圖時，謝基伯．阿爾－傑布里（Shakeeb Al-Jabri），一個住在貝魯特的敘利亞人，曾經幫忙翻譯過不少格達費的演講，從印度武器製造商那邊找到了一些苗頭。

㉗

> RT@LeShaque 致@a卡文　這個看起來很像 http://qvie.ws/hg0mwo [47]

他連結到一個名叫 weaponsindia.com 的網站，找到一枚米色的 81mm 砲彈，頭尾都是黑色，兩條紅色條紋環繞彈體，以及用線條畫的降落傘和六角星，和利比亞所發現的砲彈並非完全一致，但十分相似。[48] 頁面上的文字說：「這屬於照明軍火類，廣泛用來支援夜戰……提供強烈照明以辨識並鎖定各種目標的動靜。」[49]

夏吉還找到另外兩枚類似的砲彈。

㉘

> RT@LeShaque 致@a卡文　這個也是：http://qvie.ws/fZYywo 同樣印度的，不是以色列的……[50]

㉙

> RT@LeShaque 致@a卡文　這裡還有第三個 http://qvie.ws/eyTx9w（頁面中間，高品質圖像）[51]

第一個顯然與印度製造的那個相同。第二個也是印度製造，是在一場軍火展中拍攝下來的，口徑是 115mm，而非 81mm，但同樣標示了一對降落傘與星星的圖案。[52、53]

到這裡，問題似乎解決了。我們在印度及英國的照明彈上都

發現了相同的圖案，雖然我們不能證明「我們的」砲彈不是以色列製造，但卻能肯定，所謂的「大衛之星」並不能拿來當成證據，一口咬定就是以色列。

我原本認為故事已經結束，沒想到兩個星期之後夏吉・艾爾賈伯利又有訊息進來。

> RT@LeShaque 致@a卡文　記得我們查過的那個圖形嗎？那個證明是印度的那一個？叛軍在半島電視阿拉伯語頻道上指稱，那是以色列的。[54]

他傳送了一個半島電視阿拉伯語頻道在 YouTube 上的連結給我。[55] 這筆錄影視訊包括一名利比亞反抗軍的訪問，他不僅宣稱砲彈來源是以色列，並說還有非法的集束炸彈。

> 這些武器都用來對付沒有武器的非武裝平民。他們使用集束炸彈，那是禁止的。他們也用以色列製的武器：84mm，如同你們所見，有這種六角星的。這個腐敗的政權向以色列求援對抗人民毀滅我們。他使用非法武器屠殺我們。

一則謠言，最初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利比亞通訊社報導，如今連最具影響力的阿拉伯語新聞頻道都在推波助瀾，其他新聞機構把它當真報導，一如哈米斯・格達費之死的謠言，那就只是時間的問題了。因此，我又動用起我的推特，看看有沒有人會想多挖掘一些證據出來，以揭穿其真相。

> 我們到底要搞幾次才能揭穿這事情的真相？明明

㉚

就是照明彈：降落傘＋六角星，不代表是以色列。http://j.mp/ib34BV [56]

可惜的是，我們第一次揭穿這則謠言的真相時，沒有把我們的發現上傳到推特以外的介面。這一次，我們在 Storify 上匯集資料，將收集的證據加以列檔。[57]

嗨，哥兒們：關於「以色列」迫擊砲在利比亞的報導，你們幫我整理過的那些東西，還記得那些連結嗎？[58]

除了之前我們找到的資料，大家更繼續挖掘了新的東西。

㉛

RT@ingefl@a卡文　看起來像是法國照明彈，頁 57 http://64.78.11.86/uxofiles/enclosures/Iraq_NAVEOD_Guide_Projectile.pdf [59、60]

頁面上顯示幾張照明彈照片，附帶以下說明：

FRENCH CARTRIDGE, 81-MM, ILLUMINATION, MORTAR,
（法國彈藥，81-MM，照明，迫擊砲）MK68
與下列裝備搭配使用：
FH-81B, PROJECTILE, MT
M68, 81MM, ILLUM
MK 68, 81MM, ILLUM
FH-55, PROJECTILE, MT [61]

另一個推特用戶@MadcapMagician，找到了一張英國圖樣，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張類似，時間卻只溯及第二次世界大戰。[62] 文字說明是：「英國 4 吋 35 磅 曳光彈，約 1943」。也有一顆六角星星。

看完這一筆，一個名叫阿敏艾爾米謝利（Amin El Shelhi）的人寄給我以下這則推文：

> RT@AminES 致@a卡文　希望這有幫助，參看頁 I-1-7b http://www.scribd.com/doc/34065603/NATO-AOP-2-C-The-Identification-of-Ammunition-2008（照明彈識別）[63] ㉜

這是北約（NATO）的一份軍火標籤手冊，標題是：（NATO）AOP（物件導向彙編）-2(C) , The Identification of Ammunition（軍火標示）– 2008 .[64]

我大概瀏覽一遍，終於找到第二十八張幻燈片，標題為：「標明投射火球顏色與數量的標誌」，按照所投射的火球數量與顏色，標示北約所使用的五種照明彈。五種都有一個六角星作為其基本標誌。下方則是新月狀的降落傘——與利比亞原來那張照片上的一樣。按照圖片說明，這是「標明降落傘的標誌」。

至此，我們乃握有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實例，證明有六角星並不表示就是以色列的武器。我推特連接北約的手冊，下了一個按語：「拆穿了」。[65]

我很開心問題終於釐清了。我的阿拉伯推特追隨者似乎也鬆了一口氣；以色列武器陰謀的說法變成了消遣的話題。

> RT@NajiAnaizi：我是利比亞人，不喜歡以色列，

但覺得有人把以色列拖進來有夠無聊，他們顯然不喜歡格達費。[66]

RT@_saadlatif_：同意老兄，對於以色列，我們阿拉伯人的疑心病都太重了……格達費就說過：「以色列拿走了我的棒棒糖和獨角獸。」

儘管如此，沒多久，伊朗的普列斯電視（Press TV）繼續發布一則報導，標題為「格達費部隊使用以色列武器（Gaddafi Forces use Israeli weapons）」，[67] 惱怒之餘，我把我們努力的成果副本抄送給他們。

㉝ @普列斯電視頻道（@PressTVchannel）沒有看到我們推特的更多證據。已經拆穿了啦，老兄。http://dlvr.it/M5kwl [68]

老實說吧。推特可以是一種散布謠言的利器——特別是主流媒體散布的謠言。但推特也可以是一個終結謠言的地方。在這個個案裡面，好幾個新聞機構都在散布的謠言，輕易就被一群彼此互不相識並可能永遠碰不到一起的人給拆穿了。推特上流傳幾天之後，這謠言也就偃旗息鼓了。

二〇〇一年五月六日，攝影記者阿里・艾爾拉姆立（Ali Alramli）與二月十七日媒體中心（17 of February Media Center）的利比亞平民記者群報導多枚爆炸物落在米蘇拉塔市（Misurata）時，同樣的線上合作隨之發生。當時，米蘇拉塔市已被格達費部隊包

圍將近三個月。這期間至少有一枚爆炸物爆炸，損壞一輛白色廂型車。艾爾拉姆立的影片顯示，廂型車左邊被炸開，駕駛座的擋風玻璃留下十幾個孔洞。[69]

裝置並不很大，約一個男人腳掌大小。一塊綠色的布，明顯是個小型降落傘，蓋住一個蹲踞式、同樣也是綠色的塑膠圓柱體。圓柱體底部突出一個封閉式、由金屬柄構成的三腳支架，每一支架都有銳利的尖端，樣子看起來有點像是釘在自家後院驚嚇地鼠的東西[70]

每一張照片都有二月十七日媒體中的簡短說明，宣稱散布這種裝置違反北約設定利比亞為禁航區的規定：

直升機攻擊米蘇拉塔港 格達費部隊昨天違反禁航區規定

> 細節與證據歷歷在目。我們的消息來源訪問目擊者及損害的錄影，勢將成為即時新聞（這是我們信賴的消息來源，已經一再引用）。昨日，直升機飛越米蘇拉塔港，警衛立即戒備，調查原委，並進一步連絡北約，證實沒事。北約告知那是紅十字會直升機，不得射擊。直升機未經允許進入港口，但警衛經告知不得開火。不久之後即投擲爆炸物，亦即現在所謂的「地雷」從直升機上投入港內，明顯意圖損害港口。

拍攝的團隊同時也上傳一筆簡短的錄影。[71] 我的一個推友@tasnimq 志願翻譯。現場一名利比亞男子接受攝影機後面的人訪問，宣稱有直升機或飛機在城市上空投擲雷彈。

對這些地雷你了解嗎？

這是一種空對地的人員殺傷地雷。它的投擲方式……你可以看到降落傘。只要輕輕一碰就會爆炸。

你可以看到三腳架，它就這樣側著掉下來在柏油路上。照理講應該是立在地上危害任何經過的人車。

它是怎麼送過來的？

用空運。

飛機？直升機？

我們聽到飛機聲，昨天晚上九點。我們看到它，任它留在那理，因為晚上我們無法處理，又不熟悉它。後來，到早上六點的時候，我們回來，把什麼都處理了。星期四，大約九點左右，格達費部隊用兩架直升機，標示著十字／紅新月的，丟了好多枚地雷，大約五十枚，在港口，這是其中之一。

昨天造成什麼損害？

一部戰鬥人員使用的車子被擊中，有幾個人受傷，還好沒有人死亡。至於其他損害，就是卡車和汽車。感謝神，神與我們同在：真主至大！

同時，在米蘇拉塔現場，普立茲獎得主，海外通訊記者齊耶爾斯（C.J. Chivers）正為《紐約時報》在做採訪，會同他自己的消息來源確認爆炸物的種類。

RT@齊耶爾斯（@cjchivers）：事情還沒結束，仍在

進行。確認很棘手，還需要一點時間……是個不明物體。[72]

齊耶爾斯斯採訪之際，我向我的推友發出挑戰，看我們能不能夠蒐集資料與研究，釐清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並以#確認這（#IDthis）為標籤。

好啦，軍事迷們，新任務上場：我們需要確認這是什麼東西。有人聲稱是地雷，是嗎？flic.kr/p/9F8yAA#確認這[73]

我的一個推友@德布魯亨德（@der_bluthund ）給了我一個較長的回應：

一種空射雷彈，由噴射機或直升機下方的投射艙發射。有近發引信的，有時間引信的，有震動引信的，有撞擊引信的。其發想是要讓敵人不知道是哪一種，等知道時就太遲了。其目的是要使某一區域難以穿越以阻止敵人進入領域。[74]

他又說：

那是北約的標準雷彈，但西方的武器製造者從來不講他們賣給了誰。[75]

另有人卻不那麼確定我們處理的是地雷。

RT@shava23 致@a卡文　很像是手榴彈bit.ly/jjf9oj 不是普通的像bit.ly/mhFDS3 注意把柄的形式[76]

RT@ProfdelaPaz 致@a卡文　那是防毒面具的照片。[77]

@shava23 認為是手榴彈，儘管顏色和外形相似，但手榴彈沒有降落傘及金屬三腳架。至於防毒面具，則把我給考倒了，再怎麼看我也不會把柱狀體看成是防毒面具的空氣濾清器吧。

再來是@cultauthor，他信誓旦旦說，他在以前的一次戰爭中看到過。

RT@cultauthor@BristleKRS 致@a卡文　像這樣的東西，自從南斯拉夫解放戰爭以來，我就再沒看過，但看起來像是「詭」雷[78]

「有多詭？」我問。[79]

RT@cultauthor 致@a卡文　「詭」的意思是，過了設定的時間後會自行引爆，自行解除。[80]

RT@cultauthor 致@a卡文　所以丟下去以後，可以使之引爆，造成殺傷和破壞，但等時間到了，等你的部隊進去後，就會自行解除。不管怎麼說，理論上如此。[81]

我連上@德布魯亨德看他是否記得某種雷彈，[82]就在我等他回覆的時候，@德崔奧塔（@tetreaultaj）寫道：

RT@德崔奧塔致@德布魯亨德@a卡文　確定是北約的設計？我不太確定，連結？[83]

我找到幾張最初的照片，傳過去做為參考。

這些照片看起來確實比較像是降落傘：flic.kr/p/9F8yZ9 flic.kr/p/9F5Dzn#確認這#利比亞 [84]

幾分鐘之後，一個署名@諾爾斯人粉絲 2011（@nolesfan2011）的推特用戶插了進來。這位仁兄我雖不認識，但看他推過很多利比亞的武器及反抗軍的軍事策略。

RT@諾爾斯人粉絲 2011 致@net_anon @libyaalhurratv　有了！它們是敘利亞改造中國的 84 型地雷 [85]
RT@諾爾斯人粉絲 2011 致@net_anon @libyaalhurratv　技術上是反戰車雷彈，但那並不礙事，可以定時爆炸也可以接觸爆炸。[86]
RT@諾爾斯人粉絲 2011 致@LibyaAlHurraTV　這些都已經確實拆除引信或解除掉了嗎？有可能是定時引信的，小心，非常危險 [87]

就在我檢視@諾爾斯人粉絲 2011 的推文時，@德布魯亨德也做了回覆，結論相同。

RT@德布魯亨德致　@德崔奧塔@a卡文　可能是中國的 84 型或更新的改造品：http:http://ordatamines.maic.jmu.edu/displaydata.aspx?OrDataId=6837 [88] ㉞

到此為止，我們為確認雷彈已經花了約半個小時，我提醒道：

所以@齊耶爾斯馬上有一篇《紐約時報》的軍火故事，經過三十分鐘的討論後，我們不妨拭目以待。#確認這 [89]

然後，我們又聽@城市擠奶女工（@urbanmilkmaid）說，他有一個消息來源認為，雷彈是由直升機投射的。

RT@城市擠奶女工　致@a卡文@齊耶爾斯　一個臉書上的朋友說，同樣的東西中國84型（敘利亞提供？）是由直升機投射。平民記者！萬歲！[90]

儘管正在為《紐約時報》採訪，齊耶爾斯插了進來，但對直升機的說法有所懷疑。

RT@齊耶爾斯　致@城市擠奶女工@a卡文　快好了。直升機丟的？[91]

還有好幾個人，包括@德布魯亨德，對直升機的說法也不苟同。

RT@德布魯亨德　不對，是小砲發射的：j.mp/jTHyvl j.mp/mrKP0c [92]

RT@papakila（帕帕奇拉）致@齊耶爾斯@城市擠奶女工@卡文　我在想，他們說是直升機，是因為它滑翔而下，但一般都是用122mm砲，對不？[93]

過沒多久，齊耶爾斯的文章出現在《紐約時報》網站：

> ……地雷由中國改造的格拉德（Grad）火箭投射，在飛行中打開，將雷彈丟落到地上，使用一個綠色的小降落傘減速並朝目標攻擊，以上根據擁有該項武器照片及尺寸的子母彈專家所確認……
>
> ……這種雷彈的使用也為城市帶來新的威脅，84A型由車載多管火箭發射系統發射，可以搭載二十四枚火箭，每枚包含八顆雷彈。該系統的射程略多於四哩，以上取材自詹氏資訊集團（Jane's Information Group）出版品。[94]

我們的志工團隊雖然沒有搞定雷彈的投射機制，至少正確地確認了其型式。這算是一種學術活動嗎？從某個角度看，的確可以說是。齊耶爾斯人在利比亞現場，他的採訪技巧與軍事背景使他能夠很快地確認雷彈，並不令人驚訝。

既然如此，我們就大可不必搞這種活動了嗎？我當然認為值得，而推特用戶@B庫比森（@BCubbison）正好說出了我的心聲。

> RT@B庫比森　致@a卡文　你看到了，公民都成為記者了#ff [95]

說老實話，我並不知道我的推友是否能夠搞定——正如對於以色列供應武器給利比亞的說法，我也並不確定他們的調查是否真的有幫助。但就算我們一事無成，最後終究會有人解決的。

但一群分布世界各地的人，忙裡偷閒，幹些調查工作，動腦筋收集各種資訊，一同工作找出一個答案，他們的成果會比一個

專業記者好嗎？這當然未必。但同心協力之下，一個簡單的動作卻可以使他們成為一個更有見識的線上公民，而他們對網際網路做出的回饋——回過頭來，又使我們變得更有識見。

解放之路

二〇一一年五月，利比亞革命可以說已經變成了一場內戰。戰鬥沿著中部和東部海岸及西部山區爆發，的黎波里東邊約九十哩，米蘇拉塔的街道已經成為都市戰場，儼然一九七〇年代的貝魯特。儘管情勢不利，反抗軍仍然掌握這一城市，向西逐退格達費的部隊。

但話又說回來，的黎波里仍然牢牢控制在格達費手中。革命初起時的抗議活動遭到強力鎮壓，迫使殘餘反抗份子潛入地下。北約部隊照例轟炸該城所有軍事目標，履行保護利比亞平民的承諾。

的黎波里城內的通訊仍然漫無頭緒，手機網絡與網路服務全都受到干擾，市內電話疑似遭到利比亞情報單位竊聽。許多我在的黎波里的消息來源，包括@阿布希特、@阿里推爾與@飛鳥，都已經好幾個月沒有信息。我十分擔心他們，但因為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真實身分，想要得到有關他們的可靠消息十分困難。

少數幾個反抗運動的支持者，運用衛星電話及祕密網路通訊，仍然繼續留在線上，其中有個神祕的利比亞男子，自稱尼茲・班艾薩（Niz Ben-Essa）。整個春季，尼茲充分展現了他對反抗運動的忠誠，不斷從的黎波里推文報導抗爭與炸彈事件，往往比駐在利比亞的西方記者報導得更早。

RT@尼茲__FGM（@Niz_FGM）：二〇一一、五、三一，的黎波里公開抗議，數萬人上街。http:// http://bit.ly/mb1Rb5[1] ㉟

RT@尼茲__FGM：二〇一一、五、三一，又一次爆炸。更巨大、更嚴重、更靠近。#的黎波里（#Tripoli），噴射戰機繼續盤旋上……[2]

RT@尼茲__FGM：二〇一一、六、五，又兩聲巨大爆炸，窗戶震動。戰機低空盤旋。#北約（#NATO）繼續轟炸#的黎波里……[3]

RT@尼茲__FGM：二〇一一、六、三一，#北約又攻擊#的黎波里兩次。看來將會成為格達費的漫漫長夜。仍然無法確認地點。[4]

RT@尼茲__FGM：二〇一一、七、六，現在用眼睛目擊——「我目睹一棟建築的巨大碎塊飛入空中。開車經過時，車子幾乎飛起來」[5]

尼茲也是一個祕密反抗團體的創始人之一，團體名稱：自由世代運動（Free Generation Movement [FGM]），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攻擊統治政權：採取公民不服從行動，上傳影片至 YouTube。

從的黎波里上傳的視訊非常罕見。然而，自由世代運動卻總能繞過格達費的網路防火牆，上傳他們公民不服從行動的影片。自由世代運動的活動份子擺脫獨裁者的掌控，激發利比亞人民，使得宣稱全民支持的黎波里的格達費及其政府備感困窘。

二〇一一年五月，自由世代初期的一筆錄影，以一個木箱裡三個滾筒浸泡於紅、黑、綠油漆之中揭開序幕，三個顏色代表利比亞獨立旗幟。鏡頭轉到一條主要道路，應該是在的黎波里，深

夜。一個人在馬路上來回奔跑，在柏油路面上滾動亮紅的油漆，並在另外兩個顏色還沒用上之前結束錄影。[6]

另外一則錄影以一面巨大的帆布旗幟開場。一雙手使勁地用紅、黑和青綠顏料的牛仔褲書寫阿拉伯字。鏡頭切入另一個場景：旗幟乾掉，用銀色的啞鈴固定。不久，我們到了一輛汽車裡，行駛於夜晚忙碌的高速公路上。車在一座立交橋下走了兩趟。走第一趟時，旗幟寫了字的部分從立交橋懸掛下來。第二趟，整面旗幟展開，展示一面巨大的利比亞獨立旗。[7]

一星期之後，自由世代運動活動份子又上傳了一段影片。開始時，是一具手提式揚聲系統的特寫，有人用噴膠槍把利比亞獨立旗粘貼在上面。然後跳接到那具廣播系統，用紙包著，放在一個白色購物袋裡。鏡頭轉移到一個忙碌的廣場。一個人帶著白色購物袋走過廣場，將袋子放在大理石階梯的頂端，走開，消失在人群中。幾乎就在同時，廣播系統響起嘹亮的利比亞獨立歌。大約三十秒後，音樂迴響在廣場上，「利比亞，利比亞，利比亞！」的合唱聲揚起。突然間又停了下來，有人踢翻了揚聲器。[8]

每一則新的錄影出現，尼茲．班艾薩都是在格達費的眼睛上戳一下。影片廣泛流傳於線上的利比亞人之間，並照例地受到國際新聞的報導。親格達費的國營電視台呼籲公眾協助逮捕尼茲。儘管每個祕密警察都想抓他，但光是其他反抗人士就已經抓不勝抓。

進入夏季，自由世代運動的錄影順利出現在 YouTube 上，有人還特別設計了一個專業形象，每個剪輯的片段都有自由世代運動的標誌帶動。錄影畫面捕捉各種不滿的表達：人們歡呼北約對的黎波里的轟炸[9]、自動自發製作煽動性的裝置、焚燒巨大的格達費看板等等。[10]

其中特別有力的一支錄影是在屋頂上拍攝的。鏡頭拉近遠處

的一對雙塔，確認地點是在的黎波里。幾名男子開始集合天燈，有些人舉著燈，有的人則點燃蠟燭為天燈充滿熱氣。漸漸地，天燈升起，展開一面懸吊在下方的利比亞獨立大旗。旗幟冉冉升起，飄向遠方，數哩之外可見。[11]

另外一支錄影，一名男子，面貌不明，坐在外面桌邊。天氣晴朗，鳥雀鳴唱。他拿起一個小玻璃紙袋，把一個手工做的紙徽章放進去——圓形硬紙板徽章上是耀眼的利比亞獨立旗。他把玻璃紙袋封起來，放入一個封袋，然後又另外塞進幾十個其他封袋中，每個都是為反抗運動支持者準備的。

男子拿起一個枕頭套抖開。數十個手工的利比亞獨立旗徽章嘩的一聲落在桌上。鏡頭拉近到一個徽章：紅、黑、綠，中間是一顆星星及一彎新月。這些徽章將散入整個的黎波里。對政府不滿的人大可裝著支持格達費，卻可以在裡面的衣服上戴上這個徽章。但萬一被抓到，那就可能是坐牢、受刑，甚至殺身之禍。[12]

除了在推特及 YouTube 上活動，尼茲・班艾薩照例都會透過各種地下管道跟記者聯絡。在記者的電子郵件及臉書社團中，以「根據尼茲」或「尼茲報導」起頭的可說司空見慣。

七月中旬，尼茲突然銷聲匿跡。謠言流傳說他被捕，自由世代運動解散。若此事屬真，對反抗運動將是重大打擊。但不久之後，尼茲復出推特，明確告訴人們一切都好，只不過，後來還是承認，自由世代運動遭到了駭客攻擊。[13] 而且尼茲似乎逃掉了一次槍擊。到七月底，他再度失蹤，給朋友們帶來更大的驚嚇。沒有推特，沒有臉書，什麼都沒有。一個共同聯絡人寄來一筆訊息給我：有報導說，尼茲被人出賣，現在正在逃亡。另有人揣測，說他遭到拘留——前景真是一片黯淡。

所幸尼茲在八月七日再度出現，堅稱只是去旅行罷了。

RT@尼茲__FGM：嗨，各位，抱歉缺席，自由世代運動現在在突尼斯，為齋戒月做些人道工作。大家都平安……[14]

聽起來真有那麼回事似的，但實際上，與突尼西亞比鄰的邊界早已關閉。既然尼茲的推文沒說真話，想來一定是有什麼更嚴重的事情了。

到二〇一一年八月中旬，利比亞反抗軍挺進的黎波里大有進展，但取得決定性勝利似乎仍言之過早。六個星期，六個月，六年——什麼都有可能。「陷入泥淖」一詞，不時出現在主流媒體上。[15、16、17、18、19]

在線上，全世界的志工繼續協助反抗軍，不餘遺力。圍繞著穆罕默德·納包斯的視訊頻道繼續在利比亞全境內把錄影 PO 上網。住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伊亞德·艾爾巴格達第照例提供利比亞戰場最新態勢的地圖。推特用戶@諾爾斯人粉絲 2011，一個辨識利比亞軍火的專家，任何神祕武器出現時，便會挺身而出協助。

其他非利比亞志工，無論線上的或線外的，募集金錢，輸運裝備，越過突尼西亞和埃及邊界進入利比亞。據說，有線上志工利用在地的現場消息來源向北約提供轟炸座標，然後協助北約確認攻擊目標。[20] 情形有一點像一九三〇年代西班牙內戰期間，美國人蜂擁而起志願加入共和軍——唯一不同的是，這一次無須離家前往利比亞。與反抗軍合作已經成了一種道德志業。

儘管面對許多挑戰，利比亞的推特社群仍然堅信，格達費的

末日不遠。八月十三日，一個相熟的網友寫道：

> RT@自由利比亞（@Liberty4Libya）：八月十七至十八，#利比亞即將獲得解放，包括#的黎波里。[21]

連一個星期都不到了？**耶，好呀**。我們拭目以待。

八月十七、十八日，來了又去。的黎波里沒有重大事情發生，除了北約例行性的空襲。反抗軍仍然遠在城外郊區之外。顯然是假警報。

但到了十九日，空氣中出現了徵兆——至少我在推特上追隨的利比亞人之間是如此。反抗軍正從三個不同方向朝的黎波里挺進。縱使如此，顯然還沒有到最後攤牌的階段。但他們的推文已經不斷散發出希望和樂觀。

一個我緊緊追隨的利比亞人——@的黎波里人（@Tripolitanian），捕捉到了十九日夜晚的那股氣氛，對格達費的支持者提出警告。

> RT@的黎波里人：打電話給一些#的黎波里的朋友，大家都歡欣鼓舞。他們這樣有信心，二月二十日以來前所未見。#利比亞#二月十七之聲[22]
> RT@的黎波里人：在你的腦袋背叛你的脖子之前，趕快背叛格達費吧！#利比亞#格達費罪犯們（#Gaddafitriminals）[23]

在美國，我不是唯一感受到的黎波里這種氣氛的推特用戶。賈斯汀・朗恩（Justin Long），居住德州普拉諾（Plano），為宣教團體在全世界做研究，在我的推友當中，就是感覺到了推特聊天大有看頭的一個。推特的一個消息來源，@的黎波里__最新（@tripoli_latest），暗示首都有事情正在醞釀。對此他不免感到懷疑。

> RT@賈斯汀朗恩（@Justin Long）：嘿，致@a卡文　在推特上看到利比亞的黎波里有許多動靜，但我不知道是否真有事情發生……[24]
>
> 致@賈斯汀朗恩 我也一樣。事情正在進行。究竟會是什麼規模／強度，有待觀察#的黎波里#利比亞[25]
>
> RT@賈斯汀朗恩：致@a卡文　的黎波里最近是不是有值得信賴的人追隨？[26]
>
> 致@賈斯汀朗恩　我認識許多利比亞人，看來都很可靠，但我不能擔保誰會埋單。[27]

八月二十日破曉時分，@的黎波里__最新 似乎準備好要推文給他的推友採取行動了。

> RT@的黎波里__最新：我們要求各位沉著應對即將展開的階段，請推文並散布。我們的行動與其求快不如求正確。#的黎波里[28]

不久，我看到另一個利比亞的熟人用了一個我從未見過的標籤。

RT@伊本奧瑪 2005：#的黎波里從第一天起就已經在戰鬥，她不再無依無靠。#新娘的黎明（#DawnofTheBride）#利比亞 29

新娘的黎明？不知道什麼意思；聽起來有點像是一九五〇年代恐怖電影的名字。

幾分鐘後，@二月十七之聲進來了，美國的志工團隊錄下了與利比亞可靠消息來源的通話。

RT@二月十七之聲：反抗軍熟人：#的黎波里行動的代號為美人魚的黎明行動（Operation Dawn of the Mermaid）#利比亞 30

先是新娘的黎明，現在又是美人魚的黎明。看來翻譯出了問題，但含意卻清楚：反抗軍正發起對的黎波里的攻勢。

為了了解清楚，我問我的推友。

行動在哪裡？還有，名稱證實了嗎？只看到很多人聊天，但沒有指出確切的消息來源。31

@的黎波里__最新，講話神祕兮兮的，又連結進來了，推文說：

RT@的黎波里__最新：零時的正確英文名稱是#美人魚黎明（#MermaidDawn）行動，散布出去並慶祝吧，我的朋友。就要來了——阿拉成全明天。32

美人魚黎明行動？我寫回去：

致@的黎波里__最新　證實此一行動名稱的消息來源你能指出嗎——或那只是口頭的？[33]

回覆：

RT@的黎波里__最新：致@a卡文　英文名稱是翻譯過來的，但阿拉伯名稱是確定的——3aruset al ba7r，至於消息來源，我恐怕不能透露。[34]

另外一個推特熟人@利比亞長久（@libyaoutreach）插了進來：

RT@利比亞長久：致@a卡文　我認為 3aruset al ba7r 的英文翻譯有誤，因為，這兩個字連在一起就只是美人魚的意思，就和 kalb al bahar 的意思是海豹一樣。[35]

Kalb al bahar，我懂了，實際上的意思是「海狗」，但@利比亞長久說，這個詞是用來說「海豹」的。所以「海的新娘」——3aruset al ba7r——是利比亞語的「美人魚」。

但為什麼又是「美人魚黎明」呢？我很快上谷歌搜尋 Mermaid Dawn Tripoli（美人魚黎明的黎波里）。點擊幾次之後，整個就開始清楚了：當地人對這個城市有個別稱，那就是「地中海的美人魚」。

美人魚黎明行動的意思是，新的一天即將在的黎波里升起。

「那也將會有一個漫漫長夜。」我推文說。[36]

RT@N-班加西：太陽升起來了，但不到革命成功我不會睡。我不願錯失任何事情。#利比亞[37]

華盛頓特區，過了午夜，我一直留在線上，想要掌握的黎波里八月二十日太陽升起時所發生的一切。不幸的是，無情的事實非熱情所能撼動。

RT@ceo 丹雅（@ceoDanya）：對於的黎波里即將要發生的一切，我興奮得連坐都坐不住!!!我的天啊，拜託，拜託，讓我們自由，阿拉！#利比亞[38]

在亞特蘭大，DJ 梅迪（DJ Meddi），是我最先連絡上的幾個利比亞人之一，要求人們為反抗軍的自由戰士（freedom fighters）——亦即推特上的 FFs 禱告。

RT@ DJ 梅迪：#利比亞傳出大消息……讓我們持續為#FFs 禱告。阿拉成全，願一切很快結束！[39]

同樣也是在美國，軍火專家@諾爾斯人粉絲 2011 樂不可支。

RT@諾爾斯人粉絲 2011：這就是了，男孩們（還有女孩們）這就是我們努力了幾個月，全心全意所追求的。子彈上膛，衝鋒！#利比亞#二月十七#的黎波里[40]

早在革命尚未發起前就開始在推特上推動革命的@年輕利比亞及他所帶領的團隊，全神貫注情勢的發展。

> @年輕利比亞：今晚的黎波里來的消息很多，我們會盡最大努力求證所聽到的並推文出去。#為的黎波里禱告#利比亞[41]

幾個小時下來，謠言滿天。透過臉書所發的報導說，反抗軍部隊已經拿下的黎波里國際機場，反抗軍的海軍陸戰隊已經橫掃的黎波里海岸。所有這些謠傳都無法證實。

但好歹有一個可靠的消息不斷傳進來，感謝利比亞海外流亡人士和的黎波里的家人保持音頻聯繫：居民在屋頂上高呼「真主至大」。

> RT@哈夫艾爾格威（@HafedAlGhwell）：#利比亞#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全的黎波里都聽到有人在屋頂上高喊。[42]

這是否是對的黎波里的最後一擊仍有待觀察。但的黎波里的民眾似乎已經準備站出來盡他們的一份責任了。

儘管反抗軍挺進的黎波里的消息持續在推特上流傳，細節卻仍單薄。政府官員帶記者去參觀機場，平息叛軍拿下機場的謠言。[43] 儘管如此，當天深夜，的黎波里的西方記者，包括路透社的米希．萊恩（Missy Ryan）、英國廣播公司的馬太．普萊斯（Matthew Price）及 CNN 的霍馬拉．卡拉樹（Jomana Karadsheh），都注意到槍砲聲增加了。

RT@米希萊恩（missy_ryan）：遠方有猛烈的砲擊聲#的黎波里#利比亞[44]

RT@馬太普萊斯（matthewwprice）：我雖然不是專家，但據我所知，那爆炸聲聽起來不是#北約的。砲聲仍然可聞，很多，很遠。#利比亞[45]

RT@霍馬拉 CNN（Jomana CNN）：的黎波里今晚槍砲聲多於平時……目擊者說有衝突。#利比亞

國家廣播公司（NBC）的李察・安捷爾（Richard Engel）接到消息說，的黎波里周邊多處地區爆發戰鬥。

RT@李察安捷爾 nbc（richardengelnbc）：的黎波里的朱瑪區（souq al jumaa）、法什盧姆（feshloum）、塔久拉（tajoura）及 zawit al-dahmani 地區都有戰鬥的報導。[46]

署名@的黎波里__最新的人，也是率先宣布美人魚黎明行動的人之一，發文：

RT@的黎波里__最新：清真寺高唱真主至大，真主至大從 Ben ashour 清真寺傳來。#的黎波里#美人魚黎明[47]

難道這是在正式宣告民眾起而反抗格達費的信號？利比亞學生的一筆推文及住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丹雅・巴希爾都說有此可能。

RT@ceo 丹雅：和我#的黎波里的嬸嬸通話——她說可以聽到的黎波里的人高呼真主至大，大家都跑到外面來了！48

看來的黎波里的居民已經在武裝自己投如戰鬥，但班加西的反抗軍政府，亦即所謂的國家過渡委員會（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 [NTC]）會支持他們嗎？丹雅愈來愈感到不安。

RT@ceo 丹雅：你們都知道 NTC 在乎的是什麼……的黎波里正在解放它自己，我只是無法忍受他們欺騙我在#的黎波里的家人 49
RT@ceo 丹雅：現在，如果你有朋友或家人在#的黎波里，趕快跟他們講話，因為他們可能活不成了……趕快打電話給他們 50
RT@ceo 丹雅：這這這真是氣死我了!!!!!!!!!我表哥剛遭到槍殺，他們手無寸鐵呀!!!51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的黎波里的西方記者繼續報導城中的衝突。自從「美人魚黎明」一詞首次在推特出現，三十六小時已經過去，但行動的進展仍然不明。

半島電視的柴納．胡杜爾（Zeina Khodr）注意到，戰鬥是沿著一條進入的黎波里的主要道路進行。

RT@ 柴納胡杜爾半島（@ZeinakhodrAljaz）：反抗軍向#的黎波里、#格達費 推進，戰鬥沿著一條高速公路進行#利比亞 52

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勞爾迪斯．卡西亞—納福洛（Lourdes Garcia-Navarro）也在現場，追蹤叛軍的行動。

> RT@ 勞爾迪斯—納福洛（@lourdesgnararro）：在#扎維耶（#zawiyah）的叛軍說，在#的黎波里某些地區，反格達費的戰士武力佔優勢，#格達費的部隊使用重武器。[53]
>
> RT@ 勞爾迪斯納福洛：天亮以後，激烈的戰鬥在#扎維耶外圍展開。重武器、火箭、迫擊砲又來了#利比亞。[54]
>
> RT@ 勞爾迪斯納福洛：從#的黎波里往西逃的家庭說，城內的叛軍已經控制一些地區，但在別的地方仍受壓制#利比亞 [55]

美聯社報導，反抗軍已經奪下格達費之子哈米斯所領導的馬亞（Maia）軍營，就在的黎波里西邊：[56]

> RT@ 年輕利比亞：美聯社報導，w/自由戰士看到他們拿下了哈米斯衛隊的基地，首都西邊十六哩，#的黎波里，星期日。
>
> AP：利比亞叛軍抵達首都的黎波里西郊，推進途中沒有遇到抵抗。[57]
>
> 馬亞基地，距離的黎波里十哩，落入反抗軍之手。擄獲滿載 GRAD 飛彈的巨型卡車。#利比亞 [58]

勞爾迪斯．卡西亞—納福洛證實了此項報導。

RT@ 勞爾迪斯納福洛：數以百計的叛軍車輛湧入哈米斯在馬亞的基地，拿取武器並慶祝。與放出來的囚犯交談。#的黎波里#利比亞 [59]

RT@ 勞爾迪斯納福洛：馬亞的利比亞叛軍告訴我，「這些格達費用來攻擊我們的飛彈現在是我們的了」。巨型大卡車上滿是飛彈。[60]

丹雅·巴希爾曾經擔心這項行動尚未成熟，這會兒恢復了信心，跟的黎波里的家人通了電話。

RT@ceo 丹雅：與表姊通話，在的黎波里每個人都在高呼真主至大！我可以聽到她們齊聲說真主至大 [61]

RT@ceo 丹雅：嬸嬸哭著說真主成全，我們全都自由了，真主至大，保護的黎波里……哇真了不起，聽到人們在#的黎波里這樣說 [62]

接著，兩則推文進來，讓我有了雙重收穫。

利比亞 利比亞 利比亞 伊比利比亞 利比亞 利比亞 利比亞 伊比利比亞利比亞 利比亞 利比亞 伊比利比亞 利比亞 利比亞#利比亞 [63]

沒有回頭路了……[64]

是@阿布希特（Abukhit），之前我在的黎波里接觸過，後來因為格達費在三月份封鎖了網路而消失。我馬上回想起二月的那一天，他不顧妻子和家人的危險，祕密上傳他家外面一場槍戰的

視訊。那時候，他雖嚇壞了，卻還維持鎮定，把他附近的戰鬥公諸世界。儘管替他擔心，@阿布希特還是平安過了夏天。

幾分鐘後，他的朋友阿里．推爾再度出現，用了另一個推特化名，@無煩惱之聲（@TrablesVoice）。

> RT@ 無煩惱之聲：想我嗎？很高興我活著走過來了！我想你們大家。65
> RT@ 無煩惱之聲：我很好，家人也很好，在我們這裡還有衝突，我這裡距阿齊齊亞兵營（格達費大本營）兩公里，這一地區有很多他的支持者。66
> RT@ 無煩惱之聲：幾乎不可能回覆每一筆推文，特別是連結很慢，但我會盡力 67

然後，我們又聽到了第三個朋友，@飛鳥，六個多月來的第一次。

> RT@飛鳥：再次感謝大家問起我們#的黎波里#利比亞 68

我一直擔心再也無法聽到這三個人了。的黎波里已經成為一個危地，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但三個人都還在。我替他們及他們的家人高興。

> 我記得三月初的那一天，網際網路一封，好多我在的黎波里的熟人都消失了#利比亞 69

當地時間星期天，一整個晚上，反抗軍部隊仍維持主動。據報導，的黎波里的東邊和西邊都只看到輕微抵抗。天空新聞台（Sky News）的艾列克絲·克勞福特（Alex Crawford）現場轉播車隊進入首都，驚訝於叛軍卡車車隊居然使的黎波里塞車了。[70]

推特消息來源報導反抗軍部隊湧入首都的消息，源源不絕。

RT@年輕利比亞：的黎波里市民歡迎自由戰士進城。的黎波里郊區的民眾揮舞著獨立旗，夾道迎接他們。#利比亞 [71]

RT@賀布拉威（Gheblawi）：從#的黎波里西邊（Seyahia）打電話回家，大家都歡喜，自由戰士到達我們這一區時，清真寺高唱真主至大#利比亞 [72]

RT@賀布拉威：我們的家得到了解放:)) :))勝利　勝利#的黎波里#利比亞#二月十七 [73]

RT@我的自由利比亞（MyFreeLibya）：好耶，我從金坦（Zintan）來的朋友們剛經過#的黎波里我家……#的黎波里#美人魚黎明 [74]

就在推特上一片歡欣鼓舞之際，丹雅·巴希爾澆了我們一盆冷水。

RT@ceo丹雅：我父親的兩個朋友剛剛斷氣，在#的黎波里……願神安息他們的靈魂…… [75]

儘管危險重重，反抗軍仍然信心十足——十足到一個值得矚目的推特帳號揭開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奇。

RT@的黎波里__最新：可以安全宣布了，@的黎波里__最新　事實上就是自由世代運動的@尼茲__FGM。尼茲與團隊其實一直都留在#的黎波里。

76

RT@的黎波里__最新：@尼茲__FGM 此刻正在街上採訪第一手消息，我將把此地別人告訴我的傳播出去#的黎波里#美人魚黎明 77

所以@的黎波里__最新確實就是尼茲・班艾薩與他的團隊。我向他們致敬；經過六個月在的黎波里的默默努力，他們一定有一大堆的故事可講。

穆阿邁爾・格達費的世界在崩潰中。的黎波里的優勢徹底瓦解。天空新聞台的艾列克絲・克勞福特，兩個小時前還在的黎波里城外，現在已經進入首都的核心，跟叛軍一起，與喜氣洋洋的市民同歡。78「他們覺得解放了。」她在空中轉播現場的實況。「煙火發射，槍枝發射，令人眩目的景象。」79

推特用戶@利比亞在變（ChangeInLibya），住在馬爾他（Malta），無法相信自己在天空新聞台之所見。

RT@利比亞在變：聽到艾列克絲・克勞福特在的黎波里的報導，淚水奪眶而出#利比亞#二月十七

80

RT@利比亞在變：最好趕快整理我的行李，把數位相機充好電，我終於可以回我的城市了。#的黎

波里#利比亞 81

利比亞裔美國人@利比亞人的人生（@Libyan4life）的推文正合我意：

RT@利比亞人的人生：證實了：艾列克絲．克勞福特果然是辣妹。82

艾列克絲與其他西方記者報導快速解放中的的黎波里之際，線上開始流傳穆阿邁爾．格達費的謠言。

RT@莫納夏爾克（MonaShark）：致@a卡文　有些推特用戶在說#格達費已遭擊斃。真的嗎？83

我回應：

謠言 謠言 謠言。不可全信。84

其他的推特追隨者也發出了同樣的詢問。「他活著，他死了，他在的黎波里、在蘇爾特（Sirte，譯註：格達費故鄉）、在阿爾及利亞、在迪士尼世界。」我告訴他們。「你們自己挑。」85

格達費大可以後再處理。對大部分利比亞人來說，現在正是慶祝的時刻。

RT@EEE—利比亞（@EEE_Libya）：四十一年了，三百五十五天的閏年沒有幾個，失敗者，你永遠達不到四十二年了#利比亞 86

RT@伊本奧瑪 2005：恭喜賀喜所有為這一天犧牲的人！感謝所有惠予支持的非利比亞人！87

RT@利比亞人的人生：這是在作夢嗎這是在作夢嗎!?!?!?!!!88

RT@年輕利比亞：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記住這一天，你們的孩子做歷史作業時或許會向你們求援#利比亞 90

我不得不驚訝於過去四十八小時內自己遙遠目擊的這一切。

一個星期前，利比亞的熟人告訴我，五至十天內可望有一場起義與攻擊。老實說，我壓根就不相信會有這種事。到現在還目瞪口呆。91

等我們有空時，不妨上谷歌搜尋「利比亞」及「絕境」，我們就能問心無愧，開懷一笑。#利比亞 92

我這才了解，這檔事我一做就做了八個月。哇。#突尼西亞#埃及#葉門#敘利亞#巴林#利比亞#誰知道下一個是誰 93

接到@諾爾人粉絲 2011 的回覆，整個革命期間多虧他幫忙破解謠言及確認軍火。

RT@諾爾人粉絲 2011：致@a卡文 特別感謝你所做的一切，感謝 感謝 感謝。我們做到了!!!我們做到了!!!

94

他這樣說真是太客氣了，但我覺得，他這番好意放錯了地方，在這場革命中，我並沒有扮演任何積極的角色；僅僅透過社群媒體的透視鏡做了報導而已。

> @諾爾人粉絲 2011 謝謝，但我只是盡一己綿薄報導利比亞而已。希望有人從這裡得到一些東西。[95]

但我還是不免好奇，他說「我們做到了!!!」是什麼意思，難道他認為他的推文真的影響到了革命？或使得@諾爾斯人粉絲 2011 做了更多直接的貢獻？以他廣博的軍事知識來說，這確實有可能。有朝一日，我會寫篇東西研究研究。

看著利比亞人歡慶我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某些人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許多人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我回想起六個月前剛開始的那一刻，想到那些冒著生命危險把真相告訴世界的人，心中浮現一個形象，一個短髮、帶著大耳機的年輕人，穆罕默德·納包斯，在進行格達費攻擊班加西的報導中，他犧牲了性命，才不過幾個小時之後，北約就開始介入了。

想到老穆的，不止我一人。

吉兒·柯林斯（Jill Collins [@Bashert54]）在她加州的家中看著利比亞解放。

> RT@芭希特（@Bashert54）：致@a卡文　這一切令我想到一個人，老穆，這是他的夢想。[96]

「他正在什麼地方看著這一切。」我告訴她。[97]

莫薩亞伯・艾爾夏米——幾乎全程報導埃及塔利爾廣場每一場主要抗爭的那個埃及藥學系學生——喚起了老穆的名字，從開羅。

RT@莫薩亞伯：穆罕默德・納包斯。[98]

一個推特用戶，署名@賴克斯萊特（@Zlatxlat），回想起革命第一個星期老穆在 CNN 講的話：

RT@賴克斯萊特：「我不怕死，我怕輸掉這場戰鬥。」——穆漢默德・納包斯[99]

庫德人權活動份子@盧葳妲瑪斯塔法（@RuwaydaMustafah）對@賴克斯萊特做出回應：

RT@盧葳妲瑪斯塔法：他贏了！他贏了！他贏了！[100]

老穆死時，他的妻子貝兒迪塔已經懷孕，六月，生下一女。她將在一個沒有格達費的利比亞成長，一個人們會把她父親英勇事蹟告訴她的利比亞——一個她無法享受父愛的父親。

我想起革命期間老穆一再引用的名句：**點亮另一支蠟燭的燭火不會白燒**。

納包斯，老穆，不管現在你在哪裡：是你贏得了這場戰鬥。你的燭火永不熄滅，因為，它無所不

在。[101]

L 團隊

的黎波里解放之後，輪到追獵穆阿邁爾．格達費了。首都遭到攻擊期間，他逃過了一劫。格達費可以監看整個利比亞的現場實況，從遙遠的綠洲城鎮古達米斯（Ghadames）到他的故鄉蘇爾特。有人認為，他已經逃亡出國，躲在阿爾及利亞、查德或尼日的沙漠裡。委內瑞拉則是黑馬選項。利比亞人滿懷信心，格達費終究會落網，至於什麼時候，則屬未定之天。

追尋格達費這件事，革命當中有一個人物看來是不會參與其事了。那就是尼茲．班艾薩。他揭露了自己的真實身分：尼薩爾．哈尼（Nizar Bhani），三十歲，口腔外科醫師，住在威爾斯的卡爾地夫（Cardiff），革命爆發時，返回利比亞加入抗爭。

「我就是想要困擾這個政權，做些他們最深惡痛絕的事，並把真相告訴人民。」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他說。「他們會備受困擾，那就表示我們必須做對的事情。」[1]

九月底，尼茲告別。

RT@尼茲__FGM：二月二十一日來到的黎波里加入起義，我終於要告別了，讓我人生的這一篇章及我在革命中的角色告一個段落。[2]

RT@尼茲__FGM：我決定離開利比亞，感謝大家的祝福及美言。各位的盛情令人動容。[3]

為他的祖國而戰，尼茲才真的令人動容。如今，他可以賦歸了。

繼續搜尋格達費，我接到@諾爾斯人粉絲 2011 的一筆訊息。儘管我們在推特多次來往，我卻不太認識他，只能從他的推特署名約略了解，他是佛羅里達州塞米諾爾斯人（Seminoles）足球隊的粉絲。這人懂武器，這一點毫無疑問，從小型武器到雷彈到砲彈。我猜想他是現役軍人或榮民——也或許是民間的國防分析家。當然，以他的貢獻來說，這些都不重要。

他的訊息極為隱晦，弄得人心癢癢的。

> RT@諾爾斯人紛絲 2011：致@a卡文　早晨起身了嗎？我有個故事，你可能有興趣，請將你的電郵地址給我。4

我當然有興趣。我回覆，並告訴他，我馬上回他。

「馬上」，結果只是但願而已。格達費的逃亡大戲，加上為了趕八個月來國家廣播電台日常業務的進度，我整個人疲於奔命，早把他提的事情給忘了。兩星期後，@諾爾斯人粉絲 2011 再度問我有沒有興趣。我們約好了通 Skype。到底會是什麼事，我卻不甚了了。

首先，我問他怎麼稱呼；說老實話，在真實生活中，跟別人談事情，如果只知道對方的推特名字，那還真是彆扭。他自我介紹，史汀——史汀．柯比（Steen Kirby）。

會用@諾爾斯人粉絲 2011 當推特名字的人，我料想他會是一口南部腔。但史汀說的卻是一口北佛羅里達的慢調子，這種口音自我離開中佛羅里達到芝加哥去念大學以來，很久沒聽過了。

「基本上，從三月初到的黎波里垮台。」他開始說。「我和

一群人就組織了一個團隊，向各個不同地區的自由戰士提供軍事協助、建議、訓練，以及這一類的事。」

軍事協助？就我所知，整個利比亞革命期間，這傢伙一直住在美國。他做了些什麼事——難道是用 Skype 訓練叛軍？

接著，史汀嘰哩呱啦講出一連串利比亞城鎮的名字，都是在某個時段經歷過重大戰役的。「我們曾經個別協助過自由戰士，包括的黎波里、米蘇拉塔及奈富塞（Nefusa）山區：吉克拉（Kikla）、耶伏倫（Yefren）等等。」

換句話說，幾乎包括了利比亞西部前線的每一個戰略要點。

「我們從確認裝備諸如武器以及這一類的東西著手。」史汀繼續說。「我了解，如果我們能夠確認這些雷彈，或小型武器，或砲彈碎片，或其他東西，幫助會很大，但話又說回來，我們能夠幫助他們使用這些武器抵抗格達費的部隊嗎？」

我這才了解，他和一小群從推特上招募來的志工收集各類軍事及醫療品項的手冊，翻譯成阿拉伯文，送到利比亞，並在網路上為反抗軍部隊解答問題。

基本上，@諾爾斯人粉絲 2011 為民兵建立了一個虛擬的的服務台。

當真？

他說明道，剛開始，他們把重點放在醫療手冊的製作上。隨著時間過去，他又招募志工，處理軍事物件，從小型武器到火砲。醫療專業、武器專家與退休的軍事從業人員都有，收集了超過四打的各種手冊——「親自動手。」他這樣說。

「你有軍事背景嗎？」

「沒有，但你可以說我是軍事迷。」史汀說。「我不斷研究，而且是真的有興趣。」

偵測地雷、瞄準坦克、清槍、包紮傷口，只要你說得出來

的——都有手冊。乍聽好像是某種祕密任務。我想像一群髒兮兮的中情局幹員空降下去，身穿當地人服裝，教導每個人如何使用卡拉什尼可夫 101（Kalashnikov 101）步槍。但@諾爾斯人粉絲 2011 和他的志工可都是在十萬八千里外做這些事情的。我腦海中不免浮出一幅畫面，海明威在哈瓦那啜飲著黛克莉酒，用一台遊戲機操作一輛在歐洲疾馳的救護車。當然，這樣想不免誇張，但史汀和團隊的所做所為也差不了多遠了。

我停下來喘口氣，思索@諾爾斯人粉絲 2011——我是說史汀——跟我說的事。就靠著每個在推特上的人，他從世界各地糾集了一個專家團隊，教導自由戰士如何成為，呃，一名自由戰士。聽起來還真是簡單。只要有幾個利比亞叛軍能夠上網，就能夠接收到訓練手冊，然後分到整個前線去。

如果這是小說情節，我一定斥之為荒誕。這傢伙，我得多了解一些才行。

「那麼，關於你自己，可以跟我談談嗎？從你的推特署名來看，我可以說你是佛州大（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的嗎？」

「不是。」他回答。「實際上，我念中學，但我住在塔拉赫西（Tallahassee）。」

塔拉赫西——

什麼，等等?!?!他是弗瑞肯（frickin'）中學的？

「所以，你說『@諾爾斯人粉絲 2011』。」我繼續下去，目瞪口呆。「就是說你在學校是 2011 年班的？」

「對呀，嗯……」他回答，然後停下來。

「我十五歲。」

「當真???」

「沒錯。」

「哇。」

說老實話，我不知道自己還能說什麼。**十五歲？**

「我們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史汀繼續。「有一個像是大學生——大學二年級。其他的都是三、四十歲。有些人在特種部隊待過，年紀比較大。但我的共同創辦人二十歲，所以，我們都是年輕的活動份子，非常年輕。」

「你們的家人知道嗎？」

「是的，都知道。我爸媽，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相信我是當真的。他們對利比亞毫無興趣——你明白的，就只知道工作，美國人嘛。所以利比亞好像就成了我的事。」

好像就成了我的事？

「那麼，你們這個團體總有一個名字或之類的東西吧？」

「L團隊（L-Team）。」他回答。「L 指的是 Libya。」這倒是蠻合適的，他們基本上就是個虛擬的「A-Team」（譯註：中譯「天龍特攻隊」），只不過這部電視劇早在史汀出生前就已經停播了。

我問他，是否可以送一些手冊的影本給我。他停頓了一會兒；我聽到他在打字。一封附了一大堆附件的電郵丟進了我的信箱。

一件一件，我打開。

自由戰士餌雷（簡易爆炸裝置）戰地手冊，作業版本 2.0.

如何使用 AK-47 與 AK-74。「粗糙、耐操、非常好用。」

擊潰格達費裝甲的簡要指南。

醫療小手冊。

火砲防護：守住陣線。「老是挖洞或許很累，但要累還是要死呢？」

（建議）擄獲部隊無線電處理程序。「不可用部隊無

線電交談——不可濫用！」

有一份手冊是專門用來對付格達費的俄製 T-72 坦克：一頁接著一頁的圖形，從各個角度詳細交代這型坦克每一寸，指出其弱點。如果能夠牢記一輛坦克的這些弱點並瞄得夠準，那就有如摧枯拉朽——利比亞反抗軍部隊整個夏季的作為正是如此。

「那麼，還有那些人寫這些手冊？」

他唸出一串推特用戶。「你認識的黎波里的尼茲嗎？我們合作得很多」

我笑了起來。尼茲．班艾薩，革命期間似乎什麼事都少不了他。

史汀繼續唸他其他夥伴的名字。他形容其中一個人是「我們主要的特種行動專家，戰術、武器，他都懂很多。」

「他以前是特種部隊的？」

「哪是呀，他只是個大學生而已。」

只是個大學生。不可思議。

最重要的是，對我來說，這些人多數都不陌生。有些人自利比亞革命開始以來就和我在推特上互動——就和我與諾爾斯人粉絲 2011 一樣。

「滿有趣的，我也知道這些人。」

「我知道。」史汀笑著說：「瞭了吧，我們看似遠在天邊，其實就近在身旁，你永遠都不知道誰會冒出來。」

我猜，我真的不會知道。

跟史汀聊過之後，我找他父親談——他很以這個兒子自豪——然後又跟半打他的團隊成員接觸。他們來自各行各業：活動份子、護士，有一個是特種部隊榮民。

我也找了已經返回威爾斯家中的尼茲．班艾薩。問他的問題

很簡單：到底史汀的L團隊為利比亞做了些什麼？」

「史汀和他的團隊在的黎波里內外散播訊息資料給自由戰士及活動份子，到底做到甚麼程度，我無法明確評估。」尼茲對我說：「實質的散播還包括在地的百姓，但史汀團隊提供給我們的材料都可以放心地散播……他們是一項很大的資產。」

一項很大的資產。他們就和眾所周知的網際網路迷一樣，身穿睡衣，窩在自己的天地裡，拱在一台筆電上跟朋友連線——唯一不同的是，這些網際網路用戶還能夠教導叛軍清除地雷，轟掉坦克。

教學生如何渡過暑假，倒不失為一個鬼點子。

多鏡頭拍攝

利比亞反抗軍——如今實際上已經是利比亞政府，以國家過渡委員會之名執政——獵捕穆阿邁爾．格達費已經兩個月。連著幾個星期下來，謠言滿天，有的說他已經無路可逃，有的說他已經不在人世。

十月二十日清晨，我接到消息說，反抗軍已經佔領中部濱海城市蘇爾特，格達費的故鄉，也是親格達費政權的最後壁壘。許多人都揣測，格達費或他的兒子都窩藏在那裡。

半島電視的伊凡．希爾（Evan Hill）推文說，有人剛看見一支護衛隊迅速離開該城。

> RT@伊凡希爾（@evanhill）：護衛隊離開蘇爾特，可能包括當局的高階人物，據說是西向前往米斯拉塔。或許那是他們唯一可走的路？[1]
>
> RT@伊凡希爾：半島：據說北約射擊一支離開蘇爾特的護衛車隊。#利比亞[2]
>
> RT@伊凡希爾：國家過渡委員會在蘇爾特的戰士相信，格達費本人就藏在逃往蘇爾特的護衛隊中，但不應以空穴來風視之。[3]

不應以空穴來風視之。離開蘇爾特的護衛隊確實可能包括高價的目標，但一切都無法證實。過渡委員會一名代表到利比亞國營電視，暗示有一尾「大魚」落網，卻沒有透露細節。

半島電視的薛琳．泰德羅斯（Sherine Tadros）推文說，過渡委員會的消息人士透露了有關格達費的消息。

RT@薛琳 T：#過渡委員會（#NTC）官員告訴#半島（#AJE），#格達費已經落網，兩腿受傷。仍未獲證實。[4]

「非常可疑。」我加上一筆。[5] 國家過渡委員會的官員說話前後矛盾早已有過；我提醒我的推特追隨者保持警覺。

隨著蘇爾特的佔領，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我們不妨靜觀其變。他們也許逮到了格達費，也許還沒有，都*未經*證實。

沒有多久，的黎波里百姓慶祝格達費被捕的謠言潮湧而來。

RT@利比亞革命（@libyansrevolt）：在#的黎波里，每個人都瘋狂地向空中開槍——不要害我空歡喜一場。#利比亞#二月十七#格達費[7]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利比亞學生丹雅．巴希爾提出了一個證實這項謠言的簡單辦法。

RT@ceo 丹雅：算了吧，你們抓到誰了!!秀一張該死的照片出來呀!!!![8]

我加一句：

過渡委員會裡面難道沒有人有相機？來張TwicPic（譯註：以推特為基礎的相片社群軟體）？#格達費#利

比亞。

對於格達費的現況，線上的每個人似乎都有意見。過了不久，感覺起來有一點像是在遊戲了。

> 等待過渡委員會證實格達費的落網、哈米斯的死、（葉門）總統沙雷的辭職，以及珍妮佛・羅培茲的約會狀況。[10]

接著，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格達費已經成了階下囚。

> MT@BBC 最新消息（@BBCBreaking）：國家過渡委員會已經逮捕格達費，該委員會一名指揮官指出。[11]

「所以一條最新消息一個消息來源就足夠了？」我推文說，懶得相信。[12] 沒錯，格達費有很多次機會可能落網。但我可不希望呷緊弄破碗。我們需要細節，一個消息來源絕對不夠。

半島電視報導，格達費已經被捕而且受傷，對我來說，似乎是個可以加以證明的機會了。

> 半島消息來源說，格達費嚴重受傷。那應該就是說，他已經不太能走動，大可以拍照下來了。拜託。[13]

我又加一句：

一群消息來源：格達費腿部中槍。另一群：他嚴重受傷。利比亞電視：他死了。
我：我一點該死的線索都沒。[14]

許多利比亞人，譬如@N__班加西（@N_Benghazi），這些報導絕不只是一般的謠言而已。

RT@N__班加西：好耶，但說真的，哥兒們……這次看起來如假包換。[15]

的黎波里的居民確實相信這是真的，這只要看電視上大家群起對空鳴槍慶祝就知道了。

真可惜，即使的黎波里吵翻了天，卻不是可靠事實的指標；如果是的話，現在大可以報導，格達費千真萬確死了。[16]

半島電視英語頻道在格達費的新聞上已經愈來愈瑣碎，我持續要求細節。

半島電視剛才說，格達費「顯然已經落網」。「顯然」一詞仍處於「報導」與「證實」之間，我要更多。[17]

還不到一分鐘，半島電視報導，消息人士宣稱，格達費確實已死。「哪個消息人士，不明。」我提醒大家。[18]

就在同時，路透社打出了一個吸引人的導言：一名反抗軍戰

士宣稱目擊了格達費的落網。

> 國家過渡委員會的戰士告訴路透社，格達費躲在一個洞裡，大叫「不要開槍，不要開槍！」[19]

各種不同的報導把我和推特上的每個人都弄得糊里糊塗。我的一個推友，霍西．夏爾雅（Josh Shahryar），提出了一個文雅但不客氣的說法。

> RT@J夏爾雅（@JShahryar）：格達費被捕、受傷，然後被殺——這不就解決了！#利比亞[20]

或許霍西是對的：格達費已經被捕、受傷，然後被殺了。消息來源怎麼說，都只是其中的一個片段。每個片段都是真的，但又不是全真的。感覺起來就好像之前有關格達費家人的謠言，包括他的兒子哈米斯，他豈不就是「死」了又死好幾次，恰如蘇丹．阿爾卡賽米（Sultan Al Qassemi）提醒我們的。

> RT@蘇丹阿爾卡賽米：我就記得哈米斯．格達費就「死了」三次#過渡委員會[21]

「我記得是九次。」我開玩笑，故意誇大。[22]

沒有多久，一張刺激的照片透過法新社流傳開來。照片顯示一台攝錄機的取景器及附加的文字，表示錄影的長度、電池的電量和攝錄機的各種設定。鏡頭方向不定：一下子是一個人的外套左邊，一下子是另一個人的右臂，然後是一個人的雙腿、軀幹、一條血跡斑斑的卡其褲。在這團人乾當中還有一個人，癱成一

團，臉部和衣服上都是血，兩眼空洞，皮膚死灰。這人如果沒死，恐怕也離死不遠了。

還有，他看起來蠻像穆阿邁爾．格達費。

我要求我的推特追蹤者仔細檢查這張照片，是不是經過影像處理的？直覺告訴我，這照片是真的。但我們需要確認。

在的黎波里，阿里．推爾——利比亞西部網路恢復後重新上線的一個利比亞人——覺得影像不夠好。

> RT@阿里推爾：那台攝錄機所拍攝的，連攝錄機螢幕的框邊都看不到，太好了，不像是真的。給我們看一次視訊。[23]

丹雅．巴希爾也不太滿意：

> RT@ceo丹雅：真主至大……這實在太怪異，我還是無法相信，我要一張該死的好照片，才能確定！[24]

突然之間，一堆新聞機構都開始肯定格達費確實已經死亡的事實。路透社引述國家過渡委員會新聞部長馬穆德．夏曼（Mahmoud Shammam）的消息，格達費的遺體已經被帶到米蘇拉塔一個祕密所在。[25] 半島電視英語頻道的雪琳．塔德羅斯指出有報導稱，格達費被發現「躲在一個洞裡，然後頭部中槍。」[26] 這一點倒是說明了清晨流傳的謠言：「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華盛頓特區，將近中午時分，路透社發布了最新的新聞公報。

㊱

RT@路透社：格達費死於家鄉　利比亞叛軍宣稱 http://t.co/zYWNrAPT [27]

記者於是開始得到更多有關格達費被捕及死亡的細節。半島電視英語頻道的阿布杜拉曼·華爾山姆（Abdurahman Warsame）引用了一名軍官的新訊息。

RT@阿布杜（@abdu）：利比亞戰地指揮官說，格達費被捕時身上帶有幾處傷口，利比亞革命部隊隨即予以處決#利比亞 [28]

天空新聞台的尼爾·曼恩（Neal Mann）報導，他的公司訪問到了一個目擊者。

RT@現場製作人（@fieldproducer）：說自己看到穆阿邁爾·格達費被捕的人對天空新聞說，他用他的鞋子扔他。#利比亞 [29]

半島電視湯尼·伯特雷（Tony Birtley）的一項報導終於使我相信格達費確實被捕了。伯特雷率先訪問到逮捕格達費的反抗軍士兵，他們還把法新社那張照片的原始錄影出示給他看。我把他訪問的重點推文上網。

半島電視湯尼·伯特雷：格達費交火，然後企圖混在護衛隊中逃走，接著被捕。說有人出示格達費的鞋和手表給他看。[30]

「他被捕了，我看到他……認得他……躺在地

上，還活著。」半島電視湯尼· 伯特雷在講述一段錄影。[31]

到目前為止，半島電視記者湯尼·伯特雷根據格達費被捕的錄影所做的敘述是最為可信的，至少我這樣認為。[32]

但格達費到底是死是活？最早的照片顯示他死了，至少快死了，但伯特雷說他在錄影中仍然活著。那麼，他究竟如何呢？我又想到霍西·夏爾雅今天早上的推文。

被捕、受傷，然後被殺。

半島電視取得的一筆錄影打消了一切懷疑。顯然是用攝影手機記錄下來的，連續鏡頭非常搖晃。鏡頭對著地面，照到許多鞋子和迷彩長褲，圍著地上一具屍體。鏡頭拉近屍體。確實是穆阿邁德·格達費沒錯。人群拖著他的襯衫，幾乎要拉脫掉了，並踢那具屍體，一踢再踢又踢。[33]

這筆錄影放完後，美聯社發出一則公報。

美聯社：利比亞總理馬哈茂德·吉卜里勒（Mahmoud Jibril）說，穆阿邁爾·格達費已經死亡。#利比亞[34]

主要的新聞媒體都轉到總理吉卜里勒的記者會現場。「我們等待這一刻已經很久了。」他宣布：「穆阿邁德·格達費死亡。」[35]

利比亞經過將近八個月的內戰之後，我終於可以一吐許多人等著聽我說出的話了。

我想該是這樣說的時候了：已經證實。穆阿邁爾．格達費已死。#利比亞[36]

如同@利比亞在變——已經從馬爾他返回的黎波里——利比亞人都在慶祝獨裁者之死。

RT@利比亞在變：格達費死了。利比亞自由了。利比亞萬歲。真主至大。[37]
RT@利比亞在變：格達費得到了他應有的下場，罪有應得，願他直下地獄。#利比亞[38]
RT@利比亞在變：有人曾經跟我說，我們抵抗不了格達費的大軍，應該跟他達成政治交易。我們不屈不撓，摧毀了他的政權。[39]

利比亞裔美國人埃西亞．亞姆立（Assia Amry，@利比亞的人生）把心裡的歡喜拿來跟齋戒月的結束相比。

RT@利比亞人的人生：今天感覺像是開齋節。感覺是一個新生的日子。真是太好了。[40]

有些活動份子，包括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伊亞．艾爾巴格達第和波士頓的納瑟．威達迪，大談格達費之死。

RT@伊亞艾爾巴格達第：真是死得其所，大鼠在陰溝裏面找到。#格達費#利比亞[41]
RT@威達迪：唯一的遺憾就是格達費沒有接受軍事法庭審判，血染他的罪名和刑罰，公開槍決示

眾#利比亞[42]

RT@威達迪：穆罕默德．納包斯經過審判，得到過司法的平反嗎?不，他沒有。他得到一顆子彈。[43]

阿里．推爾感慨萬千。

RT@阿里推爾：言語無法形容我的心情。之前不久……我哭了。[44]

他的朋友@阿布希特做出回應：

RT@阿布希特：致@阿里推爾　那表示你是一個人[45]

就在這些歡慶之中，新的錄影視訊出現，記錄了穆阿邁德．格達費的最後時刻，慘不忍睹。

第一筆出現的錄影混亂而簡短。有人用攝影手機快速掃過一輛敞篷小卡車的後座，幾名男子坐在上面，穆阿邁德．格達費癱在他們中間，幾乎可以確定還活著。那幾個男子將他一把抓起，他整個人翻滾到車外，臉部和頭髮都結著血塊，沒戴帽子，頭禿了一塊。那些人強迫他站起來，團團圍住他離開卡車。[46]

第二筆錄影是稍後攝錄的。一群人迎著一輛救護車，高喊著：「掰掰，Shafsufa！」Shafsufa 的意思是「亂髮」。攝影機鏡頭跟到救護車後面，格達費的屍體就癱在裡面，左太陽穴一個彈孔，一看就知道是人道處決。[47] 人群載歌載舞，慶祝他們的大執法。[48]

下一則上線的錄影視訊顯示利比亞反抗軍部隊高呼「真主至

大！」AK-47 對空射擊。攝影機轉轉折折掃遍全場，連焦距都抓不到。慶祝的槍聲增加。卡車後面，格達費癱在那兒，死了。這姿勢就和第一張由法新社發出來的照片一樣。[49]

當天晚上，線上新聞網《全球郵報》（*Global Post*）發布了一則驚人的錄影視訊，大約是格達費被人從汙水管中拖出來後幾秒鐘開始拍的。攝影者當時就站在水管上；他跳下來，跑向抓住格達費的士兵。就那麼一轉眼，一個人不知是拿一根短棍還是一把刀子捅進格達費的褲子。[50]

攝影機跳到格達費的臉上。士兵強迫他趴到地上，開始踢他。至少有一記槍托掃到他的頭上。他想要站起來，但又跌倒；士兵扭住他的膀子往下壓。隨著他們的競相毆打，場面持續混亂。一時間，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凝視著遠方，對於眼前發生的一切，似乎茫然無知。

士兵繼續痛毆格達費。有人幫他站立起來，強迫他走，手背在後面。更多的士兵猛擊他的頭部。接著，攝影機跳到他的臉上，但因為場面太亂，很難抓到適當的鏡頭。就那麼一瞬間，他右眼的一個特寫，格達費看來整個人傻掉了，或許還充滿恐懼。士兵嘲罵他，告訴他說他將要到米蘇拉塔去，由於他圍城三月，那個城市幾乎已經完全摧毀。「米蘇拉塔！米蘇拉塔，狗崽子，到米蘇拉塔去！」

人群暫時散掉一些；大量鮮血弄汙了格達費的頭、臉和衣服。一個士兵朝他吐痰，繼續嘲罵他：「米蘇拉塔，你這條狗！到米蘇拉塔去！」

他們把格達費逼到車上。

「米蘇拉塔！米蘇拉塔！**到米蘇拉塔去!!!**」[51]

格達費死前的其他錄影都出現在二十四小時之內。一支錄影顯示，士兵包圍著他，他跪在地上，左邊整個臉頰血跡覆蓋。一

個士兵諷刺地叫他 habibi——「親愛的」——其他人則直呼其名，穆阿邁德，擺明了故意羞辱他。格達費被拱上一輛卡車，襯衫撩起來，露出肚皮。只見他茫然四顧，似是努力想要弄明白自己的處境。他知道自己手上有血，然後摸摸頭上的傷，有點困惑，想要抹掉血塊。

鏡頭離開格達費，然後，一支靴子出現在螢幕上。是格達費自己的靴子，有人開始拿它打他。一個年輕的革命份子跳到鏡頭前面，振臂高呼「真主至大！」然後對空長嘯；長嘯，為他的同志，為他的國家，積壓了四十多年的一嘯，揚聲獎勵自己：一個獨裁者，垮台了。[52]

所有這些錄影，對於格達費所受的虐待，以及媒體隨之而來的剪輯，都激起了激烈的辯論。一個憤怒的推特追隨者就責難我一再地推這些東西上網。

> RT@單飛蝴蝶（@solbutterfly）：你分享這些？這是噁心的譁眾取寵。RT @a卡文：格達費的錄影：還有一口氣，茫茫然，臉上滿是鮮血。士兵拿起他的靴子。[53]

「絕非譁眾取寵。」我堅持。「記錄它只是因為其他數以百計的利比亞死亡錄影。」[54]

《歐羅巴報》（*Europa*）的勞倫佐．彭迪（Lorenzo Bondi）則提醒，呈現格達費的情況是記者的責任，不論那多麼令人不悅。

> RT@勞彭迪：致@a卡文　身為記者，就必須看。但無論死的是誰，看著一個人死亡都是不好過的事。[55]

也有人質疑，在家裡工作時，正好也在做這類報導，我是如何處理的。

> 一台筆電看格達費的錄影，另一台則預覽小孩學校的照片。提醒自己：千萬不要給小孩看到不好的。[56]

伊亞・艾爾巴格達第表現出混雜的感情。

> RT@伊亞巴格達第：儘管今天歡欣鼓舞，毆打一個重傷的六十九歲老人，何況他已被捕又沒有武裝，一點也不光榮。#利比亞#格達費[57]
> RT@伊亞巴格達第：道德上我既不認同也不包容未經正式審判的處決。但我也不同情一個像格達費這樣的暴君。#格達費#利比亞[58]

相反地，@利比亞在變 則沒有良心不安。

> RT@利比亞在變：即時：在利比亞這裡沒有一個人會在乎格達費是怎麼死的，我們只會為了他的死開心。此外，他不配玷汙利比亞神聖的泥土。[59]

在線上，儘管辯論如火如荼，最有趣的發展或許是主流媒體對這些影片的擁抱。連著幾個月下來，在新聞界中，照例把未經檢查的錄影視訊放上網的人，我是少數幾個之一；人們可以在知情的狀況下選擇是否要看它們。廣播電台及線上新聞通路一般都會避開這些錄影視訊。

但這裡卻是生動連續鏡頭的大集合，只要媒體空間夠，就可以貼到任何地方。CNN 剪輯格達費被逮捕者毆打的鏡頭。半島電視把格達費屍體的靜態畫面放在螢幕上將近兩分鐘——只要有意願，定格根本司空見慣。[60] 報紙也用圖片，他屍體的血腥照片就登在頭版上。某些新聞網站，包括《環球郵報》與《哈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把連續鏡頭逐張定格分析，讓閱聽人可以自行判斷是不是有人捅了格達費。[61, 62]

是我們的文化裡面有什麼東西起了變化？大家今天都變遲鈍了，沒人再在乎格達費那樣活生生、血淋淋的連續鏡頭了？或者這根本就是最近才有的現象：人們非要親眼看到一個已經斷氣的敵人才肯罷休？這不免讓我想到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死去的兒子的連續鏡頭——同樣地，還有薩達姆．海珊本人的絞刑——以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墨索里尼被處決後的畫面。我們是一個避諱死者圖像曝光的社會——但對真正的壞蛋例外，我們需要親眼證明他們確實已經走了，只不過我們總有個理由，不管是為了蓋棺論定、好奇、報復，還是滿足。總之，**叮咚，巫師死了**。

利比亞革命始於八個月前，東利比亞人民慷慨激昂走上街頭抗議的錄影視訊。平民記者，譬如老穆納包斯，浴血而亡；神出鬼沒的黨人如尼茲．班艾薩，把公民不服從行動記錄下來，嘲諷統治當局。而穆阿邁德．格達費呢？殘酷無情、桀傲不馴、不可一世，在照相手機的歡呼聲中倒下死亡，羞辱地了結了一生。

人物表

統治當局

穆阿邁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利比亞獨裁者

哈米斯・格達費（Khamis Gaddafi）：格達費之子，領導一支惡名昭彰的部隊

活動份子

卡齊・杰布拉維（Ghazi Gheblawi [@Gheblawi]）：流亡倫敦利比亞人

阿里・推爾（Ali Tweel [@alitweel]）：利比亞人，住的黎波里

馬里克（Malik L [@LibyaSupreme]）：利比亞裔美國人，住班加西（Benghazi）

穆罕默德・納包斯（Mohammed Nabbous）：利比亞民間記者，住班加西

貝兒迪塔・納包斯（Perditta Nabbous）：穆罕默德・納包司之妻

尼茲・班艾薩（Niz Ben-Essa [@Niz_FGM]）：假名，利比亞男子，在的黎波里組織公民不服從運動

罕姆茲・茂沙（Hamza Mousa [@Hamzamu]）：埃及醫師，在利比亞當志工

丹雅・巴希爾（Danya Bashir [@ceoDanya]）利比亞學生，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DJ 梅迪（DJ Meddi [@DJMeddi]）：利比亞裔美國人，在喬治亞擔任DJ

布萊安・康雷（Brian Conley [@baghdadbrian]）：小世界新聞（Small World News）共同創辦人，新聞教師

@ShababLibya：利比亞革命通訊社（Libyan revolutionary news service）

@ChangeInLibya：假名，的黎波里人，住馬爾他（Malta）

@flyingbirdies：假名，利比亞人，住的黎波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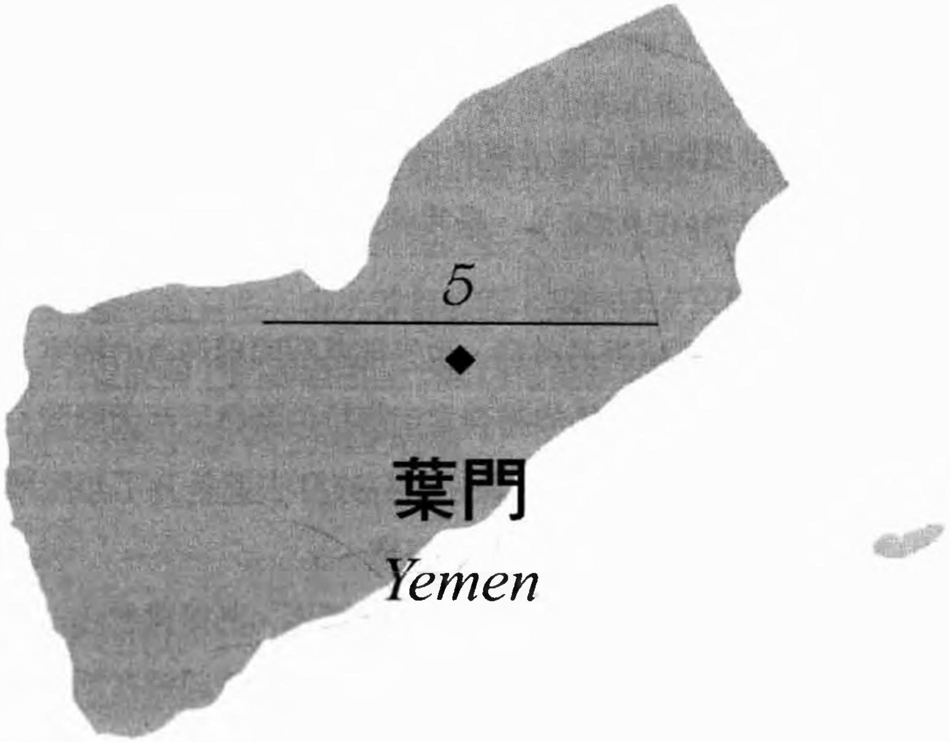
@Abukhit：假名，利比亞的黎波里人

@feb17voices：一群專長利比亞語音的志工

@IbnOmar2005：假名，利比亞活動份子

@Tripolitanian：假名，利比亞活動份子

@Tripoli_Latest：的黎波里地下消息人士



5

葉門

Yemen

衝突報告

> RT @a卡文：來歸納一下，葉門總統沙雷，是／不是／可能是／或許是／應該是／根據推特傳播/依據路透社報導／有點像是，那個知道到底是死是活的人。[1]

阿拉伯世界版的「籃子裡的怪物（BASKET CASE）」（譯註：一九八二年上映的恐怖電影），是我聽過一些媒體學者對葉門所持的輕浮印象。

葉門是這個區域裡最貧窮，也是部落認同感最重的國家。每一個葉門人都能追溯他的族譜到當南阿拉伯還是貝都因聯盟一份子的那個時代。部落意識雖重——打來打去還是為了想脫離族群，這區對抗那區的事件已經司空見慣。

長達數十年，國家曾分裂成南和北兩區。其後雖然統一，不信任感仍然強烈。緊張關係和派系鬪爭給了基地組織在部分區域建立根據地的機會。雪上加霜的是，葉門是全世界人均擁槍數最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2]

俯瞰二〇一一年初政治亂象的人，是總統阿里．阿卜杜．沙雷（Ali Abdul Saleh）。高高在上掌權三十多年，極盡操弄挑撥分化之能事：部落對抗部落，政黨對抗政黨。葉門似乎經常處於內戰的邊緣，而沙雷則坐收漁翁之利，讓自己成為唯一能使國家不陷於分裂的關鍵人物。

過去五年中，有數股勢力拚命想讓國家脫離沙雷的掌控。光譜的另一端，是現有政黨組成勢不兩立的反對力量，他們以這個體系強固本身的權益。另一塊則是非政府組織（NGO）及青年團

體，他們渴望把沙雷拉下台並以叛國罪行接受審判。

他們背後還有坐擁精良武器的眾多部落，長久以來對沙雷及他的部落心存不滿——更別提盤踞在葉門國內偏遠地區的基地組織了。

當阿拉伯之春運動在突尼西亞爆發時，葉門反對派系抓住這個機會施壓要求政治改革。當政黨在葉門全國各地發動抗爭時，首都沙納亞（Sana'a）的年輕積極份子在大廣場搭起帳篷，外國人慣以英文稱它為「改革廣場」（Change Square)。

事情很快就染上暴力色彩。屋頂上的狙擊手瞄準沙納亞街頭的示威者。沙雷政府辯稱這些狙擊手是不良份子，但是大家心知肚明那些都是幕後有政府撐腰的殺手。周復一周，許多人因而喪生，但是也讓更多人走上首都街頭。別的國家只要有幾千人遊行示威，就能擠上國際版版面，葉門每個星期動輒數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卻鮮少搏得上頭條的機會。

二○一一全年，葉門深陷危機四伏的泥淖僵局。鄰近國家一再提供安全保證讓沙雷總統低調退休，並得到豁免權保障，希望以此換取由聯合政府接手政權。沙雷也多次同意要簽署文件，但是最後都不了了之。他簽署的承諾很快便形同廢紙。這個時候，異議份子繼續在街頭遊行，要求以貪污及謀殺異議份子之罪行審判沙雷。

二月初，當埃及革命到達巔峰時，有消息傳出，說葉門異議份子計畫要在二月十八日向總統沙雷舉行示威活動。我那時心裡還完全沒有準備去報導葉門事件；那時我只知道在（九一 一）攻擊前，葉門那個地方是以綁架觀光客聞名，對待肉票——像貴賓

一般——極為禮遇，然後釋放掉。但那已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幸好，我在推特上結識的人已為示威準備了葉門的推客名單。特別有兩位，一個版主是@阿拉伯革命（@ArabRevolution）[3]，另一個則是@哈比巴哈密（@habibahamid）[4]——為我的消息來源奠定好初步基礎。

相較於中東區域的其他國家，我的消息來源庫看來頗為單薄。葉門不僅是阿拉伯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也是網路最不發達的地方，想要獲取同步報導，無寧是難上加難。

第一批來源靠的是一位叫珍妮．諾瓦克（Jane Novak）的美國女士。我以前就從幾個人口中聽過她的部落格——解放軍（Armies of Liberation），[5] 她似乎也是位知名的葉門分析師，特別是有關國家政治和安全這個領域。我發現珍妮最有趣的地方在於她居然只是個住在紐澤西的家庭主婦，連阿拉伯語都不會說。[6] 她是在二〇〇一年九一一攻擊後才培養出對葉門的興趣，幾年後開始寫部落格。我立刻和她有一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感覺——她稱不上專家，只是因為好奇，一頭就栽進去！但是起步幾乎早我十年。

在二月示威的頭一個星期中，珍妮經常更新推特，幫著讓我了解葉門正在發生的狀況。

㊲ RT @J 諾瓦克_葉門（@JNovak_Yemen）：上百人在#泰茲（Taiz）示威中受傷，或被逮捕#葉門郵報英文版（#Yemen Post English Newspaper） http://bit.ly/fqyd5M [7]

㊳ RT @J 諾瓦克_葉門：#亞當#葉門，錄下狙擊手在艾爾曼述腊（al Mansoura）開槍http://youtu.be/l4BxToiHGnE#二月十七[8]

RT @J 諾瓦克_葉門：有新發展#葉門示威有升高趨勢，檢驗者報（Examiner）登出我有關今天情勢和抗爭聯盟調整的文章 http://exm.nr/hmssgo。[9] ㊴

RT @J 諾瓦克_葉門：在我研究#葉門的六年中，從未看到任何新鮮事。#阿里．沙雷一再使用無效的戰術#YF [10]

二月二十六日，我很積極地鼓勵我的推友跟她連絡。

要追蹤葉門的暴亂，請參照 RT @J 諾瓦克_葉門的推文。那可能是別人都沒發現的藏寶屋。[11]

也是透過珍妮我才找到#YF 推特標籤（YF hashtag）。那是代表「自由葉門」（Yemeni Freedom）的意思。查閱#YF 標籤，對我而言變得比普通的#葉門（#Yemen）標籤更重要，後者經常被離了題的推特或垃圾推文淹沒。

到了下一個月，我費盡心思想要跟上葉門的局勢發展。但是相較之下想在英語人口不多的葉門，得到分秒不差的同步資訊簡直是難如登天。我若是真想破解葉門，就非得再下功夫覓得其他消息來源不可。

三月十八日晨，我聽到半島電視英語頻道（Al Jazeera English，簡稱 AJE）的同行說沙納亞那邊有壞消息。半島電視記者勞亞．拉吉（Rawya Rageh）的一則推文尤其令人不安。

RT @勞亞拉吉（@RawyaRageh）：AJE 現場記者：雖然我們現在播放（來自#葉門）的畫面很恐怖，但它跟我們刪掉的部分相比，簡直是小巫見

大巫。[12]

在繼續追查我的葉門推特名單和#YF 標籤時，我也開始在 YouTube 上搜尋消息。這個影像分享網站已經變成尋找散布在阿拉伯世界中各國平民記者的最佳方式。我安裝了一個專看 YouTube 網頁用的瀏覽器，以此搜尋最新以各種不同首都拼音——Sana'a, Sana 或 Sanaa——甚至以阿拉伯文拼名上傳的影像。

第一批到手的沙納影像來自吉爾斯．傅萊德曼（Gilles Frydman）（@gfry）是位不停報導阿拉伯革命的大師級人物。

> RT @吉傅萊（@gfry）：*圖像*RT @南阿拉伯（@South_Arabia）#fb http://plixi.com/p/ 84901931　http://plixi.com/p/84901905 [13]

感恩啦！吉爾斯幫我把這些照片都註解好了。第一張是位年輕人的照片，臉朝上躺在一張毯子上。他被染了血的破布蓋著。左眼皮半張，空洞的眼珠死死凝視遠方一角。右眼則是閉合著。鼻子上全被凝固的血跡蓋過；頭部右上側有好似腦漿般的東西掛著。第二張照片一樣糟：一個精壯的男子躺在地上死了，染了血的襯衫已被掀開，左太陽穴旁流散一大灘血。

伊凡．希爾（Evan Hill），我在開羅密切合作過的半島電視台記者，報導下則血腥暴力：

> RT @伊凡希爾（@evanchill）：報告指出葉門安全部隊鎮壓示威者，造成三十多人死亡……[14]

葉門推特名單裡，有位署名 @二月廿五爭自由（@25FebFreedom）

的推友說：

> RT @二月廿五爭自由：求救#葉門一少年被殺的畫面，極為血腥，看過嗎？http://is.gd/laxEuT [15]

我深吸一口氣後，按鍵打開網頁。那個男孩，大概十二歲，四肢攤開被擺在一張救護擔架上，紅色運動衫上沾染血跡。蓋了一條被血溼透了的白布在他脖子上。大量鮮血由右太陽穴的裂縫流過他緊閉且腫脹的眼皮。[16]

我大部分有關沙納亞暴行的資訊是來自半島新聞台，他們在葉門有特約連絡人。我很難連繫到在地的消息來源。我跟我推特上的朋友打聽：

> 我從半島聽來最後的消息是：#葉門屠殺有三十死，兩百多傷。有無可靠的更新消息？[17]

記者薛琳·泰德羅斯（Sherine Tadros）有了最新消息：

> RT @薛琳 T（@SherineT）：跟據當地醫護消息，本日葉門四十一人死亡，兩百多人受傷。[18]

很快地，其他新聞媒體跟進報導。英國廣播公司 BBC 阿拉伯分局專欄記者蘇丹·阿爾·卡賽米（Sultan Al Qassemi）在杜拜（Dubai）報導。

> RT @蘇丹阿爾卡賽米（@SultanAlQassemi）：BBC 阿拉伯：葉門總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況並禁止

攜帶武器。[19]

沙納亞一有風吹草動，政府莫不神經緊繃嚴陣以待。這次的攻擊是前所未見的。推特上有愈來愈多人開始用屠殺一詞形容。

回到 YouTube，我過濾出所有我能找到的影片。有一段影片，只有兩分多鐘長，畫面從改革廣場開始。[20,21] 攝影機逆時鐘搖過，照到平躺在地上的一名男子，頭部四周積著一大灘鮮紅色的血。死傷者被搬離現場時，攝影師的鏡頭也跟著搖出。槍聲幾乎響個沒完沒了。攝影師把鏡頭拉近到一群正要把另一個示威者抬走的男人，躺著的人胸膛上全是鮮血。被移走時眾人吟唱「萬物非主，唯有真主」。街上另一角；又有一人遭到槍擊。幾個人衝向他，另外幾個繼續向前，搶運更多受難者。有些人聽到槍聲退縮回去；有幾個人繼續站穩腳步把相機瞄向射擊的方向。影片背景中響起極尖銳的呼嘯聲——一顆子彈差點打中照相機。

示威者和政府支持者間沒有相互攻擊，這些死傷並非兩者間打鬥所致，示威者是被狙擊手逐個撂倒的。

我找到另一份沙納亞屋頂的影片，那裡有好幾個狙擊手拿著步槍朝群眾開火。[22] 夥同在他們身旁的還有射擊觀測助手，協助狙擊手挑選示威者作為射擊目標。

在另一段影片裡，一群人接著另一群人不斷把一波波倒下的死亡和受傷的示威者往後運送。每十到十五秒就會抬出一位。 我把這段影片加上簡略的註腳推給我那一群推友，我唯一能想到的字眼只有：恐怖。[23]

有一個人突然跳進我的推特名單，後來那一整年都幸虧有他提供令人咋舌的情勢資訊：瑪麗亞．阿爾－瑪薩尼（Maria al-Masani，@阿爾_瑪薩尼（@al_masani）），她住在加拿大，有空時還參加選美比賽。有一次參加加拿大環球小姐比賽時，她還引發

一些爭議，由於她的蘇非派穆斯林信仰，她不穿比基尼，取而代之的是穿著紗麗出賽。幾經風波，結果她還是晉升了一級。[24]

跟我的工作更有關的部分是，瑪麗亞來自葉門，且有國際安全和情報領域的學術背景。她曾在推特上如此解釋：「我是和沙雷家族一起長大的。我父親曾當過他諮議。我認識那些傢伙和他們玩的把戲。」[25] 她還有一個叫做「葉門人權監督者」（Yemen Rights Monitor）的部落格，[26] 已經變成號外新聞的必看來源。

屠殺事件隔兩天，情勢演變得更緊繃，我從半島新聞的勞亞・拉吉及路透社那裡得知：

> RT @勞亞拉吉：號外！葉門總統解散內閣#葉門[27]
>
> RT @路透社即時（@REUTERSFLASH）：葉門總統解散政府——國家新聞社[28]

沙雷意圖移轉民眾憤怒，指責並嫁禍內閣，且全數予以撤職。內閣大臣一個接一個被革職，沙雷卻依舊大權在握。

次日，三月廿一日，有更驚人的新聞：

> RT @半島現場（@AJELive）：坦克及裝甲車部署於葉門首都，最高指揮官投向反對派系——法新社[29]

阿里・默森（Ali Mohsen），全國最有權勢的將軍，已率領他的整師部隊叛變，並宣誓保護示威者。對某些人來說，此乃沙雷

總統來日不多之象徵；對另一批人而言，那只不過是另一個嗅覺靈敏的獨裁者，搶先劃清界線，讓自己成為屹立不搖的最後勝利者而已。

阿卜杜卡德·亞爾古尼（Abdulkader Alguneid），葉門文化首府泰茲（Taiz)的執業醫師暨公共衛生專家，是眾多認定沙雷已深陷重重危機中的一位。

> RT @亞爾古尼（@alguneid）：太棒了，真是好消息!!阿里·默森不幹了。大夥都棄船。#葉門#自由葉門 30

其他人，如珍妮·諾瓦克和一個我只知道他是 @al3ini 的葉門男子，則滿腔疑慮。

> RT @J 諾瓦克_葉門：CNN：阿里·默森正和#沙雷談判，要他年底前離開#葉門。??!!不行，那不是我們要的。31
>
> RT @al3ini：阿里·默森正與沙雷談判年底前離開葉門一事。這傢伙一定暗懷鬼胎沒安好心。32

隔了一週，事實證明那簡直不可能。沙雷總統擅長花言巧語，不管碰上什麼危機總有一套說詞，當地新聞機構則會隨之起舞，發布一則消息然後再度撤回。但是亞爾古尼博士深信沙雷會閃爍其辭，他根本不在乎葉門百姓的死活。他用不流利的英文寫道：

> RT @亞爾古尼：分析：在沙雷和人民間的群眾遊

戲中。#沙雷有特技人員般的本事操弄它，他可以永無止境地玩下去。[33]

傑伯·布尼（Jeb Boone），是駐足沙納亞的少數幾個西方記者之一，如同長期待在普林斯頓的葉門學者，一位靠實力成為令人尊敬的分析師葛雷高里·約翰森（Gregory Johnsen）所云，要想知道什麼是事實，什麼可能不是，傑伯的整理分析是個重要依據。

RT @葛雷高里約翰森（@gregorydjohnsen）：有關#葉門，RT @傑伯布尼（@JebBoone）說的話充滿智慧。沒有遊行；媒體謠言而已。[34]

路透社報導沙雷總統預備交出政權，不過只交給「可靠人士」，意思大概是指他的分身或兒子們。到底他會交出還是不會交的謠言，漫天飛了好幾天。

伊布拉希姆·瑪塔納（Ibrahim Mothana），葉門青年黨（Yemeni youth political party）的共同創黨人，對此事持存疑態度。

RT @伊姆塔納葉門（@imothanaYemen）：#沙雷在接下來的兩個鐘頭內不會有行動。他只是在跳舞，跳他所謂的與蛇共舞#葉門#自由葉門[35]

艾奧納·顧里格（Iona Craig），倫敦的《泰晤士時報》（*Times of London*）自由撰稿人，促狹地把政治危機和市區一場糊塗的供電網絡連結起來。

RT @艾奧納顧里格（@ionacraig）：再度停電。難道這是沙納亞效法教廷梵諦岡（Vatican）施放白煙信號，表示人選已定？#葉門[36]

選美大賽參賽人及情報專家瑪麗亞找出她自己的情資。

RT @阿爾_瑪薩尼：部落消息，聽說沙雷數日內將下台，不過仍處人神交戰期#葉門[37]

傑伯再度警告造謠者。

RT @傑伯布尼：沙雷仍是總統。有理由不能不相信#葉門這些謠言[38]
RT @傑伯布尼：在葉門當新聞記者就像在印第安納波利斯五百哩大賽車裡向「全國賽車聯合協會」（NASCA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tock Car Auto Racing）參賽車手問路一樣。[39]

還在努力從小說情節裡找出事實時，好幾個推友介紹我去YouTube網站看葉門外科醫師哈恩哲．夏爾加比（Hamza Shargabi）。[40]跟暴亂現場其他人上傳的大部分影片不一樣，他不光是上傳影片而已；他會像記者一樣配上旁白，加上說明和分析。他也不是用手機而是拿高解析度相機拍攝。

有一段影片是哈恩哲走進示威者盤踞的大馬路上。放眼望去一路上盡是帳篷。「現在是早上七點鐘，」他說。「天氣詭異；沙納亞起霧……大家整夜沒睡，在詛咒總統……我正要去記錄今天的日誌。」

這段影片停住換到附近另一處拍攝，主要是一大堆燻黑的石塊。「你可以看到，這些是燒剩的輪胎被點火燃燒，是要製造煙幕干擾射擊我們的狙擊手。」

然後哈恩哲把攝影機轉向街上漫步的自己。他是個帶著時髦金絲框眼鏡和一頂黑便帽的年輕人，還顯露出修剪整齊的鬍子。

「葉門人都是射擊能手也懂得軍隊戰略那些事，」他承認。「另外一件事是這樣的，這房子是他們用來射擊我們的地方。基本上他們都部署在屋頂上……。那是總督府附近總督的家。國家總督的官邸哪是一般人能上得去的？」

他不屑地搖頭笑。「不知道該怎麼說……不知道該怎麼說。我只能這麼說，光是從這一個地方，就有五十條或更多人命被奪走。」[41]

哈恩哲的影片帶出兩個重點。第一，沙雷總統指控狙擊手只是些流氓的說法，根本不符常理；看狙擊手待的地點，巢穴，他們一定獲得政府裡什麼人的許可來殺示威者。他的第二個論點就更有殺傷性：所有的葉門人都懂射擊也知道如何保護自己。葉門人玩槍的傳統悠久；在這個國家裡幾乎每個人都至少有一把槍，也都知道怎麼用槍。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想讓暴力擴散，你就不會選擇這種地方惹事。

葉門的危機進入四月初時，我收到在葉門一位提供消息的推友寄來的一封電子信。那是回覆我要求他們要引述消息來源，並澄清哪些部分是已經過求證的確實消息。從阿拉伯之春一開始，我已提過好幾百次這樣的要求，甚至幾千次了，沒有任何人對我提出質疑——直到我收到這封信。

我希望你在私底下詢問我消息的來源，但是不要那麼公開質問我。那會讓我尷尬，因為我對現場資訊來源要求的準確性和有效性，依據的是情報收集的標準。對我而言，情報的層次是高於證據的。何況我還不是新聞學校科班畢業生。

請不要公開的讓我們難堪，你幹這行好多年了……我們都沒受過訓練，一月份才開始上場報導。不能丟面子和害怕信譽受損是阿拉伯文化之一。所以我會衷心感謝你私底下發簡訊來問，其實你對其他葉門人也要這樣。我知道你的出發點是善意的……這只是文化差異，希望你了解。

這只是文化差異。我誠懇要求更進一步的細節資訊，卻被這個葉門人解讀成對他品德，甚至榮譽上的質疑。所以在網路上的合作，到了葉門，遊戲規則就都不一樣了。

收到那封信的同一天，我還收到在華盛頓的美國和平研究所（U.S. Institute for Peace）寄來的一封私人聚會邀請函。是為新聞從業人員及研究中東政策的學究們舉辦的，要跟幾位葉門反對派領袖連線開視訊會議。我看了被邀請參加這個會議，遠在葉門的與會人員名單，居然沒有一個認識的——有關葉門政治，我好歹也算追蹤觀察甚廣——所以我決定聯絡瑪麗亞·阿爾－瑪薩尼看看名單上有沒有哪個是她認識的。

我原本以為她會簡單地回答認識或不認識，並對她認識的那幾個人稍加描述。出人意料的是，她把每一位受邀者的傳記都鉅

細靡遺地寫給我。一個接一個，她詳述名單上人物的政黨屬性，他們的結盟關係，在抗爭中扮演的角色，甚至他們在政黨政客和青年示威者間的立場。

名單上躍出一個人的名字。她是爭取新聞自由的女性記者團體的創辦人，她也和主流伊斯蘭反對黨結盟。她結過婚並有幾個孩子，卻幾乎每個晚上都到她在改革廣場架設的帳篷，和其他抗議者同甘共苦。她也是最早發起抗議行動的人。她的名字是塔瓦科·卡門（Tawakkol Karman）。

視訊會議中我注意聽她說的每一個字。她講話坦率，充滿自信。視訊會議的連線信號很差——她基本上就像蒙了一層頭紗似的模糊，坐在一張大而不當的桌子前——但是聲音還算清晰，所以我還可以把他發言的重點推特出去。

卡門：這是個歷史性的時刻，#葉門這個國家從此可以恢復往日的光輝，並扮演在這個區域中應有的角色。[42]

卡門：解決之道是現在這個政權要被趕走。#葉門[43]

卡門：沙納亞人民拿著的是和平的布條，並未針對任何人發起戰爭。#葉門[44]

卡門：如果你來到改革廣場，你會看到敵對的部落都坐在同一頂帳篷裡，分享食物，並訴求同樣的事情。#葉門[45]

卡門：首先，我們必須協調政權轉移的事。#葉門會有良好的治理，並且，沒有沙雷的葉門會更好。[46]

卡門：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來幫助建設這個屬於人民的國家。#葉門[47]

卡門：我們現在要求美國介入，要沙雷立刻離開葉門，並凍結他和他家人的資產。#葉門 48

跟大多數葉門的抗議者一樣，塔瓦科·卡門很少或根本沒有時間上網。後來她申請了一個推特帳號，但幾乎從未使用。不像同一區域其他的動亂，這裡的革命參與者鮮少使用網路。對卡門而言，重要的是待在她的帳篷，夜復一夜的支持抗議。所有抗爭的成功與否，根本上是取決於現場民眾的堅持與犧牲。從來沒有革命是單靠網路而取得成功的。

過去六個星期，葉門似乎陷入無止境的暴亂循環泥沼裡。每個星期都有幾十萬以上的眾多抗議者走上街頭，要求驅逐總統。狙擊手無情地對著抗議人士任意射擊，每每造成許多人被殺身亡，更多人因此受傷。但是，抗議者下個星期會舉辦同樣盛大的遊行示威以為回應。五月十一日那次狙擊手攻擊事件的後續是，我後來被告知記者傑伯·布尼在那天也差點沒命。

RT @傑伯布尼：當他們向抗議者開火時，射擊太密集，聽來像是不間斷的嗡嗡聲。從來沒有聽過。#葉門#自由葉門 49

RT @傑伯布尼：葉門和平新聞，我剛離開改革廣場。我想他們要在這裡大開殺戒了，所以我先離開。 50

RT @傑伯布尼：大部分的新聞社都報導沙納亞死亡一人。鬼扯，連數目字也被宰殺了。#葉門#自

由葉門#沙納亞 51

我問傑伯他感覺有多少人傷亡。

@傑伯布尼，你看到有多少人傷亡，大約？#葉門 #沙納亞 52

他回覆：

RT @傑伯布尼：致@a卡文　在現場救護站看到兩具屍體，我在逃離時看到大批被槍打中倒地的人。53

「老天爺呀！」在驚恐中我呼求上蒼。54

另外在推特上我看到蘿拉．卡西諾夫（Laura Kasinof）寫的一段推文，她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駐葉門的自由撰稿人。

RT @卡西諾夫（@kasinof）：沙納亞本日一百二十人遭槍擊，此乃根據現場救護站醫生的電話通報。他在嘶喊。非常憤怒。55

屠殺的數目令人髮指。但是整個四月和五月，這種場景在葉門的大城小鎮仍然不斷重複上演。情勢看來即將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五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早晨，我看到葉門泰滋市的阿卜杜卡德・亞爾古尼醫生發出的緊急推文。

> RT @亞爾古尼：#泰滋一人殉難，十一人受傷，都送進阿爾沙瓦醫院（Alssafwah Hosp）[56]

身為醫生，@亞爾古尼理所當然被派進當地醫療體制內，可以弄清楚死傷數字。若有什麼壞事情發生，他會是最快知道的。

他接著寫：

> RT @亞爾古尼：#泰滋#青年團到卡葉拉區（Qahera）警察局。要求釋放被捕家屬。遭便衣男子射擊。一人殉難，多人受傷。[57]

一位取名@尤斯拉 A1A（@YusraA1A）的葉門女士瘋狂地洗版推特，發出有關泰滋暴行流水般的推文：

> RT @尤斯拉 AlA：許多狙擊手散布在#泰滋自由廣場（Freedom Square）附近建築物的樓頂上#葉門#自由葉門[58]
> RT @尤斯拉 AlA：巨大爆炸撼動了#泰滋市，還有無數槍聲——不知何處傳來。#葉門#自由葉門[59]
> RT @尤斯拉 AlA：來自#泰滋的祈求：拜託大家都去自由廣場支持抗議者，他們正遭受攻擊。#葉門#自由葉門[60]

瑪麗亞・阿爾__瑪薩尼在她的部落格裡收藏了泰滋相關的影

片，她提供的一段讓人看了特別怵目驚心。

> RT @阿爾__瑪薩尼（@al_masani）：近距離影片，離槍殺#泰滋抗議者殺手兩公尺外的樹叢中拍攝#葉門 http://on.fb.me/lOoqwR WOW [61] ㊵

這段影片照到兩個穿便服的男子，站在一扇門前，拿著來福槍直接就朝攝影的人方向射擊，後者看起來幾乎伸手可及。影片轉到屋頂上另一位狙擊手。他挪到屋頂邊緣，往下瞄準，開始射擊。有點像把人當火雞一樣打。

接著是@阿拉伯聯盟（@ArabsUnite）報導抗議人士的帳篷被人放火燒毀。

> RT @阿拉伯聯盟：安全部隊燒掉#泰滋自由廣場剩下的帳篷和裡面所有的東西#葉門#自由葉門 [62]

老天，我希望裡頭的人能先跑出來。很不幸的，結果我從亞爾古尼醫生聽到的消息，證明那也只是我內心一廂情願的樂觀期望而已。

> RT @亞爾古尼：#泰滋的恐怖情事繼續發生。沙雷手下濫殺阿爾－胡利亞廣場（Al-Huriyah sq）民眾。有人開始尋找萬人塚墓地#HRW#AI#UNHRC [63]
>
> RT @亞爾古尼 ：#泰滋廣場上殘障抗議者的帳篷著火。無法逃出。早上尋獲焦屍。在萬人塚埋葬。[64]

「有最新消息嗎？」我問。[65]

他回覆：

> RT @亞爾古尼：致@a卡文　剛收到下述消息，消息來自國會議員（MP, member of parliament），他在廣場及示威活動中十分活躍。（那是第二個帳篷，被先著火的帳篷滾動而來波及延燒的）沒別的了。[66]

為了尋找帳篷著火的影片，我回到 YouTube 挖掘，用盡英文和阿拉伯文各種拼字方法搜尋有關泰滋的事。

找到第一筆資訊時已至午夜。顯示出泰滋自由廣場抗議者的帳篷。他們正在誦唱真主至大。[67、68] 在第二段影片中，一片漆黑，只有遠方的強烈火光。看起來像是傾倒的帳篷在燃燒，背景中尚能聽到有人向祈禱者呼喊。[69、70] 第三段影片，從對街拍攝到帳篷大火的近照。好幾個帳篷陷於熊熊大火之中，火焰向一個一個帳篷不停延燒過去。群眾哭喊真主至大！同時狙擊手的子彈像是下雨般的繼續朝他們的方向射擊。[71、72]

記者湯姆・費恩（Tom Finn），《葉門時報》（*Yemen Times*）的編輯，推特出血淋淋的敘述，揭發對抗議人士使用的殘酷手段。

> RT @湯姆費恩 2（@tomfinn2）：放火燃燒帳篷後，軍方用推土機將整個廣場剷平，死亡人數估計還在上升，抗議者驚恐未定，不敢回去#葉門 #泰滋 [73]
>
> RT @湯姆費恩 2：我們見證了葉門四個月來的暴

亂，自從三月十八日以來，這是截至目前為止對示威抗議者最殘暴的鎮壓。#葉門#泰滋 74

泰茲鎮壓後幾個鐘頭，沙納亞有消息傳來：另外一波重大攻擊即將展開。葉門裔美國人拉加・阿泰巴尼（Raja Althaibani）是最早幾個通報沙納亞的阿爾・哈薩巴附近有攻擊事件的人；不只是開槍。這次還有砲擊。

RT @拉加阿泰巴尼（@RajaAlthaibani）：哇……隔了五十條街我還可以聽到阿爾・哈薩巴的爆炸聲！#葉門 75
RT @拉加阿泰巴尼：他們是不是要把阿爾・哈薩巴從#沙納亞整個剷除掉？#葉門 76
RT @拉加阿泰巴尼：阿爾・哈薩巴：這裡遭到非常嚴重的破壞，情勢非常可怕！#葉門#沙納亞 77

住在城另一端的阿姆爾・阿爾－賽恩（Amr Al-Zain），注意到槍擊和砲擊的猛烈。

RT @阿姆爾・阿爾－賽恩（@AmrAlzain）：……通常從我住的沙納亞這裡是聽不到那些槍砲聲的，但是今晚我可聽得清清楚楚。78

我問他：

@阿姆爾・阿爾－賽恩，你大約住在哪一帶？離被襲擊地區多遠？#葉門 79

RT @阿姆爾阿爾－賽恩：致@a卡文　我住阿爾及爾街（Algiers st.）（東南）區，離哈薩巴大約五哩，目前那裡是戰鬥最激烈的地方。還不知道今晚會在哪裡開打。[80]

@尤斯拉 AlA 也記錄下爆炸的規模：

RT @尤斯拉 AlA：現在又來了一波非常非常強烈的爆炸，撼動了#沙納亞的哈薩巴#葉門#自由葉門[81]

另外一位沙納亞的居民，法國記者班哲明．威謝（Benjamin Wiacek），描述了在被謔稱為「塔利爾」（Tahrir）地區的戰鬥。

RT @聶佛禡（@Nefermaat）：非常強烈的爆炸，射擊猛烈，在#塔利爾我感覺戰爭似乎就在我屋子「旁邊」開打。#沙納亞#葉門[82]

後幾夜，暴亂在沙納亞不斷進行。拉加．阿泰巴尼發出警告，擔心全面性的內戰會籠罩住整個城市。她也準備好在必要時保衛自己。

RT @拉加阿泰巴尼（@RajaAlthaibani）：傳聞說#沙雷的安全部隊已朝廣場推進。我倒不那麼認為。我們可不能讓發生在#泰茲的事情同樣發生在#沙納亞。跟泰茲不一樣的是，沙納亞可是有大量武裝的，沙雷也知道這點。#葉門[83、84]

RT @拉加阿泰巴尼：#葉門每個人都在播報新

聞。這個時刻是令人害怕，但是要保持冷靜。記住：「悉密雅！」（和平，SILMIYA）！不要管你現在聽到什麼，要專注手邊的工作。我們愛好和平，這只是家人爭執，並且到頭來「還是一家人」。#葉門 85

RT @拉加阿泰巴尼：我有三把長槍和大量彈藥。這些東西都在我的櫃子裡，也會一直放在那裡，除非沙雷敢越雷池!!#去他的暴政！#葉門#沙納亞#自由葉門。86

RT @拉加阿泰巴尼：人民有保衛自己的權利！但只有在必要時。我們現在什麼都不確定，只是疑神疑鬼自己嚇自己而已。#葉門 87

RT @拉加阿泰巴尼：各位，大家請冷靜！槍擊報導說的是改革廣場周邊。不是裡面。那也不算是新聞。廣場周邊常有衝突事件。咱們不要妄下結論，除非有事實根據。#葉門#沙納亞 88

住在沙納亞的記者艾奧納・顧里格（Iona Craig），以她地利之便做了現場實況報導：

RT @艾奧納顧里格：剛才二十分鐘北沙納亞被轟炸。強烈砲火從西北方、北方（即阿哈）及東北方（即哈薩巴）射來。89

RT @艾奧納顧里格：若是他們現在讓機場持續運作，你計畫今天早上離開，或是飛到沙納亞？要是我就乖乖待在家裡。#葉門 90

RT @艾奧納顧里格：整個北方都是強烈爆炸的回

音。此時此刻你不會想要住在北沙納亞的。#葉門 [91]

我變得非常為他們憂心。

非常擔心我在葉門的連絡人。槍林彈雨裡沒受傷的人，要經歷多少子彈從身邊擦身而過的險況？請蹲低一點，哥兒們！ [92]

瑪麗亞・阿爾－瑪薩尼（Maria al-Masani）回信了。

RT @阿爾_瑪薩尼：致@a卡文　連繫人仍在改革廣場抗議並且子彈還打到講台。#葉門——真是意志堅強的人。 [93]

RT @阿爾_瑪薩尼：致@a卡文，我也擔心但是又能奈何。:-) [94]

另有一位推特用戶叫@布萊帕斯_D（@Priapus_D）的回應：

RT @布萊帕斯_D：致@a卡文　我覺得他們應該把頭高高仰起！ [95]

沒錯，沙納亞人民，不管他們是不是直接待在火線上，升高的暴亂已然奪走他們的生命。如同拉加・阿泰巴尼記載的那個悲憤的夜晚：

RT @拉加阿泰巴尼：從未想到我會坐在沙納亞一

棟建築物屋頂聆聽戰火交響樂。:(他們綁架了我的
#葉門 96

戰鬥又持續了好多天，雙方皆無重大斬獲。六月三日近傍晚時，有報導說沙雷總統住所遭到攻擊。

RT @傑伯布尼：似乎#葉門的總統官邸遭到砲擊
#YF 97

RT @葛雷高里 d 約翰森（@gregorydjohnsen）：沙納亞現在謠言四起，每個人都想對攻擊總統住處一事理出點頭緒來。#葉門 98

可能的傷亡名單迅速傳開來。

RT @葛雷高里 d 約翰森：馬勒新聞社（Mareb Press）指名報導總統官邸內清真寺遭受攻擊，多位知名政府官員受傷一事。#葉門 99

RT @葛雷高里 d 約翰森：名單包括國會發言人，沙納亞總督，副首相，甚至傳聞連沙雷也受到輕傷。100

RT @尤斯拉 AlA：阿拉伯英文新聞：被攻擊時葉門總統在清真寺內並且受到輕傷。#葉門#自由葉門 101

RT @葉門 411（@Yemen411）：半島新聞：總統#葉門官邸遭受砲擊且有官員受傷包括國會發言

人~但尚未經官方證實#自由葉門[102]

RT @亞爾古尼：#號外　總統官邸內重大死難，且發現多具焦屍。#沙納亞[103]

RT @亞爾古尼：#沙納亞，來自阿瑪的迫擊砲擊中總統官邸並炸傷多名高階官員，總統沙雷匆促離開。（電話報導）[104]

我問亞爾古尼醫生如何獲得情報。我知道他在泰茲正和位在沙納亞的連絡人通電話，但是他們都是誰呢？

RT @亞爾古尼：都是同一票人。關係夠親密。這是很葉門人的那套文化，你認識誰誰誰，他又認識誰誰誰。[105]

RT @亞爾古尼：致@a卡文　我夠力的內線也受傷了。[106]

我的許多連絡人都會觀看當地獨立電視頻道，包括一家叫蘇海的電視台（Suhail TV）。

RT @尤斯拉 AlA：蘇海電視：報導指出阿里．沙雷的部隊目標鎖定清真寺射擊以擴大沙納亞的戰鬥範圍#葉門#自由葉門[107]

葛雷高里．約翰森，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的葉門學者，明智地警告：

RT @葛雷高里 d 約翰森：蘇海電視帶頭製造謠言

#葉門[108]

我附議他的推文。

謠言滿天飛，有待更多獨立客觀的證實。[109]

每個人心中最大的疑問是沙雷總統到底有沒有被擊中。果不其然，困惑延燒至夜晚。

RT @尤斯拉 AlA：蘇海電視報導#沙雷於夜色中逃亡至#亞當（Aden），現在又說他在清真寺轟炸中已死亡#葉門#自由葉門 嗯唔*_*![110]
RT @傑伯布尼：蘇海電視敵台報導沙雷總統於砲擊中死亡#葉門#自由葉門[111]
RT @傑伯布尼：是的，別以為沙雷已死的報導是可靠的#葉門#自由葉門[112]
RT @葛雷高里 d 約翰森：給觀察#葉門人士一個忠告，要對蘇海電視的任何報導抱持懷疑。[113]
RT @亞爾古尼：#葉門國家電視台報導：「總統沙雷，真主保祐，安然無恙」，@蘇海電視頻道（@suhail_tv）和半島新聞台的八卦頻道播報的全非事實[114]
RT @葉門 411：#葉門總統官邸稍早受到攻擊，資深政府官員受傷但無人死亡，總統亦未受害。#自由葉門[115]
RT @伊姆塔納葉門（@imothanaYemen）：簡記：蘇海電視播報：#沙雷已故。葉門電視台播報：沙

雷安好。阿拉拉比亞（Alarabiya）播報：沙雷頭部輕傷。我搞糊塗了。#葉門#沙納亞 116

夜色漸深，我提醒我的推特夥伴要注意初步死亡報導，特別是有關沙雷總統的。

謠言滿天說沙雷總統已死亡，但是只有一家反對電視台的報導仍不足為憑。需要更多證據。#葉門 117
看來總統官邸內清真寺遭受到攻擊，有人死亡，但真實細節仍不明確。#葉門 118

大量謠言鋪天蓋地而來，當國際知名新聞社，如路透社選擇性報導後，只會引發更多混淆。

RT @姆坡培（@mpoppel）：路透社消息：葉門執政黨官方告知阿拉比亞電視台總統沙雷「安好」119
RT @路透社（@Reuters）：新聞快報：葉門總統沙雷已遭擊斃——反對電視台（opposction TV）報導 120
RT @路透社：新聞快報：葉門總統沙雷倖存——引述自阿爾．阿拉比亞電視台 121
RT @路透社：新聞快報：葉門總統沙雷倖存，將召開新聞記者會——引述自沙納亞副市長。122

到了這個地步，我不知道該相信誰好。

只好來歸納一下，葉門總統沙雷，是／不是／可能是／或許是／應該是／根據推特傳播／依據路透社報導／有點像是，那個知道到底是死是活的人。123

同時，跟政府有關係的靈通人士急著證明總統沙雷還活著。他們宣稱他會召開記者會，不過那只搞得大家更迷糊。

RT @葉門 411：總統阿里．沙雷隨時會來主持記者會#葉門#YF⋯⋯ 124

「解釋『隨時』的意思！」我問——貝魯特（Beirut）的沙吉阿爾－賈布里（Shakeeb Al-Jabri）淡淡地回應：

RT @雷沙客（@LeShaque）：在阿拉伯統治者的字典裡，「隨時」兩字可以長達十二個小時。125

瑪麗亞．阿爾－瑪薩尼也跳進來附和。

RT @阿爾_瑪薩尼：致@a卡文　如果沒有召開記者會就表示他們在隱瞞什麼事——即，受傷的政府官員或受損的官邸#葉門 126

正同她預料，記者會取消了。

RT@BBC 黎西多契（@BBClysedoucet）：#葉門電視台剛剛報導總統沙雷不舉行記者會，不過會發

表聲明。@BBC 國際新聞 127

在我們等待澄清——或這事情就此不再有下文時——外科醫生哈恩哲．夏爾加比兼影片部落格主通報說他的房子在戰鬥中被擊中。

> RT @伊恰姆薩（@ichamza）：過去三小時砲彈打到我哈達（Hadda)房子的四周……房子挨了許多子彈……#葉門 128
>
> RT @伊恰姆薩：現在我在沙納亞——哈達的房子被直接打中#葉門 129

葉門人給了他下一步該怎麼做的各種建議。

> RT @葉門女人（@Woman From Yemen）：致@伊恰姆薩　離開！離開！離開！離開！130
>
> RT @阿爾_馬沙尼：致@伊恰姆薩　現在你最該做的事就是把床上的床墊拿來蓋在身上，人要躺在地上 :-(131
>
> RT @阿腊阿基賈鎊（@AlaaAjJarban）：致哈姆薩的 @伊恰姆薩，請注意安全！我住在沙納亞另一頭，如果你願意搬到我家請讓我知道！拜託，好嗎？132

但是哈恩哲很堅強。他才不會妥協。

> RT @伊恰姆薩：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說清楚！我們

不會害怕！#阿里・沙雷和他的劊子手把戰火帶到住宅區是因為他們實在太蠢。#葉門 133

哈恩哲不是唯一被戰鬥影響的，砲火仍然在城市橫飛。

RT @伊姆塔納葉門:又有大爆炸落在#沙納亞的拜包（Bait Baws）地區！！我的房子著著實實在搖晃。#葉門#沙雷#GCC 134

RT @艾奧納顧里格：現在砲火更猛。無法確認官邸或哈密德・阿爾－阿瑪（Hamid al-Ahmar）的住宅如何。我住在大約半哩外。135

RT @伊姆塔納葉門：今天是我有生之年在#葉門最戲劇化的一天。#沙納亞#沙雷#GCC 136

隨著記者會的取消，注意力轉到總統沙雷受傷的可能程度，因為現在沒人相信他能毫髮無傷地逃過這次攻擊。

RT @伊亞德_艾爾巴格達第（@iyad_elbaghdadi）：有消息說沙雷已經被送到沙烏地阿拉伯的醫院治療。誰能證實一下？#葉門 137

RT @伊亞德_艾爾巴格達第：#葉門的電訊副部長描述沙雷的傷勢只是「擦傷」而已。138

RT @卡西諾夫（@kasinof）：官方消息：沙雷臉部遭受灼傷但將復原。#葉門 139

RT @J 諾瓦克_葉門：如果沙雷政府說他是輕傷，那可能就是很嚴重，因為凡有狀況他們的直覺就是先編個故事再說。#葉門 140

突然，沙雷在電視台上宣布他很好。沒有畫面——只有聲音，這樣又引發對他狀況更多的疑問。那不像他自己的聲音，不禁讓人懷疑他一定是受了重傷，甚或已經死亡，只是找了替身製作出宣傳錄音帶而已。

RT @阿腊阿基賈鎊：我可以發誓現在在錄音帶上的聲音不是沙雷的！真是瘋了，他可能真的死了吧？到底是怎麼回事？？#葉門#沙納亞 [141]
RT @葛雷高里 d 約翰森：哇，那不像他自己的聲音——沙雷#葉門 [142]
RT @希斯漢_G（@Hisham_G）：# 葉門總統#沙雷剛才在國營電視台發表極短的錄音談話。他的聲音聽起來非常虛弱。 [143]
RT @阿腊阿基賈鎊：#沙雷的錄音演說是我這輩子聽過最奇怪的事！他是不是真的死啦？我非常確定那不是他本人。#葉門 [144]
RT @布雷克洪謝爾（@blakehounshell）：現在正在聽沙雷的宣示……沉重的呼吸聲，聽來好像他的嘴巴受了傷或什麼的。像大理石般僵硬。 [145]
RT @葛雷高里 d 約翰森：好吧，沙雷的演說到此讓傳言到了一個段落——推特的功效有時候像嚼食虛擬的卡塔葉一樣。#葉門 [146]
RT @葉門和平新聞：#在預錄的講話中沙雷的聲音很不妙。但也不會聽來像死掉了。#葉門 [147]

最後得助於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真相開始浮現：總統沙雷受傷並由葉門送至利雅德（Riyadh）醫療。[148] 確切傷勢仍不明朗，但

是數通有關他的網路消息說他後腦受傷。

正當我們等待更多細節時，我收到一位註冊@米納部落格（@menablog）的政治學學生下述推文：

㊶

> RT @米納部落格：致@a卡文　這是真的嗎？tinyurl.com/6xgff4m [149]

這個網址把我帶入葉門網站阿赫西拉（Alhasela）[150]。網站上的一篇阿拉伯新聞故事 。那是有關沙雷的受傷，也擺上了一張他的照片，插了管子看起來病得不輕，正在接受醫生治療。

我才不相信這一套。網頁上文章說照片是來自一個不具名的消息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讓人相信他的真實性。並且照片看起來就是哪裡不對勁。所以我把它丟給我的推友們，看他們是否願意詳細研究一下。

> 好，圖像處理軟體（Photoshop)的高手們，仔細檢查這張照片。這真的可能是沙雷本尊、分身，亦或只是張老照片？致 RT @米納部落格：你看這會是真的嗎？ tinyurl.com/6xgff4m [151]

沒有任何人相信那是真的，不過每個人的不相信，理由都不同。

> RT @納瑟_埃瑪斯立（@Nasser_elMasri）致@a卡文　這個醫生掛了一個名牌上面全都是巴勒斯坦文字。在沙烏地怎麼可能有這種事？[152]
>
> RT @沃帕斯（@warpafx）：致@ a 卡文　此外他好像左耳後面還長了另一個耳朵。[153]

RT @馬克斯 D 雷哈德（@MaxDReinhardt）：致@a卡文　看來像是「冒充」的。不是有意搞雙關語。（譯註：doctor 除了醫生、博士一解外，尚有假冒的意思）154

我注意到照片有些矛盾之處。

注意看枕頭旁他的前額和接著他穿著的袍子的頸部。我認為我看到了剪裁的痕跡。#沙雷照片tinyurl.com/6xgff4m 155

我推特的夥伴繼續他們的評鑑。

RT @托爾亞（@toea）：致@a卡文　有一點，注意看皮膚色調和臉部的色系平衡。醫生偏紅，但是沙雷的則是偏黃。156

RT @米納部落格：致@a卡文　有幾點我注意到；時間戳記說 2:26:26，這跟他抵達沙烏地阿拉伯王國（KSA）的時間點吻合嗎？157

RT @吉普賽沙漠（@GypsyDesert）：致@a卡文　跟重量相比對，那個枕頭太鬆軟了……158

RT @富蘭妮法比恩（@franniefabian）：致@a卡文　看來照片是假的。比對醫生和沙雷的臉部看起來似乎是兩種不同的相機感光度（你可以看顆粒的粗細度）。159

RT @丹九基克（@danjukic）：致@a卡文　同意上文。另有破綻處：頸部線條。可以透視口罩後面

的顏色，是不搭的。皮膚色調變掉了。頭部尺碼比例太大。160

RT @福克斯（@volks）：致@a卡文　同意的確以圖像軟體處理過：弄錯層次分析，你可以看到被修飾過的地方：tinyurl.com/3hfvygr 161

RT @吉普賽沙漠：致@a卡文　他的頭髮是銀灰色的，但醫院照片的卻是烏黑色。162

RT @次梅第納（@SubMedina）：致@a卡文　男人的暴君毛髮俱樂部症候羣 163

來自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艾斯維爾市（Asheville），在推特上註冊為@珊蒂麥克西（@sandymaxey）的外科護士發來了確鑿的認證。

RT @珊蒂麥克西：致@a卡文　氣管插管和氧氣管銜接的那塊接頭長度太長。我懷疑它不合常規。164

RT@珊蒂麥克西：致@平衡轉移（@shiftingbalance）及@a卡文　這張照片想要告訴我們他已經鼻插管（naso-tracheal intubation）治療，但是它的比例和配件都不正確。165

RT @珊蒂麥克西：致@a卡文　如果他真的是病情「危急」，無法想像有任何正常人會直接用膠帶隨便把繃帶和衣袍黏住。166

RT @珊蒂麥克西：致@a卡文　如果他真是頭部外傷，我認為他就會以這個姿勢躺下，要不就是他的頭部需要和身體拉直維持水平。那是有關血液

循環的問題。[167]

RT @珊蒂麥克西：致@a卡文　看看那根插入鼻子裡的管子直徑！和銜接到氧氣管那根管子的直徑是不相吻合的。[168]

就在我們要為照片一事來來去去地做討論下總結時，巴林（Bahraini）的醫生@莫穆斯塔發醫生（@MoMustafaMD）指出最早傳播照片的那個新聞網站現在已經撤掉那張照片了，原因不明。

RT @莫穆斯塔發醫生：致@a卡文　網站 bit.ly/j66t-MQ 已經更新網頁，現在標題說那張照片是合成的。[169]

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這個例子足以證明，如果我們不追根究底，一個謠言就會引發成千謠言。

在沙雷總統逃離到沙烏地阿拉伯醫院治療的這些日子裡，有更多關於他身體情況的細節被批露出來。CNN 報導說他的身體有百分之四十被灼傷，包括手部和臉部，並且他的肺部也已塌陷。[170] 幾個星期以後，沙雷可能會不時出現在照相機前，以證明他安然無恙——有時也會引發更多的問題。攻擊事件兩個月後，他離開沙烏地阿拉伯，但是並未回到葉門。

雙方僵滯在頗為緊繃的停火狀態，但未維持多久。流血事件照樣發生了好幾次，造成許多抗議者在僵局中死亡。

二〇一一九月下旬，沙雷總統回到葉門，比平常顯得虛弱，

但依舊頑抗。當他和該區域內的政客們談判他辭職的條件時，抗議者塔瓦科・卡門——六個月之前我在一個視訊會議裡首次謀面的女士——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大部分人覺得為了阿拉伯之春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應該頒給在突尼西亞或埃及的什麼人，特別是哪些在網路上及網路外都很活躍的人，因此對我們某些人來說，她是一位黑馬得獎人。[7] 她的得獎帶給許多葉門人難以形容的驕傲感，但那是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的；沙雷總統仍舊死纏爛打，辭職與否還是初一十五不一樣，而抗議群眾中繼續有人被打死在葉門街頭。

到了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下旬，沙雷終於簽了字也確認他會辭職。但抗議者擔心在這個區域斡旋的政客們，會在政治協商中拿豁免權當作讓他下台的籌碼。那就會沒有審判，沒有監獄刑期。縱然他已不在位，異議人士感覺沙雷會擺脫殺人無數的謀殺罪行。他的副總統，阿卜德・拉布・曼蘇爾・阿爾—哈地（Abd Rabbuh Mansur al-Hadi），變成過渡總統，自由選舉訂在二〇一二年二月。

選舉應該是葉門政治脫胎換骨的時刻，但是安排好的暗盤可不是那樣。過渡總統阿爾－哈地是選票上唯一的名字。

阿爾－哈地得票率近百分之百。跟突尼西亞總統班・阿里（Ben Ali），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一樣，噢，還有在他之前的葉門總統沙雷。

人物表

統治當局

阿里．阿卜杜．沙雷（Ali Abdul Saleh）：葉門總統

阿卜德．拉布．曼蘇爾．阿爾—哈地（Abd Rabbuh Mansur al-Hadi）：沙雷的副總統

阿里．默森（Ali Mohsen）：軍事將領，擊敗反對勢力

活動份子

拉加．貝爾（Raja Althaibani [@RajaAlthaibani]）：葉門裔美國人，住葉門沙納亞（San'a）

瑪麗亞．阿爾—瑪薩尼（Maria Al-Masani [@al_masani]）：葉門裔加拿大情報專家，選美皇后

阿卜杜卡德．亞爾古尼（Abdulkader Alguneid [@Alguneid]）：醫師，住葉門泰茲（Taiz）

塔瓦科．卡門（Tawakkol Karman [@TawakkolKarman]）：反對派領袖及新聞記者

哈恩哲．夏爾加比（Hamza Shargabi [@ichamza]）：葉門人，外科醫師及影像部落客

伊布拉希姆．瑪塔納（Ibrahim Mothana [@imothanaYemen]）：葉門青年黨（Yemeni youth political party）共同創黨人

觀察人士

珍妮．諾瓦克（Jane Novak [@JNovak_Yemen]）：派駐美國的葉門專家

葛雷高里．約翰森（Gregory D. Johnsen [@gregorydjohnsen]）：葉門

研究員，任職普林斯頓大學

傑伯·布尼（Jeb Boone [@JebBoone]）：駐葉門自由投稿記者

湯姆·費恩（Tom Finn [@tomfinn2]）：《葉門時報》（*Yemen Times*）

編輯艾奧納·顧里格（Iona Craig [@ionacraig]）：倫敦《泰晤士報》（*Times*）記者

6

敘利亞

Syria

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

我們不知道是誰把她抓走的，也就不知道該向誰要求把她放回來……如果真要殺她，他們早就那麼做了。這也是我們祈求的事。[1]

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Gay Girl in Damascus）。如果你把全世界最才華橫溢的部落格版主都找來，並且挑戰他們想出一個最吸睛的部落格名字，我不知道他們是否能想出比這個還更煽情的。就在敘利亞動亂的前夕，一個名叫阿米娜．阿布達拉．阿拉夫（Amina Abdallah Arraf）的敘利亞裔美籍女人給她二〇一一年二月開版的部落格取了「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這個名稱。

她的時機點再好不過了。二〇一〇年，遠在誰都沒有想過的阿拉伯之春前，阿米娜就已從居住多年的美國搬到敘利亞。等到動亂開始，她生逢其時變成這個事件的最佳記錄者。

阿米娜在她部落格上的發文直率俐落，充滿熱情，咄咄逼人。生活在保守的穆斯林社會裡，她卻毫不掩飾自己同性戀的性向，並且公開的藐視總統巴夏爾．阿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和他所領導的政府。她大量的寫作之中，是那篇「我的英雄父親」抓住了西方網路讀者的想像力。這一篇發文說的是她父親如何跟兩名要拘捕她的警察對峙的故事。

「她有沒有跟你們說她喜歡跟女人睡？」（警察）獰笑，很邪門惡毒的那種，好像他已經逮到把柄了。

「那她就是會去姦淫小女孩的那種壞女人囉？」（此處形諸文字的遣辭用字遠不及那壞警察所用的阿拉伯語辭彙來得骯髒……你知道我的意思啦！我們就心照不宣啦！）

我爸看了我一眼。我點點頭；我們倆很有默契。「她是我女兒，」他說，我看到他雙眼已怒火滋長，「她是什麼樣的人就是什麼樣的人，如果你們想帶走她，就得把我也帶走……」

「你父親，」他跟另一位威脅要強暴我的警察說，「他知道這就是你幹的好事？他是個官員，對不對？而他在哪裡上班」（他巨細靡遺地說個清楚，然後轉頭跟另一個說）「還有你母親？她不就是（那個誰誰誰）的女兒嗎？」其他幾個警員眼睛睜得大大的連聲說：是是，你說的是！

「他們如果聽到你們做這種事會怎麼想？還有我女兒？讓我告訴你們關於她的事；她做過很多事，換做是我，我不會去做。但是她仍然永遠是我的乖女兒，我絕對不會讓你們傷她任何一根汗毛。你們別想從這裡把她帶走。如果你們敢試，要知道她的列祖列宗會在天上盯著你們看。你們知道我們是哪個家族的吧？你們應該是知道！那你們應該知道先知穆罕默德，願他安息，去聖地麥地那（Medina）時，我們在那裡囉，你們也該知道誰拯救了阿爾．格茲（al Quds，譯註：耶路撒冷城的阿拉伯文）你們更該知道，應該知道啦，知道我父親是誰，他是如何為了拯救這個國家和外國人奮勇作戰，也理當會知道我叔叔和兄弟們都是誰

了……，如果這還不夠讓你們感到羞愧萬分，如果你們知道我堂兄弟是誰，就該趕緊走人……。」

「現在你們兩個要為吵醒她，並讓她遭受這些亂七八糟的事道歉。你們聽懂了嗎？」

一個點點頭，另一個也跟著點頭。

「抱歉打擾你睡覺，你回去繼續睡吧！」他說，「打攪你們了，對不起。」[2]

阿米娜變成阿拉伯之春部落格圈子裡響噹噹的代表性人物。新聞媒體紛紛撰文介紹她，包括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不顧敘利亞對新聞記者的旅行限制，特別派專人到大馬士革為她安排了個人專訪。[3]隨著每一篇生動的故事，阿米娜的名號散播到更多的媒體主流觀眾眼前；也引起了其他各類不同媒體的追蹤報導。她的知名度爬得比中東任何一位部落客還快。

接著她就被綁架了。

二〇一一年六月初，我注意到一封來自拉米．納柯拉（Rami Nakhla）的推文，他是推特上署名@瑪拉士奧姆郎（@MalathAumran）的敘利亞異議份子。

RT @瑪拉士奧姆郎：有關阿米娜．阿布達拉：請點閱她部落格中最新文章 http://j.mp/j5L2dZ#敘利亞[4]

等我讀完她一位堂哥，叫拉尼亞．尹斯邁爾（Rania Ismail）的這篇推文，我愣住了。

阿米娜被三個二十歲出頭的男子抓走。根據目擊

者所述（他們不願透露她的姓名），這些人身上都帶著手槍……

……我們不知道是誰把她抓走的，所以不知道該去找誰把她救回來。可能他們只是要把她強制驅逐出境。別的家裡也有人被綁架過，從他們的經驗來看，我們相信她有可能沒多久就會被釋放。如果真要殺她，他們早就那麼做了。這也是我們現在祈求的事。[5]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上面寫的。敘利亞最出名的英語部落客已遭逮捕。我回推拉米．納柯拉，驚問，「老天爺啊！她真的被綁架了？」[6]接著，拋出另一封推文強調事情的嚴重性。

依據她部落格上的一篇推文，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孩已被綁架。如果這些都是真的，就實在太可怕了！ http://bit.ly/j5L2dZ#敘利亞[7]

沒多久，阿米娜．阿拉夫被綁架的消息就在區域裡傳開。你幾乎可以從雷麗－惹拉．摩他達（Leil-Zahra Mortada）的推文裡感受到那股恐懼，她自己就是個同性戀異議份子，以埃及為主要活動範圍。

RT @雷麗惹拉（@LeilZahra）：待在家裡的各位，請開始為部落格主阿米娜．阿拉夫的被綁架出聲吧。傳真給#敘利亞在你們國家的大使館。#釋放阿米娜（#FreeAmina）[8]

另一位異議份子，@拉薩尼亞特（@Razaniyat），在臉書上號召聯合行動，要求舉辦釋放阿米娜的活動。

RT @拉薩尼亞特：加入我們的臉書行動，要求釋放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的作者阿米娜。http://on.fb.me/kBDwep#敘利亞 9

遠離渾沌複雜中東世界的加拿大，阿米娜的女友珊德拉·巴加利亞（Sandra Bagaria）默默地加入行動，她的用語簡潔，一刀見血。

RT @沙德_拉_巴加（@sade_la_bag）：請#釋放阿米娜。http://damascusgaygirl.blogspot.com/2011/06/amina.html 10

大家持續為尋找阿米娜·阿拉夫而努力。

要找出她人在何方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敢多想。她可能被關在哪個警察局裡，哪棟軍營裡，或關在哪個我想都不敢想的鬼地方。敘利亞的老百姓曾被難以想像的殘忍手段對待：小孩子被閹割掉，女人被剝皮再肢解。劊子手的冷血邪惡簡直到了無法形容的程度。此時此刻，阿米娜可能正在狠狠瞪著那頭怪獸的眼睛。

我私下發簡訊給我的敘利亞連絡人，打探阿米娜的消息。其中有一位 ，阿米娜至少參加過一次大馬士革的當地協調會議，那

是異議份子核心團體為了籌辦首都抗議活動召開的。他自己並未參加會議，只是聽另一位與會異議份子告知， 阿米娜參加了。

在推特上公開的發言，阿米娜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循著各種不同的通訊脈絡聲援她。

推特上「#釋放阿米娜」的標籤得到了新動能。爭奇鬥豔的臉書網頁，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播出了支持她的訴求。有一個網頁用了之前放在她「釋放阿米娜．阿拉夫」部落格一首詩裡的一句話：「只要你有翅膀，就沒有疆界限制得了你」做為主要訴求，並附上一張電子處理過的仿真墨水筆畫阿米娜側寫。[11]

這張照片讓我發現，我並不知道她的長像。我回到我推特的舊推文裡尋覓，看看是否有哪位連絡人曾經找到過任何她的照片。其中有一位叫 @B 敘利亞（@Bsyria）的寫道：

㊷

㊸

> RT @ B 敘利亞：這裡有兩張阿米娜．阿拉夫（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孩）的照片。我是在網站上找到的！http://j.mp/jmSQpm 和 http://j.mp/lfjyPI#釋放阿米娜#敘利亞[12]

照片看起來像是一般臉書上拿來炫耀的藝術照似的。阿米娜人長得漂亮，大約是二十八、九歲或三十出頭。一頭深褐色頭髮，輪廓突顯的顴骨，優雅的脖頸，還有在左眼上方有一塊醒目的胎記。

還是想要知道更多有關她的詳細資料，我在推特上推文：

> 敬請哪位幫忙確認一下，這兩張照片是否為#阿米娜，即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孩？http://j.mp/jmSQpm http://j.mp/lfjyPI#敘利亞[13]

※連結內容同㊷㊸

我立刻收到@B 敘利亞的扼要回答。

RT @B 敘利亞：致@a卡文　我早就已經確認過那兩張照片了。[14]

我本人無意冒犯；我只是想要確認這些照片都是真的。

致 @B 敘利亞，我知道了，來函收悉。謝謝……我只不過是想找到真正認識她本人的人。[15]

我發簡訊給更多我敘利亞的連絡人；他們也都沒見過她本人，不過有跟她共通認識的朋友。但是要跟這些朋友打上交道是不太容易的。就算你跟敘利亞異議份子的交情再好，想要透過他們跟其他異議人士連繫，難度仍然頗高。為了朋友的安全，他們不敢讓任何人的生命遭受一絲一毫的風險。

然後阿米娜的女友，珊德拉．巴加利亞出現了。她依舊盡力地在加拿大蒙特利聲援著她。

RT @沙德_拉_巴加：正運用我的社會媒體專長幫助「#釋放阿米娜」行動，請把訴求傳播出去……請保持奮鬥動能。#敘利亞 [16]

RT @沙德_拉_巴加：「#釋放阿米娜」嗯，現在我得冷靜思考……自從午餐後我已食不下嚥。臉書頁面 http://www.facebook.com/FreeAminaArraf#敘利亞 [17]

毫無疑問我得跟珊德拉談談。我能想像出她有多焦慮。

花費大量時間在不計其數的推特訊息中搜尋，並在臉書上討論有關阿米娜的事，我卻差一點漏掉電子信箱收件匣裡的來信。

那是丹尼・西司特（@DannyScesIt）寄給我的，他是埃及革命期間，我在網路上認識的一位敘利亞同性戀男士。這封信看來是回應我早先想要找認識阿米娜本人的事。他同意我引述他的信。[18]

> 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經聽過有關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阿米娜的事？我從一個可靠來源知道，她只是一個小說情節裡的人。她不是真正存在的人。
> 我今天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打聽上，呃！其實我在大馬士革同性戀聚集地有些有力的關係，但是沒人認識她。
> 我實在是有話要說；這件事搞得我極為火大，在如此緊要關頭，這個鬧劇卻把所有的同志團體（LGBT）都扯到枱面上引起大家注意。（譯註：LGBT 是女同志〔Lesbians〕、男同志〔Gays〕、雙性戀同志〔Bisexuals〕與跨性別同志〔Transgender〕英文字頭的縮寫）。
> 我相信，這些所有的負面傳播，會讓當局的注意力，從阿米娜轉到所有的同志團體身上，很快就會影響到我們大家。

我內心有點退縮。阿米娜到底是不是她所說的自己？敘利亞並不是那種能夠接受同性戀，並且可以公開搞同性戀關係的國

家。我一直聽說，大馬士革的同志圈組織十分嚴密隱私，所以你會覺得他們大部分人應該都會互相認識。

我回了一封信給他：

> 我有可靠消息說她真的是存在的。不過我們再觀察看看吧。

不過丹尼很堅持。

> 根據我的經驗，我可以告訴你，她那篇我的父親是英雄的文章完全不符合實際。他們（祕密警察）會（通常客氣地）要你……自己過去聊聊，要不然就會直截了當地把她逮捕，誰管她爸爸是誰！就是這麼簡單。
>
> 我在這裡跟四十多個人打聽過她。沒有一個人認識她，但是他們都聽說過她。還有，她的部落格是透過blogspo上網的，但（在敘利亞）那是被封鎖的部落格工具。
>
> 重點是，她是不是還虛構了她被捕的故事呢？

他是不是想要耍我們啊？現在唯一的證明辦法，就是一個牽一個找到親身見過阿米娜的人。她的臉書頁面至少已一年未曾更新，上面至少有一百多個朋友，其中大多是我私下認識的朋友，不只是網路上的泛泛網友。我在想，這一百來人，至少有一個人見過她，是吧？

錯！沒有一個人見過！我所有的詢問都白搭了。這次我決定開門見山直接問我推特上的推友。

> 再次詢問：有誰親眼見過#阿米娜（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孩）？若有，請和我連絡。[19]
>
> 如果我們找不到任何人親身見過#阿米娜，有沒有人跟她視訊（Skype）過？或在電話裡講過話？#敘利亞 [20]

過去幾個月，所有曾經讚揚過阿米娜的記者、異議人士和粉絲中，至少有幾個人見過她，也願意跟我談她的吧！就算不公開談，私底下談談也可以呀。

還是一樣，沒有任何人回應。事情演變得愈來愈弔詭，因為阿拉伯之春的推特群眾，其實也是龐大的八卦耳語部隊：不論是誰，總能跟誰誰誰扯上點關係，拉上點邊。但是這裡就有這麼個女人不見其人，只有名字，卻在你能數得出來的通訊方式裡，在部落格上，臉書上，在電子信箱上……跟朋友和粉絲積極互動，提高知名度。這麼高調的人怎麼可能沒有人真正見過她本尊呢？

那天稍晚，有位敘利亞異議份子在推特上回了我的信，要我跟他連絡，以便他私下直接發簡訊給我。[21] 他發了好些簡訊表達他對阿米娜部落格的質疑。

> 你知道她第一篇文章中，提及她跟執法人員的近身衝突吧？
>
> (1) 太過戲劇化。
>
> (2) 被派去抓你的執法人員，手上只有一張填了你名字的單子。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抓你，也不在乎。
>
> (3) 執法人員來了，抓到你，然後帶走。沒什麼動了怒氣的父親，能靠感人的演講那一套，阻止得

了任何人的！

這只是疑點中的一部分，讓我覺得她的部落格，

僅是捏造出來，迎合一些特定讀者用的。

或許我是錯的，不過這件事情，我若真是錯的就

恐怖了。但是怎麼看，我都好像是對的。

可是我正要回應他時，所有通訊都給切掉了，只留下最後一則短文給我：

我現在不能再跟你連絡了，抱歉。

我努力跟他發訊息，但是只得到同一錯誤訊息：推特故障——尚未發送。

如他所言，他切斷跟我的連繫，所以我無法和他私下連絡。

就在我把他的簡訊存檔收藏後，他們就從我的推持帳號裡消失，一個接一個迅速被刪除。消除得乾乾淨淨。就好像我們的對話從來不曾發生過似的。

這些簡訊你來我往後沒多久，我看到一位署名@謝婁基登（@seleukiden）的敘利亞異議份子推文。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誰，或住在哪裡，但是他似乎永遠都有煽動性的事可以當話題。那就是為什麼他的推文，總能吸引我的注意！那天，他發了封信，沒有特別要給誰的。

但是後來他把推文刪除了，不過我還大致記得他推文的大意：

這事對我們而言不會就這樣算了。

「你是在說#阿米娜嗎？」我問。[22]

他不想談這件事。

狗屎！

雖然我完全不知道@謝婁基登的長相——天呀！我甚至連他的性別都不確定，但是我可以想像出他臉上的表情。那種表情告訴我們，我們被擺了一道，徹底被耍了。

在網路上的異議份子動員起來，要搭救他們最熱愛的阿拉伯之春部落格格主的同時，我的心卻降到谷底，我可以感覺到我那些敘利亞的靈通人士，一定在運籌醞釀什麼大事。其實，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孩，在理論上，有可能只是一個精心策劃出來的騙局。但那個幕後黑手也一定要運氣好得不得了才搞得成，因為我知道有一大票人，早在阿拉伯之春爆發之前，就在網路世界上認識阿米娜了。

很可能，她真的是一位部落格版主，為了躲避拘捕，而隱藏了自己的真實身分。意思就是說，如果有一天出事了，阿米娜可以從此消失，她自己真實生活裡相識的人，永遠都不知道她和阿米娜是同一個人。

很可能她真的被綁架。也可能只是害怕自身安全不保，想要躲起來隱身事外而編出的情節。更可能是她再也受不了活在鎂光燈下。我已經不知道到底要採信哪一個了。

我邁出的每一步都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如果她真的是被綁架的敘利亞部落客，而我卻公開質疑她的真實身分，就有可能造成聲援者中止釋放她的訴求。臉書頁面或許也會銷聲匿跡，推特上#釋放阿米娜的標籤也不再熱門了！與此同時，阿米娜可能正

在什麼地方被皮帶綁在一張冰冷潮溼的小床上，用刑的野獸在她的顴骨上呼著氣，邊拿著電纜線輕輕在她臉上磨蹭。

有一剎那我幾乎聽到那個傢伙邪惡的聲音：「哈，咱們從哪開始呢，小寶貝兒？」23

我的良心讓我承受不起這種折磨。

> 讓我換個方式來問：有沒有任何人知道有「任何別的人」親眼見過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孩？#阿米娜#敘利亞 24

最後，我收到幾個公開的回應，包括一位住在貝魯特（Beirut），署名@舒芙（@shoofs）的女士的推文。

> 是的，我認識阿米娜本人；我和她在網路聊天室上談過話，我們許多共同朋友也跟她談過。25

我接著問：

> 妳們談天時是跟她本人面對面談，還是在視訊上跟她談？26

@舒芙繼續回信：

> 沒有！但是別的朋友見過她本人。怎麼啦？27

怎麼啦!?我猜不是每個人都明白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只是有點奇怪，我居然找不到任何一個見過她本人的人。因為有人在問，所以我調查一下。[28]

@舒芙又推文回來。

這樣不是有點打廣告的意思，是不是？朋友都已經見過她本人了。還需要什麼調查？[29]

還需要什麼調查。我就是擔心她網路上的朋友會有這種反應！我又怎麼好怪他們呢？我自己也有在網路上認識超過十五年以上，卻從未謀過面的網友。若是有哪位自稱是所謂的調查員要我證明他們的存在，我大概也會有同樣的反應吧？

當然，我也會被搞得很火大。

還好，不是每個人都懶得理我。一個專給女同志社群使用的團體部落格的版主，寶拉・布魯克斯（Paula Brooks）願意幫忙：

RT @大家玩真的（@LezGetReal）：嗨，她是我部落格的寫客……或許我能幫上忙。[30]

好啊，我心想。我把我的電子信箱帳號直接寄給她，以便她私下和我連繫。

隨即我收到一份英國《衛報》，那是我所知道唯一一家採訪過她本人的新聞媒體。我不知道該怎麼跟《衛報》在敘利亞的地下記者取得連繫，但是好歹要去試試。我去了封電子信給總編輯，希望裡面哪位仁兄盡快給我回個話。

然後我看到《紐約時報》上的一篇部落格文章。

羅伯・馬凱（Robert Mackey）是《紐約時報》極為重用的新

聞部落格「立德」（The Lede）的版主。馬凱是位專家中的專家——他注意網路上發生的事情，經過整理過濾後變成引人注目的讀物。當天稍早他發了一篇阿米娜失蹤的故事，現在馬凱會研究我近日來的推文，再加上他自己挖來的消息，然後據以更新他部落格上的報導。

羅伯形容我是位「爆料專家」—— 我在不以為然地做鬼臉——並且寫我在「釣查」阿米娜的消息。此外他還談及阿米娜在四年前曾開版另一個部落格，在上面她跟她的網友明說，那裡頭會包含一些小說元素。[31]

我沒上過阿米娜以前的部落格，所以我大致去瞄了一下。看了嚇一跳。

> 這個部落格是……
>
> ……我會把正在寫的小說及文學作品樣本放上去的地方。
>
> 這個部落格會包含章節和草稿。
>
> 這個部落格會有平常看來像是極度個人私密的東西。有時還真的是。可是那裡也會有小說。
>
> 我不會告訴你哪個是哪個。
>
> 這個部落格會把我正在寫的東西取樣登出。
>
> 這個部落格不是日記。
>
> 這個部落格不搞政治。
>
> 這個部落格歡迎批評。[32]

我不會告訴你哪個是哪個。她曾經公開承認她寫的東西是事實與小說的綜合體。那麼他奶奶的我們要怎麼分辨，到底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呢？

阿米娜一直以非小說部落格的格主聞名，但是現在，她的信用度出現了大問題。這可讓事情的嚴重程度提高到另一個層面去了。一個敘利亞部落格版主沉迷於把小說情節寫得跟真人真事一般，他依然是敘利亞部落格版主。但是阿米娜內心藏著的小說家心態，讓她現在陷入一個她可能從沒有想像到的地步。

眾口鑠金，《紐約時報》也認定我是阿米娜懷疑論者。我並沒有想要「揭發」任何事情；我只是想要知道真相而已，特別是，我希望能找到一些線索，進而帶領我們找到她的下落。但現在我已經白紙黑字被貼上標籤：說我拚命罵她的故事是狗屁，縱非全部至少也有一部分是。

這讓我沒有選擇，只好把整手的牌都攤在桌子上，讓大家公評！我在網路上發出一篇聲明並且在推特上推文連結。

> 有關#阿米娜，即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孩一事，謹此附上本人已知及未知事項。本周稍早本人接獲敘利亞同志團體（LGBT）的祕密情報，他們不相信阿米娜的存在。他們告知我，經過互相詢問各個同志團體的成員們，並無任何人認識阿米娜。同時他們非常擔心她的部落格發文是為了引起敘利亞當局對同志團體的注意，進而威脅到他們的人身安全。
>
> 除此之外，其他兩個我認識的敘利亞消息來源，也對此抱著類似的懷疑態度。雖然，他們並沒有直截了當地說她是個虛構人物，但是他們對她在「我的父親是英雄」一文中描述的情境保持懷疑。我的第一個消息來源也表達了類似的懷疑。依據他們過去與敘利亞安全人員接觸所累積的經

驗，他們根本不相信她父親，能夠用羞辱情治人員的方式來保護阿米娜不被逮捕，甚至到還把情治人員趕出家門。他們說一旦那些情治人員要抓她，就無論如何一定會把她給帶走。文中那種情節根本說不過去……

……那麼這件事告訴了我們什麼呢？我想問的問題仍然遠比我知道的答案多，但到目前為止，我相信阿米娜是真有其人，一個在網路上比下線後的本人活得更精彩的人。有可能阿米娜．阿拉夫只是一個筆名，讓她在敘利亞待得安全，但是此時此刻，我無法證明到底哪個才是正確的。如果真的只是個筆名，那就解釋了為什麼我詢問過的消息靈通人士說，他們從來不認識叫阿米娜的人。雖然如此，我若真的找到有誰認識她本人的人，我也不會驚訝。只是我很不開心花那麼多時間。尤其是這些浪費掉的時間，大可用在理出頭緒，連絡她提到過的美國母親，但是我還沒辦法那麼做，這就是為什麼過去幾個鐘頭，我尚未就阿米娜是否真實存在的事，在推特上多說什麼。另外，我也覺得我不想讓別人去茫茫大海裡撈針，去做徒勞無功的事，因為這一刻她很可能真的被羈押在一個很惡劣的環境裡。

不管我有多少問題尚摸不著頭緒，我內心深處已擔憂，如此討論她的身分或將轉移了大家的注意力，而她卻可能仍在監牢裡飽受殘忍的折磨，極度需要朋友和陌生人的支持。就算她真的取了筆名，並在原本該實情實記的部落格上，時不時寫

出些虛構的小說情節，那也是個對她學術作品定位的問題。比起她本人現在有可能受到的羈押跟折磨，都不那麼重要了。

不管她是誰，她在哪裡，我希望她平安，並很快能和我們在網路上相見。——安迪 33

真正重要的是，要讓大家明瞭，這不光是要揭發一樁騙局而已。對啦，也不無可能。假如阿米娜是有血有肉的真實人物，我們卻宣稱阿米娜是小說人物，無異於宣判她死刑一般。

我深怕表達得仍不夠清楚，再次推文：

再次重複：有關查證#阿米娜身分一事，我最害怕的是我們會忙得團團轉而徒勞無功，卻忘了她在此刻很可能正遭受殘酷迫害。34

同時我也擔心自己公開打聽，會讓一些人變得對她起了疑心，進而不再熱中為營救她脫險而努力。35

隨即我聽到有些人開始表達他們自己的疑慮。有位叫@吉普賽沙漠（@GypsyDesert）的人做出一個假設的結論說：或許全部的事情都只是創造出來的小說情節而已。

RT @吉普賽沙漠：依你的更新版所言：她不會從她編排的小說背景跳出來，告訴我們她的真實身分，說不定此刻她正和老公坐在哪兒啜飲薄荷茶呢！36

我回道：

> 那正是我擔心大家會想的事。大家懷疑她的身分，連帶懷疑她一切的所作所為，而她此刻正在大牢裡被囚禁著。[37]
> 這個情勢逼得我毫無選擇，非得公開提問，尋找答案不可。要不然大家會輕易地妄下結論。[38]

另外一個人，歐瑪·索首（Oema Soso），擔心這或許是騙局的事將會造成的衝擊，包括對阿拉伯部落客造成的危機。

> RT @歐瑪索首：如果#阿米娜真的被綁架就恐怖了，但更糟的是，如果這事情真的是騙局，會拖累到未來真正的綁架案，那時候大家就不會再嚴肅以待了。[39]
> RT @歐瑪索首：如果#釋放阿米娜行動真的是個虛幻泡沫，而知名媒體又未經查證即大事報導，將不利於#中東#新聞業的發展。[40]

之後我收到阿米娜友人的一封電子信。他對我上了紐約時報電子版網頁版面的事不開心。

> 我了解，連一個見過她的人都找不到是會讓人心煩的。但是恕我冒昧，那也不能拿來當作懷疑她存在的原因。新聞部落格「立德」提到阿米娜的語氣，好像她非常可能並不存在，或她根本就是個騙子。好像有人無聊透頂到，全世界四處旅

> 行，拍攝照片，上傳到臉書，創造出一個虛幻人物，創造出一個全然想像出來的生活遭遇，並且大費心思寫作，卻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動機。

他說得對極了；我真的是搞不清楚為什麼！

> RT @伊麗絲瑞兒（@Elizrael）：如果阿米娜的故事是虛構的，那可真是我見過最殘酷的玩笑。 ㊹
> http://on.wsj.com/kjP4YK [41]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阿米娜另外一個朋友，伊莉莎白·瑟科夫（Elizabeth Tsurkov）的推文。顯然她被我還在睡覺時發生的一些事情嚇得有點錯愕。原來《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查驗了阿米娜的照片，並且發現那其實是一名住在倫敦的克羅埃西亞（Croatian）女子，名叫嘉勒娜·列其（Jelena Lecic）。

我比對照片。一樣的脖頸，一樣的頭髮，一樣的下巴線條——一樣的左眼上方胎記。

剎那間，我真的衝動地想在推特上寫下「騙局」兩個字。但是阿米娜待在偵訊室的影像，不停在我腦海中浮現，在內心裡燒灼，好像那個偵訊怪獸大概正要……

等一下！如果我繼續幻想那些情節，我會把自己逼瘋。我看過很多敘利亞流出來的影片，我很清楚那種政府會幹出什麼事來。

我上了推特：

再次強調！大家心中應該先掂個輕重緩急：就是先假設真有個部落格版主，在敘利亞被關起來。其次才需要知道他們是誰。[42]

接著我聽到埃及裔美國專欄作家莫娜．埃塔浩（Mona Eltahawy）。她對我字裡行間說質疑可能造成潛在的衝擊一事表達困惑。

RT @莫娜埃塔浩：「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孩」真有其人。她的女朋友也已證明。還在質疑她的存在與否會危害到她的性命。讓我們專注在#釋放阿米娜！[43]
RT @莫娜埃塔浩：我才不在乎她叫什麼名字，或她父親叫什麼。#釋放阿米娜！以及其他好幾千名被#阿薩德政權關起來的人。[44]

我了解莫娜為什麼會這麼說的原由，但我還是得提出反駁。

我也假設那只是個筆名。但是她臉書上的照片並不是她本人，這是《華爾街日報》上說的，而且好像從來沒有人見過她。[45]

莫娜回擊過來：

RT @莫娜埃塔浩：她為什麼要把自己照片擺在網路上——尤其是臉書？簡直是愚蠢到了極點。[46]
RT @莫娜埃塔浩：在「#釋放阿米娜」上我已經

說過了。我不會跟誰再討論——不會在#阿薩德（Assad）軍隊屠殺一百多個敘利亞人，還關了一千多人時。47

莫娜說中了一點——阿米娜把自己的照片放在臉書上與人分享，是徹底危險的事。如果照這樣講，為什麼還是要上網擺上幾張呢？為什麼又要把一個倫敦女人的系列照片全部佔為己用，還聲稱是妳自己的呢——甚至連對妳網路上的女朋友都一樣？在敘利亞搞部落格，阿米娜真是敢玩火，現在她被尋獲的機會與日俱減，圈子裡每個人都被通知要注意她。

終於，我聽到英國《衛報》的回音。我的電子郵件在編輯室傳來傳去，直到轉給凱薩琳·媽煦（Katherine Marsh），報社駐大馬士革記者的化名。但她的解釋引發更多的疑點。

透過電子信箱連絡上阿米娜以後——信箱是從大馬士革一名敘利亞連絡人哪裡取得的，後者說她認識阿米娜，然後發信去問，可不可以把她的資料轉出去——阿米娜接受訪問。

在大馬士革碰面有點危險，因為安全人員曾到過她家去，她說她對會面一事感到躊躇。衛報表示非常希望見到她本人，或透過skype視訊談。她說她不用視訊。我們只好同意先用電子信箱採訪，也同意稍等幾天後再碰面。

阿米娜同意上午在大馬士革一處公共場所會面。她寄了一張本人的照片——就是網路上傳來傳去的同一張照片（即倫敦的嘉勒娜·列其）——她還形容自己滿高的。

> 見面一事從來沒有約成過。還是照常約在大馬士革，事先也說好如果有任何一方感覺被跟蹤，就要中止會面不要再往前走。阿米娜沒有露面，稍後發信說她看見安全人員就在會面地點附近，因而不敢露面。
>
> 一天後她又發信，說她已經跟她父親一起躲藏起來。她後來和衛報以電子信函通訊。也為專訪提供進一步的資料，有些是不列入記錄的，諸如藏匿地點及家庭生活細節等事項，因為她不希望那些被公開報導的。
>
> 從這幾點，以及她對大馬士革和敘利亞的知識，我們相信她是真有其人，一個敘利亞人（說得一口流利英語），並且，在那個時間點時人在國內。我們無法驗證她的相片或她使用的名字是否是真實的。

網路上傳來傳去的都是同一張照片。阿米娜拿嘉勒娜・列其的照片權充自己給記者，以供公共場合約會辨識之用。

這樣做只表明一件事——她從一開始就沒打算去見她。那全是一種謀略。

我吐露自己滋長的疑惑。

> 我誠心希望#阿米娜是真的，因為我在這上面花掉的無數時間，原本大可用在敘利亞，葉門和利比亞上頭。[48]

所有那些時間，乘上其他好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在過

去那幾天放下手邊工作，只為了尋找阿米娜而花掉的精力。

敘利亞某個地方，巴夏爾．阿爾－阿塞德總統正在嘲笑我們呢。

第二天我收到阿米娜的女友，珊德拉．巴加利亞的電子信，我問她到底認為阿米娜是誰？

> 阿米娜是誰？我腦子裡翻騰的是，她可能是位聰慧的作家。她可能是個敘利亞女人，每天都要在這種衝突中奮戰，早已把她的真面目隱藏起來。我不解的是，為什麼她選上我？

我不知道該怎麼跟她說才好。如果阿米娜真的是騙局，她對珊德拉的殘酷簡直比捅她幾刀還狠。

珊德拉說她有一次撥電話給阿米娜，用的是從她信上給的電話號碼。無人接聽。後來，阿米娜說她跟她父親出去了。

珊德拉提供了那個號碼。我同事阿密德．阿爾．歐姆藍（Ahmed Al Omran）試撥這個電話。那是敘利亞的一家藥房；他們從未聽過阿米娜．阿拉夫這個人。

現在無計其數的人們都在調查阿米娜的案子。連美國國務院都用美國公民基本資料庫追查她的身分，卻毫無所獲。推特上的推友，諸如伊莉莎白．瑟科夫等，都各自循著自己的線索往下查。部落格「大家玩真的」（Lez Get Real）的創辦人寶拉．布魯

克斯（Paula Brooks），電子尖端基金（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吉里安·約克（Jillian York），網路辨識專家莉慈·亨利（Liz Henry），以及部落格「電子抗暴」（Electronic Intifada，譯註：一份從巴勒斯坦觀點報導以巴衝突的網路刊物）的工作同仁等都全力以赴。

每個人都公開地，或以電子信交換最新小道消息和推測。這已經儼然成為失蹤人口的開放性尋人資訊中心。

回到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我跟我的同事埃德·派洛塔（Eyder Peralta），及我們的圖書館員一起在公共資料庫裡，搜索有關阿米娜或她家人名下的蛛絲馬跡。財產記錄，法院記錄，新聞資料——全進了死胡同。我們還弄來一塊白板，畫出阿米娜和其他相關人士的人際關係網絡圖。

然後「大家玩真的」的寶拉·布魯克斯找到一條讓人迫不及待要追下去的線索。以前阿米娜幫寶拉的部落格寫過東西，因而留下一些網路資料蹤跡，包括大家知道的 IP 位址。什麼東西連上網路都會有個特定的 IP 位址，可以被追查到它上網的地方，不管你在地球上什麼位置。

據寶拉所說，阿米娜用過兩個不同的 IP 位址發文到部落格上。她開始挖掘，並且一路追蹤這個位址到蘇格蘭的愛丁堡（Edinburgh）。

愛丁堡？阿米娜到愛丁堡搞什麼鬼？還有，她曾經在她部落格上提過愛丁堡；她有一次曾考慮到愛丁堡大學修個什麼研究所的學位。

當然，異議份子透過代理伺服器上網，以保護網路安全並不是不平常的事，如此做，在連線時他們的位置看起來像是在別處。所以愛丁堡可能只是個煙霧彈。也可能不是。

不管是或不是，寶拉·布魯克斯被這個新發現，以及阿米娜

愈來愈不像她說的自己，搞得心情惡劣。回到辦公室，埃德給寶拉打電話——或說得準確一點，打給寶拉的父親，因為寶拉耳聾需要他翻譯。

「我在這裡快發瘋了，」寶拉說。「過去六個月阿米娜跟我混得很熟……現在我都不知道該幹什麼或想什麼好。」

當然，「發瘋」只是相對而言；寶拉雖是中東「同志群」團體的美國會員，但是在家裡依然安全，不過她也真的有理由發瘋。我和一位女士聊過天，她說有一個傳言非常令人憂心，就是阿米娜是敘利亞政府派到她們那個團體裡臥底的人員，因為她們裡面有許多同志在抗議政府的圈子裡也很活躍。[49]

> 「阿米娜」名列一些阿拉伯女同志的私人名錄上，名錄上的每個人都有權限可以進去看大家的私人資料。因而引發一些慌亂。
> 我不認為她是間諜或潛伏份子，我盡全力安撫大家。我直覺上認為如此做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呀。
> 我實在不希望看到事情被這樣扭曲，我要盡全力把焦點拉回到真正的議題上。
> 同時我在擔心，如果「阿米娜」是假名真人，並且已被逮捕，而大家卻在此時停止給政府施壓，我們不就是拱手把她讓給壞人？

伊莉莎白．瑟科夫那邊有另一個線索。曾經有位男士跟她連絡， 認識阿米娜五年。如果這是真的，就會是一個重要突破；我們連認識她一年多的都找不到。我拜託伊莉莎白讓我跟他連絡。

這位男士，容我稱他傑姆士吧，說他是在一個名叫「銀框」

（Sterling list）的科學小說電子書信研討學會裡結識阿米娜的。傑姆士說他最晚二〇〇六年就參加這個團體了，多年來，她提供了許多關於她自己的資料。

經過一連串電子書信往返，傑姆士答應幫我向一位學會會員要些資料，我暫且稱他史帝文，他曾經郵寄信件給阿米娜。

史帝文拒絕直接跟我連絡；他擔心工作不保。我請傑姆士當中間人去問他所認知的阿米娜。沒多久，傑姆士轉來史帝文的回信：

> 我在網路上認識阿米娜大約有五年
> 從未見過她本人
> 就我所知，研討學會裡我一個網路朋友也沒有。
> 我從未和她在電話裡講過話。
> 我倒是寄過好幾年的聖誕卡片——郵局（USPS，U.S.Postal Service，美國郵政局）從未退回過
> 我也寄過信——郵局也從來沒退過。
> 我寄過一張結婚禮金支票——有人兌現了。

結婚禮金？不管怎麼算，阿米娜都是同性戀，不是雙性戀——她在部落格上從未提過結婚一事。有沒有可能我們說的是兩個不同的阿米娜．阿拉夫？

傑姆士覺得不是。「阿米娜在部落格上的觀點，和她在我們學會裡說的一致，」他這麼寫。「（她）對敘利亞和阿拉伯民族史有非常深入的知識。」傑姆士也說阿米娜常常提到已婚的事。

情況很像是阿米娜——電子學會版——跟阿米娜——「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版，是同一個人。這兩個版一定得聯結上才行。但是每一條新線索只會衍生出比答案更多的問題。同性戀或

異性戀，真的或假的，阿米娜真是個禍害。

傑姆士提供我阿米娜的郵寄地址——收信人：「阿米娜．阿拉夫及尹恩．拉薩若斯（Ian Lazarus）」，代收人：「阿布達拉．阿拉夫－歐瑪力先生及女士（Mr. and Mrs Abdallah Arraf-Omari）」——跟她部落格裡她父親的名字相似。

這個地址是在喬治亞州的石頭山（Stone Mountain, Georgia）。這又跟她的部落格吻合，她宣稱在喬治亞州上過學。我同事埃德連絡她的高中和大學，都沒有她任何記錄。

我把這個地址轉給國家公共廣播電台一位圖書館研究員，他回去把我們以前查過的基本資料庫再搜索一遍。我們在財產記錄資料庫裡小有斬獲，看來幫助似乎不甚大。有三個名字跟這個地址有關聯，但都不算很吻合。勉強能找到的一個是紐森（Newson），一個是布蘭其（Branch），還有一個是麥克瑪司特（MacMaster）。

「你知道新月大地（Cresentland）嗎？」傑姆士問我。

不知道，所以我上谷歌網搜尋得知「新月大地」，是個以電子信件連絡的研討學會。那是個私人團體，也就是說我無法查看它的信文或會員資料，但是在公開說明中，則描述他們的宗旨是為了在中東問題上尋求共識。

我申請加入學會，卻收到一封自動化制式回信。「歉難照准」。

學會的管理仁兄並非不知道我是誰，就是不希望我加入。我跟傑姆士提了這件事，他說我應該再試一次，並且附了一封簡函說他推薦我。

原來是那一類的學會——只有知曉祕密握手信號的人才能參加。

這一次，我收到核准我會員資格的回函。我發了一篇短文到社團裡，解釋我是誰，以及我對和他們討論阿米娜失蹤的事有興趣。我發文沒多久，有人把整個學會都刪除了。

像是遭受核武攻擊，全部毀滅。「新月大地」學會裡一位管理幹部，採取非常手段刪除一切資料——它成千條通訊檔案，會員名單，甚至公開說明。好像學會從來就不曾存在過似的。

看來我剛把某人嚇得都拉了一褲襠。

我立刻連絡傑姆士。他說只有兩個人有權刪除學會網站。其中一個是他的朋友，即幾分鐘前允許我加入的那位。另外一位就是阿米娜．阿拉夫。說完這個，傑姆士接著說，有一次阿米娜同意讓拉妮雅．尹士邁（Rania Ismail）——她表姊合用她的密碼，推測就是後者批准在部落格上刊出阿米娜被綁架的文章。理論上，拉妮雅可能就是刪除的人。

我上臉書試著發信給拉妮雅。她的帳號已被刪除。我再試阿米娜的帳號——也沒了。臉書上行銷她部落格的網頁也從社交網絡被刪淨。連她在別的網站上弄的網路約會簡介都不見了。

有人驚慌失措，進而刪掉阿米娜虛擬資訊的痕跡。

發生這團混亂約一個星期後，我有事要到紐約參加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校的活動。在那邊免不了會有人有興趣討論同性戀女

孩的事。我打算在華盛頓出發後的四小時火車車程中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

半路上，有人開始傳簡訊問我有沒有看到「電子抗暴」（ElectronicIntifada.net）的傢伙們在部落格上的最新播文。我沒有。阿里．阿布尼瑪（Ali Abunimah）和班哲明．朵赫遜（Benjamin Doherty）寫的這篇文章標題是「阿米娜的新證據，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騙局」。

上面用了「騙局」那個字。他們直截了當指責一個住在愛丁堡的美國人。

他的名字是湯姆．麥克瑪司特（Tom MacMaster）。

阿布尼瑪和朵赫遜在追蹤一個曾經住過阿米娜在喬治亞州住址上的人。之前的住戶就有過一位麥克瑪司特，一個愛丁堡大學的研究生。他和一位叫畢莉塔．佛羅立哲（Britta Froelicher）的女士結婚。她是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的敘利亞專家。

他們發電子郵件給麥克瑪司特，但他否認有任何牽扯：

> 我不是惹事的那個部落客。不管那個人「真的」是誰，我很可能在某種情況下和她互動過。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她了……
>
> 抱歉，我們正在度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之前也為這件事和我們「連繫」過，我們也是否認。以後還會繼續這麼做。[50]

所以《華盛頓郵報》也在緊追同一條線索？不意外！

阿布尼瑪和朵赫遜把所有收集到有關阿米娜的消息攤出來，並在大家面前一一銜接起來：湯姆．麥克瑪司特，喬治亞州石頭

山的前住戶，現居愛丁堡。寶拉・布魯克斯給的 IP 位址指向愛丁堡。阿米娜臉書網頁上擺的照片和湯姆的太太放在「畢卡薩」網站（Picasa.com）上的照片幾乎一模一樣。

所有的證據都指向湯姆・麥克瑪司特和畢莉塔・佛羅立哲。但是他們一口否認。

我在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同事埃德・派洛塔追查到畢莉塔，並且發了電子信請她表達意見。她簡潔回信：

> 「目前我在土耳其度假。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談這件事。」

與此同時，部落客莉慈・亨利（Liz Henry）把我們大家共同的研究，她，我，寶拉・布魯克斯，電子抗暴的夥伴以及其他人的研究，加上她自己的想法放上網。她做出一個頗具殺傷力的合理指控：即寶拉・布魯克斯自己在這件事上可能也有嫌疑。

> 幾天前我發現「大家玩真的」（LezGetReal.com）編輯寶拉・布魯克斯，曾和阿米娜共事過，也被主流媒體採訪過。布魯克斯不是和記者直接對話——只是透過電子郵件或聊天室。布魯克斯在網路上看來有點單薄。（電子抗暴的）賓（Ben）和阿里（Ali）努力查證任何她教育和工作的學經歷，卻無法證實寶拉・布魯克斯的存在。我問過一些與布魯克斯相熟，且應該見過她的人——他們也從未見過她。
>
> 我沒有直接證據說布魯克斯就是湯姆・麥克瑪司特，但是周遭的證據顯示，那是一條可以繼續往

下追查的正確方向。如果布魯克斯擺明了是另一個騙子，還真出人意料之外，值得下點功夫追查。51

寶拉會不會是轉移目標用的餌？當然有可能，但若真是如此也很奇怪，因為寶拉就是幫我們把虛線接到愛丁堡的人。所以如果寶拉就是麥克瑪司特，只有她——或我的意思是說他？——想要被人發現，然後承認自己就是阿米娜，這整個故事才說得通。

莉絲・亨利提出另外一個可能——寶拉是麥克瑪司特，或他太太之外，另外一個人創造出來的虛擬人物。兩個虛擬女同志在一場騙局，和地緣政治陰謀漩渦中，意外碰撞在一起？我可不想捲入其中。

我還有一條線索要追查——就是「電子抗暴」提到的「畢卡薩網路相簿」（Picasa photo gallery）。在火車通過柴沙比克（Chesapeake）時，我還在和慢吞吞的網路蝸牛精大戰，我細看上面一張張照片，包括一套二〇〇八年敘利亞之遊的相片集。

同一時間，阿米娜的女朋友珊德拉開始在 Skype 上發簡訊給我。她看到「電子抗暴」的文章，現在也上他們說的那個網站，找麥克瑪司特和佛羅立哲的資料。

才一會兒功夫她發訊給我。

我逮到她了!!

她放上去的敘利亞照片和我收到的一張吻合!!!!

珊德拉告訴我，說阿米娜以前送她的一些照片，和畢莉塔・佛羅立哲網路相簿上的都一樣。她把這些照片和阿米娜的照片註腳寄給我。

「我家附近幾張照片」是阿米娜給其中一張加上的註腳，她說這是專為珊德拉拍的。等珊德拉問她，為什麼裡面連一張她的照片都沒有，阿米娜回答，「不行啦；照片都是我照的，可我從來就不上鏡頭。」

我問珊德拉，她可不可以查查她收到照片裡的註記資料（Metadata）。註記資料是每一部數位照相機拍攝出來的每張照片裡，都會附帶著的數位資訊——拍攝時間和日期、快門速度等等。同時，埃德和我則在查畢莉塔照片集裡面，照片的註記資料；無所斬獲。很可能她已經裁剪過照片，或編輯到原始資料都已消失。

不過珊德拉手上的照片立刻揭露祕密。其中有一座清真寺的照片，看起來跟畢莉塔的一張相似。拍攝的角度完全一樣，藍天的特徵一樣——連在寺頂尖塔盤旋的三隻鳥也一樣。原始資料上的拍攝日期是二〇〇八年二月七日。

其他照片看起來也完全吻合。但是原始資料還有更厲害的。不管誰把照片寄給珊德拉，手上還是會有二〇〇八年原版且未經改變的照片。三年後畢莉塔上傳修剪版到網路上。阿米娜絕不可能在二〇一一年還能拍攝這些照片給珊德拉；都已經是老照片啦。這可能是我們最接近確鑿證據的壘包。

埃德和我再發電子信給畢莉塔，隨函附上我們分析過的原始資料。接著我們開始等候。

現在我已到了菲利（Philly）北方什麼地方；使用網路卡上線每幾分鐘就斷線一下。

這些網路公司搞他媽什麼名堂，北美載客最繁忙的主要火車路線它為什麼就不能把它的網路訊號弄好一點?!

不到一個鐘頭，畢莉塔回信；我們玩完了。

部落格已更新。敬請閱讀重要聲明。我們在土耳其度假，此時此刻實欲遠離塵俗，享受美好時光。

部落格已更新。唯一的解釋可能是湯姆·麥克瑪司特和畢莉塔·佛羅立哲已準備向全世界懺悔。

我不記得這輩子有重複連結一個網站這麼多次過。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的首頁了無新事，湯姆和畢莉塔應該是決心要更新的，我希望是第一個看到他們懺悔的人。

網路又再斷線。

重新開機，重新連線……

重新整理，重新整理，重·新·整·理，真他媽的！

拜託網路不要在團頓（Trenton）城外還在斷線，拜託，拜託，拜託！

終於看到一篇新的發文：「向讀者致歉。」

我從未想過會引發如此風波。敘述的語調或許是小說化的，但部落格上的內容卻是真的，並非有意誤導大家至此。我不相信我傷害了任何人——我覺得我是在為自認很重要的事情積極發聲。

我只是希望大家對中東的百姓，以及他們為這個革命事業的奮鬥，付予更多的關注。在那裡發生的事情，是當地的民眾日復一日打拚出來的。我只是盡力幫他們在西方觀眾面前曝光而已。

很遺憾這次的經歷，只是證明我對中東，以及流行的新潮東方自由主義有太多過於膚淺的認知。
無論如何，讀者們的熱烈反應讓我深受感動。

謹此

湯姆．麥克瑪司特
伊斯坦堡，土耳其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本部落格所有文章之唯一作者 [52]

一股腎上腺素衝進我的血管，我瘋狂般推文：

我們也有聲明：湯姆．麥克瑪司特就是#阿米娜！[53]

結束了。將近一個星期，經過朋友們和懷疑的人無止無休的搜索，阿米娜．阿拉夫被揭發只是個住在蘇格蘭的卑鄙四十歲美國人。那也不是敘利亞暴亂時才布下的騙局——他至少在五年前就戴上阿米娜的假面具。

我重讀湯姆的懺悔。「我不相信我傷害了任何人……很遺憾這次的經歷，只是證明我對中東，以及流行的新潮東方自由主義有太多過於膚淺的認知。」

這傢伙到底在說什麼呀？這就是「向讀者致歉」？聽來更像一個伸手進糖罐偷吃被活逮，不但不知悔悟，反而語帶得意的乳臭未乾小子的強辯。

隨著部落格文章傳開來，我的腎上腺素轉化成憤怒。

如果我們光計算大家這個星期花在#阿米娜身上的大量鐘點數，其中花掉的每個小時，都是原本應該用在敘利亞本身的一個小時。54

是不是我自己有毛病，居然為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突然火氣往上冒？#阿米娜#湯姆#騙局 55

推特上傳出一波波憤怒浪潮。網上自由開講的異議份子吉里安．約克（Jillian York），曾投入大量時間致力於營救阿米娜，他可氣炸了。

RT @吉里安約克（@jilliancyork）：天呀，我豈止是火大而已！浪費了我的時間，浪費了我政府的時間，浪費了新聞記者的時間，更傷害了許多弱勢族群。56

RT @吉里安約克：整個事件都是幾個可悲的，想要引人注意的美國男人長期布下的騙局。57

RT @吉里安約克：對一個已經很悲慘的國家，製造一連串謊言怎麼還敢說是幫助；欺騙只會造成更不信任。58

塔瑞克．埃瑪（Tarek Amr），埃及部落客及「全球之音」（Global Voices）編輯附和進來。

RT @gr33n 資料（@gr33ndata）：媒體對這種荒唐事件大加炒作亦應予以撻伐。事情一發生即已疑點重重臭氣四散。59

伊莉莎白．瑟科夫（Elizabeth Tsurkov），在網路上結識阿米娜，也把她當成朋友交往了好幾個月，如今對麥克瑪司特下筆毫不修飾。

> RT @伊麗絲瑞兒（@Elizrael）：他真正是我這輩子不幸認識過最殘忍的傢伙。他傷害了我，及其他深深關心阿米娜的人。60

拉米．納柯拉（Rami Nakhla），敘利亞異議人士，是第一位提醒我注意這則綁架文章的人，對這事倒是處之泰然。

> RT @馬拉澳姆蘭（@Malath Aumran）:我毫不遺憾，若有任何像阿米娜這類事情發生，我還是會一再去幫忙，何況騙局是他要面對的問題，不是我們 #釋放阿米娜 61

但是蘿布娜．達維西（Lobna Darwish），埃及異議女同志，她可不原諒。

> RT @蘿布娜（@Lobna）：這個白種男人是多麼自大傲慢，以為躲在黃皮膚假女人的帽子下，就可以為所欲為？操他媽的過分！62
> RT @蘿布娜：我不敢想像明天敘利亞的新聞頭條會怎麼寫。操他媽！63
> RT @蘿布娜：下次我說我是阿拉伯女同志，我就會被要求拿出證明。#A7a#操他個湯姆麥克瑪司特（#FuckTom MacMaster）64

在滔滔不絕的推特浪潮中，受到麥克瑪司特背叛傷害最重的人——阿米娜的女朋友珊德拉——發了一篇大概算是最高貴的推文，畫出一個你想不到的優雅句點。

> RT @沙德_拉_巴加：我受傷至深。但是現在應是照料那些真真實實為自由奮戰的人們，他們值得。#阿拉伯之春（#arabspring）[65]

第二天早上，麥克瑪司特開始接受採訪；埃德在電話上聯絡上他。[66] 他宣稱五年前就創造出阿米娜，所以對中東會有最中肯的論點。他堅信一個敘利亞裔美國女士，比隨便哪個美國男子更能融入較為誠懇、較有深度的討論。

諷刺的是，在二〇一一年，當他決定要讓阿米娜搬到敘利亞時，其實是想要從這個虛擬角色中脫身而出喘口氣。然而阿拉伯之春爆發，敘利亞也燃起火種；他因而決定開一個跟她在大馬士革相關的部落格。

部落格卻意外一砲而紅——好到，麥克瑪司特宣稱，他實在無法玩下去了。他擔心東窗事發。

所以安排這個角色被綁架，希望她可以在抗暴的混亂中悄然消失。

「希望事情可以很快過去，」麥克瑪司特告訴埃德，「然後大家可以全心貫注於在敘利亞真實上演的真正人類悲劇上。」

這麼說好像有點太晚了吧。

我正在想大概沒有比這個同性戀女孩的故事更離譜的情節時，它就真來了。如同莉慈・亨利預料，最後是關於寶拉・布魯克斯的。《華盛頓郵報》的伊莉沙白・傅勞克（Elizabeth Flock）和梅麗沙・貝爾（Melissa Bell）從一開始是在追蹤報導阿米娜的新聞，現在卻追到連寶拉・布魯克斯也要發布她自己的懺悔書。

不是，她不是湯姆・麥克瑪司特。她是另外一個美國男人假冒的女同志。

> 二〇〇八年開版的「大家玩真的」元老編輯「寶拉・布魯克斯」，其實是五十八歲的比爾.葛伯（Bill Graber），自稱是美國俄亥俄州退伍軍人及建築工人，他用他太太的身分上網。葛伯說她並不知道他用她的名字搞網站……
> 躲在寶拉・布魯克斯的偽裝後面，葛伯和湯姆・麥克瑪司特通訊，以為自己寫信給阿米娜・阿拉夫。阿米娜常會挑逗布魯克斯，兩個男人都不知道對方是假冒的女同志。[67]

怎麼會從一開始的瘋狂搜尋失蹤異議人士，急轉而下變成一樁鬧劇？有一位推友說得好：

> RT @湯米格藍特（@TommyGalante）：網路故事又一章。都會花花公子假冒鄉下姑娘，神遊於不曾去過的遠方。它就真實的發生在我們這些人身上。太不幸了吧！[68]

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簡直是一場糊塗。我算不清到底接受了多少次採訪。甚至《每日熱門秀》（The Daily Show）播報阿米娜事件時，還穿插一段對我的採訪。69 有一個台灣 YouTube 頻道，專精於把突發新聞做成電腦動畫，就製作出一部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的動畫片。我想出來一個慢慢變禿頭的亞洲人角色，模仿《歡樂單身派對》（Seinfeld）影集裡那個「喬治・康斯坦薩」（George Costanza），巧妙地和在我頭頂拍翅飛繞的推特鳥對話。下一幕演我衝進阿米娜的辦公室摘掉她的假髮，讓大家看到一個羞愧的湯姆・麥克瑪司特。70

事情演變得愈來愈離譜。

才沒幾天，許多人的注意力，已轉到其他的新聞上。但是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造成日後的影響，卻會長遠深植中東部落客的心中，其中包括一位叫做穆士塔法（Mustapha）的黎巴嫩人。當然，他是個真的部落客；我見過他本人。穆士塔法在部落格上發了一篇標題叫「謝謝你麥克瑪司特先生」的文章。71

> 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我已經了解你是個卑鄙無恥的東西。
>
> 你說你絕未想過會引起這麼多人注意？狗屎！一個住在大馬士革的同性戀女孩，能寫出那麼流暢的英文？一個遇難的漂亮女孩，在她自己的國家裡對抗獨裁體制，怎麼到了後來卻被政府打手給綁架走？還有沒有比這個更能引人注目的工具？麥克瑪司特先生，你真是個卑鄙無恥的東西，一個愛扯謊的傢伙。
>
> 謝謝你欺騙成千上萬人加入臉書支援「阿米娜」，並改變了我們推特裡的「紙娃娃系統」

（avatar。譯註：一種電腦遊戲使用的軟體，可以讓角色的外觀變化更多元）。

謝謝你讓我們每個人看起來都像白癡，並且轉移我們對敘利亞監牢裡被刑求的人們那些真人真事的注意力……

你已經對這個區域裡英文部落客的名譽，造成了永難磨滅的汙點。有一天如果我被自己政府綁架了，許多讀者不會再關心，因為搞不好我只是另外一個阿米娜。一個心思惡劣的西方蠢貨編撰出來的小說情節。

打從一開始聽到阿米娜被綁架，我就一再強調，除非有明確事證，我們不應該假設阿米娜一事是騙局。我們必須假設她是真有其人，且受到致命的威脅。我們還沒有百分之一百確定前就指責她是騙子，無疑未審先判她死刑。

要假設阿米娜確實是大馬士革貨真價實的同性戀女孩。

錄影毛片

場景是停屍間，攝影機正在拍攝一具屍體的上身——一個十來歲的年輕男孩。他的臉瘀青腫脹，顯示出被毒打過的痕跡。菸頭在胸膛上燙出斑點。他被花瓣覆蓋著。

「又是一位為爭取自由而犧牲的烈士……他才十三歲。」

鏡頭推近拍攝他胸前的一個子彈孔，醫生口述男孩身上的無數傷痕。

「……他遭受過嚴刑拷打……」

兩條手臂上都是彈孔；每顆子彈都穿過胸脯。醫生指向另一處傷口。

「肚子上又有一顆子彈。」

攝影機慢速搖到男孩的臉龐。那裡已經腫脹得難以辨認。

「你看他臉上到處都是瘀青；這證明他的脖子已經斷掉。」

醫生很謹慎地扶著孩子的下巴，慢慢地把他的頭前後轉動。脖子轉得很不自然。

攝影機搖到他的雙腳拍攝。他的左小腿有一大片黑色的挫傷，兩個膝蓋骨都打碎了。

「好像他們這樣拷打他還不夠似的，他們在開槍射擊他之前還把他的生殖器割掉。」

影片拍攝到他的鼠蹊部時影片失了焦。那是故意弄模糊的，但是仍能清楚辨識出斷根之處。

「敘利亞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人權觀察組織』在哪裡？『國際刑事法庭』在哪裡？爭取自由的積極人士又在哪裡呢?!?」

攝影機推近到男孩的鼠蹊部然後停留在那裡，邀請你當見證人。時間是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他的名字是哈姆薩·阿爾－卡惕布（Hamza Al-Khatib）。」

所有的阿拉伯之春革命中，敘利亞是鬥得最久也是最殘暴的。剛開始的時候，並沒有受到多大注意，媒體焦點那時候大部分專注於利比亞和其他地方。到了二〇一一年三月，哈姆薩·阿爾－卡惕布被謀殺前兩個月，一群德拉市（Deraa）的孩子在一堵牆上噴漆。他們潦草噴出在突尼西亞流行的一句口號，現在已廣泛迴響流傳於整個阿拉伯世界：

阿西－厦比……優理……埃斯克　安－尼薩姆！

（Ash-sha'b....yurid....isqat an-nizam!）

人民……要求……推翻政府！

警察在他們行動時逮獲他們。後果應該是罰款，並被狠狠斥責一頓後釋放了事。但是全然相反，他們被毆打並拘留。

經濟蕭條在敘利亞不算新鮮事。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這個國家就被阿爾－阿塞德（al-Assad）家族統治，一個叫做阿拉維（Alawites）的少數宗教派別裡的一員。敘利亞宗教多元，但是大多數老百姓是遜尼派穆斯林（Sunni Muslims）——和什葉派伊斯蘭（Shia Islam）是歷史悠久的敵對派系，而阿拉維派只是後者一個支派。

為了鞏固他們的權力基礎，阿塞德家族把國家最重要的職位指派給阿拉維教派人士。他們掌控了軍隊和情報系統。他們不成比例地控制住國內大量工業。如此一來，就沒有剩下多少能分給其他的敘利亞人民。

哈飛茲·阿爾—阿塞德（Hafez al-Assad），是家族裡第一個當敘利亞總統的成員，毫不留情地以暴力控制人口數量。他的安全部隊定期拘捕並大刑伺候異議份子。一九八二年，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試圖控制住哈馬市（Hama），阿塞德就派坦克車殺進去。據估計約有一到兩萬個平民死在砲火中。新聞社隔了幾個星期才理出發生什麼事情的頭緒；在大屠殺期間他們一個都不在城裡，那些專業新聞記者或其他手上有器材能把血腥暴行實況報導給全世界的人士都不在。[2]

二〇〇〇年六月哈飛茲過世，他兒子巴夏爾·阿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變成總統。事先的安排並非如此；巴夏爾的哥哥巴西爾（Basil）原已粉墨裝扮準備登場接任總統，卻在一場車禍中意外死亡。住在英國看似個性溫和的眼科醫生，巴夏爾，發

現自己就是要接這個工作的候補人選。

當長老辯論巴夏爾是否夠格接任總統時，許多輿論轉向思考這個四十歲的眼外科醫生或許是敘利亞政治改革的大好契機。要談政見？他當然能說得頭頭是道，公開討論大政府的職責，自由開放選舉，反對黨合法化。許多敘利亞人把希望放在巴夏爾身上；期待或許他跟他老子全然不同。

十年過去了，幾乎什麼都沒兌現。沒有實質上的改革。空頭支票滿天飛，這個委員會那個委員會，全是天橋的把式。於此同時，反對派人士繼續失蹤，被吸入敘利亞安全機關陰深的大黑洞裡。

阿拉伯之春剛開始時，敘利亞人民示威了幾次；有一名男子甚至引火自焚，跟突尼西亞的穆罕默德·包亞齊齊一樣（Mohamed Bouazizi，譯註：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第一支火把）。[3] 直到三月那幾個十來歲的孩子被警察關起來那天，德拉市的老百姓才忍無可忍決心要拚命。他們以其他鬧阿拉伯之春的國家為師，發動了幾次示威行動，也放了幾段警察陣壓集會活動的影片到網路上。像在突尼西亞一般，口語相傳快如群鴿飛舞。抗議活動如雨後春筍般在國內四處爆發。

巴夏爾·阿爾－阿塞德無言以安撫示威者。別再許諾什麼改革，別再空談什麼民權，別再搞什麼委員會。敘利亞人民準備好上大街遊行——必要時送命——直到推翻獨裁者。

阿西－厦比優理埃斯克　安－尼薩姆！

人民要求推翻政府！

到了二〇一一年四月，示威行動在敘利亞各處爆發。那個月

二十九號，十三歲的哈姆薩・阿爾－卡愓布跟著家人走了五哩路去參加示威遊行。迎接集會遊行的是槍火和催淚瓦斯，混亂中哈姆薩跟父母親失散。人在何處音訊全無，直到五月二十四日他的屍體被送回到他父母身邊。[4]

沒幾天，一支影片出現在 YouTube 上。內容拍的是殯儀館裡哈姆薩的遺體，醫生在記述男孩的傷勢。影片也散布到各類型 YouTube 頻道上，包括臉書和其他影片分享網站。

大家也開始傳遞一張照相館裡拍的哈姆薩肖像照。[5] 照片裡他穿著一件套頭馬球衫，暗褐色的瀏海遮掩著他的前額。他坐在一張背景布幕前，左邊是藍色右邊綠色，數縷光束似乎從他頭上發散出來。他的雙眼帶著一抹微笑，但是他撇著的嘴形帶出十來歲孩子的靦腆。照片和你在標準的初中畢業紀念冊裡找到的差別不大。

哈姆薩遭受刑求折磨致死的口語傳遞了好多天。半島新聞台也在頭幾家播報這個故事的新聞台之列。最聳人聽聞的影片還沒播放，不過男孩在被殺害前受到的殘暴凌虐在報導中已說得十分清楚。[6]

哈姆薩的死上了頭條國際新聞版面。敘利亞反對派系和支持者把他視為這個殘暴政權的象徵。以他臉部為主題的海報跟其他阿拉伯之春烈士並排擺在一起，包括突尼西亞的穆罕默德·包亞齊齊和埃及的卡列・賽德（Khaled Said）。[7] 在燭光紀念活動，比哈姆薩還小的孩子捧著他生前和死後的照片。[8] 全國各地舉辦集會，默哀一分鐘紀念他。[9] 他的照片變成無數推特用戶擺上網的神祇。有個臉書網頁如此推崇他——「我們全都是哈姆薩・阿爾－卡愓布」——立刻有十萬多個粉絲點閱。一年內數字會成長超過五十萬。[10]

在敘利亞革命裡，這是一個不常見的時刻，居然有示威者為

了一個人，一個象徵而集會。這種事也不可能發生，如果敘利亞人民不是出自內心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去拚，並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蹟記錄下來，日復一日又一日。

敘利亞革命的頭幾個月裡，反政府影片頻道在 YouTube 上頻頻冒出。最大的兩個是夏姆新聞網（Shaam News Network [SNN]）[11]和優葛里新聞（Ugarit News）。[12]他們很迅速地打響能傳播數量龐大錄影畫面的名聲，特別是示威活動和政府對人民下毒手的影片。其他頻道則雨後春筍般在各個城市冒出，通常他們會和「地方協調委員會」（Loc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s）結盟，那是一個由志願者組成的祕密組織，他們和全國各地的「地方協調委員會」聯繫以發動地方示威活動。[13]

早先，大家都是用家裡的電腦或到網咖上傳影片。可是等到政府的掃蕩愈來愈嚴密，還這樣做非常危險。但也不盡然能阻止得了抗議者——許多人寧可送死也要把這些影片刊登出去——時間一長逼得人想出更多祕密方法以增加存活機會，當然也包括成功的傳播影片。

其中一個最直截了當的方法就是媒體中心——藏身於城裡一個隱密的安全屋，在那裡異議人士透過衛星通訊網路或比較傳統的工具把影片上傳出去。平民記者使用隨身碟（USB），記憶卡或任何儲存裝置以傳遞他們的影片。這些裝置總能通過層層轉手找到通達媒體中心之路。異議人士有時會轉播敘利亞士兵錄下的影片，他們為了賺錢賣給反對派系。影片一旦到手上傳，就會一再放到各個社會網路上播放。

還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走私。敘利亞的邊境經常被黑市

香菸，烈酒和其他這類物品穿越得千瘡百孔。這些走私管道現在也被拿來運送食物、醫療物品、武器、人員和錄影片。如果有哪個城市因為政府干擾攔堵以致網路不通，那時唯一的選擇就是把影片走私運出邊境。

就算在二〇一一年最黑暗的日子裡，敘利亞人仍舊想盡辦法逃脫政府想要他們閉嘴的束縛。其中最戲劇性的事件發生在哈馬市（Hama）——經歷過一九八二年巴夏爾・阿爾－阿塞德的父親派軍隊陣壓，並被屠殺數千居民的同一個城市。

二〇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齋戒月前一夜。當居民都在準備過眾所周知白天禁食夜晚大食的齋月時，政府坦克車輾進哈馬市。這個城市是該區反政府示威的重鎮，並且有情報指出當地的駐紮部隊要反叛。政府決定殺雞儆猴要以哈馬為例警告其他敘利亞人民。

我最先看到攻擊哈馬的報告中，有一份來自杜拜（Dubai）的伊亞德・艾爾・巴格達第（Iyad El-Baghdadi），他已經為記錄利比亞的戰事忙得不可開交。

> RT @伊亞德・艾爾巴格達第（@iyad_elbaghdadi）：哈馬目擊者報告，市中心早上六點鐘開始有零星射擊，目標是任何移動物。#敘利亞 14

半島新聞台的陸拉・阿敏（Rula Amin）接獲當地消息指出哈馬死傷重大——才一大早而已。

> RT @陸拉・阿敏（@RulaAmin）：敘利亞異議人士指出本日至少有五十人於#哈馬遇害，軍隊進城時有十三人在#嗲耳・阿朮兒（#Deir Alzour）遇

害，七個在靠近德拉市附近的#哈克（Hrak）被殺。#敘利亞[15]

在注意推特的同時，我也專注於 YouTube。大部分敘利亞反對派頻道會從大型革命新聞社，例如夏姆新聞網，到小至平民記者個人網上播放影片。每次我從數個不同來源接到傳話，說有非看不可的敘利亞影片已經上傳，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查影片是否來自新頻道。是的話，我會進入它的影片檔裡看看質感如何，有時我會把它連結到推特上讓我那夥推友也分享片段。如果這個頻道看來日後或有大用，我就進去註冊。等到敘利亞政府減緩對哈馬的攻擊時，我已在十幾個反對勢力的 YouTube 頻道註冊。

夏姆新聞網有段上下兩集的影片，是位業餘錄影師拍攝的政府主導暴行記錄。在第一段裡，攝影師非常靠近一輛坦克車。他在坦克車葉子板附近，努力拍攝。[16] 在第二段，他開始旁白，還沒說幾句話，爆出一聲刺耳槍響。影片突然轉向照著地面，攝影師痛苦的哀號；影片突然中止。[17]

新的影片日日夜夜不停從 YouTube 冒出。每一次我重新整理瀏覽器，就有一大堆新片子出現在我的待閱清單裡。跑出來的影片比我能看的還要多，就算我把所有清醒的時間全放在這上頭都來不及看，這話說得一點都不誇張。許多影片點擊數是零；有些人剛上傳影片就被我找到。

夏姆新聞網 有一段好萊塢電影般的影片，攝影師一邊拍攝哈馬市被攻擊的住宅區一帶的畫面，一邊旁白。猛然一看來了一輛坦克車，其實是一輛步兵戰車，一種重裝甲，蘇聯製造的步兵人員運輸車，配置一挺 73 釐米機關槍。子彈以每秒鐘發射一顆的速度漫天飛來，它的威力可以射穿一堵牆或把一個人轟成兩截。「狗娘養的！」攝影師對著運兵車大罵。「老子要是有火箭筒

（RPG）我早就把你炸開花！」隨著一聲爆炸巨響，錄影機翻倒失焦，接著是一連串的猛烈砲火。等到攝影師重新對焦把鏡頭推近拍攝運兵車上的士兵，鏡頭外好幾十名示威者對著他們辱罵並且大喊「真主至大！」面對如此重型武器他們的臉龐上毫無懼色。[18]

有許多影片畫面令人震撼。有一段拍攝的是幾個志願者抬起一個死亡的示威者。人一抬起，可以清楚看到他整個人頭幾乎都被炸飛；全部只剩下脖子，殘餘的一點下巴，以及原本大概是臉部的碎皮垂在那裡。[19] 第二段在當地醫院拍攝，影片從上段同一位死亡的示威者拍起，一直跟著拍到其他屍體存放處，用幾分鐘時間帶領觀眾經歷一段殘暴後果之旅。[20]

當我在收集到的敘利亞影片頻道中搜尋時，我的推特推友們也在找，我們整天都在分享影片。

> RT @伊亞德．艾爾巴格達第：今天稍早哈馬的清真寺被坦克車砲火摧毀。就在首次「塔拉威赫」禮拜（tarawih，齋戒月祈禱）幾個鐘頭前。http://t.co/xDaAtco#敘利亞#齋戒月屠殺（#Ramadan Massacre）[21] ㊺

這個簡短片段拍攝的是清真寺寺內。到處都是瓦礫。縱使是城市內最神聖的場所照樣被圍攻。

愛德華．達克（Edward Dark），是一位革命之初我已連繫的敘利亞異議人士在網站上使用的假名，他那天就發現了幾段最令人髮指的影片。

> RT @愛德華．達克（@edwardedark）哈馬市的孩子遭安全部隊以刀子攻擊。http://t.co/9924SZZ#敘利

亞[22]

我不想打開這個連結，但是非做不可。革命剛開始時，我下定決心只要是我轉推的影片我一定要先看過。如果我要讓別人看衝突的恐怖場面，我就有責任先看過。同時我也不欲我的推友被影片內容嚇到，所以我經常會直言不諱地形容，通常還加上「血腥」兩字。

這段後來被從 YouTube 上刪除的影片，是拍攝一個年輕的孩子，臉已經被割傷，醫生幫他治療時他痛得尖叫。我把它轉推出去，但前面加了幾個字，盡可能讓大家知道我的反應：

> 我實在辭窮。去摟摟你的孩子吧！[23]

看影片時，我正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因而讓我的情緒反應有點複雜。內人和我原本就答應孩子們去麥當勞，這樣他們就可以到遊樂區玩一下。兩相比照我在網路外看到的世界，和在網路上看到的世界，相互糾纏著我。

> 坐在麥當勞的遊樂區，背靠著牆，觀看同步傳來的敘利亞恐怖影片，而我的孩子在旁邊玩耍並且開心地尖叫。#天壤之別[24]

背抵著牆，像個偏執狂槍手坐在酒館一角。那已經變成只要我在公共場所用電腦時逃避現實的位置，免得我一不小心被別人看到這些恐怖的東西。

敘利亞現在怕不早已日落。雖無法確認總數，但根據異議人士統計，那一天哈馬已有一百多位平民被殺害。雖然當太陽下沉

至地平線下，伊斯蘭的聖月開始，暴行仍舊持續進行。我希望我推特上的推友都有個被祝福的齋戒月，並且在這種狀況下盡情享受每日禁食後再解禁的快樂時光。

祝大家齋戒月快樂！
願你日日平安，
快樂享用開齋飯！

在敘利亞，日日平安至少是充滿希望的想法。對哈馬的人民而言情勢眼看要變得更糟更慘。

RT @為和平推特（@tweets4peace）：繞過#哈馬，現在猛烈彈火打到阿卡沙巴西（Alqasabashi）附近，請小心。#敘利亞#齋戒月屠殺#齋戒月 2011（#Ramadan 2011）。[25]

現在時間八月二日剛過午夜，圍攻哈馬毫無停頓跡象。影片繼續灌入 YouTube：更多毀損的清真寺，更多坦克車，更多死傷。我收到凱特．嘉迪納（Kate Gardiner）的一段推文，她是我以前在 PBS「新聞時段」的同事，後來轉到半島新聞台英語部工作。

RT @凱特嘉迪納（@KateGardiner）：有人告訴我這是哈馬市今晚的實況影片，#敘利亞。http://bit.ly/pjp4oE [26] ㊻

我打開那個連結；那是網上實況播映。在夜晚這個時段，除了遠方街燈你看不到什麼。風聲不斷拍打著攝影機的麥克風。

攝影機操控人開始用阿拉伯語講話。我衝到我工作夥伴阿密德·阿爾·歐姆藍（Ahmed Al Omran，〔@ahmed〕）的桌旁要他過來我電腦這邊。我把耳機插頭拔掉，高音量聲音突然從我桌上的喇叭爆開時，我嚇了一跳。阿莫翻譯著拍攝者悲憤和極度無助的長篇獨白時，我在記筆記並且描述哈馬傳來的聲音。

> 聲音：新消息，兩輛坦克停車在城區公園停車場，靠近總督府（？斷斷續續，難以完全了解）#哈馬#敘利亞 27
> 哈馬聲音：哈馬人民敬告敘利亞人民，我們準備好要為自由敘利亞奮鬥犧牲。巴夏爾是叛國賊。28
> 實在難以告訴大家有什麼事。聽到好像是爆炸的聲音，但是強風老是敲打著麥克風，不過也可能什麼都不是。29

我調高音量，聽到民眾讚頌聲，接著是槍聲。然後有更多讚頌聲，槍聲再響起。30

> 哈馬聲音：安全部隊正朝哈馬市開火。#敘利亞 31
> 哈馬聲音：遠方傳來砲火聲。五，或許十發。32
> 哈馬聲音：我只聽到好像是砲彈爆炸的聲音。#敘利亞 33
> 哈馬聲音：還有更多機關槍槍聲爆開，愈來愈近。拍攝者繼續背誦「泰克比爾」大讚辭（Takbeer）「真主至大」（Allahu Akbar）。#敘利亞 34

哈馬聲音：攻擊從四個不同方向發動。#敘利亞 35

拍攝者把他的嘲諷籠統地轉向巴夏爾．阿爾－阿塞德和阿拉伯世界。

哈馬聲音：致巴夏爾：再欺騙，再騙呀！其他阿拉伯統治者都跑到哪裡去了？你們這輩子活著到底幹了些什麼？#敘利亞 36

哈馬聲音：你們的老婆被屠殺，你們的孩子變孤兒。阿拉伯國家聯盟（Arab League）祕書長，你到底在哪裡!?#敘利亞 37

哈馬聲音：除了真主，我們不會向任何人屈膝。#敘利亞 38

哈馬聲音：不管你願不願意，我們要爭取自由，你個狗日的！（遠方傳來猛烈機關槍響）#敘利亞 39

哈馬聲音：阿拉伯統治者正坐在滿桌山珍海味前，看著他們的阿拉伯兄弟被巴夏爾貪腐政府屠殺。40

哈馬聲音：你在哪裡呀，阿拉伯!?#敘利亞 41

哈馬聲音：清真寺頂尖塔傳來「真主至大！」吟詠聲。我們聽到遠方有孩子和婦女的尖叫聲。#敘利亞 42

我暫停一下，真心佩服拍攝這些實況影片的人的堅韌毅力。

實在是混蛋無恥到極點才能狠心槍殺無辜，但在槍子亂飛下實況播映哈馬城仍未中止。#敘利亞 43

整個齋戒月圍城戰事持續進行，搞哈馬實況轉播的人們也總能排除萬難繼續讓器材運轉。他們有時候會毫無預警下線，一次斷好幾個鐘頭，然後又突然上線。後來幾天，我把他們的網站一直開著，讓實況轉播可以隨時恢復隨時看。

一天深夜，錄影機操作人用阿拉伯語講述最新暴亂情事。我又需要有人幫忙翻譯，也建議我們用「#哈馬轉播」（#HamaStream）當推特標籤。

㊼

> 看來哈馬實況轉播又活回來了：http://qik.com/video/42854249 有哪位願意聽並且翻譯的？用標頭「#哈馬轉播」。[44]
>
> 現在請聽這段：http://qik.com/video/42854249 聽到一聲爆炸，人們尖叫「真主至大！」更多爆炸聲。[45]

砲聲和槍聲愈打愈響。

※連結內容同㊼

> 拜託哪位翻譯好嗎？標題「#哈馬轉播」！http://qik.com/ video/42854249#哈馬#敘利亞[46]

※連結內容同㊼

> 激烈機關槍火和砲火持續響起。http://qik.com/ video/42854249 請翻譯並用「#哈馬轉播」標籤![47]
>
> 現在有猛烈機關槍火。#哈馬轉播#敘利亞[48]

突然影片中斷。

※連結內容同㊼

> #哈馬轉播遭受強制斷線。不管是誰在實況轉播我真心希望他安好無礙。http://qik.com/video/

42854249#敘利亞#哈馬 49

還好，實況轉播被自動存錄下來。我同事阿莫，還有其他網路上會說阿拉伯語的朋友，開始翻譯。

RT @阿莫（@ahmed）：聲音：情勢每況愈下，但是我們會抵抗。我們是人呀，不能像動物一樣被如此屠殺。50

RT @阿莫：聲音：你能聽到轟擊的聲音嗎？我就在這個區，哈馬這個被轟擊的區。該怎麼講呢，我怕我會被打死。51

RT @自由敘利 74（@freesyria74）：#哈馬傳播「這個城市遭受安全部隊和沙比哈《殺手》（shabeeha，譯註：效忠阿爾—阿薩德家族，穿著便服的武裝份子）的野蠻攻擊」。「砲轟連續三天」52

後來實況傳播又再恢復正常。

RT @哈山_巴來尼（@Hasan_Bahraini）：哈馬城嚴重缺糧——被槍響及「真主至大」呼喊聲干擾#哈馬轉播#哈馬 53

RT @阿莫：聲音：哈馬城區大部分都遭砲轟，無所倖免，建築和手無寸鐵的人們都遭殃。#哈馬轉播 54

RT @阿莫：聲音：真主至大！兄弟們在哪裡？（連串槍聲）#哈馬轉播 55

RT @自由敘利亞 74：#哈馬轉播哈馬現場，#敘利

亞「這世界還要保持緘默多久？」，「我們也是人啊！」56

RT @哈山_巴來尼：「阿拉伯呀，你們的緘默已經判我們死刑。願真主引領！」#哈馬#哈馬傳播 57

RT @娜蒂亞 E（@NadiaE）：「你們的緘默已經判我們死刑。」這是敘利亞哈馬市一個年輕人說的。#哈馬轉播。身為緘默者之一我深感羞愧。58

就在轉播停止前幾秒，我聽到有人大喊。

RT @伊納士（@itsEnas）：致@a 卡文，影片終止前，在實況傳播的人旁邊有另一人要他趕快斷線，他大喊：「把它關掉，關掉！」59

不分是或不是敘利亞人，二〇一一年齋戒月對哈馬城的攻擊都是一九八二年圍城傷痛記憶的再現，其中殘酷的不同點在於：之前，全世界對那裡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等到知道時早已為時過晚。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恐怖的事情正同步在眼前發生。但是有沒有誰願意在這個時候為他們做點什麼呢？

外面的世界全然依賴這些敘利亞平民記者。當大批西方記者只是短暫造訪這個國家時，那些業餘攝影師努力地把敘利亞暴行日以繼夜、鉅細靡遺地帶到世人眼前。影視頻道如夏姆新聞網及優葛里新聞後來演變成內戰的持續擴充檔案庫。如果你把 YouTube 上所有敘利亞的頻道收集起來，怕不已達好幾萬段。

有時候那些頻道會憑空消失。

有天早晨，我看到一則令人吃驚的推文，是哈姆薩・摩沙發（Hamza Mousa）的，他是一位在利比亞待過一段時間的埃及醫生。

> RT @哈姆薩摩（@Hamzamu）：#敘利亞：Youtube.com 把敘利亞革命頻道關掉了，有八千多段影片不見了。#youtube 拜託 RT [60]

我不太懂他到底在說什麼，不過這可引起我的注意。

> @哈姆薩摩，等等！你在說啥？哪個頻道？[61]

「優葛里新聞。」他回報。

優葛里是 YouTube 上存有大量敘利亞影片的存檔戶之一。我查過。但是他們的頻道全被拿掉了。YouTube 發了通簡訊說被關閉是因為違反網站的規則，或服務條款。

我絕不同意這種說法；為什麼 YouTube 要殺掉敘利亞最重要新聞網中的一個？擁有 YouTube 的谷歌公司裡我認識幾位員工，我問他們：

> 為什麼 YouTube 要把優葛里新聞拿掉？那是#敘利亞平民記者群最重要的新聞來源之一？損失重大。[62]

同時我忍不住發洩起來：

把優葛里新聞從 Youtube 拿掉說是因為違反 TOS（Terms Of Service 服務條款）。就等於我們斬斷一條伸進#敘利亞的生命線。幾千段影片就消失了。

㊽ http://bit.ly/mRW2PH [63]

不到一個小時，頻道又復原了，謝謝我谷歌朋友的快速回應。我問他們到底是怎麼回事。顯然這個頻道，擺了太多同名的影片。有太多影片從哈馬源源不斷流出，為了權宜之計他們使用同一個標題到許多影片上頭。卻啟動了 YouTube 的垃圾過濾機制，那會假設這些影片違反網站條款。接著 YouTube 的軟體判定那都是垃圾。

能夠幫頻道恢復正常讓我鬆了一口氣。但是，更使我迷惑：還有多少敘利亞頻道遭遇同樣命運，而我們卻沒有任何人知曉這件事情？有多少這類影片現已永遭遺忘？

月復一月，死亡統計直往上攀。最初，大概都是每天有十幾、二十幾個人遇害。到了齋戒月屠殺的八月，你經常會看到五十、七十五或一百人死亡。到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天死亡數超過一百人也變成常態。這個也許本來就是阿薩德政府盤算好的──讓傷亡人數像滴水般，每天慢慢滴、滴、滴，滴了一陣子後大家習以為常，新聞機關見怪不怪失去報導的興趣。你要如何說服新聞編輯報導死亡統計數，說今天跟昨天一樣多，跟前天也一樣多？當鎮壓的齒輪往上愈移愈緊，而且死亡人數愈增愈多才有新聞性。只要是數字保持穩定，那麼敘利亞就難以出現在頭條新聞上。

但是，這樣並打擊不了敘利亞平民記者群；若有任何影響，那可能是更強化了他們的決心。每一天他們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記錄阿薩德對人民犯下的罪行，要讓全世界知道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求仁得仁，平民記者中有些人就在執行任務中喪命，除非有誰發起紀念他的活動，出了敘利亞國境他們的犧牲從此無人知曉。聖誕節剛過，我第一次聽到巴西爾・阿爾・薩伊得（Basil al Sayid）這個名字，是透過敘利亞異議人士拉米・賈拉（Rami Jarrah）知道的，後者在網路上以亞歷山大・佩芝（Alexander Page）知名。[64] 巴西爾是位平民記者，在荷姆市（Homs）反對派控制的大本營壩巴・阿姆兒區（Baba Amr）被殺。[65]

> RT @亞歷山大佩芝（@AlexanderPageSY）：本日一個完美的人在#荷姆市#壩巴・阿姆兒區（@Baba Amro）被殺。他是在拍攝他最後一段影片時遇害。願巴西爾・阿爾・薩伊得安息！#敘利亞。[66]
>
> RT @亞歷山大佩芝：傑出平民記者巴西爾・阿爾・薩伊得大部分影片都在#壩巴・阿姆兒拍攝。他在影片拍攝中遇害。http://t.co/qozEyX9T [67]

㊽

影片一開始就是遠方機關槍急速掃射聲。巴西爾的照相機掛在胸前朝下俯拍，好像他只是拍累了暫時休息一下。你可以看到他的灰色套頭衫，還有地上漂亮的黃色及紅色磁磚。槍火持續掃射；有人大喊「真主至大！」。

並沒有聽到子彈的撞擊聲。巴西爾退縮了一下，然後笨拙地碰到照相機，鏡頭轉頭直接照到套頭衫的拉鍊。轉了三百六十度；影片過度曝光到幾乎變成全白，接著就黑掉了。

槍火持續掃射；更多喊叫聲，更大的混亂，更加驚慌。**真主至**

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真主至大！ 68

我把這段影片推文給我的推友分享，副本寄給「新聞記者保護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 巴西爾・薩伊得，他大部分影片都是在#敘利亞#荷姆市拍攝，據報導他在拍攝影片中遇害。影片片段：http://t.co/qozEyX9T 副本@新聞自由（@pressfreedom）69

※連結內容同㊽

拉米，顯然頗受巴西爾之死的震憾，繼續推文讚頌他倒下的同志。

※連結內容同㊽

> RT @亞歷山大佩芝：http://t.co/2keizOfA 這是巴西爾・阿爾・薩伊得為了做他最拿手的事而犧牲的最後片斷時刻，巴西爾甘願冒著生命危險，時時刻刻都在記錄阿薩德的罪行。70
>
> RT @亞歷山大佩芝：如果每一個人都知道巴西爾・阿爾・薩伊得對#敘利亞以及他留給我們無數記錄影片的貢獻，我們現在就會為他立一座雕像。71

其他人也表達他們對巴西爾過世的哀悼。

> RT @為和平推特（@tweets4peace）：巴西爾・阿爾・薩伊得，跟阿拉發誓（wallahi），等同於我們的世界。他應該贏得今年的新聞獎。一位來自#荷姆市壩巴・阿姆兒區的英雄。

RT @賓特阿爾利淮（@BintAlRifai）：巴西爾．阿爾．薩伊得，謝謝你！願你安息！#敘利亞 72

許多敘利亞平民記者隱身暗處；因為透露自己太多或將招來殺身之禍。出了荷姆市幾乎無人知道巴西爾的名字直到他過世之後。

我想要多了解他一些。有一天在家工作時，我在 Skype 上發信文給拉米，問他能否撥點時間出來跟我談談巴西爾。

關於巴西爾．薩伊得，你那裡還有什麼資料嗎？
他是不是哪家主要的影視頻道會員，像是優葛里
新聞或夏姆新聞網之類的？

拉米語帶玄機地回應：

當然
等
等
等
請

「好，不急！」我回信，心想不知他在忙什麼。

一、兩分鐘後，我的 Skype 電話鈴聲響起。是拉米打來的，他把我連結到荷姆市一間房子。巴西爾的朋友和家人聚集在那裡哀悼他。當大人之間平靜地談話時，我聽到背景裡還有孩子嬉戲的聲音。

一開始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我只不過打算筆墨交談問拉米

幾個問題而已。現在我已躋身在巴西爾的朋友中間。有點像他們原本已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哀悼會一樣。

我深吸一口氣，介紹了我自己並且致上我最誠摯的哀悼之意。沒人會說英語，所以拉米當了我的翻譯。他把我介紹給一名年輕男子，他是巴西爾很親暱的朋友，也是打從革命開始就工作在一起的夥伴。

我問他是否有什麼關於巴西爾的事可以告訴我的。

「他一向果敢，」巴西爾的朋友驕傲地說。「別人不敢做的事都是他去做的。需要拍攝什麼東西他都敢去，而且效率奇高。你需要如此有勇氣的人，而他就是扮演這種角色的人。」

我對巴西爾當上錄影師的經歷有點好奇。結果是他以前從沒做過這事。「他其實是個鐵工——做鋁的，」他朋友解釋。「那是他以前做的事。等到革命開始了，他發現這才是他適合做的事情。」

巴西爾是個獨立工作者，不像許多錄影師附屬於特別的地方調委會（Loc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或影視頻道工作坊，巴西爾自己給自己幹活，拍攝到的影片誰都可以看。「他這麼做完全不收費，」他朋友接著說。「他從不為做了任何事情收費。」

接著拉米附和進來。「我知道他一件事就是巴西爾有一輛摩托車。他會從一個祕密新聞站騎車到另一個站，或挨家挨戶傳遞他從現場得到的消息。要是他看到誰死了，或看到什麼事發生——他就會一家一家新聞社跑，傳遞那個消息。」

我問巴西爾怎麼把他拍攝的影片傳送出去。事實上，他和其他平民記者一樣把東西先交給中間人以轉送到隱密的媒體中心。「他會自己親自送去，不管去哪裡，」他朋友接著說。「他會出去一整天然後帶回他拍的影片。他會把記憶卡抽出來，面交給連絡人，說明他今天拍的是什麼影片。後者下載影片之後，巴西爾

就往下一處跑把影片給另外一個人。」

預料之中，巴西爾在革命中的角色讓家人付出代價，他朋友解釋：

> 家人絕對是時時刻刻為他擔心。現實的是，在荷姆市人人都隨時有可能被殺。尤其巴西爾是在拍攝影片，他變成政府的狙殺目標。巴西爾常常會把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媽媽。也經常會回家跟她掉淚，訴說他看到誰死了，甚或他被人開槍射擊的事。他常會感到內疚為什麼出事的不是他。每個人都心裡有數，不知什麼時候會被打死。但是巴西爾更是勇於挑戰險上加險的那種人，因為他是哪裡有示威，哪裡有隨時會開火的安全部隊，他就到哪裡拍攝的人。
>
> 巴西爾和其他錄影記者所做的事對革命都非常重要。怎麼證明巴西爾是那麼不可或缺的重要呢？可以從他人不在，他們想盡辦法要找人接他的位置，直到現在都毫無進展的事實得知。他們找不到有誰能做到像巴西爾做到的境界，他真是天生好手。許多人都要靠他拍攝的短片。

我看過巴西爾最後拍攝的影片，不知他的朋友對於他的遇害是否知道更多的細節。在荷姆市到處都有盤查哨站，他解釋，有些根本就是沙比哈（Shabiha）——以極端暴力聞名的親政府殺手——在站崗。那個字在阿拉伯文裡原意是「魔鬼」。沙比哈朝正在鄰里街坊間走路的一群老百姓開槍。巴西爾正好在附近，他開始拍攝。他拍了兩段短片後就被擊倒殺害。

我問巴西爾朋友的最後一個問題：你希望日後大家如何懷念他呢？

「他是個人道主義者，」他說。「他是那種願意為理想，為他的同胞犧牲生命的人。我們希望大家都記得他是一個英雄。」

採訪結束後，我女兒凱莉過來問我在幹什麼。我解釋我剛跟一位勇敢的人的朋友講話。那個勇敢的人當過記者，後來為了要讓全世界看到有個國家的老百姓遭遇到的壞事時死掉了，那個國家就叫敘利亞。現在他已經不在了，他們大家要記住他是個英雄。

凱莉沉思了一會兒，顯然回想起我們曾經討論過在利比亞死去的穆罕默德．納包斯（Mohammed Nabbous）。

然後她直視著我。

「是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會死掉？」

我為之辭窮。73

兩個月過後，我收到信說又有一位平民記者被殺害。大家都知道他叫「敘利亞先鋒」（Syria Pioneer），曾連續幾個鐘頭往外界傳播荷姆市的影片，現在那裡已經被更猛烈地攻擊。

在他最後的影片裡，他已感覺來日不多，他詛咒全世界不來敘利亞解救大家。

> 壩巴．阿姆兒地區現正面臨大屠殺。你們還保持緘默，我永遠都不會原諒你們。你們大家只會嘴上說說，可是我們需要的是實際行動……再過幾個鐘頭壩巴．阿姆兒就會消失，我知道這會是我

最後的報導。光說不行動的人，沒有人會原諒你們的。[74]

「敘利亞先鋒」的真名是拉米·阿爾－薩伊得。他是巴西爾的堂兄。

RT @敘利亞良知（@SyrianIntegrity）：致@a卡文　他還活著!!你能看看這張照片嗎??#敘利亞#荷姆 http://bit.ly/U3Cr6q [75]

二〇一二年二月，大約在巴西爾的堂兄死掉那段時間，荷姆市被攻擊到了一個更惡劣的階段——猛烈攻擊延續了九個星期。諷刺的是——或許那也是有意安排的——攻擊任務剛好是一九八二年哈馬屠殺滿三十週年的日子。壩巴·阿姆兒一帶遭受連續性的砲轟。男人、女人和小孩被打死在自己家裡。其他人只是過個街就在外面被槍殺。荷姆市發送出來的影片慘不忍睹。有那麼多無辜的老百姓受傷、被殺、受折磨。

十四個月來監看阿拉伯之春有關影片，我自認已看盡慘事，但是跟剛剛才送給我看的照片相比絕對是小巫見大巫。

照片最先是由推特上@荷姆西_新聞（@homsi_news）的帳號傳出來。照的是躺在醫院病房裡的一個男孩，約十或十二歲大，雙眼緊閉。但是他的臉——我幾乎無法開始形容。他整個下巴已經不見了，瞬間炸飛的，如此殘暴令人作嘔。幾縷血淋淋的模糊皮肉還懸掛在原本該是他嘴巴的位置。而他居然從這般神人共憤的毀容中活了下來。[76]

我不知道應不應該再轉推出去。我暫時回覆寄件人。

可怕；真是太可怕！[77]

稍後，我收到同一個男孩的影片。[78] 不確定我看了之後受不受得了。我到家裡另一個房間去，免得有人意外看到，只看一下都不好。我知道男孩的照片會跟著我一輩子，影片可能會更糟更糟。

我戴上耳機，深深吸一大口氣然後按鍵播放。影片一開始你可以看到地板上的血並聽到男孩的呻吟聲。呻吟的聲音不像人類發出來的——通常人在痛苦哀嚎時會有下巴幫著發聲。

照相機鏡頭搖到一張桌子。男孩的雙腿蜷曲，腳趾頭痛得蜷縮著。照相機往後退讓角度涵蓋面寬大些；男孩仰面躺著，掙扎著要坐起。有個男人幫著扶他起來。男孩又哭起來，那種會讓血液凝固的同樣哭嚎聲，那種你可以想像出來最悲慘難聽的聲音。他的下巴和右顴骨全都沒有了，只留下一個原本是他嘴巴的鮮血淋漓大窟窿。跟臉部相連的皮肉已經撕裂成肉條。

站在他旁邊的男人大聲呼叫，向真主呼喊，咒罵總統阿爾－阿薩德。他走到附近一張桌子，那邊有另一個男孩，年紀甚至比第一個還要小。他背朝下平躺著；左腿自膝蓋以下已被炸掉。剩下的是一截露在外面的骨頭和血淋淋的皮肉碎片。照相機搖鏡拍他的臉部。他看起來很害怕，但是一聲都沒吭。另外那個男孩則像隻受傷動物般繼續哀嚎。他流出來的血滴得滿地板都是。

我簡直無法相信我剛剛看到的驚恐情況。如同影片一樣殘酷的是，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讓我推特上的推友也能看到。因為在這段短片 看到的極度殘暴，以及荷姆市因遭受猛烈攻擊而造成的大量死亡，是沒有別的影片能與之相比擬的。

我要開始打字，但是內心萬分掙扎難以控制按鍵，感覺鮮血從我雙手汩汩流洩。我怎能照著樣寫：「兩個受傷男孩的圖檔」。過去這一年有好幾百次，我只寫附上圖檔就把血腥影片推特出去。但是「血腥」兩字已不足形容，這個情況實在更糟糕。

> 兩個男孩：一個下巴炸掉；另外一個是腿炸掉。
> 實際情況比畫面更糟；實在可恨。我的雙手都在
> 發抖。http://t.co/kFkRGHqZ#敘利亞 79、80

真的，實在可恨，沒有任何活著的生靈應該遭受如此罪行迫害。

看到影片會讓我這般憤怒可不是第一次。以前看到受傷平民的影片，尤其是孩子的，都讓我憤怒得熱血沸騰。但我總是讓影片自己說話。我從不要求別人去做什麼或讓自己牽扯進去。遇到這樣的革命情事，不是我身為新聞從業人員的職責去告訴別人該採取什麼行動。但是憤怒在我心中翻騰，我忍不住希望自己可以飛到荷姆市把那個可憐的孩子帶到安全處。

> 如果我能載運那個孩子到一個能做廓清整型手術
> 的外科中心。我現在馬上就做。#敘利亞 81

倫敦作家史帝文·麥克林（Steven Maclean）是立刻回信中的一位。

> RT @史帝文_麥克林（@Steven_Maclean）：致@a
> 卡文　難以置信這孩子下巴都沒了只能坐在那
> 裡。一定嚇昏了。可怕的畫面。82

盧葳妲・瑪斯塔法（Ruwayda Mustafa），在倫敦的庫德族人權組織異議份子，看來如我一般震撼。

> RT @盧葳妲瑪斯塔法（@RuwaydaMustafah）：過去十二個月只有一個巴掌就數完的幾張照片會縈繞在我腦海。這一張也會。#敘利亞 83

電子抗暴網（ElectronicIntifada.net）的阿里・阿布尼瑪（Ali Abunimah）在大馬士革同性戀女孩事件調查中幫助甚多，卻對這個男孩的機會不表樂觀。

> RT @阿里阿布尼瑪（@AliAbunimah）：致@a卡文　嚇人！很難想像第一個男孩的未來。84

我回信，仍抱希望，天無絕人之路他應可度過險境。

> @阿里阿布尼瑪：我想像不出還有哪個比這個恐怖卻救回來的傷勢。何況還是最難救治的那種。他這一輩子都毀容了。#敘利亞#罪行 85

我一直在想這孩子還有沒有其他選擇。顯然在荷姆市他無法找到需要的治療。但是戰場老兵受到類似重傷卻治癒生還的案例，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國內戰那個時代。一定有條路救得了他——也希望能修復部分創傷。

> 一定有什麼路子可以把這孩子運送到什麼地方的整型外科中心。傷口治不好比毀容更糟。#敘利亞 86

我不知道 CNN 是否可以決定認養受傷孩童並幫他們就醫，但是請哪位善心人士把影片拿給他們看好嗎。現在就去做。#敘利亞 [87]

伍姆·法洛克（Um Farouk），一位在開羅的敘利亞籍醫生，對他的病況也不抱希望。

RT @姆 2 阿瑪拉（@Mou2amara）：如果我們談的是臉傷，就別奢望他能「活著」出病房。[88]

或許我有點天真，反正我認定這個男孩應該能活下來。在影片上我看過太多人因為戰爭或意外失去下巴。那雖是重大傷勢，但也不必然得被判死刑。

RT @姆 2 阿瑪拉，那是可以治好的傷。相信我，我在影片上看過有人遭受類似重傷但是仍能用整型手術治好。[89]

一位化名@伊納士（@itsenas）的敘利亞異議份子不相信這種說法。

RT @伊納士：致@a卡文　這裡沒有交通工具能把這個孩子送到外科醫生那裡。他在野戰醫院。實在難以形容。[90]

我還是覺得總有哪個人至少該試試去救他吧。

> @伊納士，有沒有任何辦法送他到邊境？當然需要先把他固定好，遲早他還是需要手術的。[91]

沒人有答案。我的推友中包括醫生、護士和其他健康專業人士，對我們而言這是從未接觸過的新領域。絕望之餘，我推特給駐敘利亞的救援組織，包括全球醫療救濟基金會（Global Medical Relief Fund）。

> 親愛的@全球醫療救濟基金會兒童救援部（@GM-RFChildren）：敘利亞這個男孩下巴被炸掉了。我們還在確認他是否仍活著。http://t.co/MqcJEZcw[92]

同一時間，我收到 CNN 製作人克莉斯汀・錫歐都魯（Christine Theodoru）的短訊；她的團隊知道這段影片。

> RT @克莉斯汀 CNN（@ChristineCNN）：我們看過這段影片；我們正透過我們的管道在收集更多消息……[93]

「謝謝，克莉斯汀！」我回信。「若有新消息會通知你。」[94]

我萬分希望找到門路幫助這個男孩。除非他能儘速得到適當治療，他可能會因為失血過多及傷口感染而撐不下去。

下線後，我尋找所有我認識的人，住在荷姆市的，或有認識在那城市裡的人。他們全都替那個男孩擔心，他們開始連絡他們自己的人脈網絡，看看能否確認男孩的名字和狀況。初步消息說他在一級野戰醫院，人也被穩定住了。無庸置疑情況仍然危急，但顯然依舊活著。我們花了幾個鐘頭時間相互傳送消息，盡全力

協調事情，因為他們的處境艱難，不宜跟我或別人揭露自己的真實姓名和住址。

當我等著要看到這些連繫的成果時，我在網路上收到一封直接寫給我的信，發信人我不認識。這個人以前和一名貝魯特的重建外科醫生同學過，他或許可以幫得上忙。

我立刻回電子信給他。

> 非常謝謝您伸出援手——我衷心感謝。我有幾個幫手也在找他。顯然他還活著並且人在荷姆市，可能得花些時間說服他告訴我們他的名字。
> 假設我們找到他，接著要怎麼進行？有沒有人可以把他護送到黎巴嫩邊界？

就我所知，這個人跟黎巴嫩那一頭的志願者有聯繫管道，他們經常穿越敘利亞邊界走私補給品。如果我能找到這個男孩，把他運出荷姆市送到敘利亞邊境，這個人的連絡人可以把他送到黎巴嫩那一頭，那邊會有一個重建外科小組等著他。小組需要六個小時準備，確認孩子出發時要立刻通知他們。除此之外，醫生已經同意動手術並在待命中，當作公益治療不收費。

公開地，我繼續詢問是否有人運氣好找到受傷的男孩。

> 有沒有人有進展找到荷姆市下巴被轟掉的男孩？有關醫療一事我有條線索。#敘利亞[95]
> @為和平推特：你有沒有認識的人，能幫我找到荷姆市下巴被轟掉的男孩名字？[96]
> @賓特阿爾利淮（@BintAlRifai）：我有一條醫護相關的線索……我現在需要他的名字和位置。[97]

私底下，我們已有進展。至少我有兩個連絡人已接觸到野戰醫院的人員，證實孩子已安穩。這些連絡人會和「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協調——敘利亞反對派的半官方軍隊——帶他穿過黎巴嫩邊界。現在我們知道男孩的名字：哈姆薩，剛好跟九個月前被折磨至死的男孩同名。

說來容易做來難。敘利亞自由軍那邊傳話過來說山上道路已遭冰雪覆蓋，也就是說運送將不可能，要等日出後融雪再說。接著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要取得家屬的許可。外科小組需要父母親或家屬代表跟他一起去。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的意思是，我們說的是要運送一個受傷非常嚴重的小孩穿越戰區，穿越國界去治療。

我們很快就發現，不管要把他送到哪裡，男孩的父母親都嚇得要命。跟荷姆市悽慘的情況一樣，運走就等於把他們兒子的命交到完全陌生的人的手中。他們怎麼知道我們是真心誠意要幫忙的？他們怎麼知道我們不會把孩子丟掉？他們怎麼知道穿過邊界後那邊真的有醫療小組在等他？還是需要時間獲取他們的信任——但是時間卻愈來愈急迫。

那天傍晚，好多推特上的推友都告訴我說哈姆薩過世了。

> RT @伊納士：致@為和平推特　@a 卡文，收到消息說下巴男孩兩個鐘頭前傷重死亡。98

「我真希望是你們搞錯了，」我說。「再尋另外管道確認。」99

荷姆市另外一個連絡人，@大阿爾布蘭德（@BigAlBrand），

也聽說男孩死了。

> @大阿爾布蘭德：聽到消息說我在尋找的孩子死了。請哪位辯駁或證實好嗎？愈快愈好！謝謝！[100]

我回信。

> @大阿爾布蘭德，是下巴被打到的男孩嗎？此刻我有幾個人在確認情況。目前消息相互矛盾。[101]

下了線後，我從不同消息來源聽到回音。他們仍相信哈姆薩還活著。

你來我往連絡持續到傍晚。除非我們聽到直接由野戰醫院傳來的消息，我們就得當他還活著繼續做該做的事。

等待真是折磨人；花了幾個鐘頭盯著我的筆電看，期待好消息突然真的冒出來。

> 一直守著收件匣等信，有時真是無聊。#敘利亞 [102]
> 試著跟我那個五歲大的女兒解釋為什麼我現在不能陪她玩。這比平常難多了。#敘利亞 [103]
> 附帶一提，有關荷姆市男孩，請暫時不要等我的回話。還要再等一等。只知道我們還在處理中。#敘利亞 [104]

一分一秒時間如蝸牛般慢慢爬著，荷姆市有話傳出說砲轟又開始了。@為和平推特的蘿絲·阿荷姆西（Rose Alhomsi），她一直在和那裡的親戚有密切連繫，也是最先播報這個消息的。

> RT @為和平推特：號外：壩巴．阿姆兒現況：可以聽到轟炸聲，接著是濃烈槍火聲。祈禱吧。#荷姆#敘利亞 105
>
> RT @為和平推特：今晚對壩巴．阿姆兒的轟炸已經伸展到墳場一帶。有了阿薩德，連死人都不得安息。#荷姆#荷姆攻擊（#homattack） 106
>
> RT @為和平推特：壩巴．阿姆兒的砲火在增強中。已經入夜了，沒電。真是惡夢。#荷姆攻擊 107
>
> RT @為和平推特：壩巴．阿姆兒的砲火現在更猛烈。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荷姆#荷姆攻擊 108

「在荷姆大家有沒有地下室？」我問我的推友。109

凱薩琳．馬赫（Katherine Maher），我在華盛頓特區的同事，她在阿拉伯世界工作過一大段時間，回信：

> RT @kr 馬赫（@Krmaher）：致@a卡文　敘利亞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石板地基結構。老舊的地下室只是存糧的地窖，在溫暖氣候地區並沒有跟房子蓋在一起。110

其他人轉來攻擊的細節。拉米．賈拉跟他自己在當地的連絡人連繫。

> RT @亞歷山大．佩芝 SY：號外　此刻政府軍的坦克車砲轟和槍火猛擊#敘利亞#荷姆市#壩巴．阿姆兒地區 111

歐瑪·沙吉兒（Omar Shakir），荷姆市一位平民記者的假名，確認下列報導：

RT @歐瑪·沙吉兒 91（OmarShakir91）：#敘利亞 #荷姆市#壩巴·阿姆兒遭 T-72 型坦克車轟擊。112
RT @歐瑪·沙吉兒 91：請替我們禱告，我們正被四面八方砲轟#敘利亞#荷姆市#壩巴·阿姆兒 113

在貝魯特，謝基伯·阿爾－傑布里（Shakeeb Al-Jabri）堅強地評論：

RT @謝基客（@LeShaque）：他們決心要解決掉哈姆薩，就是把壩巴·阿姆兒全部剷為平地也要解決他。#敘利亞 114

一位推友用化名@大馬士革推特（@DamascusTweets）來信寫道：

RT @大馬士革推特（@DamascusTweets）：我的老天爺！非常，非常，非常猛烈的轟擊從四面八方往#荷姆市#壩巴·阿姆兒炸射。情況會變糟，非常糟。#敘利亞 115
RT @大馬士革推特：
#SOS 荷姆市#SOS 荷姆市
#SOS 荷姆市#SOS 荷姆市
#SOS 荷姆市#SOS 荷姆市
#SOS 荷姆市#SOS 荷姆市
#SOS 荷姆市#SOS 荷姆市

> #SOS 荷姆市#SOS 荷姆市
> #SOS 荷姆市#SOS 荷姆市
> #SOS 荷姆市[116]（譯註：SOS是目前國際通用的求救訊號）

蘿絲．阿荷姆西還在和家人聯絡。

> RT @為和平推特：獮巴．阿姆兒在此刻正受到四面八方的攻擊。#荷姆市#SOS 荷姆市#敘利亞#荷姆市遭受攻擊[117]
> RT @為和平推特：炸彈……炸彈…………………
> 炸彈炸彈炸彈……炸彈……
> 炸彈……炸彈炸彈……炸彈…………
> 炸彈炸彈炸彈炸彈……
> #SOS 荷姆市##荷姆市遭受攻擊[118]
> RT @為和平推特：看在真主的份上，轟擊獮巴．阿姆兒的砲火更兇猛，我們的孩子今天被打死了，還要打死多少多少!!!#SOS 荷姆市##荷姆市遭受攻擊[119]

假如哈姆薩真的熬過來，也得好幾個鐘頭以後才能搬動他；路上的冰雪大概也該開始融化了吧。我已經坐在電腦前十二個小時了。我已撐不住，要休息一下。

> 等一下我就要打烊了。明天一早我會儘快通報荷姆市男孩最新消息。大家平安。[120]

第二天看到的第一封推文像是在我胸口重重打了一拳：

RT @apk222：致@a卡文　@ rqskye　哈姆薩．卡柏爾（Hamza Kabbour）已安息，昨天這男孩臉的下半部沒有了。#荷姆市#敘利亞#巴夏爾罪（#Basharcrimes）#巴夏爾frog.com/ocdk9sjkj [121]

我點擊附上的照片檔；照片裡哈姆薩平躺著，臉部以紗布裹著。我看不出來是昏迷或是死亡。

我寫回信：

致@apk222　@rqskye　我還在求證中。以前曾有過一次他死亡的誤報。希望有最好的結果，也要做最壞的準備。[122]

其他推文報導哈姆薩已死的人。大部分沒有註明任何消息來源，那些註明來自一份臉書發文的又沒有任何細節。或許我只是想否認現實，但是我就是要聽到我那些在整合營救事情的連絡人親自跟我說這件事。其中有一個發電子信給我，說哈姆薩已經死了，但還是根據同一篇臉書發文。不夠。我要千真萬確才行。

大約一個鐘頭後，我收到我參與救援行動連絡人之一的直接來訊。

願真主安息他的靈魂。以他的狀況而言或許死亡是最慈悲的解脫。真主保祐。

我另一個連絡人運用他們在野戰醫院的關係後也確認此事。

有太多併發症——只能以有限的醫療補給包紮他，出血過多，天氣寒冷，取得他雙親的同意，和再度砲轟——使得要把他從野戰醫院撤離的機會變得不可能。哈姆薩流血過量；完全無法止住大出血。

我感到虛脫，腦中一片空白，深感挫折。雖然我之前還推文說我們希望有最好的結果，也要做最壞的準備，我卻完全沒有準備好。一年多網上監看阿拉伯革命裡，這是我第一次企圖直接參與的事情。而有我無我卻毫無差別。

我儘可能調整好自己的情緒，再度上線。

> 悲痛消息：依據我所有消息來源的報導證實哈姆薩，那位荷姆市下巴被轟掉的男孩，在我們能撤離他之前已經過世。123
> 我們已經安排完成要載送他通過邊界，在那一頭已有重建外科小組在等待。但是他的傷勢從未穩定住。124
> 穿越山地的道路昨夜結冰，讓救援任務更加複雜。125
> 我要謝謝諸位提供支持與協助。我不能指名感謝那些直接參與的朋友，謹此附上我最深的感激心意。126
> 安息吧，哈姆薩；我很抱歉我們沒能幫上忙。但是我們已盡最大心力。#荷姆市#敘利亞 127

今天過完之前，會有更多關於荷姆市死亡及受傷孩童的影片上網。我努力地全部看過，努力地當目擊者；這是我僅能做到以表敬意的事情。但是我終於到達臨界點，以致於我必須關掉筆

電，閉上雙眼。我腦海裡浮現哈姆薩痛苦地坐在那裡的第一個印象，臉上垂掛著血淋淋的肉片，雙眼因痛楚緊緊地閉著。

然後我察覺到那雙眼睛張開來凝視著我。

對不起，哈姆薩。我真的對不起你。

人物表

統治當局

巴夏爾・阿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敘利亞總統

哈飛茲・阿爾—阿塞德（Hafez al-Assad）：敘利亞前總統，巴夏爾繼父

活動份子

拉米・納柯拉（Rami Nakhla [@MalathAumran]）：反對運動人士

阿米納・阿拉夫（Amina Arraf）：大馬士革部落客

珊德拉・巴葛里亞（Sandra Bagaria [@sade_la_bag]）：阿米納在蒙特婁（Montreal）的女友

哈姆薩・阿爾—哈提（Hamza Al-Khatib）：遭到謀害的青少年

羅絲・阿爾・荷姆西（Rose al Homsi [@tweets4peace]）：敘利亞荷姆市（Homs）人，隨家人流放國外

拉米・賈拉（Rami Jarrah [@AlexanderPageSY]）：英裔敘利亞活動份子

巴西爾・阿爾・薩伊德（Basil al Sayid: Videographer）：民間記者

敘利亞先鋒（Syria Pioneer）：假名，錄影攝影人，民間記者

調查者

伊莉莎白・瑟科夫（Elizabeth Tsurkov [@Elizrael]）：以色列活動份子，作家

寶拉・布魯克斯（Paula Brooks [@LezGetReal] ）：部落格 Lez Get Real 設立人

莉慈・亨利（Liz Henry [@lizhenry]）：部落客，BlogHer.com 之網

絡開發人

吉里安・約克（Jillian York [@jilliancyork]）：線上言論自由活動份子，任職電子尖端基金（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阿里・阿布尼瑪（Ali Abunimah [@AliAbunimah]）：巴勒斯坦活動份子，部落格 Electronic Intifada 共同設立人

班傑明・達荷提（Benjamin Doherty [@bangpound]）：網絡開發人，Electronic Intifada 之部落客

媒體大軍

尼可拉斯・克里斯朵夫（Nicholas Kristof [@nickkristof]）：《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班恩・衛德曼（Ben Wedeman [@BenCNN]）：CNN 開羅辦事處主任

埃恩・李（Ian Lee [@IanInEgypt]）： CNN 特約記者

雪瑞尼・塔特洛斯（Sherine Tadros [@SherineT]）：半島電視台英國記者

艾曼・莫耶丁（Ayman Mohyeldin [@AymanM]）：半島電視台英國記者

丹恩・納蘭（Dan Nolan [@nolanjazeera]）：半島電視台英國記者

伊凡・希爾（Evan Hill [@evanchill]）：半島電視台英國記者

安德森・庫柏（Anderson Cooper [@andersoncooper]）：CNN 主持人及記者

貝爾・特魯（Bel Trew [@beltrew]）：英國自由投稿記者，主跑開羅

蘇丹・阿爾・卡賽米（Sultan al Qassemi [@sultanalqassemi]）：評論員，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哈拉・賈伯（Hala Jaber [@HalaJaber]）：《星期時報》（*Sunday Times*）通訊記者

莎拉・萊斯蘭（Sarah Raslan [@sarahraslan]）：《休斯頓紀事報》

（*Houston Chronicle*）記者

布雷克・洪歇爾（Blake Hounshell [@blakehounshell]）：《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主編

阿密德・阿爾・歐姆藍（Ahmed Al Omran [@ahmed]）：沙烏地部落客，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製作助理

埃德・派洛塔（Eyder Peralta [@EyderP]）：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突發新聞部落客

齊耶爾斯（C.J. Chivers [@cjchivers]）：《紐約時報》記者

艾列克斯・克勞福特（Alex Crawford [@alexcrawfordsky]）：Sky News 通訊記者

勞爾迪斯・卡西亞—納福洛（Lourdes Garcia-Navarro [@lourdesgnavarro]）：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通訊記者

志工

娜塔莎・泰涅斯（Natasha Tynes [@NatashaTynes]）：翻譯

娜迪亞・艾爾希克（Nadia Al Sheikh [@nadiaalsheikh]）：翻譯

莎瑪爾・達瑪西・傑拉（Samar Dahmash Jarrah: [@ArabVoicesSpeak]）：翻譯

謝基伯・阿爾—傑布里（Shakeeb Al-Jabri [@LeShaque]）：翻譯，分析者，提供消息

伊亞德・艾爾・巴格達第（Iyad el Baghdadi [@iyad_elbaghdadi]）：翻譯，分析者，提供消息

納瑟・威達迪（Nasser Weddady [@weddady]）：翻譯，分析者，提供消息

哈里斯・埃里希克（Haris Alisic [@HarisAlisic]）：軍火研究

@nolesfan2011：軍火研究

@tasnimq：翻譯

@ ysalah：翻譯

@brhone：軍火研究

@der_bluthund：軍火研究

@papakila：軍火研究

@urbanmilkmaid：軍火研究

7

後記

Epilogue

催淚彈俱樂部

雲霧般的塵沙大量飛揚，加上汽車排出的廢氣讓我開始咳嗽——這還沒到開羅市區呢！我站在埃及首都西邊約一個鐘頭車程外的「十月初六市」（6th of October City）一條快速公路旁。除非是開羅人，這裡可不是誰都聽過，更別說去過的地方，我卻幫著馬路另一端一所大學在這附近一家旅館舉辦新聞學術研討會。

這是我十五年多第一次——也是革命後第一次回到埃及。

我這一天的工作已經結束，正在這兒等著搭便車去開羅：莫薩亞伯·埃爾夏米（Mosa'ab Elshamy），是我在埃及革命期間密切聯繫的一名藥劑系學生。他後來成為我最喜歡的埃及推友及徵詢對象。他是個經常讓人捧腹大笑的開心果，也時常於對峙時站在第一線，照相，丟石頭或兩者全來。

他是我二〇一一年結識的最具代表性的平民記者／異議份子之一。等他直接投入革命後，不管是透過他的照相機鏡頭拍攝，或是用他的黑莓機上推特，他都十分嚴格地要求記錄必須要儘可能的準確。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場面，我正坐在椅子一角，而他在開羅埃及博物館附近的衝突第一線推特，那就是有名的「塔利爾廣場之役」（battle in Tahrir Square），莫洛托夫雞尾酒（Molotov cocktails，譯註：汽油彈）從他頭上漫天飛過。這個男人毫不畏懼，繼續做他的事情。

一輛汽車靠邊停下，一個傢伙從乘客位那一邊下車。我知道莫沙布是個大學生，但是見了他本人，我才知道他可能剛滿二十歲而已。瘦瘦的，黑頭髮，淡淡的膚色。

我們親切地相互問好後上車。跟莫薩亞伯一起來的是阿姆爾·艾爾·貝來帝（Amr El Beleidy），他也是我推特上的推友。我們三個相約「推聚」（tweetup）一下——又一個無聊的社交媒介

新字，主要的意思不過是網路上的推友透過推特搞一個面對面的社交聚會罷了。我一些埃及連絡人聽說我要去開羅，有幾位就開始規劃推聚節目，這樣我就可以一網打盡見到儘可能多的人。

大約九點鐘在塔利爾廣場東邊半英哩遠的一家頂樓咖啡廳聚會。把開羅出了名的交通壅塞算進來，我們大概會晚三十或四十分鐘到——以埃及標準算來等於還到早了一點。

就在快到前，車子駛進一片龐大的交通圓環，四周圍繞著旅館，旅行社和其他商家。沿著圓環另一邊有一家肯德基炸雞。我立刻認出來了。

我們已經到了塔利爾廣場——埃及暴亂的發源地，革命事件的中心點。

塔利爾是個向都會城市四面八方延伸的大圓廣場，在那裡大家才不管什麼行人步道，直接就切入川流不息的繁忙車陣，就像從前玩「青蛙過河」遊戲一般，[1] 帶著吃定沒有人敢輾過你的挑戰心態往前衝。實在難以相信在過去那個一月到二月份間的十八天裡，這裡居然是「阿拉伯之春」的引爆點。

無法控制內心衝動，我掏出手機，打開「四方打卡」（Foursquare），這是一個讓你記錄你的位置的社群服務網站：

㊿

> 終於到此一遊@塔利爾廣場(@ Tahrir Square)
> http://4sq.com/jXtiFL [2]

是呀，真是有點傻氣。我還沒準備下車前，已經在「四方打卡」上打過卡了；還有約會要趕呢。不過這是革命後我第一次看見塔利爾——我有太多回憶，太多感觸。[3]

在頂樓咖啡廳，我嚇了一跳，那裡已經有至少二十五個人到了，三三兩兩分散在木質地板四周，有些人站著啜飲無酒精啤

酒，有些躬身圍著一張桌子，已點了第三或第四根香煙，激烈地討論著什麼。

我立刻被人群淹沒。這些都是我親密的朋友，我花了無計其數，著急地咬指甲的時間，整晚熬夜擔心他們安危的朋友。但是如果在大街上迎面而過，他們大多數人我都認不出來。慢慢地，一個接一個，他們的身分都聚好焦……穆罕默德・艾爾・達山（Mohammed el Dahshan），一個溫和但滿臉邋遢的年輕經濟學家並在推特上以@旅行者 W（@TravellerW）知名的作者，[4] 亞拉・亞伯・艾爾法塔（Alaa Abd El-Fattah，@alaa)，是我在網路上認識的第一個埃及人。吉吉伊布拉希姆（Gigi Ibrahim，@GSquare86)，嚮往社會主義的異議份子，參加過無數次抗議活動。塔瑞克・夏勒比（Tarek Shalaby，@TarekShalaby)，則是那個實況推特自己被逮捕經過的人。莎拉・卡爾（Sarah Carr，@sarahcarr），英裔埃及作家，她敏銳的才智可以由她決定何時要推文，或是還需要再研究一下看出。我們還有另外一位特別來賓，半島新聞台的蒂瑪・卡弟布（Dima Khatib），她剛從南美洲採訪後回來。

我正想拿杯飲料時，遠方傳出奇怪的砰砰爆裂聲：砰，砰，砰，砰，砰。每個人都停止說話。然後又響起來：砰，砰，砰。本能的，他們都伸手到口袋裡掏出手機。接著好幾個手機同時響起。然後又有幾個響起，又再多了幾個響起。

「那是什麼砰砰響啊？」我問他們中一個。「催淚彈！」她回答。

塔利爾廣場那邊有事情發生了。

不到一、兩分鐘，他們有十幾個人衝到門外往塔利爾方向跑，包括莫沙布。我相信那是直覺反應，根本沒來得及有什麼特別計畫之類的。反正在塔利爾那邊的人會需要他們幫忙——其他各處的人們需要知曉發生了什麼事情。

第一波人離開咖啡廳後，更多消息播報進來描述剛發生的事。

在革命中被殺害示威者的家屬們，要在附近的戲院舉辦追思儀式，顯然是警察阻止他們進入建物。事情就逐漸演變成為衝突。在埃及異議份子的社團裡，這些家屬們都受到極高的尊崇——他們是烈士們的母親和父親。好啦，現在連他們也受到攻擊。

現在第二波人也離開咖啡廳。不到五分鐘，原本有近四十個的人群，只剩下一個巴掌多那麼幾位。而他們都盯著我看。

「所以呢？」我問。

「嗯，你看怎麼辦好？」阿姆爾．艾爾．貝來帝回問。

「我想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要是你們覺得妥當的話。」我說。

「你確定？」塔瑞克．阿姆爾反問，@gr33ndata，全球之聲網站（Global Voices Online）的撰稿人。

「我確定。我們往那邊去吧！光用眼睛看耳朵聽而已。」

真是尷尬！塔利爾那個夏天並沒有什麼騷亂，我當然也不可能事先規劃要牽扯進什麼事情裡。但我也不能光是躲進車子裡開回旅館。我真的很渴望到塔利爾體驗一下，就算這只不過是場，相對而言，只是小型的衝突而已。我很想經歷一下他們曾經經歷過的種種暴亂，具體而微的也行。

我拿出手機發了一段推文，半幽默也半懼怕其危險性：

人言鬼語：我聽到塔利爾有發射催淚彈的槍聲；即將前往一探究竟。[5]

我們離開咖啡廳開始步向塔利爾廣場。一條街過一條街，催淚瓦斯彈的聲音變得愈來愈響。幾個年輕人朝我們走來，顯然是從現場來的。他們拿醋泡過的布摀住嘴鼻。

接著，我第一遭受到催淚瓦斯的襲擊。

那時我們還跟塔利爾廣場隔著好幾條街遠，可是風向轉了，剛好朝我們這邊吹來一陣陣化學臭氣。

瓦斯最先刺激到我的雙眼，好像把我的腦袋伸入剛剛燉好的一大鍋洋蔥容器內。我猜那就是為什麼他們叫它催淚瓦斯的原因，這是我自己想的。接著我鼻腔裡也感覺到，好像我故意吸進一大撮芥末粉似的。風向又轉了，空氣不臭了，不過我還是能感覺到殘留瓦斯的效力。我咳嗽了半天，嘴巴裡一直有那種金屬味道。

「歡迎光臨催淚彈俱樂部」有人對我說。「那現在你要幹嘛？」我也在問我自己同樣的問題。我們離塔利爾廣場愈近，愈能發覺情況之不妙，比我們的想像來得嚴重。

但是有多不妙，我們也不確定。我想要再靠近些，當然會小心翼翼的；異議人士可不想我在他們手中發生任何意外。「我們繼續走吧！光用眼睛看耳朵聽而已。」我輕描淡寫。「情況要是看來不妙，我們隨時可以調頭跑。」

並且要跑得像見了鬼一樣快，我在想。

從東邊進入塔利爾廣場已證明有難度；風會吹來一陣又一陣催淚瓦斯，一波比一波濃烈。我們決定抄幾條街弄近路，從東南方進廣場。如果我還在家裡上網，我心裡會有一張戰情地圖：哪裡是最安全的進場入口，哪塊是被政府控制的，哪邊的壓力正在增長。但是在現場，被催淚瓦斯嗆得直咳嗽，我變得只能知道眼睛視力範圍內看得到的事情。

我們轉到另外一個角落，看到大約在我們前面一條街之遠有一群穿著制服的人。那是鎮暴警察，不過他們是背朝著我們。再過去是大群人潮，我們這一頭看不出有多麼大一群。只能聽到騷亂聲。催淚瓦斯在警察後面飄浮著，不過至少沒有繼續往我們的

方向飄來。我們對街聚集了幾輛警車。在我們後面，有鎮暴警察預備隊坐在路邊安全島上待命。

反正，我們搞了半天卻落得卡在警察防線後方，又不偏不倚剛好夾在安全警戒線中間。我掃瞄其他每個人，他們臉上都有相同的驚訝表情：

我靠！

「怎麼辦？」我問。

「涼拌！」阿姆爾警告。「咱們看菜吃飯，看狀況走著瞧。別拿出照相機，除非你想要被人家抓走！」

我們被困在一塊尷尬的三不管地帶。不能再往前走，會被要扔警察的石頭打到，因為警察就在我們前方，我們也無法穿越在我們後方的保安警察待命陣地。附近還有一群人站著——大部分是這邊的店家老闆——警察還懶得理他們。只要我們不做些不該做的傻事，這些警察可能也懶得理我們。

「我拿手機出來行不行？」我問。

「好啊，別講太久！」我被小小警告。

我試著要註冊連上推特的時間軸（Timeline），但就是進不去。大概每個在塔利爾的人都在用手機，造成這邊的3G電信網路超載而當機吧。我盤算好歹都得從這個現場發出幾封推文，證明曾到此一遊。

> 離塔利爾一條街之遠。聽到震撼手榴彈爆炸聲，聞到催淚瓦斯化學味。千萬別再靠近了。[6]
> 是啦，我很好!我跟一票朋友在一起——城市佬們，他們才不想去冒不必要的險。#塔利爾[7]
> 更多警車鳴笛而來。我的眼睛和鼻子燻死了。我上顎都可以舔出那個臭味。#塔利爾[8]

發射了更多催淚彈。砰，砰，砰。9

在我們左邊，有另外一群預備增援的保安警察徒步而來。剛加入的幾輛警車在拐角出現朝小型衝突的主力線接近。

> 警用裝甲箱型車剛從旁邊開過。看起來像末日幻想冰淇淋車。噢，這幽默可能太冷，多包涵，兄弟。#塔利爾#埃及 10

警用裝甲箱型車剛開過，我得提醒自己每次推文間，要停頓一或兩分鐘。要是我盯著手機一直看，我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網路接收訊號增強一些，我又可以看到推特的生活動態時間軸了。大家一個接一個用不同的方式問同一個問題：你還好吧？

> 致@凱薩琳大廳公關（@KathrynHallPR） @莎拉的世界（@sarrahsworld） 我離塔利爾廣場兩條街遠，保持著安全距離。#埃及 11

我想至少我們有保持兩條街遠。不過我也不百分之百確定。3G 訊號沒有強到可以讓我下載全球衛星地圖，何況我們是之字形繞著路往廣場前進，我只能大概猜測我們在哪裡。沒有比催淚彈和震撼彈更能破壞你的方向感的。

四周圍繞著我的全是行動、緊張和混亂。感官超載。反正馬上就要有大事，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發生。我可以看到，聽到，感覺到，嗅聞到，甚至嚐到。但是我就是一點都不知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感覺一場糊塗。為了要節省手機耗電，我把它放回口袋，並全心全意注意周遭環境。看來我像是已身處即將

變成塔米爾廣場大戰的邊緣，縱然從我特殊的位置，不可能得知戰事的範圍、廣度或強度。我前方的警察防線似乎守得穩穩的，但我不知道裡頭有多少人。說不定警察正佔優勢；或許是示威者真的在前進並把警察推到現在的位置。有多少示威者在衝突線後方？或許五百？或者五千人？有許多人受傷嗎？甚至被殺？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就在那裡，在塔利爾廣場的衝突現場。是啊，我是人在那裡，但是對幾乎就在我眼皮下被人運用的戰術卻無從知曉。在我舒適的家中或辦公室裡，我可以同時照應好幾條推特線，進而整合推敲出塔利爾的態勢。有時候我會認識幾十個在現場的人。他們扮演著活人感應器的角色，鉅細靡遺即時播報廣場上所有的消息。

現場的異議人士，靠著推特，總是會提供我一些蛛絲馬跡，整合到一起後，就能讓我對事件有居高臨下的掌握──那種對情況全盤了解的感覺。但是人在現場，就全然不一樣。那是一種直覺的戲劇化經驗，而我只確定發生在身旁的事情。對那些在警察防線後五十或一百公尺的事則完全不知道。

當一位年約四十的女人過街朝我們而來時，我迅速拉回思緒，不知怎的，她走進警察後備隊伍裡。她看來莊重優雅；她橘色的絲巾看來成為一大片灰濛濛中的唯一搶眼色彩。很奇怪的是她看來居然眼熟。

這位女士在我們面前停下來並跟我一道的夥伴說了些什麼。我不了解他們相互之間說些什麼，但對談都很簡短。然後她離開我們朝警察防守線走近了大約二十公尺──比我們原先想走近的地方還要靠近。

「這怎麼回事？」我問。

「真奇怪，」阿姆爾回腔。「她只是過來問，『壞人或是烈

士？』」

「壞人或是烈士？」我重複著，帶著迷惑。

「是啊，壞人或是烈士？」他接我的話。「她想知道警察是在對付誰──對付早先來聚會的烈士家屬，或是一群要來鬧事的壞人。」12

「你怎麼跟她說的？」我再問。

「就我所知，對付烈士。」他說。

塔瑞克插話。「你覺不覺得她看來眼熟？」

我們全都點頭。

「我想她是波賽娜．凱默耳（Bouthaina Kamel），」他接著說。

「波賽娜．凱默耳？」我重複。

「第一位宣布要參選總統的女性？」

「是的，就是她，」塔瑞克說。

話一說完，我們都驅前和她寒暄一下。她看來並不在意，而我仍不知他們在談些什麼。阿姆兒開始從阿拉伯語轉用英語交談。

「妳認識@a卡文嗎，推特上的新聞記者？」他問。

「是的，」她說，偶爾會聳聳肩表示同意。

「這是安迪．卡文，」接著他指著我說。

她臉上露出溫暖的微笑。「你好嗎？」她一邊問候一邊用力地握我的手。13

他們又轉回阿拉伯語交談了一陣子，然後她和我們說再見。波賽娜繼續往前朝衝突線走去，離我們愈來愈遠，直到她消失在催淚瓦斯霧中走進塔利爾。

真有膽識！我心想。

我們現在已經被卡了約三十分鐘。前線正在鬆動；當一群警察突然轉頭並且追著幾個示威者往我們的方向跑，我們也只好開跑。等到我們跑得沒有擋到他們的路時，我靠著一部汽車車門喘氣，接著開始上推特。

> 剛才為了逃命拚命跑。結果是假警報。除了前面有人朝我們跑之外，搞不懂為什麼我們要跑。躲開了一個拿著掃把的傢伙。#塔利爾 14
>
> 三十幾個鎮暴警察剛剛在我們左邊集結。示威者在我們遠遠的右邊，被優勢警力圍住。馬上要展開鉗形攻勢？#塔利爾 15
>
> 此時，我正倚靠在一輛汽車旁，裡面有三個老傢伙和一隻睡覺的貓。噢，漫漫長日，不知他們是怎麼看這一天的。#塔利爾#一月二十五日#埃及 16

該走了。警察和示威者之間蓄積的壓力快要到達燃點，我們不想在它爆炸時還待在那裡。怎麼來怎麼回去，我們回到小巷子裡。就在我們以為已經脫離險境時，前面出現一群擺好陣仗的鎮暴警察，迎候我們。大批人馬。一排一排的，我仔細算過：有整整兩百名警察，帶著盾牌、頭盔和警棍。

「快走！但是不要走得太快。」阿姆兒說。

「你能聽到他們有哪位警官在說什麼嗎？」我問。

「有一個說，『他們人數太多了。我們現在就該行動，要不然等下人會成倍增加。』」17

我用力吞下口水，接著推文。

我們要離開了。事情看來只會變壞不會變好。該回到我們的車子上，並且想辦法逃離警察的封鎖。[18]

谷歌地圖上的路況報導井然有序，今晚我們可以用來定出鎮暴警察的配置圖。#塔利爾[19]

有個老先生不知從哪裡冒出來，並且對著我們大喊反穆巴拉克的口號。有個穿便服的警官好像注意到了。[20]

繼續走，繼續走！

我們終於上了車，開始繞過警察的重重危險旅程。我又拿出手機，連接上推特的生活動態時間軸。才一、兩分鐘，我感覺我對那邊發生事情的了解，比我花那麼多時間親自待在那裡還要更清晰。塔瑞克・夏拉比，如同往常，在混亂現場就已開始實況傳播。[21] 其他一些參加推聚的人，包括莫沙布・埃夏米和穆罕默德・埃爾・達山已身陷混亂場面之中。

RT @旅行者 W：胸口遭彈起的催淚彈罐子擊中。還好它是從草地上反彈上來的，所以撞擊得不算太嚴重。不怎麼痛，比較害怕倒是真的。「阿兒罕姆都立拉！」（Alhamdulillah，『一切讚頌，全歸真主！』）#塔利爾[22]

(51)

RT @莫薩亞伯來勁（@mosaaberizing）:http://twitpic.com/5ibwqy－示威者受不了催淚瓦斯紛紛走避。非常強烈，我這輩子從未吸過如此濃烈的氣體。[23]

RT @莫薩亞伯來勁：我操！慘啦！我媽在電視上看到我在廣場。[24]

推文一篇一篇來，讓我有人在華盛頓特區對現場情況瞭如指掌的感覺——有若搭乘虛擬直升機居高臨下鳥瞰整個戰場般。

RT @佔領開羅（@occupiedcairo）：現在催淚彈已經打到塔拉特哈部（街）25
RT @埃及主義（@Egyptocracy）：有人正在做莫洛托夫炸彈。#埃及#六月廿八（#Jun28）#塔利爾 26
RT @懺悔 11（@Repent11）：街弄裡，在街弄裡發射催淚彈會傷到人的。27
RT @羅爾希米（@Rouelshimi）情勢變得嚴峻。大家在奔竄。警察部隊朝廣場中移動。#塔利爾#埃及 28
RT @3 阿拉巴威（@3arabawy）：我操他祖宗！打那麼多催淚彈！29
MT @莎拉的世界：我和@奴奴 1（@NoorNoor1）在救護車裡面#埃及#一月廿五 30
RT @奴奴 1：我還好，誰都別為我擔心。31
RT @3 阿拉巴威：這種推聚太棒了！許多朋友都來了。大家把大石塊敲開，瞄準警察砸過去！32

莫薩亞伯也加進來了：

RT @莫薩亞伯來勁：附帶一筆。真是太令人開心的是：@a 卡文和@蒂瑪_卡弟布（@dima_khatib）也在塔利爾現場這邊推文。33

「你我皆開心！城市佬。」我推文回去。34

革命遺產

我在轉機時和排成一長隊的利比亞人一起耐心等候。到了樓梯下面，他們就分散成四個人、六個人、八個人的緊密隊形，跟他們的小孩和行李都站在一起。看這個陣仗，我是少數幾個單獨旅行中的一個。進了機場大廈，我們面對兩條移民局查驗線：一條給利比亞人專用，另一條給非利比亞人用。利比亞人專用線人擠人佔滿整個入境大廳。非利比亞人線則是空蕩蕩的，隔著一張超大木頭桌子後面，坐著一位慵懶不愛理人的移民官，正在看報紙，顯然沒打算有生意會上門。

我走近櫃台時他抬頭看了看，有點意外且面露不悅。什麼話也沒說，只是不耐煩地伸出手，還為了打攪到他瞪我一眼。我把我的護照給他，等他蓋章。

他仔細檢視我的文件，一頁一頁的，好像他在數鈔票一般用他的大拇指翻頁。等他找到我的利比亞簽證時，他瞇著眼並且不以為然地咂著舌頭。

我突然想到要是被拒絕入境會是什麼場面。

當然，那應該不至於發生。我那時是用速件申請利比亞簽證的——透過一個朋友的朋友辦的——應該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從美國直飛約旦，然後繞到這裡去班加西，我最不想看到的是，在革命週年前一日，被押上飛機強制驅離利比亞。

我的命運就捏在這個面目猙獰的證照查驗官手中。

他盯著我的簽證看，感覺好像經過了幾百年似的，然後向四周望了望，再拍拍他的襯衫口袋，在找一枝筆。他把我的護照放在他龐大的木頭桌子上，劃掉什麼東西，然後開始非常非常慢地寫字。

這傢伙瞥了我一眼後把護照交還給我，等著我看他寫的東西。

在簽證上頭，他把複雜的阿拉伯文字劃掉。修改後的文字拼出「大社會主義人民的利比亞阿拉伯民眾國」（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格達費堅持要用這一長串舌頭會打結的字眼稱呼這個國家。但是格達費早已喪生不在啦，埋身於一處祕密沙漠地點，被自己的人民「刪除」掉啦。

在刪掉的文字下面，這個移民局官員用英文寫下一些字，就像個書法學生般小心地寫下：

利　比　亞

「歡迎！歡迎！」他終於扯開嗓子大聲說話，然後揮手要我通過去拿行李。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我終於來到利比亞——剛好第二天可以趕上革命週年紀念。阿拉伯革命開始時，我答應家人只要哪裡有子彈飛舞，我就不去哪裡旅行。我不是戰地記者，我也不會假裝是。但是現在格達費死亡已近四個月。雖然沒人會形容利比亞已安全，它也蠻夠穩定的。大致說來，我並未規劃要到班加西，或到利比亞幹些什麼。反正我已經旅行到它周遭鄰國，突尼西亞和埃及，而利比亞又早已對大多數美國人關上大門。不知這裡跟其他國家是否有什麼差別。我也不知道和我頭一年結交的利比亞網友相見會碰撞出什麼火花來。我對他們其中一些稍有了解，特別是那些在革命後對我敞開內心世界的。其他的則所知不多：那些男人，或許有些是女人，在內戰中各盡其責，但在網路

上只能藏身假名之後。我總希望能見到他們的廬山真面目。

很奇怪，我的第一個印象是班加西像哈瓦那（Havana）。和古巴首都哈瓦那一樣，班加西也是個有歐洲殖民地歷史背景的海岸城市。西班牙建築師帶給哈瓦那西班牙建築風格，此地則是有義大利建築師引入了同樣的歐洲大陸建築特色。跟古巴一樣，班加西的美麗建築，經過幾十年的疏於維護風吹雨打，已迅速顯露破敗之相，但是鉛華洗淨尊貴依然。

班加西接待我的主人是推特上結識的@利比亞最棒（@LibyaSupreme）[1]，也是第一位提供示威影片的人。

他是在美國長大來自一個利比亞異議人士的家庭，革命後沒多久，他來到班加西，提供電腦伺服器給反對派人士。自此他就待了下來。如今，他在本地以饒舌歌手聞名，網路化名「馬里克L」（Malik L）——「L」是利比亞的第一個英文字母。

第二天，二月十七日——革命一週年紀念——我們走到城裡的法院，穆罕默德・納包斯（Mohammed Nabbous）就在那裡發送他第一次的實況傳播。法院已經成為革命的精神中心——是班加西的「塔利爾廣場」。這一整天，利比亞人聚集在法院旁邊搭起的舞台前。那裡如常有人在演講，在批判，在祈禱——跟其他各地許多政治活動沒什麼太大差異。

但是太陽一下山，場面立刻不一樣了。

夜幕低垂，人群開始從班加西各地及鄰近地區湧向法院。街道完全打結——壅塞的交通綿延幾英里。不過大家都不著急。汽車一輛銜接一輛龜速慢爬，塞滿一整家人——父母親，孩童，祖父母——大聲播放愛國歌曲，揮舞利比亞獨立旗幟。年輕人手拿旗子，身子拚命往外伸，人都快要掉出車外；更大膽的則是跨在引擎蓋或車頂上。有些地方十來歲的小孩，扛著隨身聲歷聲音響跑到車陣裡跳舞。車裡的人誰都不在意。

每輛車子都有二、三十人跟隨著步行往法院前進。父親把兒子和女兒高高舉起放在肩膀上。孩子揮舞著噴出火花的仙女棒。民兵團的民兵揹著 AK–47 步槍在背後，跟認識的朋友及不認識的陌生人擊掌或擁抱。有些人聚集在武裝貨卡車四周——即裝配了重機槍的民用小卡車。時不時有「反對派」（thuwwar）——民兵——會坐在槍手座位上旋轉，跟著快速轉動的機槍旋轉直到他好像快要昏倒過去才罷手。

嘈雜喧嘩聲和歡欣的人群場面都是前所未見。嘈雜聲一刻都不曾停止——無止境的音樂刺耳聲，汽車喇叭聲，頌禱聲，歡呼聲，歌唱聲和不時的開槍慶祝聲。

市府官方曾經要求大家節制開槍，大多數市民也都贊成。但過沒多久，反對派民兵就是會用重機槍開槍，發射大口徑曳光彈，由頭頂高飛而過落入地中海。我希望沒有漁民正好在那裡。

我們所到之處，人們都會停下來跟我們講話。因為是當地饒舌歌手，馬力克一下子就被認出，特別是年輕人，但是不分年齡，大伙都跑來和我們握手，跟我們擁抱並分享慶祝片刻。意外的是居然有比我想像中還要多的人能說英語，就算不會的也爭著要跟我來幾句：

「哪裡你來的？」

「亞美利加，」

「美國！歡迎到利比亞——自由利比亞！」

班加西的慶祝延續到晚上。這是個家庭式的慶典，到處都是小孩。成群十來歲小孩在放煙火，並且拿火柴放在噴漆罐前點著，湊和著當克難噴火器玩。

離開車陣，年輕人開著改裝車在十字路口甩尾，輪胎磨地尖叫並冒出濃煙。旁觀者讚賞地觀看，站得近到剛好不被輾過去而已。

法院附近成群民眾在做熱氣球天燈——跟「自由世代運動」（Free Generation Movement）在格達費佔領的黎波里（Tripoli）時用來施放一幅巨型利比亞獨立旗幟時一樣。

有些隊做得比別人好，強勁的地中海海風把用來給天燈灌入熱空氣的蠟燭不斷吹熄。成功起飛的天燈則被海風狠吹得幾乎水平飛行。

有一個天燈砸到我身上，差點把我外套引燃。有幾個飄過屋頂消失在遠方，好幾百個觀賞者興高采烈呼喊飛高點再飛高點，直到它們變成遠處的模糊殘燼。

馬立克把我帶進法院，那裡已經打開門鎖開放給大眾參觀。在裡面我們受到年輕男女歡迎，他們鼓掌，唱歌並呼唱革命口號。牆上掛著海報大小的照片，是那些在內戰中死亡的人。大部分是男人；也有少部分是女人。旁邊一個房間權充被殺害孩子的紀念館，裡頭點著蠟燭，框好的孩子照片，甚至有他們喜歡的玩具和衣服。孩子裡有的根本還只是嬰兒。

走出孩童紀念館，我們回到法院大廳，那裡有個年輕男孩帶頭唱一問一答的歌謠。我站在那裡，跟著大家拍手並用腳打拍子，我舉頭上望前面的牆壁。跟其他所有的牆面一樣，都是烈士的遺照。有一幅比別的都大些。那是一幅站在利比亞獨立旗幟前的青年男子照片，他的頭剛好轉過來對著照相機，眼睛充滿智慧，臉部表情神采飛揚。

那是穆罕默德・納包斯（Mohammed Nabbous）。

「穆罕默德的墳墓不太遠；我們可以走過去。」

我在班加西南邊的墓園，離穆罕默德・納包斯遇害的地點不

遠，他是在北約發動第一次空襲前幾個鐘頭被殺的。這裡沒有什麼植栽；墳場裡的建物大部分都是簡陋堆砌，普通塗刷的。一股寒霧切過這一片沙漠。沾溼我的前額，像是在冒冷汗一般。

每座墳墓都是一床黃沙鋪滿，四周是一個水泥砌成的長方形框框，大約是一具棺材的長寬。有些墳墓前擺放著花朵、小盆栽、利比亞獨立旗幟或家族紀念品；其他的則看不出曾被祭拜或照顧。墓穴是照著次序挖的。愈往前走，日期愈早：三月廿二，三月廿一，三月二十。每天會增加十來座新墳。走到三月十九日墳墓區時，我們停住腳。

「這就是老穆的墳墓了，」他的朋友蘇赫爾．阿爾－巴拉西（Zuhair al-Barasi）指著墓碑跟我說。「就是這個！」

墳地就在我右邊。被一些植栽裝飾著，也有一些不同時間送來的玫瑰。有個小塑膠碗放在墓碑正前方；我注意別的墳頭也有。

「他們會盛些水給鳥喝，」蘇赫爾解釋給我聽。「有時會放些種子。」

我指著墓碑問。「那上頭寫的是什麼？」

「是墳墓的編號，還有他的名字，烈士穆罕默德．納包斯，他的出生年月日，以及他的忌日。」他感傷地述說。

我們在那裡站了一會兒。冰涼的寒霧已經變成細雨。

「真是有恍若昨日的感覺！」想到可怕的那一天，剛好就發生在十一個月前，我忍不住慨嘆。

蘇赫爾點點頭，皺起眉頭長嘆一聲。

「葬禮是十九號舉行的——剛好就是這個時候。」他在回憶。

「葬禮盛大嗎？」我問。

「不大，因為班加西那時混亂得很。附近還有戰事——（格

達費的）軍隊逼近，在開戰——所以我們在埋葬他的同時，也還在作戰中。之前我們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北約正開始進行轟擊。我只記得一聽說穆罕默德受傷了，立刻趕到醫院，前面還在打仗呢。」

「他怎麼死的你知道嗎？」我問他。「我記得聽說他那天拍了許多影片並且送回屋子後，又搭小貨卡出去。」

「對！」他回答。「穆罕默德是待在……叫行李廂嗎？」

「貨卡後面那個地方？車斗嗎？」我在解釋。

「噢，是車斗，」蘇赫爾回應。

「在車子後面的車斗上安裝了一架大型機關槍。我不知道是哪種，但是不能用。反正穆罕默德就是待在那裡。他想要幫幾個正在用火箭筒打坦克車的傢伙攝影。你知道，只要有坦克車，就會有狙擊手。一個狙擊手開槍打中他。」

「你認為他們知道他是誰嗎？或者只知道他是個拿照相機的傢伙？」我追問。

「這我就不知道了。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了。」

蘇赫爾又皺起眉頭搖頭。

「那天，我們可以聽到炸彈聲。好像大巨人走過來般——咚、咚、咚的。所以不管家人在哪裡我們都盡量把他們招來。有些房子有地下室。」

他又停頓了一陣，苦笑一下接著說：「你知道嗎？（他死前）頭一、兩天，我還把他的攝錄機給藏起來。」

「讓他不能又跑出去？」

「是呀！後來他來我家，不過我已經藏好了，這樣他才會待在家裡。因為我了解穆罕默德。但是他來我家後開始大吼，『我要拿我的照相機！這次革命我什麼都沒有（拍到）——我要自己拍！』接著他開始翻箱倒櫃，最後我只好說：『好啦！拿去啦。

拿去！』」

「我還記得他死前那幾個鐘頭，」我回想起來。「他開著車子到處跑時，是一隻手拿著照相機，大腿上還放著他的手機。超級厲害！不知他怎麼忙得過來。」

蘇赫爾默默的點著頭。我注意到離我們約十來個墓碑之遠處，有一個悲泣的女人站在另一座墳前。看來似乎在祈禱，不過眼淚卻流個不停。

「你知道嗎？有件事我從未跟任何人講過，」蘇赫爾說。「穆罕默德想要去洗手間，但就是沒時間站起來。他尿到瓶子裡。」

「瓶子？」我嚇了一跳，重複一遍。

「對！礦泉水瓶子，」他邊說邊笑起來。

「所以他一定是每天都無止無境地工作，」我說。

「大概從早上十點做到第二天早上五點。」

雨勢開始增大。我在墳墓四周找小石子。我放了一顆在水泥框旁邊，這是為我自己放的，然後又放了一些，那是為老穆的朋友們，是他們拜託我放的。

「你放石子有什麼涵意嗎？」蘇赫爾不解地問我。

「這是我家族的傳統，」我解釋給他聽。「我們這麼做表示說我們來過這裡了，我們懷念你。石子代表永遠的心心相連。」

「這個傳統看來真有意義。」他回應著。

準備要離去時，我趨向老穆的墳頭為他做最後一次珈底什（Kaddish），猶太人的追思祈禱。祈禱完畢後，我在沉思我這樣做的諷刺性，在利比亞的穆斯林墓園做猶太式祈禱——突然我很清晰地感覺到，這一定會惹得老穆微笑。

如果班加西是利比亞的哈瓦那，的黎波里就是他的邁阿密（Miami）。我很訝異於這兩個城市間的強烈對比。這又得講到格達費如何憎惡班加西和利比亞東部所有的城市了，因為他們在他掌權前即已富有且具影響力。格達費冷眼看著班加西發展停滯，同時卻大手筆在的黎波里投資。因此飯店比較好，道路比較好，高速公路也比較好；他就是要這麼赤裸裸地告訴東部地區的老百姓，只要他在這個國家當家做主，他們那裡就別想有進步發展。

我已經聯絡好要跟阿里·推爾（Ali Tweel）會面，還包含其他一些我在二〇一一年格達費切斷的黎波里網路訊號以前就在連絡的人。我們說好在瑞迪生集團在當地的連鎖飯店喝咖啡，因為在那裡的咖啡廳男女不被隔離。

人到了飯店，我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我在的黎波里的連絡人，對於在網路上傳遞資料的警覺性很高，因此我不知道他們的長相如何，年齡多大——還有些人，我連他們的性別都不知道。比方說，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以為「@飛鳥」（@flyingbirdies）是個女人，直到阿里·推爾在網路上稱呼「他」而不是「她」。

有五、六個人在咖啡廳等候。他們都認出我。我卻連一個都不認識。

「歡迎光臨的黎波里！」其中一個跟我打招呼。他在笑，因為了解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而笑。

「我是阿里·推爾。」

「阿里？真高興終於見到你！」我大叫。

站在阿里旁邊的是個削瘦的男人，大概二十好幾或三十歲出頭。「我的名字是艾克藍·艾爾沙大偉（Akram Elsadawie）。」他自我介紹。我仍如丈二和尚。

「我就是@飛鳥啦！」他帶著笑容註解。

「你就是@飛鳥？」我哈哈大笑地說。「老實說你長什麼樣

我一點概念都沒有。」

另外有個靜靜的，一頭黑髮，戴著眼鏡的年輕人。我盯著他看，看進他的眼眸。

「穆斯塔法·阿巴奇得（Mustafa Abukhit）。」他輕聲說，並且和我握手。

「如果你拿下眼鏡，再揚起眉毛，我會馬上認出你。」我拿他本人和照片上的不相似開玩笑，照片只是顯示他一隻眼睛的特寫。

我們聊了兩個鐘頭，回想革命期間在的黎波里的生活。基本物資的價格如火箭般攀升：枕頭麵包的價格比革命前漲了好幾倍。雖然利比亞是國際上的主要產油國，等加油的人車卻綿延好幾哩長。有的人為了給車子加油竟然在長龍裡排好幾天隊。

接著出現了傭兵。格達費在革命那幾個月成立一個傭兵部隊，巡邏的黎波里街頭。他們有時會無緣無故就對著老百姓，或建築物裡面開槍。只是為了製造恐怖氣氛，祕密警察大肆搜索獵捕待在城裡的反對派人士。逮捕行動是很兇悍霸道的。每個人都害怕自己會突然失蹤。

革命後的現況讓大家樂觀起來。當然，利比亞還有許多障礙要去克服──有太多武裝民兵仍不受政府控制；貪汙猖獗，國內東部和西部間關係緊張。但是大家都願往前看。他們年輕，受過教育，能講多國語言。他們正是重建國家最需要的人才。

第二天在同一間咖啡廳，我看到一位女士，瘦瘦的，大約三十來歲，用一張頭巾緊緊包著她的頭髮和下巴。我看得出來她很想跟我說話，但是我認不出她來。

她走過來自我介紹。「我的名字是莫娃；莫娃·嫚妮（Mervat Mhani）。」

「很高興見到妳！」我一邊回話一邊拚命想她到底是誰。

「我是『自由世代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尼茲·班艾撒（Niz Ben-Essa）是我哥哥。」

我開懷大笑起來。我原本就想會會尼茲和自由世代運動的共創人，但是的黎波里解放後他很快回到英國威爾斯（Wales）重新執業當醫生。革命期間尼茲從未提及他的妹妹，不過自由世代運動的影片裡常出現一個女人，鼓吹全國各地的利比亞人團結。我從未看出這個女人會是他妹妹。

我們坐定，長談自由世代運動大剌剌公然反抗的影片。「這一切全是由班加西起頭示威開始的，當人民一開始站出來，」莫娃開始講故事。「我哥哥尼茲立刻就從威爾斯的卡地夫（Cardiff）飛奔而來。他登上飛機時，發了一封電子信給他老闆，信上說：『利比亞在呼喚；我一定要回到我的國家！』」

「尼茲想出推動『自由世代運動』的點子，像是分發獨立旗幟等，」她接著說「我們都是在家裡印那些旗子，所以一次只能做幾百面而已。那是我們最早做的事情，做這種事令人擔驚受怕，因為我們非得要到大街上去派發呀。結果怎麼辦呢，他們會把旗子放到車子 ，然後到了街上開門放下一些就走人，風自然會把它們吹走。」

「我們再過去隨處撿起隨處把獨立旗子掛起來。」莫娃滔滔不絕地說。「後來網路訊號被截斷，這些傢伙就搞來一套碟形衛星天線，我們又可以上網了。」

「我們繼續拍攝影片；我們還做了一件事就是燒掉格達費全城最大幅的海報。我們先為自由世代運動設計了一幅大大的布條，拍了影片，當成禮物，然後燒掉格達費的海報。」

「那段有人弄了一套擴音系統開始播放的影片是怎麼回事？」我問。

「國歌嗎？」她問我。

「是呀，他們怎麼做到的？」

「都在一個袋子裡呀，尼茲帶著它。裡面放了一個喇叭，附加搖控器和隨身碟。就在阿爾及利亞廣場清真寺的台階上；他把它放在那裡後，走到旁邊再遙控開啟。它就大聲響起來。我們在法西露姆（Fashloum）那附近也如法泡製，不過那次我們把喇叭箱藏在垃圾桶裡，在法西露姆各處擺放，一直放在那裡。那些傢伙把它們調整的在頭五到十分鐘時保持靜止，沒有聲音。但不是每個都可以遙控。」

「所以基本上你們需要用到保險絲。」我回應一句。

「答對了！」她接著說。「誰都不知道聲音從哪裡跑出來。你跟本不會想到是垃圾箱。太棒了；看大家臉上的表情，還有張口結舌說不出話的樣子。太好玩了……不過真正跑出去做這些事情，還要錄影下來，也真是蠻嚇人的！」

「嗯，這也就是你們令人激賞的地方！」我說出我的觀點。「我實在很佩服你們做這麼危險的事還能全身而退，是怎麼辦到的？」

「事先這都得很小心地計畫好，」她解釋給我聽。「我們會一而再再而三的推敲。而且只限自由世代運動成員參加。都是家庭成員以及非常非常親密的朋友。我們總共有十九個人。」

「我記得有一陣子尼茲必須躲起來，」

「是啊，是在我們被抓起來的時候，」他說。「我自己，我先生，還有我堂兄弟。其實我們有個地方——一個安全屋——是讓記者採訪用的。不知怎麼搞的，他們找到那個房子。當他們衝進房子 ，以為找到一個（游擊隊）巢穴。那麼多人衝進來——很

嚇人的。他們懷疑我們有問題，他們從網路上找到自由世代運動的影片。但沒辦法證實跟我們家有關係。」

「十天後，尼茲從我父母家搬出——只是以防萬一——搬到我爸爸的農場。他把衛星天線從我父母親的屋頂拆下搬到農場。所以那個時候他們雖然藏匿起來，我們還是可以去看他們。」

「父母親家被搜索後，我被（警察）帶走，他們帶我去我的公寓，在那裡搜索，」莫娃接著說。「他拿走我們的護照，我們的手機，我們的筆電，但是我們人沒被逮捕。他們留下一輛監視車在屋外並且說：『明天你們來局裡！』所以第二天我們去了。我先生和我運氣真好，因為我公公打電話給所有（政府 ）他認識的人關照。他一再拜託：『幫幫忙放他們走吧；他們跟這些事毫無瓜葛！』到了半夜，我們就被釋放了。但是從此一直被監視；他們也一直沒把護照還給我們。」

「同一天，尼茲藏匿起來，一直躲到的黎波里解放後。但是工作從未停過，因為還是有衛星天線可用。我想那時他們號稱人在突尼斯（Tunis）。有事要聯絡時都是透過另一位自由世代運動成員轉送。他是唯一知道他們在哪裡的人。我們會把事項寫在食品購物袋上，或我在英國的妹妹會打電話過來，我們用暗語講電話，然後她再打給他。」

「所以當解放的黎波里的時刻來臨之前，」我接著問，「你跟尼斯有沒有什麼想法，說這就是要行動的時刻了？」

「有，當然有。尼茲知道那個起義時間是二十號。許多的黎波里的居民都知道；我也知道。基本上靠的是口耳相傳；我就是這樣知道的。但是尼斯有官方確定消息，說是二十號。我先生把槍和所有需要的東西都準備妥當。原本是要在那天最後一次祈禱後開始行動，但是大家太興奮了，所以真正發難的時刻，是那天齋戒禁食的時間一過就開始了。大家全部衝出去；槍聲四起。」

「八月二十日對我們而言是個神聖的日子，」莫娃強調。「是光復麥加（Mecca）的日子。我們認為那是最完美的時機。我不知道格達費的支持者怎麼就沒算到。」

「那麼自由世代運動現在做些什麼？」

「基本上，我們在做公民社會的工作。我們有許多專案，包括尋找利比亞失蹤人口。另外一個是認養家庭並協助他們需要的，像是慈善機構。我們為所有烈士建立了一個中央資料庫。我們很快就要推動一個提升識字力運動。我們要鼓勵利比亞人建置圖書館，鼓勵他們讀書。不只是要教育他們識字，而是進而增廣他們的視野。不過，我們沒有資金；我們拿出自己的錢當資金，把我們個人的資源用在這所有的專案上。」

「你有沒有想過自由世代運動到最後會變成一個非政府組織？」

「已經是非政府組織了，」她驕傲地回答。

「這已經是正式且註冊過的組織。希望它會繼續成長，『伊峽阿拉！』（insha'allah，譯註：若真主意欲）。」

「離開前，」她叮嚀一句，「想要送你一個東西。」

她伸手到皮包裡掏出一個小手機套。裡頭有一個以紅、黑和綠三色裝飾的圓紙卡，中央有一顆星星和半月的圖案。

「這跟我想的一樣嗎？」我問。

「那麼你已經看過錄影帶囉？」莫娃問我。「對！這是一個利比亞獨立旗幟徽鈕，我們曾在的黎波里四處散發。都是手工做的。我們在家裡印出來，再剪下來做成鈕釦徽章。這是我僅有的最後幾個了，我想要送你一個。」

我幾乎不知該說什麼。「謝謝！我太榮幸了！」

「不要搞丟喔！」她笑著提醒我，「我剛剛說過囉，我就這幾個囉，以後沒有囉。」

「別擔心，我會找個好地方收藏。我不想失去這段歷史中的一個記憶！」

「這一定是他們常提到的新市集。」的黎波里禮拜五午後，我和一個朋友的朋友，艾瑪（Emad）逛街。他高大魁武但是講話輕柔，是當地的好嚮導。

我們從首都中心開車到一塊佔地遼闊，有大型公園或動物園那麼大的商業區。商業區四周圍繞著水泥牆，大片牆上被塗鴉覆蓋，且遭受北約空襲摧毀。幾個小男孩在一堵傾倒成四十五度的塌牆上上下下賽跑。商業區的西南角就是市集——以社區居民為主的市場。六個月以前，這附近跟本沒有市集。反正這裡也沒人住；至少沒有老百姓住。要是你在這個商業區走路，或不幸車子在這邊拋錨，那你很可能得準備挨槍子兒了。

這裡是拜布．阿爾．阿西西亞（Bab al Aziziya），是穆阿邁爾．格達費的多功能商業區，也是他個人的城堡，有高牆、閱兵場、別墅和軍營。現在已成雜草叢生的廢墟。去年八月反對派勢力佔領這裡後，一波又一波的民眾湧入掠奪和破壞。只要是什麼值點錢的東西都給剝得一乾二淨，好比是動物被食人魚攻擊後，剩下的空骨架而已。

艾瑪和我穿過市集，走向商業區大門。這裡瀰漫腐爛水果、發酵的高麗菜和燒烤肉類的混合氣味。民眾叫賣各種商品：襪子、乾貨、衣架、烹調鍋子、血橙、烤雞、銅器等。「這都是從拜布．阿爾．阿西西亞裡面拿出來的東西，」艾瑪指著銅器解釋給我聽。

我們爬過一堵水泥障礙護牆，進入商業區。它比我想像的還

要大上許多許多，它是個被遺棄的城中之城。一條通向建物中心的步道已經變成超級垃圾堆。

在任何大城市司空慣見的垃圾堆裡，一路上出現電腦零件，事務機和壞掉的電視，那都是當初由商場裡掠奪來的。還有不可思議數量的鮪魚罐頭丟棄在路邊。

有一塊由成堆垃圾裡伸出來的布料引起我的注意。起初我以為是被人丟棄的祈禱地毯。我抓住一角把它由垃圾堆裡硬扯出來，舉將起來抖落一層塵埃。

那是一塊裝飾用毛毯，掛在牆上用的，上面是一個微笑男人的照片。

「那是我心裡想的人嗎？」我問。「對，那是格達費。」艾瑪回答。「年輕時候的那個。兩個格達費只要付一份價錢就可以——毛毯另一面也是他。」

我細看這張掛毯。是我見過最醜的照片之一。我在想像這張照片一定是照得很好才被屬意的——盛年時期的微笑穆阿邁爾·格達費，炫耀他的軍裝和永遠戴著的上校官帽。但是把照片轉印到人造絨毛毯上，讓他看起來像是燒傷的被害人，像是惡化到腐爛解體前的第一階段殭屍。我同情那些在拜布·阿爾·阿西西亞上班的可憐官僚，他們非得把這種壁毯掛在辦公桌上面不可。

遊客已經在這裡搜刮好幾個月了，居然還能找到格達費的紀念品，令人驚訝。不過要是用利比亞人的觀點看，這個掛毯是毫無價值的。那只是一張男人的臉，他要求利比亞人至少要兩代人都得效忠於他。對他們而言，那是垃圾，老早就該燒掉。那壁毯跟本人一樣不值一文。

我把它捲起來帶走。

我們走到一塊小山丘前面，有一堵牆把它整個圍了起來。牆中央有一片用波浪金屬板做的綠色大門。

「誰都不能進去，」我們進門時，艾瑪告訴我。「連很重要的人都不能。這是格達費和他客人專用的。」

那是格達費的私人住宅，一棟斜坡式的內縮建築，充滿了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建築的失敗特色，比方說有缺陷的幾何遞減試驗，和準後現代的開放空間——基本上是建築師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最大的夢魘。我們探視了這個被廢棄的房子；除了幾截角落裡露出頭來的電線外，已經沒有完整的東西留下。牆上除了亂七八糟的塗鴉就是彈孔；地板好像注射了破傷風疫苗等著鼓疱。木頭燒焦和塑膠融化後的臭味，像霧靄般在空氣中飄浮。臭味令人感到窒息。

頂樓有個出口，出去是座游泳池，裡面還留有部分讓人作嘔的臭水和碎玻璃。

「以前你有沒有想過這輩子能來這裡面看看？」我問艾瑪。

「沒有，從來沒有！」他毫不思索地回答。「從我家走十分鐘就到這裡，可是別說進來，連在附近走走都從沒想過。」

我們循原路離開這個地方。我還拿著有格達費照片的壁毯，急著找地方洗手。我放眼這幅員廣袤的破落商城，的黎波里這整片地區就因為一個人的貪婪和自大狂妄被糟蹋掉了。

「這裡有沒有哪一塊可以保留下來當博物館？」我問艾瑪。

「沒有，我也不認為應該。他們在規劃要把這裡改建成公園。」

「一點都不值得保留？讓利比亞人子子孫孫都記住這段歷史？」我繼續追問。

「我們不需要保留任何東西，」艾瑪聳聳肩。「他是如何對待我們的？有誰會忘記！這整塊地方都該剷除乾淨！」

我轉開旅館浴室裡的電暖燈，並把蓮蓬頭的熱水開到最高溫，讓浴室裡充滿水蒸氣。我把整小瓶洗髮精都倒到格達費毛毯上；他的上校帽，他的制服，他的鬈髮，他得意的變態笑容。然後找來一把馬桶刷，我狠狠地擦刷他。六個月來累積的灰塵和霉點，慢慢地從他臉上被洗刷掉。他散發出一股難聞的化學味道，像是臭烘烘公共廁所裡，被丟進瓦斯彈後的綜合氣味。

洗髮精一瓶接一瓶，我在痛懲格達費，馬桶刷上窮碧落下黃泉，刷遍每個角落，每個罅隙。他根本無處可逃。我用蓮蓬頭對著他的臉沖洗。棕黃色的臭水從毛毯流下，水流了十多分鐘才變得透明些。終於變清澈了。

我把格達費緊緊捲起，再拿我的鞋子打，想把多餘的水逼出來。沒用，所以我乾脆穿上鞋站在上面踩他。然後我攤開格達費，檢查一遍，接著再打他好幾遍。

等我對他出完氣後，我把格達費掛在浴室毛巾架上。他現在水已經流乾了，不過還是開心地對著我笑。我離開浴室關上門，把他關在黑暗中。這中間，我在背包裡掏東西，要找那個小手機袋。然後我再回到浴室，轉開電暖燈。格達費還是對著我笑。我對著他制服看，要找個適當位置。我打開手機袋，拿出尼茲．班艾撒的妹妹送給我的利比亞獨立徽章。在革命期間，如果你被格達費的爪牙抓到身上帶了一個，搞不好就會被殺掉，更別提敢配戴出來。

我俯身朝向格達費，把這個徽章別在他衣領上。

在利比亞我還要赴最後一個約。約會安排在科林西亞大廳，的黎波里一家飯店裡奇怪幽暗的豪華大廳。我到得比較早，一邊

等候，一邊覺得自己待在這裡頗不自在，一邊回想起這過去的十四個月。從二〇一〇年十二月的那天開始，發生太多事情了，那一天，一個叫做穆罕默德·包亞齊齊的突尼西亞青年，為了抗議他的攤車被沒收，憤而引火自焚。

埃及人十八天內推翻侯斯尼·穆巴拉克，但是仍舊在為他們國家的命運和世界中的地位掙扎。巴林的抗爭已經褪色，但是異議人士中一群核心份子仍然堅持進逼，對抗不公不義。葉門有數百人在強逼沙雷下台那一年喪命，仍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在豁免權掩護下溜走。敘利亞情勢每況愈下，不知伊於胡底？而利比亞此處，看來亂中有序；是一個昨日身扛肩射型防空飛彈的民兵，今日變成交通警察的地方，反正也沒有汽車會把他的指揮當回事。

這麼個地方我來到底要做什麼——在利比亞四處跑？我從沒想過要當新聞記者，更別說牽扯進這阿拉伯世界。我只不過是個剛好在一家主流媒體機構工作的傢伙，而心卻在網路上，我已然把這許多網路社群，當成我第二個家了。

當我沉迷於北非和中東的革命情事時，自然與那些社群結成生命共同體。他們不再是全然陌生的被動觀眾而已。我在網路上認識的人，已經變成我的編輯，我的翻譯，我的拉比，我的繆司神。多年來，我習於隨時按鍵，悠遊於無窮網路寶山中，挖掘寶物藉以更加了解這個世界，並將因其仁厚而得到的成果，更寬廣更遼闊地與網路世界分享以為回報。我從未幻想過會有這麼多勇敢、無私和不畏犧牲的故事爆發出來——這些可悲可泣的故事，如果不是有現代科技和集體決心保留住，很可能就會失落在歷史的隙縫間。

當然，要說這些故事已然落幕為時尚早。所謂的「阿拉伯之春」，不過是漫漫長路上開始邁出的一步而已，那是需要投注整個世代心力的過程。沒有人能比我待會兒就要碰面的兩個人更能

抓住這縷感傷。

一位年輕貌美，有著一對敏銳藍眼睛的女士，推著一輛嬰兒車走進大廳，她的臉頰上覆著一條有粉紅色和白色花朵的華麗頭巾。嬰兒車裡是長著一頭棕黃色髮絲的嬰孩，還不滿九個月大。她穿著一件可愛的連身褲裝，手上拿著一個兔寶寶玩偶。

她叫瑪雅（Maya），笑起來跟她父親很像。

十一個月前，穆罕默德·納包斯為了向全世界證明格達費再度違反停火協議，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沒能活著看到北約噴射機轟炸格達費的軍隊。他也沒能活著看到有無數的平民記者在利比亞、在敘利亞，在這整個區域追隨著他的腳步和理想。他更沒能看到利比亞的獨立旗幟在的黎波里的綠色廣場（Green Square）上飄揚——那裡現在已改名叫「烈士廣場」（Martyrs Square）——或者看到穆阿邁爾·格達費死前，被人用抖動的手機拍下他最後幾個鐘頭的影片。

我在想他會不會為了要看他死後三個月出生的年幼女兒，而放棄這一切或更多他所做過的事。

我坐在飯店咖啡廳裡和老穆的太太喝著咖啡和果汁談話。她要我叫她珊姆——「波迪塔」（Perditta）是老穆和他朋友在革命期間為了保障她的安全而取的名字。我記得聽過老穆在實況傳播時提到珊姆這個名字——我從不覺得他是在說他老婆。

她有感染力的微笑，掩飾掉她還在守喪期的哀悼，和其他許許多多在利比亞和阿拉伯世界的人一樣，都在哀悼他們自己的配偶，親戚，父母和孩子。老穆為了自己的國家做出最大的犧牲。現在要由他的利比亞同胞們證明他的犧牲是值得的。

和許多我在利比亞遇見的人一樣，珊姆保持樂觀。她參與了一系列專案，幫助國家過渡到民主政治和公民社會。

在革命期間她已盡過該盡的心力，但不表示她將要歇手。仍

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我們談話時，瑪雅一邊咿咿唔唔一邊玩她的兔寶寶。她咯咯笑地跟我搖著她的填充玩具動物，我們玩起躲貓貓。

「你想要抱抱她嗎？」珊姆問我。

「當然想呀。」

我俯下身抱起瑪雅。她給了我一個開心和期待的笑容。我把她從嬰兒車抱出來再往上舉起。就在的黎波里的飯店大廳中，我開始順時鐘轉圈。等我轉快些時，瑪雅的小腿往外飛飄，她的頭髮跟著自由飛舞。她開始笑，興高采烈，欣喜若狂，好像在說快一點，快一點。我們的眼睛在那一刻緊緊相連。老穆一定會疼她疼得不得了。

致謝

若非無數人的協助，本書根本就不可能成卷，這話聽起來雖屬陳腔濫調，但就此一特殊的個案而言，卻是千真萬確。據我的估計，在我線上採訪阿拉伯之春的過程中，和我互動的人至少有兩千人。我固然是本書的作者，但在《遙遠的目擊者》中所提到的每一個人——透過推特、臉書、電子信或面對面的對話——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幫助我講述這篇故事。對於你們每一個人，我都感激不盡：shukran jazilan。

當然，我自不能因此就把親身參與本書的人就拋到一邊去。首先，我要感謝我的妻子Susanne，我欠她甚多，正是她最先鼓勵我寫這本書。若非她堅定不移的支持、耐心與精確的編校，我微軟文書處理可能仍然一片空白，或是讓自己沉迷於貓咪的錄影視訊中。由此推之，我或許也要感謝我的孩子，Kayleigh與Sean，他們完全能體諒我為了寫這書動輒消失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多天；還有我的父母，Bob和Nancy Carvin，我要感謝他們一輩子的鼓勵；我的兄弟Eric，是他的表現，才讓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新聞記者；還有我的岳母，Mary Cornwall，她不辭辛勞來我們瑪利蘭鄉下的家，一來就是好幾個星期，在我寫作時幫忙照顧孩子。

我也要感謝Jeff Jarvis，他不僅鼓勵我撰寫本書，而且還在出版上出了大力；我也要感謝OR Books的John Oakes，在義大利培魯嘉（Perugia），他平易近人，隨便往我旁邊一坐，就開了一場溫馨的晚餐會議，還把紐約市立大學新聞學院成立出版社的計畫第一個告訴我；我也要感謝Tim Harper，當他同意編輯本書時，就已經有先見之明，讓我接受挑戰，要求自己——或至少是我的書——謹守分寸。

我的線上工作開啟了本書的契機，我要感謝國家公共廣播電台難以想像的支持，並一路追溯至二〇〇六年Maria Thomas的第一次徵召我，若非這樣的機緣，本書絕無可能。我也要感謝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管理部門的Kinsey Wilson,、Mark Stencel,、Joel Sucherman及每一個人，是他們給了我實驗的自由；還有我的同事Kate Myers、Eyder Peralta、Wright Bryan、 Ahmed Al Omran及Ellen Silva，在別人不看好我時，他們一直鼓勵並支持我。

我也要感謝Katie Stanton和她的推特團隊，不止一次當我的帳號被凍結時，他們幫助我解除困境，而且慷慨得令人難以想像，提供我整個推特檔案的副本。若非那個副本，本書將單薄許多，也少掉許多趣味。我還要感謝Storify的Burt Herman與 Xavier Damman，因為他們打造了一個平台，幫助我把推文編織成敘事的形式。

我要感謝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 Online）全體同仁——Ethan Zuckerman、Rebecca MacKinnon及全體編輯和投稿人，最先把我帶進阿拉伯布落客圈子、國際性志工網絡，並結識全世界活動分子的就是他們。若非這些早先的聯繫，我根本就做不到我今日之所能。

最後，我要感謝新聞記者——包括專業記者與平民記者——他們把自己的生命押在阿拉伯之春的採訪上，他們所冒的危險，非我們大多數人所能想像，我們能夠知天下事，全都是因為有他們。**各位，務請保重。**

內容簡介

社群媒體・阿拉伯之春・新聞革命

這是一個戰爭的故事。

所有這些故事，如果不是有人在現場運用社群媒體做出了報導，全都會消失在歷史的縫隙之中。

二〇一〇年年底，北非與中東地區陸續爆發「阿拉伯之春」抗暴風潮，這是歷史的亮點，也是突發新聞報導方式及新聞控制權的一次漂亮革命。本書作者安迪・卡文（Andy Carvin）——被《衛報》譽為「推特革命的人」——別開生面地以第一人稱視角，帶領讀者目擊阿拉伯之春。

從埃及到利比亞到敘利亞，安迪・卡文利用網路社群媒體快速、即時的優勢，鍥而不捨地報導各地人民參與革命過程，改寫了人們的新聞經驗。媒體與讀者，不再只是資訊的受眾，而是變成了參與者，與身在現場的革命份子密切互動。

安迪・卡文對推特的獨特了解及運用，加上他在該地區的經歷、與當地人的關係，以及身為新聞從業人熾熱的好奇心與懷疑態度，完備了故事的細膩度與真實性。在搜尋新聞事件與求證消息來源的過程中，更讓讀者身歷其境地參與了新聞的發生，體驗到事件生成的本質。而他開闊的心靈與胸襟，更大大地豐富了整個故事，有時甚至本身也成為故事。

推特復推特，一天多達一千五百次，方得以組織本書各章的完整結構。透過作者長時間的社群布局與其建立的綿密資訊網絡，突尼西亞、埃及、巴林、利比亞、葉門及敘利亞街頭的目擊者、參與者與無數網路上的人接上了頭。

部分回憶，部分歷史，本書包含許多革命分子在街頭、在網路上爭取自由不為人知的故事——社群媒體未出現之前，這些故事不可能有人報導。充滿爭議、發自肺腑、緊扣時間，本書擷精取華，提取了阿拉伯之春關鍵時刻的勇者群像：擁抱新科技、散布真實故事、為自由而戰的勇士。

作者簡介

安迪·卡文 Andy Carvin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資深社群媒體策略家，常被形容為媒體革命者。他一天十八小時、一星期七天在推特上現場採訪阿拉伯之春，TIME Magazine與Daily Beast因此將他列入年度最有影響力人物。

譯者簡介

鄧伯宸（翻譯序至第4章）

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曾任報社翻譯、主筆、副總編輯、總經理，獲中國時報文學獎附設胡適百歲誕辰紀念徵文優等獎。

譯作有《影子大地》、《孤獨的聆賞者》、《族群》、《綠色全球宣言》、《邱吉爾的黑狗》、《換一種角度看美》、《舊歐洲、新歐洲、核心歐洲》、《生活之道》、《男子氣概》、《德蕾莎修女教我的事》、《哭泣的橄欖樹》、《塔利班與女裁縫》、《印度美麗與詛咒》、《慢·慢·慢》、《普魯斯特的個人書房》、《真正的家》、《梭羅：綠色先知》（以上皆由立緒文化出版）。

徐大成（翻譯第5至7章）

台灣省立海洋學院 (現國立海洋大學) 畢業，國立中山大學管理碩士(EMBA)。

曾任商船和軍艦官員，美商公司經理人，大學兼任講師，科技公司董事長/執行長及企管顧問等職。譯作有《印度 美麗與詛咒》（立緒文化出版）。